

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

王永兴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 王永兴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隋书卷一百一十五

I 唐... II 王... III 军事史—中国—唐代 IV 26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 061010 号

书 名: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

著作责任者:王永兴 著

责任编辑:岳秀坤

标准书号:隋书卷一百一十五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52号 100871

网 址:www.pup.cn 电子邮箱:bjw@pup.cn

电 话:邮购部 010-62750175 发行部 010-62750176 编辑部 010-62750177

排 版 者: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河北三河新世纪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2005年10月第1版 16开本 256页 32千字

2005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目 录

上编 军事制度

- 一 尚书省兵部职权的消失 猿
- 二 论藩镇 愿
- 三 幕府制 愿
- 四 论监军之祸 愿
- 五 禁军 愿
- 六 藩镇及其他地方军事官府中的职官制 愿
- 七 延资库 愿
- 八 论牙兵 愿
- 九 论黄头军 猿

下编 武功

- 一 讨伐朱泚、李怀光与收复西京之战 猿
- 二 元和讨伐淮西之战 愿
- 三 韦皋怀柔南诏及诸蛮、羌与吐蕃之战 愿
- 四 会昌征讨叛逆藩镇昭义军节度使刘稹之战 猿
 - (一) 会昌期间昭义军节度之由来 猿
 - (二) 泽潞之叛与讨伐泽潞战役的前一阶段 猿

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

- (三) 讨伐泽潞刘稹之战后一阶段 愿
- 五 收复河湟与征讨党项 愿
- (一) 收复河湟 愿
- (二) 征讨党项 愿
- 六 会昌征讨回鹘 愿
- 七 唐懿宗咸通九年十年讨伐庞勋之乱两年战役 愿
- (一) 保卫泗州之战 愿
- (二) 官军之挫败 愿
- (三) 最后决战,讨伐庞勋战役胜利结束 愿
- 八 王式讨伐裘甫叛乱之战 愿
- 九 讨伐王仙芝、黄巢之乱的十年战役 愿
- (一) 唐僖宗乾符元年二年之战事 愿
- (二) 乾符三年四年之战事 愿
- (三) 乾符五年六年战事 愿
- 十 讨伐逆贼秦宗权六年战役 愿
- (一) 中和三年讨伐逆贼秦宗权之战 愿
- (二) 中和四年讨伐逆贼秦宗权之战 愿
- (三) 光启元年讨伐逆贼秦宗权之战 愿
- (四) 光启二年讨伐逆贼秦宗权之战 愿
- (五) 光启三年讨伐逆贼秦宗权之战 愿
- 十一 讨伐逆贼董昌之战 愿
- 附录一 试谈黄巢军侵入岭南的路线 愿
- 附录二 关于黄巢之乱一些史料考辨 愿
- 附录三 名将郭子仪生平事迹述略 愿

主要参考书目 愿

上编 军事制度

一 尚书省兵部职权的消失

关于尚书省兵部职权的内容，兹移录《唐六典》所记述者如下。《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略云（本书引文为节引，下文同，不另注）：

兵部尚书一人，正三品；侍郎二人，正四品下。兵部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军卫武官选授之政令。凡军师卒戍之籍，山川要害之图，厩牧甲仗之数，悉以咨之。其属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职方，三曰驾部，四曰库部。尚书、侍郎总其职务而奉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于所属，咸质正焉。

郎中二人，从五品上；员外郎二人，从六品上；主事四人，从八品下。郎中一人，掌考武官之勋禄品命，以二十有九阶承而叙焉。郎中一人，掌判簿，以总军戎差遣之名数。员外郎一人，掌贡举及诸杂请之事。员外郎一人，掌选院，谓之南曹。

职方郎中一人，从五品上；员外郎一人，从六品上；主事二人，从九品上。职方郎中、员外郎掌天下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堠之数，辨其邦国都鄙之远近，及四夷之归化者。

驾部郎中一人，从五品上；员外郎一人，从六品上；主事三人，从九品上。驾部郎中、员外郎掌邦国之舆辇、车乘，及天下之传、驿、厩牧官私马、牛、杂畜之簿籍，辨其出入阑逸之政令，司其名数。

库部郎中一人，从五品上；员外郎一人，从六品上；主事二

人，从九品上。库部郎中、员外郎掌邦国军州之戎器、仪仗，及冬至、元正之陈设，并祠祭、丧葬之羽仪，诸军州之甲仗，皆辨其出入之数，量其缮造之功，以分给焉。

据以上移录《唐六典》之文，尚书兵部主要职权为尚书、侍郎“掌天下军卫武官选授之政令”及“军师卒戍之籍”，其中包括武官之铨选。此亦为唐代后期兵部职权消失之主要者。我论述此问题所用史料分为两类：一为有关唐后期军事概括结论，一为有关唐后期军事实际事例。兹陈述如下：

《资治通鉴》卷二四三唐文宗太和二年略云：

上(章十二行本“上”上有“辛巳”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斋校同，张校同，云无注本亦无。)亲策制举人，贤良方正昌平刘蕡对策极言其祸……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请；六军不主兵事，止于养勋阶。(兵部，古夏官之职，六军，上将军、大将军、将军、统军皆以养勋阶。)

“今”乃太和二年，亦唐代后期也。“夏官”乃兵部。兵部不知兵籍乃对上文移录《唐六典》所载唐后期兵部主要职权消失之明确概括。兹再举有关唐后期军事实际事例进一步互证之。按《全唐文》卷五一三于公异著《为王尚书奏洛州事宜并进翻城副将李澄表》略云：

臣某言，自元谊乱常，已经寒暑，王师讨逆，久未凯旋。臣缘得城中款疏，皆愿归降。臣若不使人接应，有似拒其输诚。其城所与计会前后帛书，谨录白并元本同封进，所谋翻城人四面知敌副将李澄，臣已补充衙前十将。伏恐皇情忧轸，要亲问事宜。臣谨令随崔烈入奏云云。

检读与于公异有关史籍，无上引文王尚书事，史籍失载也。王尚书

应为地方军镇长,在征讨叛逆者战役中,得敌军降将李澄,任命此降将为衙前十将,为此上报皇帝。据《新唐书》卷二百三文艺下于公异传,此事应在德宗建中与贞元之时。此一事件表明,唐代后期,在唐中央政府尚能统辖地区,藩镇与军镇可自行任命武官,不必通过尚书兵部,即“夏官不知兵籍”,兵部的主要职权消失。至于河北三镇,唐中央政府不能统辖,可不论矣。

关于地方藩镇自行任命武官,可再举出史例,借以证明上述观点之正确。

《桂苑笔耕集》卷十四《宋再雄差充水军都知兵马使》略云:

牒奉处分,舟楫施利,干戈骋威,自古为难,在今所急。前件官久居江戍,妙练舟师。今以泗上流灾,淮中聚寇。尔其总握雄兵,早令贼垒皆平。事须差充水军都知兵马使,部领诸兵马,讨除淮内贼徒。

同上引书同卷《苏聿补衙前虞候》略云:

牒奉处分,前件官早从吏役,久习武才。父也暮年,既思休退,子之壮气,可代勤劳。事须补充衙前虞候。

据上引书载《校印桂苑笔耕集序》谓崔致远(新罗人)“年十二,从商舶入中原,十八举进士第。久之调溧水县尉,任满而罢。时值黄巢之乱,诸道行营都统高骈,开府淮南,辟公为都统巡官,凡表状文告,皆出公手。”据《新唐书》卷九僖宗纪,乾符四年黄巢之乱始,延续多年。乾符六年,镇海军节度使高骈为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崔致远为高骈的都统巡官当在此年或稍后也。据此,则上文移录两件除官文告之时间应为乾符六年或广明元年。此乃推测所得,读者谅之。

据上文举出唐德宗建中至贞元时之事例与唐僖宗乾符至广明时之事例,唐代后期地方藩镇或军镇之首长,自行任命其部下武

官,无须尚书兵部之铨选。因此,兵部主要职权消失乃历史真实,无须赘论也。

关于兵部职方郎中、员外郎掌天下烽堠之数,在唐后期恐亦非是。兹略论之。

《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十月略云：

辛未,李愬命马步都虞候、随州刺史史旻留镇文城,命李佑、李忠义帅突将三千为前驱,自与监军将三千人为中军,命田进诚将三千人殿其后。军出,不知所之,愬曰：“但东行。”行六十里,夜,至张柴村,尽杀其戍卒及烽子。(唐凡烽候之所,有烽帅、烽副、烽子,盖守烽之卒,候望警急而举烽者也。杜佑曰：“一烽六人,五人为烽子,递知更刻、观视动静一人,烽率知文书、符辞、转牒。)据其柵,命士少休。

据上引文可知,唐后期地方藩镇军州自行管理其烽堠,与尚书兵部无关。兵部职方郎中、员外郎掌烽堠之权已消失,其掌天下城隍镇戍之权亦已消失。所以如此,应从国家制度之改变为研究之基本观点,始能正确理解。唐前期为以皇帝为首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而后期则非是。《新唐书》卷五十兵志略云：

初,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

此中央集权制下之军事也。所谓命将即皇帝、中书门下与尚书兵部命将,亦即中央政府命将也。府兵调动之权在兵部,战后“兵散于府”,亦即兵回归其原所在之农村,其权亦在兵部也。节度使制代替府兵制有其积极意义,在唐代前期,虽有军事力量相当强大的节镇,如安西四镇节度使,亦服从中央政府之调动,即一具体例证也。唐代后期,已非中央集权制之国家,尚书兵部亦随之失去管理

尚书省兵部职权的消失

或控制地方有关军事一切事务的职权。上文所论兵部主要职权之消失,其主要原因在此。兵部之职方、驾部、库部三曹职权之消失,其原因亦在此,无庸赘述矣。

二 论藩镇

羯胡乱华与平定羯胡之乱的战争，乃唐代历史前、后期的分界线。唐代后期之始，出现完全胡化的河北三镇，稍后，节度使的权力扩大加强，遍于全国，此即所谓藩镇也。有些研究学人认为，河北三镇亦藩镇也，其性质与其他藩镇稍有不同耳。此说不确。

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陈寅恪先生移录《新唐书》卷一二七张嘉贞传附弘靖传略云：“充卢龙节度使，始入幽州，俗谓禄山、思明为二圣。弘靖愆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众滋不悦。幽蓟初效顺，不能因俗制变，故范阳复乱。”寅恪先生指出：“圣人者唐俗称天子之语。”先生又移录《通鉴》卷二二二上元二年三月条略云：（史）朝义泣曰：“圣人。”（寅恪案：此圣人指思明言。）胡注云：当时臣子谓其君父为圣人。寅恪先生进一步论曰：“穆宗长庆初上距安史称帝时代已六七十年，禄山、思明犹存此尊号，中央政府官吏以不能遵循旧俗，而致变叛，则安史势力在河朔之深且久，于此可见。”永兴谨按：寅恪先生以种族（民族）与文化之历史理论更进一步论述。唐代后期，大唐帝国在形式上为一国，实际上分为两部分：李渊李世民之后裔统治其一大部分，其种族或民族为汉族或华夏民族，其文化为以周孔之圣言为基础之华夏优良传统；羯胡与其他胡族统治其一小部分，其种族或民族为胡族，其文化为胡文化。胡族统治地区主要为河北三镇。

论藩镇

据以上寅恪先生之论述，河北三镇非一般藩镇也。唐中央政府承认其特殊地位，非一般藩镇可比，但何以有此特殊情况，唐代士人无此认识，后世学人可更勿论矣。寅恪先生之卓识，乃发千年之覆也。我详述先生之学说，为使读者了解唐代后期藩镇之真实情况。因本书下篇将论述唐中央政府讨伐藩镇之战也。

唐代后期，特别是贞元元和之后，藩镇遍及全国。全面论述，非本书之主旨。兹就李吉甫著《元和国计簿》所载者，参证其他记载，约略论述之。《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唐宪宗元和二年略云：

是岁，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上之，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其凤翔、邠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外，（凤翔、邠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皆被边，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皆藩镇世袭，故并不申户口，纳赋税。）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

永兴按：据上引文，在不申户口十五道中，分为两类，一为自凤翔至河东八道因被边，不申户口纳赋税，非不服从中央政府之统治者也。一为魏博、镇冀、范阳乃河北三镇，即胡族统治胡文化地区，易定、沧景、淮西、淄青乃深受河北三镇之熏习，近于胡化地区，因而藩镇世袭，不申户口不纳赋税也。总之，河北三镇名为藩镇，实非藩镇，唐代后期之藩镇有三种情况，一为河北三镇，二为深受河北三镇熏习之易定等镇，形式上为唐中央政府所统治，实际拒绝唐中央政府之统治。三为忠于唐，接受唐中央政府之统治，如被边诸道与赋税依办之八道及忠武军等。

唐代后期之藩镇，不仅为政治、经济上的重大问题，亦为军事重大问题。因此，在以上概括论述之后，再举出实际史例，乃必要

也。在《新唐书》方镇表中，欧阳文忠公以大量篇幅记述唐后期之藩镇，前贤吴廷燮氏撰《唐方镇年表》，以将及百万字记述唐后期之藩镇。实际上，真正成为服从中央的藩镇则甚少也。

关于上述藩镇第一类，名为唐地方官府，实为胡族政权，乃大唐帝国之反对者。如范阳、魏博、镇冀。兹据《资治通鉴》及吴廷燮氏书，关于范阳，略述其情况如下。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玄宗天宝元年略云：

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九军，屯幽、蓟、妫、檀、易、恒、定、漠、沧九州之境，治幽州。

永兴按：据上引，范阳节度统治地区及其兵力可知也。

《唐方镇年表》卷四略云：

天宝元年《新方镇表》：更幽州节度使为范阳节度使，增领归顺、归德二郡。

按：此条记事自天宝元年至天宝十四载，羯胡安禄山为节度使十二年，最后发动叛乱，此唐前期之事。吴书同卷次一条略云：幽州兼卢龙，从至德元载至元和二年五十一年中，任节度使者十数人，除李光弼、王缙任此职极短时间外，其余者均为安、史余党，或为胡族，或为汉族而胡化甚深者。在此地区内，胡文化已排除华夏文化而代之。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先师陈寅恪先生移录之文，兹谨移录于下。

杜牧《樊川集》九故范阳卢秀才墓志云：

秀才卢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

论藩镇

永兴按：范阳卢氏，长时期为天下甲门，以诗书传家，乃华夏民族传统文化之代表，但在唐代后期，竟不知华夏民族传统文化之创始与奠基者，完全胡化。据此可知，范阳或幽州非一般藩镇，乃与大唐帝国处于反对地位之胡族统治胡文化地区也。

关于魏博，兹据《唐方镇年表》卷四移录其简略情况如下：

广德元年

田承嗣 《新方镇表》：置魏博等州防御使，领魏、博、贝、瀛、沧五州，治魏州。是年升为节度使，增领德州。以瀛、沧二州隶淄青平卢节度，贝州隶洛相节度。未几，复领瀛、沧二州。

按：自此年至大历十四年共十七年，田承嗣任魏博节度使。自大历十四年二月甲申，至兴元元年四月，田悦继任六年。自兴元元年至贞元十二年四月，田绪继任十三年。自贞元十二年夏至元和七年，田季安继任十七年，均世袭也。关于镇冀，可不论矣。

关于藩镇第二类，兹举出淮西一道为例。据吴廷燮氏书卷八至德元载置淮南西道节度使，其领地与大历十四年所置淮西节度使领地完全不同，暂不论。

同书大历十四年李希烈条略云：

《通鉴》：五月戊子，李希烈为淮西节度使。《新表》：淮西节度使复治蔡州，是年赐号淮宁军节度，寻更号申光蔡节度使。

按：申光蔡，三州也，乃淮西节度使领地。此后，李希烈继任七年，吴少诚继任二十四年，吴少阳继任五年，吴元济继任三年。唐宪宗元和十二年七月，裴度统帅官军讨伐淮西，此年十二月，李愬入蔡州，擒吴元济，淮西平。其具体过程，本书下篇详论述之。

关于完全服从唐中央政府统治之藩镇，兹据吴廷燮氏书，举出河东一例。《唐方镇年表》卷四略（永兴按：前期从略。）云：至德元

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此后三年继任。按李光弼为中兴名将,亦为朔方军创建者之一。河东节度之基础,亦为李光弼所创建。宜其成为大唐帝国之忠诚保卫者。此后三年,王思礼继任。自宝应元年后七年,辛云京继任。此后二年,王缙继任。此后七年,薛兼训继任。此后三年,鲍防继任。此后九年,马燧继任。马燧为唐后期名将,在建中、兴元国家多难之际,马燧表现其高尚气节。此后九年,李自良继任。此后六年,李说继任。此后九年,严绶继任。此后二年,范希朝继任。此后六年,王锬继任,已是元和十年矣。

《元和国计簿》所谓“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兹更具体指出其地区如下:

《唐方镇年表》卷五云:

浙西 浙西亦曰镇海军节度、浙西观察处置等使,兼润州刺史,领润、苏、常、杭、湖、睦六州。

同书同卷又云:

浙东 浙东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兼越州刺史,领越、衢、婺、温、明、处、台七州。

同书同卷又云:

宣歙 宣歙池都团练观察处置、采石军等使、兼宣州刺史,领宣、歙、池三州,后建宁国军。

同书同卷又云:

淮南 淮南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领扬、楚、滁、和、舒、卢、寿、光、宿九州。

同书同卷又云:

江西 江西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兼洪州刺史,领洪、江、

论藩镇

信、袁、抚、饶、虔、吉八州。

同书卷六云：

鄂岳 武昌军节度、鄂岳观察处置等使、兼鄂州刺史，领鄂、岳、蕲、黄、安、申六州。

同书同卷又云：

福建 福建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兼福州刺史，领福、泉、汀、建、漳五州。

同书同卷又云：

湖南 湖南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兼潭州刺史，领潭、衡、永、邵、道、郴、连七州。

永兴按：“湖南”之下，《元和国计簿》续云：

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

我以甚长篇幅移录八道四十九州及其户口数，为军事也。移文中“天下兵”、“资一兵”皆为军事，军事史中必不可少之论述也。

三 幕府制

唐代前期以及唐代以前，史籍已有幕府之记载，惟不普遍；唐代后期，幕府之设置相当普遍。兹举出下列史例，并略论述之。

《资治通鉴》卷二四一唐穆宗长庆元年六月略云：

先是，河北节度使皆亲冒寒暑，与士卒均劳逸。及弘靖至，雍容骄贵，肩舆于万众之中，燕人讶之。弘靖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韦雍，多年少轻薄之士。

永兴按：“幕僚”乃幕府中之官吏也，可见河北节度使有幕府之设置。按同书卷二四二记张弘靖事，有“囚弘靖于蓊门馆（蓊门馆，幽州驿馆也。）杀幕僚韦雍、张宗元。（考异曰：旧传作张宗厚。今从实录。）崔仲卿、郑垞。”可见幕僚多人，为节度使选拔才能之士，信任之。幕府之情况如此。

同上书卷二四二唐穆宗长庆二年二月略云：

昭义监军刘承偕恃恩，（宪宗之崩也，刘承偕预有援立穆宗之功，故恃恩。）陵轹节度使刘悟，数众辱之，（众辱者，于众中慢辱之也。）又纵其下乱法。阴与磁州刺史张汶谋缚悟送阙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讽其军士作乱，杀汶。围承偕，欲杀之，幕僚贾直言入，责悟曰：“公所为如是，欲效李司空耶！……”

按：幕僚，如上文解释，乃幕府中之官吏也，可见昭义节度使有幕府

幕府制

之设置。

同上书卷二四三唐文宗太和二年略云：

甲午，贤良方正裴休、杜牧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等见刘蕡策，皆叹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蕡由是不得仕于朝，终于使府御史。（使府，节度使幕府也。御史，幕僚所带寄禄官，亦谓之宪官。）

按 据上引文，节度使下均有幕府之设置，简称为使府也。《太平广记》卷三〇五韦皋条（出续怪录）略云：

韦皋初薄游剑外，西川节度使兵部尚书平章事张延赏以女妻之，即而恶焉。公郁郁不得志。时入幕府，与宾朋从游。延赏愈恶之。谓皋曰：“幕僚无非时奇，延赏尚敬惮之。韦郎无事，不必数到。”其轻之如此。

据“幕僚无非时奇”，张延赏敬惮之，可见幕府中人均有识之士也。幕府之设置乃为招揽各方面人材，为节度使之助理参谋。其地位虽不甚高，但作用颇为重要，为节度使所敬重也。

四 论监军之祸

《通典》卷二九职官十一监军条略云：

周代，齐景公使穰苴愿得君之宠臣以监军，是其始也。至隋末，或以御史监军事。大唐亦然。时有其职，非常官也。开元二十年后，并以中官为之，谓之监军使。

在《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中，我论述征伐羯胡乱华战争中，九节度军之溃败，乃观军容使鱼朝恩之罪，观军容使即监军也。监军（或监军使）之祸乃宦官之祸一部分。唐代后期，其史事甚多，兹举出其甚重大者，稍详论述之。

《旧唐书》卷一四六李说传略云：

李说，淮安王神通之裔也。马燧为河阳三城、太原节度，皆辟为从事。节度使李自良复奏为太原少尹。贞元十一年五月，自良病，凡六日而卒。先是，都虞候张瑶久在军，素得士心，尝请假迁葬，自良未许。至是，说与监军王定远谋，乃给瑶假，以大将毛朝阳代瑶。

“先是”以下一段乃在节度使病中李说与监军王定远之阴谋也。及节度使李自良死，朝廷乃下制，以李说为行军司马，充节度留后。盖都虞候张瑶得兵士心，在军中地位亦高，节度使李自良死，张瑶应为节度留后，由于监军王定远、李说依之弄虚作假取得节度留后

之高位，诚可耻也。同上引书续云：

定远恃立说之功，颇恣纵横，军政皆自专决，仍请赐印，监军有印，自定远始也。定远既得印，益暴，将吏辄自补授，说寢不欢，遂成嫌隙。是岁七月，定远署虞候田宏为列将，以代彭令茵。令茵不伏，扬言曰：“超补列将，非功不可，宏有何功，敢代予任。”定远闻而含怒，招令茵斩之，埋于马粪之中，家人请尸，不与，三军皆怨。说具以事闻。德宗以定远有奉天扈从之功，恕死停任。制未至，定远怒说奏闻，趋府谋杀说，升堂未坐，抽刀刺说，说走而获免。定远知事败，走登乾阳楼，召其部下将卒，多不之应。比夜，定远坠城下槎枿，伤而不死。寻有诏削夺，长流崖州。

上引文稍详，可见监军王定远之罪过。李说取得太原节度留后，由于王定远欺压张瑶。太原节度使之军政由监军自决，如补授将吏等大事以及屠杀彭令茵，使军中混乱，其罪可谓大矣，长流崖州，罪有应得也。

《旧唐书》卷一五三姚南仲传略云（《新唐书》一六二姚南仲传同）：

贞元十五年，代李复为郑滑节度使。监军薛盈珍恃势夺军权，南仲数为盈珍谗毁，德宗颇疑之。十六年，盈珍遣小使程务盈驰驿奉表，诬奏南仲阴事。南仲裨将曹文洽亦入奏事京师，伺知盈珍表中语。文洽私怀愤怒，遂晨夜兼道追务盈，至长乐驿及之，与同舍宿，中夜杀务盈，沉盈珍表于厕中，乃自杀。日旰，驿吏辟门，见血流涂地，旁得文洽二緘，一告于南仲，一表理南仲之冤，且陈首杀务盈。上闻其事，颇骇异之。南仲虑衅深，遂乞入朝。德宗曰：“盈珍扰军政耶？”南仲对曰：“盈珍不扰军政，臣自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辈所在有之，虽羊、

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

杜复生 ,抚百姓 ,御三军 ,必不能成悒悒父母之政 ,师律善阵之制矣。”上默然久之。

论唐代后期监军之祸 ,上引文为重要史料。“如盈珍辈所在有之。”即监军之祸普遍存在 ,其为害于国于民 ,可知也。此传后 ,史臣曰 :“文洽夺章 ,以摅府愤 ,节义之士也。”唐时 ,文恰以其生命卫护正义之事已少见矣 !

五 禁军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略云：

肃宗赴灵武，士不满百，及即位，稍复调补北军。至德二载，置左右神武军，补元从、扈从官子弟，不足则取它色，带品者同四军。

所谓四军，即前此所置左右羽林军与左右龙武军。据此，唐代后期之始，禁军有六，既史籍所载“北衙六军”也。稍后，又置左右英武军，共为八军。

关于神策军之设置及其成为禁军，上引书略云：

初，哥舒翰破吐蕃临洮西之磨环川，即其地置神策军，以成如璆为军使。及禄山反，如璆以伯玉将兵千人赴难，伯玉与朝恩皆屯于陕。即诏伯玉所部兵号神策军，以伯玉为节度使。其后伯玉罢，以(郭)英义兼神策军节度。英义入为仆射，军遂统于观军容使。永泰元年，吐蕃复入寇，朝恩又以神策军屯苑中。自是寔盛，分为左、右厢，势居北军右，遂为天子禁军。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三年，诏射生、神策、六军将士，府县以事办治，先奏乃移军，勿辄逮捕。

贞元三年，禁军已为十军。稍后，改殿前左右射生军曰左右神威军，禁军仍为十军。上引书又云：“元和二年，省神武军。明年，又

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

废左右神威军 ,合为一 ,曰天威军。八年 ,废天威军 ,以其兵骑分隶左右神策军。”

六 藩镇及其他地方军事官府中的职官制

检《通典》卷四十职官二十二大唐官品（开元二十五年制定。）唐后期节度使下及其他地方军事官府中的职官甚少记载，可见此类官大多始于唐后期也。

《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唐代宗大历十二年略云：

五月辛亥，诏自都团练使外，悉罢诸州团练守捉使。……又定诸州兵，皆有常数。其召募给家粮、春冬衣者，谓之“官健”，差本土人，春夏归农、秋冬追集、给身粮酱菜者，谓之“团结”。……至是，始定节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禄（自是年定俸之后，至于会昌，则又倍之。节度使三十万，都防御使、副使、监军十五万，观察使十万，诸府尹、大都督府长史、都团练使、副使、上州刺史八万，节度副使、团练判官、掌书记五万，节度推官、支使、防御判官、观察、防御团练推官、巡官。由会昌以前，其间世有增减，不可详也。）

据上引文，唐代后期藩镇及其他地方军事官府之职官主要者有如下列：（员节度使，节度使以下官：节度副使、节度推官、支官、主簿、尉；（圆）都团练使、副使、团练推官、掌书记；（獠）都防御使、副使。

《通典》卷三二职官十四略云：

自至德以来,天下多难。诸道皆聚兵,增节度使为二十余道。其非节度使者,谓之防御使,以采访使并领之。采访理州县,防御理军事。初节度与采访各置一人,天宝中始一人兼领之。上元末省都统,后又改防御使为都团练守捉使,皆主兵事,而无旌节,寮属亦减。有副使一人掌贰使事,判官二人分判军事。自永泰以来,都团练使稍有加置参谋者。

据杜佑之言,都团练守捉使或即《资治通鉴》所载之都团练使也;至于防御使是否即《资治通鉴》所载之都防御使,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于团练使,《通鉴》卷二二四唐代宗大历八年九月略云:

癸未,晋州男子郇模,以麻辫发,持竹筐苇席,哭于东市。人问其故,对曰:“愿献三十字,一字为一事,若言无所取,请以席裹尸,贮筐中,弃于野。”京兆以闻。上召见,赐新衣,馆于客省。(时于古银台门置客省,或四方奏计未遣者、上书言事件旨者及蕃客未报者,皆馆于其中,常数百人。)其言“团”者,请罢诸州团练使也;“监”者,请罢诸道监军使也。

据此,全国诸州皆置团练使,则所谓都团练使者,乃团练使之最高职权者也。上文移录《资治通鉴》载大历十二年有“悉罢诸州团练守捉使”之语,或即晋州男子郇模上言之结果耶!

又据上引书唐代宗大历十三年末略云:

郭子仪以朔方节度副使张昙性刚率,谓其以武人轻己,衔之;孔目官吴曜为子仪所任,(诸镇州皆有孔目官,以综理众事,吏职也。言一孔一目,皆所综理也。)因而构之。子仪怒,诬奏昙扇动军众,诛之。掌书记高郢力争之,子仪不听,奏贬郢猗氏丞。

据此,掌书记乃节度使下较高之官,孔目官乃吏职之重要者也。

关于节度使下之文武官吏 ,上文已略述 ,兹补充论述如下。

(员) 都知兵马使

《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唐代宗永泰元年略云 :

初 ,剑南节度使严武奏将军崔旰为利州刺使。……武薨 ,行军司马杜济知军府事。都知兵马使郭英幹 ,英义之弟也 ,与都虞候郭嘉琳共请英义为节度使 ,旰时为西山都知兵马使 ,与所部共请大将王崇俊为节度使。

据上引文 ,都知兵马使的地位颇高 ,似仅次于节度副使。在都知兵马使之下 ,以带兵马使衔之武职官颇多。略举数例如下 :如《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唐代宗永泰元年九月略云 :

是日 ,吐蕃十万众至奉天 ,京城震恐。朔方兵马使浑瑊、讨击使白元光先戍奉天 ,虜始列营 ,瑊帅骁骑二百冲之 ,身先士卒 ,虜众披靡。

又如同书卷二二六唐代宗大历三年六月条 ,有“幽州兵马使”之语。可见在都知兵马使之下 ,普遍有兵马使之设置也。又如同书卷二二六唐德宗建中元年八月略云 :

以舒王谟为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大使 ,(行军 ,当作行营。)以泾州牙前兵马使河中姚令言为留后。

按“牙”或作“衙” ,乃节度使治事之所 ,牙前兵马使乃保卫节度使之武职也。其地位当在都知兵马使下。又如同书卷二二五唐代宗大历十四年略云 :“二月癸未 ,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薨 ,以其侄中军兵马使悦为才 ,使知军事 ,而诸子佐之。”按魏博虽为河北三镇之一 ,其制度约同于一般节镇 ,其中军兵马使亦应在都知兵马使之下也。又如同书卷二二四唐代宗大历三年末略云 :

初四镇、北庭兵远赴中原之难 ,久羈旅 ,数迁徙。……及

徙泾州，众皆怨讟，刀斧兵马使王童之谋作乱，期以辛酉旦警严而发。

总结以上论述，可知节度使、副使之下，其武官系统以都知兵马使为首。其下为中军兵马使、牙前兵马使、刀斧兵马使以及以节镇为名之兵马使，如朔方兵马使、幽州兵马使，乃一般兵马使也。

(圆) 都虞候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唐代宗广德二年略云：

十一月丁未，郭子仪自行营入朝，郭晞在邠州，纵士卒为暴，节度使白孝德患之，以子仪故，不敢言。泾州刺史段秀实自请补都虞候，（虞候，虞，防虞也。候，候望也。）孝德从之。既署一月，晞军士十七人入市取酒，以刃刺酒翁，（酒翁，酿酒者。）坏酿器，秀实列卒取十七人首注槊上，植市门。（考异曰：此出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晞一营大噪，尽甲，孝德震恐，召秀实曰：“奈何？”秀实曰：“无伤也，请往解之。”孝德使数十人从行，秀实尽辞去，选老嫠者一人持马至晞门下。甲者出，秀实笑且入，曰：“杀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头来矣。”甲者谓。因谕曰：“常侍负若属邪，副元帅负若属邪？（副元帅，谓子仪。）奈何欲以乱败郭氏！”晞出，秀实让之曰：“副元帅勋塞天地，当念始终。今常侍恣卒为暴，行且致乱，乱则罪及副元帅，乱由常侍出，然则郭氏功名，其存者几何！”言未毕，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敢不从命！”顾叱左右：“皆解甲，散还火伍中，敢哗者死！”秀实因留宿军中。晞通夕不解衣，戒候卒击柝卫秀实。旦，俱至孝德所，谢不能，请改。（请改过也。）邠州由是无患。

据上引文胡注“虞候意为‘虞，防虞也。候，候望也’。虞，意为忧虑或欺骗，候望军中可忧虑或欺骗之事，制止或消灭之也。总括言

之，虞候乃保卫军中之制度、纪律或侦察非法事并消除之职也。我移录《资治通鉴》之文稍详，为赞誉段秀实之高尚气节也；其高尚品德可教育大唐帝国之君臣以及民众。唐德宗建中四年，朱泚叛国，段秀实以象笏击之，欲杀此国贼，不幸，自身牺牲，大义凛然，此非偶然之事。我心悲伤。

《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唐代宗大历十四年二月略云：

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左厢都虞候李希烈，忠臣之族子也。

《旧唐书》卷一四五李希烈传同。左厢都虞候与都虞候之地位应相等，盖一军分为左右二厢，则有左右二厢都虞候；否则一军只一都虞候矣。一军应有数虞候，所以设都虞候统率之。

总括以上论述，以都知兵马使为首与以都虞候为首乃节度使或地方军事职权官之下二武官系统；此外，《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所云：“节度使、副大使知节度事、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记、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乃另一文武官皆有之系统，可能为日常行政系统也。

大历十二年关于地方军事职权官府之记载，《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唐代宗大历十二年五月略云：

自兵兴以来，州县官俸给不一，至是，始定节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禄。（自是年定俸之后，至于会昌，则又倍之。节度使三十万，都防御使、副使、监军十五万，都团练使、副使八万，节度副使、中下州刺史知军事七万，团练判官掌书记五万；……节度推官、支使、防御判官四万；……防御、团练推官、巡官三万。……）培多益寡，上下有叙，法制粗立。

上文中之胡注，乃据《新唐书》卷五五食货志载会昌给俸制之文。会昌制，节度使及其下诸使职均有俸料，则大历十二年制所载节度

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

使及其下诸使职亦均有俸料 ,可确言也。此诚为重大变革 ,盖大历十二年以前 ,使职均无俸料 ,因此 ,使职必带寄禄官 ,始可得有俸料 ,此后 ,寄禄官制废矣 ,诚重大变革也。

七 延资库

延资库乃唐代后期重要的军事财政制度，创始者为李德裕，有关史料不多。先师陈寅恪先生在《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一文中，移录有关史料数条，谨再移录如下。

《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唐懿宗咸通元年九月刘邺请赠李德裕官条考异引《金华子杂编》曰：

宣宗尝私行经延资库，见广厦连绵，钱帛山积，问左右曰：“谁为此库？”侍臣对曰：“宰相李德裕执政日，以天下每岁备用之余尽实此。自是以来，边庭有急，支备无乏，兹实有赖。”

《唐会要》卷五九延资库使条云：

会昌五年九月，敕置备边库，收纳度支户部盐铁三司钱物。至大中三年十月，敕改延资库，初以度支郎中判。至四年八月，敕以宰相判，右仆射平章事白敏中崔铉相继判。其钱三司率送。初年，户部每年二十万贯匹。度支盐铁每年三十万贯匹。次年，以军用足，三分减其一。诸道进奉助军钱物，则收纳焉。

永兴谨按：寅恪先生在上引文之末注云：“参考《新唐书》五二食货志。”按《新志》所云与《唐会要》所云略同，不再移录其文。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武宗会昌五年条略云：

九月 李德裕请置备边库……以度支郎中判之。

同卷宣宗大中三年略云：

冬十月 改备边库为延资库。

同上书卷二四九宣宗大中四年略云：

秋八月 以白敏中判延资库。

据以上移录史料，可知李德裕于唐武宗会昌五年九月创置备边库，据“备边”二字可知此军事财政制的重要性。在会昌期间，大唐帝国边境必须防御者为西北、西、西南三地区，境外侵犯者为回鹘、党项、吐蕃、南诏。在会昌期间及其后一段时间，上述三地区边境稍得安宁，朝廷充分供给军费及军事物资使守边军队发挥其战斗力，乃诸重要条件之一也。

八 论牙兵

《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略云：

承嗣不习教义，沉猜好勇，其众十万。仍选其魁伟强力者万人以自卫，谓之衙兵。

衙、牙二字通用，衙兵即牙兵也。

按《太平广记》卷一九五豪侠三《红线》略云：

唐潞州节度使薛嵩家青衣红线者善弹阮咸，又通经史，嵩乃俾掌其笈表，号曰内记室。而田承嗣乃募军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号外宅男，而厚其恤养，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选良日，将并潞州。

此外宅男即上文引田承嗣传所载之牙兵也。惟人数不同，当据《旧传》。在《红线》小说中，记载红线深夜至田承嗣居住宅院，有“闻外宅儿止于房廊，徒步于庭”之语。夫牙，乃节度使治事之处，牙兵乃保卫牙亦即保卫节度使之兵也；深夜，外宅儿止于田承嗣所在之处，亦为保卫其安全，可见牙兵与节度使之特殊关系。田承嗣乃魏博节度使，魏博乃胡化颇深河北三镇之一，牙兵可能为胡族部落制之产物。在本段结束时，稍详论之。

上文移录《旧书·田承嗣传》又云：

绪 承嗣第六子。承嗣卒时 ,绪年幼稚。及绪年长 ,悦以承嗣委遇之厚 ,待绪等无间 ,令主衙军。

衙军即牙兵也。同上引书田季安传略云 :

怀谏母 ,元谊女。及季安卒 ,元氏召诸将欲立怀谏 ,众皆唯唯。怀谏幼 ,未能御事 ,军政无巨细皆决于私白身蒋士则。衙军怒 ,取前临清镇将田兴为留后。

可见衙军即牙兵的作用。同上书田弘正传亦有衙兵之记载 ,可为参证。

《旧唐书》卷一四二王廷凑传略云 :

王廷凑 本回鹘阿布思之种族。廷凑沉勇寡言 ,为王承元衙内兵马使。初 ,承元上禀朝旨 ,田弘正帅成德军 ,国家赏钱一百万贯 ,度支辇运不时至 ,军情不悦。廷凑每抉其细故 ,激怒众心。会弘正以魏兵二千为衙队 ,左右有备 ,不能问。长庆元年六月 ,魏军还镇。七月二十八日夜 ,廷凑乃结衙兵噪于府署。迟明 ,尽诛弘正与将吏家族三百余人。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武宗会昌四年略云 :

潞人闻三州降 ,大惧。郭谊、王协谋杀刘稹以自赎 ,稹再从兄中军使匡周兼押牙 ,谊患之 ,言于稹曰 :“十三郎在牙院 , (牙院 ,押牙治事之所。)诸将皆莫敢言事 ,恐为十三郎所疑而获罪 ,以此失山东。今诚得十三郎不入 ,则诸将始敢尽言 ,采于众人 ,必获长策。”稹召匡周谕之 ,使称疾不入。匡周怒曰 :“我在院中 ,故诸将不敢有异图 ;我出院 ,家必灭矣 !”稹固请之 ,匡周不得已 ,弹指而出。

押牙 ,乃统率牙兵保卫节度使在衙中治事之武官也。牙院 ,据胡注 ,为押牙治事之所 ,亦牙兵居处之所。泽潞之牙兵可能有万人

论牙兵

(如上文移录魏博牙兵之数),且为强壮者,乃泽潞军之主力,故如《通鉴》所载,匡周怒曰:“我在院中,故诸将不敢有异图。”因牙院中有匡周所统率指挥强大牙兵也。

《旧唐书》卷一六五温璋传略云:

璋以荫入仕,咸通末,为徐泗节度使。徐州牙卒曰银刀军,颇骄横。璋至,诛其恶者五百余人,自是军中畏法。

《旧唐书》卷十九上懿宗咸通三年云:

七月,徐州军乱,以浙东观察使王式检校工部尚书、徐州刺史、御史大夫、武宁军节度、徐泗濠观察等使。初,王智兴得徐州,召募凶豪之卒二千人,号曰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军,番宿衙城。自后浸骄。

《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唐懿宗咸通三年略云:

忠武、义成两军从王式讨裘甫者犹在浙东,诏式帅以赴徐州,骄兵闻之,甚惧。八月,式至大彭馆,(大彭馆在徐州城外。)始出迎谒。式视事三日,飡两镇将士,遣还镇。(章:十二行本“镇”作“既”;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张校云:“还”下衍“镇”字,脱“既”字。)擐甲执兵,命围骄兵,尽杀之,银刀都将邵泽等数千人皆死。(《考异》曰:《旧传》曰:“式至镇,尽诛银刀等七军,徐方平定。”《金华子杂编》曰:“温璋失律于徐州,自河阳移式往镇之,式领河阳全军赴任。徐州将士闻式到近境,先遣衙队三百人远接。式褻衣坐胡床受参,既毕,乃问其逐帅之罪,命皆斩于帐前,不留一人。既而相次继来,莫知前死者音耗,至则又斩之,亦无脱者。如是数日,银刀都数千人垂尽。虎狼之众,居常咸谓能吞噬于人,及于斯际,式衣袄子,半臂,曳履危坐,逐人皆拱手就戮,无一敢旅拒者。其后亲戚相诤,

不能自会焉。”按若顿杀数千人，岂有人不知者。又式自浙东除武宁，非河阳也。今从《实录》。

上引《旧唐书》温璋传谓银刀军为武宁节度之牙卒，即牙兵也。诸书有谓为二千人，亦有谓为数千人者；总之，人数众多战斗力甚强之牙兵也。据上引史料，牙兵制应为胡化之制。河北三镇完全胡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恩师陈寅恪先生以大量史料证明此点，请读者参阅。田承嗣乃安禄山部将，魏博为河北三镇之一，其牙兵乃胡化之兵，有似胡族部落制下之部落成员以及酋长，为复杂的血缘关系所组成。牙兵与其所在节度使之关系，同与胡族部落成员与酋长之关系，并形成与胡族无异的独立势力；虽在大唐帝国境内，并不服从大唐帝国天子之统治；如上文所举出魏博、成德、泽潞、武宁皆是也。

九 论黄头军

(贞)《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中和三年略云：

四月己卯，黄巢收其残众，由蓝田关而遁。庚辰，收复京城。天下行营兵马都监杨复光上章告捷行在，曰：今日八月，遣衙队将前锋杨守宗、河中骑将白志迁、横野军使满存、蹶云都、丁行存、朝邑镇将康师贞、忠武黄头军使庞从等三十二都，随李克用自光泰门先入京师，力摧凶逆。

黄巢之乱，收复京城之主力军中有忠武黄头军，即唐代后期名将李光颜为节度使之忠武军也。据吴廷燮著《唐方镇年表》卷二，忠武军节度始建于至德元载（~~756~~），元和九年（~~814~~）李光颜任节度使，忠武军的兵力至为强大。此与李光颜出于敕勒族阿跌部有关。兹简要述之。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关内道略云：

回纥州十八，府九。（贞观二十一年分回纥诸部置。）

鸡田州（以阿跌部置，侨治回乐）。

同上引书载，灵州灵武郡有回乐县，即回纥阿跌部内迁所居之地。据《旧唐书》卷一六一李光进传云：“李光进，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也。父良臣，袭鸡田州刺史。”李光颜为李光进之弟，当然属于回纥阿跌部落也。“稽”为衍文。元和中，李光颜以阿跌部首领之身

分任忠武军节度使,据蕃族习惯,有大批阿跌部人随之进入忠武军,忠武军之战斗力强,亦由于此也。又阿跌部乃敕勒族之一部,上引《新唐书》称之为回纥之一部,因其为敕勒族所属诸部最强大者,可代表敕勒族也;唐代史籍亦有称为突厥之一部者,因敕勒族长期为东突厥所统治也。其间复杂关系,在拙著《唐代前期军事史述略稿》中,已详论述,请读者参阅,此不重述。上文引《旧唐书》僖宗纪有“忠武黄头军”之记载,“黄头军”如何解释?敕勒族或阿跌部人之发为黄色耶?按《宋史》卷四九〇于阗国传略云:“神宗尝问其使去国岁月,所经何国及有无钞掠。对曰:‘去国四年,道途居其半,历黄头回纥、青唐,惟惧契丹钞略耳。’”按宋神宗问于阗使为熙宁四年(西历一零七一年)之事,上距唐元和中已二百五十余年。用此史料论证忠武黄头军之黄头,似可也。或于阗使所云之“黄头回纥”乃地名,其地以前长时期为敕勒阿跌部之住地,亦可也。

(圆)《新唐书》卷六四方镇表大中五年第二栏略云:

罢领陇州,以陇州置防御使,领黄头军使。

《旧唐书》卷十六穆宗略云:

(长庆元年三月)癸丑,以邠宁节度使李光颜为凤翔尹,依前检校司空、平章事,充凤翔陇右节度使。

《旧唐书》卷一六一李光颜传云:

(元和)十四年,西蕃入寇,移授邠宁节度使。时盐州为吐蕃所毁,命李文悦为刺史,令光颜充勾当修筑盐州城使,仍许以陈许六千人随赴邠宁。

《新唐书》卷一七一李光颜传略云:

帝讨李师道,徙义成节度使,许以忠武兵自随。吐蕃入寇,徙邠宁军。时虜毁盐州城,使光颜复城之,亦以忠武兵从。

论黄头军

据本段上文引录《新唐书》地理志羈縻州鸡田州及《旧唐书》李光进传,李光颜属于敕勒族阿跌部,又据两唐书李光颜传,他移任何处,必有其部下一批兵士随之。此应为敕勒族之传统习俗,部落首脑调任何处,必有一批部落成员随之而去。据此,如上引《旧纪》长庆元年李光颜任陇右节度使,陇州为其治所,必有如上引《旧传》所云,“仍许以陈许六千人随赴邠宁”,继又至陇州,此六千人均属于阿跌部落,因而有黄头军使之设置。据此,陇州黄头军使之设置时间,非大中五年,乃长庆元年也。

(獭《新唐书》卷二〇八宦者下田令孜传略云:

初,成都募陈许兵三千,服黄帽,名‘黄头军’,以捍蛮。帝至,大劳将士,扈从者已赐,而不及黄头军,皆窃怨令孜。

《新唐书》二二四下陈敬宣传所载与田令孜传略同。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僖宗乾符六年略云:

(崔)安潜以蜀兵怯弱,奏遣大将贲牒诣陈、许募壮士,与蜀人相杂,训练用之,得三千人,分为三军,亦戴黄帽,号黄头军。(袭忠武黄头军之名也。)

司马温公谓“诣陈、许募壮士”,陈、许即陈州许州,是也。

《新唐书》卷一六五郑从说传略云:

会黄巢犯京师,帝驻梁、汉。明年,贼平,诏克用代领河东。从说即以监军周从寓知兵马留后,掌书记刘崇鲁知观察留后,敕克用至按籍效之,乃行,黄头军以粮少劫其贄,从说间走绛州。

按,此河东道黄头军也,其详情,史籍无载。

《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有关于黄头军札记多条,我曾逐一疏证,见拙著《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此不赘述。

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

下编 武功

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

一 讨伐朱泚、李怀光与收复西京之战

朱泚之叛乱始于唐德宗建中四年十月，《资治通鉴》记其事颇详，首先论述叛乱之所以发生之原因。

该书卷二二八唐德宗建中四年十月略云：

上发泾原诸道兵救襄城。冬十月丙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将兵五千至京师。军士冒雨，寒甚，多携子弟而来，冀得厚赐遗其家，既至，一无所赐。……因扬言曰：“……闻琼林、大盈二库，金帛盈溢，不如相与取之。”乃擐甲张旗鼓噪，还趣京城。……贼已入城，喧声浩浩，不复可遏。百姓狼狈骇走，贼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夺汝商货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陌钱矣！”

永兴按：何为“商货僦质”？何为“间架陌钱”？据《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略云：

又取僦柜纳质钱及粟麦柴于市者，四取其一。赵赞复请税间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为间，上间钱二千，中间一千，下间五百；匿一间，杖六十，告者赏钱五万。除陌法：公私贸易，千钱旧算二十，加为五十，物两相易者，约直为率。（《旧唐书》卷四十九食货志同）

此种政策，长安城的一般民众，甚至富有者，均受到极大损害。唐

德宗失去民众的支持,成为孤家寡人,逃走奉天。此时,长安城中一片混乱,蛰居长安的安禄山余党朱泚,在寡廉鲜耻唐政府官吏的支持下,叛国为贼,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并率兵侵逼奉天。此时期间,名将浑瑊力战却之,李怀光帅朔方军奔赴长安,为救奉天、破朱泚也。

以上全部移录史料及论述,乃此一战役第一阶段也。朱泚叛国乃战争发生之主要原因,但害民政策乃其根本原因,不能不略论述之。

此次战役之第二阶段应从李晟奔赴长安始,兹移录《新唐书》卷一五四李晟传如下:

会帝出奉天,有诏召晟即日治严。而孝忠以军介二盗间,依晟为重,数止晟无西。晟语众曰:“天子播越,人臣当百舍一息。义武欲止吾,吾当以子为质。”乃以凭约昏,并遗良马。孝忠有亲将谒晟,晟解玉带遗之,使喻孝忠。乃得逾飞狐,次代州。诏迎拜神策行营节度使。进临渭北,壁东渭桥。

在李晟帅神策军至长安后,讨伐朱泚的军力大为增强,稍后,李怀光帅朔方军五万人亦至长安近区,神策兵马使骆元光帅军二千进至蓝田,镇国军节度使将兵二千西屯昭应,马燧迁其行军司马王权将兵五千屯中渭桥。勤王之军毕至,叛贼朱泚所据惟长安而已。他集中叛军攻奉天,但亦未能得逞。形势大好,但李怀光之叛^①,并与朱泚联合,使奉天之失守,迫于眉睫,唐德宗不得不南去梁州。

上文论述,乃据《资治通鉴》卷二二九、卷二三〇司马温公之文简要复述者也。此次战役之第三阶段较详论述李晟收复长安过程及其重大意义,所据史籍主要为《旧唐书》、《新唐书》李晟传及《资

^① 关于李怀光之叛,先师陈寅恪先生著文《论李怀光之叛》载《金明馆丛稿二编》。

治通鉴》卷二三〇、卷二三一。

《新唐书》卷一五四李晟传略云：

是日，帝进狩梁州。自行在遣晟将张少弘口诏进晟尚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晟受命，乃缮甲兵，治陴隍，以图收复。帝遣使者问道诏晟兼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节度招讨使。又进京畿、渭北、鄜坊、商华兵马副元帅。

《资治通鉴》卷二三〇唐德宗兴元元年略云：

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谓将佐曰：“长安，宗庙所在，天下根本，若诸将皆从行，谁当灭贼者！”乃治城隍，缮甲兵，为复京城之计。

以下据司马温公之文，我简略复述之，对于初治唐史之青年学生，或可易于理解也。当时，李怀光、朱泚叛军联合，声势甚盛。李晟以孤军处于其间，甚危险也。东渭桥积粮十余万斛，几乎为李怀光军支用尽。内无资粮，外无救援。李晟以忠义教将士，全军锐气不衰。李晟又以判官张彧假京兆尹，并命四十余人，假官以督渭北租粮，军粮乃足。晟流涕誓众，决志平贼。

关于李晟破二叛贼收复京城事，《资治通鉴》、《旧唐书》及《新唐书》李晟传所记略同，兹移录《资治通鉴》卷二三一唐德宗兴元元年五月之文如下：

庚寅，李晟大陈兵，谕以收复京城。……遂引兵至通化门外，耀武而还，贼不敢出。晟召诸将，问兵所从入，皆请“先取外城，据坊市，然后北攻宫阙。”晟曰：“坊市狭隘，贼若伏兵格斗，居人惊乱，非官军之利也。今贼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溃其腹心，贼必奔亡。如此，则宫阙不残，坊市无扰，

策之上者也！”诸将皆曰：“善！”乃牒浑瑊及镇国节度使骆元光、商州节度使尚可孤，刻期集于城下。（京城之下也。）

李晟之策略，乃据当时之形势。我华夏民族优良兵法，甚重视形势。《十一家注孙子》卷中势篇略云：

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刃之山者，势也。

在此篇之始，王晰曰：“势者，积势之变也。善战者，能任势以取胜，不劳力也。”

上文移录《资治通鉴》载李晟之分析如下：坊市狭隘，居民众多，但无贼兵，此一也。贼重兵皆居苑中，乃贼军之腹心，此二也。当时形势如此。如有人建议“先取外城，据坊市”，则必使居人惊乱，于贼无损，大不利于官军也。如依李晟之策略，自苑北进攻贼众于苑内。即“溃其腹心”，则必败之也。

以下据《资治通鉴》之文略述之：

戊戌，晟陈兵于光泰门外，使李演及牙前兵马使王必将骑兵，牙前将史万顷将步兵，直抵苑墙神麿村。（按《新书李晟传》神麿村在苑北。）晟先使人夜开苑墙二百余步，比演等至，贼已树栅塞之，自栅中刺射官军，官军不得进。晟怒，叱诸将曰：“纵贼如此，吾先斩公辈矣！”万顷惧，帅众先进，拔栅而入，必演引骑兵继之，贼众大溃，诸军分道并入。姚令言等犹力战，晟命决胜军使唐良臣等步骑蹙之，且战且前，凡十余合，贼不能支。至白华门，有贼数千骑出官军之背，晟帅百余骑回御之，左右呼曰：“相公来！”贼皆惊溃。（泾原将士素畏服李晟，故闻其来而惊溃。）

先是，泚遣张光晟将兵五千屯九曲，去东渭桥十余里，光晟密输款于晟，……（泚）降于晟，晟遣兵马使田子奇以骑兵追

泚。晟屯含元殿前，令诸军曰：“晟赖将士之力，克清宫禁。长安士庶，久陷贼庭，若小有震惊，非吊民伐罪之意。晟与公等室家相见非晚，五日内无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齐运等安慰居人。……

己亥，晟使京西兵马使孟涉屯白华门，尚可孤屯望仙门，（唐大明宫南面五门，其中曰丹凤门，丹凤之东为望仙门，又东为延政门；丹凤之西为建福门，又西为兴安门也。）骆元光屯章敬寺，晟以牙前三千人屯安国寺，（程大昌曰：章敬寺，在东城之外。安国寺，在大明宫东南。）以镇京城，斩泚党李希倩、敬釭、彭偃等八人于市。……

六月癸卯，李晟遣掌书记吴人于公异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肃清宫禁，祇谒寝园，钟簴不移，庙貌如故。”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为社稷，非为朕也。”

李晟收复京城后，此次战役并未终结：兴元元年六月，朱泚逃奔吐蕃，与范阳亲兵及宗族等北趣驿马关，在彭原西城屯，其将梁庭芬、韩雯等射斩之。此年七月，副元帅判官高郢劝李怀光归款，（按李怀光任副元帅时，高郢为其判官。）怀光遣其子璀诣行在谢罪，请束身归朝。庚辰，诏遣给事中孔巢父诣河中宣慰。丁亥，孔巢父至河中，宣言曰：“军中谁可代太尉领军者？”怀光左右发怒，宣诏未毕，众杀巢父及中使啖守盈，怀光亦不制止，且为备以防官军，并遣要廷珍守晋州。度支以李怀光所部将士数万与怀光同反，不给冬衣。上以为“朔方军累代忠义，（自肃、代以来，朔方军输力王室，功高天下。）今为怀光所制耳，将士何罪！”冬十月，（章：乙十五行本月下有己亥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张校同。）诏：“朔方及诸军在怀光所者，冬衣及赏钱皆当别贮，伺道路稍通，即时给之。”丙辰，官军败李怀光于沙苑，乙丑，马燧败李怀光军，得闻喜、万泉、虞乡、永乐、猗氏。贞元元年三月，马燧军宝鼎，败怀光兵于陶城，斩首万余

级，分兵会浑城，逼河中。四月，恩、马燧、浑瑊破李怀光军于长春宫南，怀光诸将相继来降。诏以燧、为招抚使。五月，韩游瓌请兵于浑瑊，共取朝邑，李怀光将阎岩欲争之，士卒指玢军曰：“彼非吾父兄，则吾子弟（朔方军屯河中、玢州，故云然。时韩游瓌将幽军以讨李怀光。）奈何以白刃相向乎！语甚嚣。宴遽引兵去。怀光知众心不从，乃诈称欲归国，聚货财，饰车马，云俟路通入贡，由是得逾旬月。

李怀光叛国之心未改，但其军力已衰，众心不从，诚如胡注所云：“史言李怀光偷延视息”也。《旧唐书》、《新唐书》皆载李怀光之叛，不如《资治通鉴》记载详明。下文仍据司马温公之文，间以己言阐述之。

《资治通鉴》卷第二三二唐德宗贞元元年八月略云：

马燧至行营，与诸将谋曰：“长春宫不下，（围长春宫事始上卷是年四月。）则怀光不可得。长春宫守备甚严，攻之旷日持久，我当身往谕之。”遂径造城下，呼怀光守将徐庭光，庭光帅将士罗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谓之曰：“我自朝廷来，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复西向拜。燧曰：“汝曹自禄山已来，徇国立功四十余年，（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郭子仪、李光弼皆以朔方军讨贼立大功；其后回纥、吐蕃深入京畿，诸镇叛乱，外御内讨，亦倚朔方军以成功。至是年凡三十一年，今日“四十余年”，“四”字误也，当作“三”。）何忽为灭族之计！从吾言，非止免祸，富贵可图也。”众不对。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将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怀光所为，汝曹无罪。弟坚守勿出。”皆曰“诺。”

此后为征讨李怀光最后阶段，李怀光二军事据点：河中与河西，焦篱堡守将尉圭以七百人降。守长春宫之骆元光降于马燧。此月甲

讨伐朱泚、李怀光与收复西京之战

戍，守河中府之叛兵皆降。李怀光不知所为，自缢死。征讨叛贼李怀光之战，至此结束。

永兴按 我读司马温公书征讨李怀光之战始末，深有所感。李怀光叛国，死有余辜，可不论矣。但朔方军被叛贼损坏，我深为悲伤感叹。朔方军中固有唐疆外胡族特别是敕勒族人甚多，居于唐疆内，深受华夏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熏陶感染，已成为华夏民族忠诚勇敢战士。在郭子仪、李光弼的领导训练指挥之下，已成为忠于大唐帝国所向无敌的保卫者。唐平灭羯胡乱华之战，其主力乃朔方军也。伟大诗人杜甫赞誉“独任朔方无限功”，乃历史真实。不幸为叛贼损坏，读史者安能不为之叹息耶！

二 元和讨伐淮西之战

《新唐书》卷六五方镇表淮南西道栏大历十四年云：

淮西节度使复治蔡州。

同书同卷同栏贞元十四年云：

申光蔡节度赐号彰义军节度。

蔡州为淮西节度使治所，故史籍亦称为淮蔡；其下辖申、光、蔡三州，故亦称申光蔡节度。讨伐淮西吴元济之战始于唐宪宗元和九年十月，至元和十二年七月裴度为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之前为第一阶段；此后至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为第二阶段。兹据《资治通鉴》所载并参证《新唐书》、《旧唐书》有关记述论述之。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唐宪宗元和九年略云：

闰月丙辰，彰义节度使吴少阳薨。少阳在蔡州，阴聚亡命，牧养马骡，时抄掠寿州茶山以实其军。其子摄蔡州刺史元济，匿丧，以病闻，自领军务。上自平蜀，（元和初平蜀。）即欲取淮西。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上言：“少阳军中上下携离，请徙理寿州以经营之。”（淮南节度使治扬州，欲徙治寿州以经略淮西。）会朝廷方讨王承宗，未暇也。……

九月庚辰，以洛州刺史李光颜为陈州刺史，充忠武都知兵

元和讨伐淮西之战

马使（《九域志》陈州，西南至蔡州一百九十里。）以泗州刺史令狐通为寿州防御使。……丙戌，以山南东道节度使袁滋为荆南节度使，以荆南节度使严绶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上文所述，乃唐中央政府调兵遣将以征讨淮西吴元济也。李光颜帅领之忠武军为主力，乃忠义之军，有类朔方军。此时，吴少阳之判官杨元卿奏事在长安，以取吴元济之策告李吉甫，请讨之。李吉甫言于宪宗曰：“淮西非如河北，四无党援，国家常宿数十万兵以备之，劳费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后难图矣。”上将讨之。

十月壬戌，以忠武节度副使李光颜为节度使。甲子，以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讨吴元济；乙丑，命内常侍知省事崔潭峻监其军。元和十年正月己亥，严绶帅十六道兵进军攻淮西军。二月甲辰，官军大败，退五十里。寿州团练使令狐通亦为淮西兵所败，境上诸栅尽为淮西兵所屠。

按：司马温公书讨淮西事，对于将士等之品德亦书之，非赘言也。兹简略移录如下：

诏鄂岳观察使柳公绰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昕，使讨吴元济，公绰曰：“朝廷以吾书生不知兵邪！”即奏请自行，许之。公绰至安州，李昕属橐鞬迎之。公绰以鄂岳都知兵马使、先锋行营兵马都虞候二牒授之，选卒六千以属昕，戒其部校曰：“行营之事，一决都将。”昕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士卒在行营者，其家疾病死丧，厚给之，妻淫泆者，沉之于江，士卒皆喜曰：“中丞为我治家，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战皆捷。

永兴按：我华夏民族之优良传统，以品德为先，治军亦如此。柳公绰，品德甚高之人也，以德治军，将士兵卒无不听从，故每战必先，每战皆捷也。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唐宪宗元和十年二月略云：

庚子,李光颜奏破淮西兵于临颖。……甲辰,李光颜又奏破淮西兵于南顿。……诸军讨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诣行营宣慰,察用兵形势。度还,言淮西必可取之状,且曰:“观诸将,惟李光颜勇而知义,必能立功。”上悦。

永兴按:裴度谓李光颜必能立功,因其勇而知义。夫仁义之道,乃古圣先贤之教,乃吾华夏民族优良传统,作战用兵,亦不能例外也。《通鉴》又云:

丙申,李光颜奏败淮西兵于时曲。(时曲,在陈州殷水县西南。)淮西兵晨压其垒而陈,光颜不得出,乃自毁其栅之左右,出骑以击之。光颜自将数骑冲其陈,出入数四,贼皆识之,矢集其身如猬毛;其子揽辔止之,光颜举刀叱去。于是人争致死,淮西兵大溃,杀数千人。上以裴度为知人。

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师道所养客说李师道曰:“天子所以锐意诛蔡者,元衡赞之也,请密往刺之。元衡死,则他相不敢主其谋,争劝天子罢兵矣。”

唐元和期间,不服从中央政府以至背叛者,非仅淮西吴元济,充、郾、淄、青李师道、王承宗辈皆是也。因此,中央讨伐淮西,其同辈亦群起与中央为敌。吾论述讨伐吴元济事,不能不涉及其同辈。行文繁琐,请读者鉴谅。

上引书又云:

王承宗遣牙将尹少卿奏事,为吴元济游说。少卿至中书,辞指不逊,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书诋毁元衡。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东门;有贼自暗中突出射之,从者皆散走,贼执元衡马行十余步而杀之,取其颅骨而去。又入通化坊击裴度,伤其首,坠沟中,度毡帽厚,得不死;嫌人王义自后抱贼大呼,贼断义臂而去。京城大骇;于是诏宰相出入,

加金吾骑士张弦露刃以卫之，所过坊门呵索甚严。朝士未晓不敢出门。上或御殿久之，班犹未齐。

永兴按 据《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唐宪宗元和十二年七月略云：

诸军讨淮蔡，四年不克。馈运疲弊，民至有以驴耕者。上亦病之，以问宰相。……裴度独无言，上问之，对曰：“臣请自往督战。”……上悦，丙戌，以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观裴度不附群议，请身督战，则韩愈平淮西碑推功于度，有以也。）……度将行，言于上曰：“臣若贼灭，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上为之流涕。

按：《新唐书》卷一七三裴度传有言曰：“十二年，宰相逢吉、涯建言：‘饷乞烦匮，宜休师。唯度请身督战。’”在裴度行前，对宪宗言：“主忧臣辱，义在必死。贼未授首，臣无还期。”其意与《资治通鉴》所载者略同。但恐非裴度自言者也。《旧唐书》卷一百七十裴度传有言曰：“度既受命，招对于延英，奏曰：‘主忧臣辱，义在必死。贼灭，则朝天有日；贼在，则归阙无期。’上为之惻然流涕。”此乃裴度自言者也。《资治通鉴》所载可能据旧传，但“臣”下应加逗号，即“臣，若贼灭，”此非司马温公之误，可能为后世校点者或印刷时之误，未可知也。裴度对宪宗之言，大义凛然。我今日读史至此，亦肃然起敬。

《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八月略云：

度虽辞招讨名，实行元帅事。以郾城为治所。甲申，至郾城。先是，诸道皆有中使监陈，进退不由主将，胜则先使献捷，不利则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诸将始得专军事，战多有功。

裴度实际为征讨淮蔡之元帅，乃此次战役由败退变为胜利之转折点。除去监军之弊，不仅使诸将专军事，更被重要者为元帅裴度得

以统一部署统一指挥,因而不断胜利以至最后胜利。兹据《资治通鉴》所载,移录其较重大者如下。

《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唐宪宗元和十二年九月略云:

李祐言于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据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虚直抵其城。比贼将闻之,元济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书记郑澥至偃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胜,常侍良图也。”

……

裴度帅僚佐观筑城于沱口,董重质帅骑出五沟,邀之,大呼而进,注弩挺刃,势将及度。李光颜与田布力战,拒之,度仅得入城。贼退,布扼其沟中归路,贼下马逾沟,坠压死者千余人。

辛未,李愬命马步都虞候、随州刺史史旻留镇文城,命李祐、李忠义帅突将三千为前驱,自与监军将三千人为中军,命田进诚将三千人殿其后。军出,不知所之,愬曰:“但东行!”行六十里,夜,至张柴村,尽杀其戍卒及烽子。据其栅,命士少休,食干糒,整羁勒,留义成军五百人镇之,以断(章:甲十一行本“断”下有“朗山救兵命丁士良将五百人断”十三字;乙十一行本同,退斋校同;张校同;“人”下多一“以”字,云无注本亦无。)洄曲及诸道桥梁,复夜引兵出门,诸将请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吴元济!”诸将皆失色。监军哭曰:“果落李祐奸计!”时大风雪,旌旗裂,人马冻死者相望。天阴黑,自张柴村以东道路,皆官军所未尝行,人人自以为必死,然畏愬,莫敢违。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至蔡州城下也。)近城有鹅鸭池,愬令击之以混军声。

自吴少诚拒命,官军不至蔡州城下三十余年,故蔡人不为备。壬申,四鼓,愬至城下,无一人知者。李祐、李忠义钁其

元和讨伐淮西之战

城为坎以先登，壮士从之，守门卒方熟寐，尽杀之，而留击柝者，使击柝如故。遂开门纳众，及里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觉。鸡鸣，雪止，愬入居元济外宅。或告元济曰：“官军至矣！”元济尚寝，笑曰：“俘囚为盗耳！晓当尽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济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听于廷，闻愬军号令曰：“常侍传语。”应者近万人。元济始惧，曰：“何等常侍，能至于此！”乃帅左右登牙城拒战。

时董重质拥精兵万余人据洄曲。愬曰：“元济所望者，重质之救耳！”乃访重质家，厚抚之，遣其子传道持书谕重质，重质遂单骑诣降。

愬遣李进诚攻牙城，毁其外门，得甲库，取器械。癸酉，复攻之，烧其南门，民争负薪刍助之。城上矢如猬毛。晡时，门坏，元济于城上请罪，进诚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槛车送元济诣京师，且告于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诸镇兵二万余人相继来降。……庚辰，裴度遣马总先入蔡州慰抚。辛巳，度建彰义军节，将降卒万余人入城，李愬具橐鞬出迎，拜于路左。度将避之，愬曰：“蔡人顽悖，不识上下之分，数十年矣，愿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

关于元和讨伐淮西之战，《旧唐书》卷一七〇裴度传、同书卷一六一李光颜传、同书卷一三三李愬传及《新唐书》卷一七三裴度传、同书卷一五四李愬传、同书卷一七一李光颜传均有记述。上文移录《资治通鉴》记述元和讨伐淮蔡事，即据上述诸书所载而以文词修正者。兹论元和讨伐淮蔡的重要意义，亦必须使用上述诸书所载史料。为了正确理解此次战役的重要意义，首先略述我华夏民族两方面的优良传统：即以圣言为基础在品德气节以及学术文化方面的优良传统，与大一统，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一方面的优良传统。前者的继承发展必须以后者为其最重要条件，虽尚有其他条

件。我华夏民族数千年历史中多次史例，可说明此说，无待赘述。

唐代后期，名为统一，实非统一。此一形势肇端于唐代宗广德元年，按《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唐代宗广德元年正月略云：

癸亥，以史朝义降将薛嵩为相、卫、邢、洛、贝、磁六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仍故地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时河北诸州皆已降，嵩等迎仆固怀恩，拜于马首，乞行间自效，怀恩亦恐贼平宠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宝臣分帅河北，自为党援。朝廷亦厌苦兵革，苟冀无事，因而授之。（河北藩镇，自此强傲不可制矣。）

永兴按：河北三镇始于此。胡注所谓藩镇，即地方独立势力也，亦即先师陈寅恪先生所谓“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见《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其非大一统，可勿论矣。

此后，地方独立势力之地区愈广。大唐帝国非大一统之国也。兹再举出史料以证明之。《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唐宪宗元和二年十二月略云：

是岁，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上之，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县千四百五十三。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外，（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皆被边，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皆藩镇世袭，故并不申户口，纳赋税。）

易定等七处藩镇不向唐中央政府申报户口纳赋税，则实际已非大唐帝国所统治之地区矣。其为对华夏民族大一统优良传统之破坏，是可忍，孰不可忍耶！唐宪宗乃有大志英明之主，排除万难，任用同一有大志裴度，讨灭淮蔡，警告其他跋扈不臣诸藩镇，讨灭之，实现大唐帝国之统一，继承华夏民族大一统的优良传统。此为元

元和讨伐淮西之战

和讨伐淮蔡之重大意义也。

《新唐书》卷一七三裴度传略云：于时，讨蔡数不利，群臣争请罢兵。度奏：“病在腹心，不时去，且为大患。不然，两河亦将视此为逆顺。”“两河”即河北河南跋扈不臣诸藩镇也。如讨灭淮蔡，彼等有所惧，即服从唐中央统治，即顺也；如不讨灭淮蔡，彼等无所惧，继续跋扈不臣，即逆也。裴度之言，亦可说明元和讨伐淮蔡之战的重大意义。

三 韦皋怀柔南诏及诸蛮、 羌与吐蕃之战

唐德宗在位初期，国内一系列叛乱，使安史之乱以来不稳定的局势更为动荡，国力相当衰弱。贞元初，强大的吐蕃联合南诏、回纥北上东进，攻势凌厉。特别是在贞元三年平凉劫盟之后，唐西及西北边境，到处受到吐蕃的侵犯。如《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略云：

结赞以羌、浑众屯潘口，傍青石岭，三分其兵趋陇、汧阳间，连营数十里，中军距凤翔一舍，入吴山、宝鸡。李晟尝蹙大木塞安化隘处，虜过，悉焚之。诏神策将石季章壁武功，良臣移师百里城。虜又剽汧阳、华亭男女万人以畀羌、浑。吐蕃又入丰义，围华亭，绝汲道。虜日千骑四掠，陇兵不敢出。更攻连云堡，为虚梁绝堑而升，守将张明远降于虜。虜分捕山间亡人及牛羊率万计，泾、陇、邠之民荡然尽矣。是岁，三州不宿麦，虜数千骑犯长武城，城使韩全义拒之。韩游环兵不出，于是虜安行豳、泾间。诸屯西门皆闭。虜治原州保之。

《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略云：

自是(贞元三年八月)吐蕃率羌、浑之众犯塞，其汧阳贼营距凤翔四十里，京师震恐，士庶奔骇。

总之,唐西及西北边境受到吐蕃的侵犯,首都长安受到威胁。但到贞元末年,从唐西南边境至西北边境,吐蕃的侵犯不只被扼止,而且唐从防守转为进攻。此后,吐蕃在河西陇右的统治力量逐渐削弱,至大中初,吐蕃不得不退出河西陇右,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形势变化有多种原因,韦皋及其政策是其根本原因之一。

韦皋的政策如何,概括言之:第一,使南诏从依附吐蕃变为依附唐,使唐与吐蕃、南诏之间的蛮、羌诸族从依附吐蕃变为依附唐。第二,利用蛮、羌诸族以及南诏大大加强唐的军事力量,不断战败吐蕃,严重削弱吐蕃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

韦皋功烈著于西南为治唐史者习知,《资治通鉴》卷二三一唐德宗贞元元年六月云:

辛卯,以金吾大将军韦皋为西川节度使。(为韦皋功烈著于西南张本。)

胡注甚明确。蜀为唐、吐蕃、南诏角逐之地,三大势力之间散居蛮、羌诸族。蛮、羌因上述三大势力,特别是唐与吐蕃的强弱而或臣或叛。蜀地处于民族矛盾交汇地区,韦皋在此复杂的民族矛盾中所采取的方针是:绥服蛮羌,争取南诏,孤立吐蕃。韦皋按此方针采取一整套政策,最后,扭转形势,开创唐与吐蕃、南诏关系新局面。

《新唐书》卷一五八韦皋传云:

初,东蛮地二千里,南依阁罗凤,西结吐蕃,狙势强弱为患。皋能绥服之,故战有功。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贞元三年条韦皋奏云:

今吐蕃弃好,暴乱盐夏,宜因云南及八国生羌有归化之心(胡注:八国生羌:白狗君、哥邻君、逋租君、南水君、弱水君、悉董君、清远君、咄霸君。)招纳之,以离吐蕃之党,分其势。

《旧唐书》卷一四〇韦皋传略云：

皋又招抚西山羌女、河陵、白狗、逋租、弱水、南水等八国酋长，入贡阙廷。

韦皋至剑南，尽力招抚两种部族：东蛮等诸界蛮族及东女国、西山八国羌族。东蛮等蛮族散居于剑南道南部与南诏之间，依违于唐、吐蕃与南诏三大势力，是唐联系南诏必要的力量，也是南诏、吐蕃寇唐的向导。东女国、西山八国羌族处于唐与吐蕃之间，因唐、吐蕃强弱决定依违，史籍称之为“两面羌”（《旧唐书》卷一四七南蛮传东女国传）。因蛮、羌在唐、吐蕃、南诏之间的地理位置及其重要军事位置，韦皋在剑南的头等大事便是绥服蛮羌。

招抚诸蛮，可通南诏；招抚诸羌，可析吐蕃之势。此乃韦皋制定绥抚蛮羌的原因。但韦皋如何招抚？而剑南界的诸蛮羌又为何能够归附？本文据有关史籍，对韦皋的政策进行推测。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唐德宗贞元三年略云：

及西川节度使韦皋至镇，招抚境上群蛮，异牟寻潜遣人因群蛮求内附。

韦皋在贞元元年至剑南，贞元四年通南诏，贞元五年始与吐蕃交战。贞元初期韦皋的其他行为，从诸史籍中亦可推知。韦皋在招抚蛮羌的同时，治蜀、练兵，使剑南的军事力量强大，此乃招抚蛮羌的必要条件。《新唐书》卷一五八韦皋传略云：

始，皋务私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岁一复。皋没，蜀人德之，见其遗像必拜。

《旧唐书》卷一四〇韦皋传略云：

皋在蜀二十一年，重赋敛以事月进，卒致蜀土虚竭，时论非之。

新旧《唐书》记载相悖,我认为两处记载都是事实,但时间不同。韦皋对蜀人除赋税,乃其入蜀之初,故《新唐书》加一“始”字。韦皋初至蜀时,蜀甚富饶。按《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唐代宗大历十四年九月略云:

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崔宁在蜀十余年,恃地险兵强,恣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杨炎言于上曰:“蜀地富饶,宁据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宁虽入朝,全师尚守其后,贡赋不入,与无蜀同。”

据上移录史料,大历十四年时,蜀已十余年未向中央入贡赋;韦皋初至蜀时,所承袭的是地富兵强的局面。韦皋除租赋争取民心,乃其治蜀之策略也。其后,蜀土虚竭,乃十数年来累与吐蕃作战,保持强大军事力量,供奉“月进”的结果。非韦皋之过也。

韦皋治蜀,一方面要保持蜀本身富强,轻税百姓,得民心;另一方面,又要利用蜀的富强进行练兵。《旧唐书》卷一四〇韦皋传略云:“皋遣大将王有道简习精卒。”“精卒”在贞元五年的战役中已见成效(见下文),其来源当是韦皋治蜀练兵的结果。韦皋所处蜀地,为吐蕃、南诏联合进攻、诸蛮羌“两头”、“两面”依违的民族矛盾交汇的地区,是吐蕃与南诏所欲夺取之地。因而富蜀强兵有决定性的意义。只有蜀富兵强,才可威怀诸蛮,争取南诏,以致武力进攻吐蕃。

韦皋在治蜀练兵的同时,又解决与唐处于对抗地位的诸獠的矛盾。《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南平獠条云:

贞元中,嘉州绥山县婆笼川生獠首领甫积兄弟诱生蛮为乱,剽居人,西川节度使韦皋斩之,招其首领勇于等出降。或请增栅东凌界以守,皋不从,曰:“无戎而城,害所生也。”獠亦自是不扰境。

如此,轻易解除后顾之忧,可直接实行对诸蛮的招抚政策。东蛮能受韦皋招抚,其主要原因为吐蕃剥削重及当时蜀比较强,韦皋的招抚政策亦有一定作用。关于韦皋招抚蛮羌的措施,史籍记载零散且不明确,本文从不完全的史料中,试探讨韦皋招抚政策的方法及特点。

从东蛮中两林、勿邓开始

《册府元龟》卷九六五外臣部封册门(《资治通鉴》卷二三三略同)云:

(贞元)四年四月,封东蛮鬼主骠旁、苴梦冲、苴乌星等为和义、顺政等郡王。骠旁等自陷嵩州,臣于吐蕃,绝朝贡者二十余年。及是,剑南节度韦皋招诱之,始弃吐蕃内附来朝,特封为郡王,且衣以冠带,仍给两林、勿邓等部落印而遣之。

《新唐书》卷一五八韦皋传云:

诏以那时为顺政王,梦冲怀化王,骠旁和义王,刻“两林”、“勿邓”等印以赐之。

《资治通鉴》、《册府元龟》、与《新唐书》所记贞元四年封东蛮王爵之人不同。贞元四年是苴那时还是苴乌星封王?此不仅涉及一个王爵的考证,亦涉及韦皋招抚东蛮的政策。

《新唐书》卷一五八韦皋传又云:

皋计得云南则斩虏右支,乃间使招徕之,稍稍通西南夷。明年(贞元二年),蛮大首领苴那时以王爵让其兄子乌星。始,乌星幼,那时摄领其部,故请归爵。皋上言:“礼让行于殊俗,则拂戾者化,愿皆封以示褒进。”诏可。

按:以上移录三书所记封三王为贞元四年,而苴那时让王爵为贞元

二年,韦皋已招抚东蛮的两林部落。《资治通鉴》卷二三二贞元三年云:

闰月,己未,韦皋复与东蛮和义王苴那时书,使诃伺导达云南。

苴在贞元三年已为和义王,《资治通鉴》此条,证明我如上推测。

《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下乌蛮传》云:

贞元中,复通款,以勿邓大鬼主首嵩兼邛部团练使,封长川郡公。及死,子苴骠离幼,以苴梦冲为大鬼主,数为吐蕃侵略。

在苴梦冲之前,贞元中勿邓鬼主首嵩已与唐通款,此显然在贞元四年之前。从此可推出韦皋的政策,即韦皋至镇,首先招抚者为东蛮中的勿邓、两林部落,对受招抚的苴镇、苴那时首先封爵,通过对两林、勿邓部落的招抚,诱东蛮其他部落。苴那时贞元二年已得王爵,因此贞元四年所封者为苴乌星,即韦皋的“皆封以示褒进”政策的体现。

唐对东蛮首领封爵及赐印,表明唐对东蛮直接控制。东蛮首领代唐统治其部,东蛮与唐不是平等的两国关系,东蛮隶属于唐,成为大唐帝国的一部分。东蛮归附,应归功于韦皋的招抚,在招抚中,从两林、勿邓入手的政策,是适合当时民族矛盾而采取的、起重要作用的政策。

恩威并济

韦皋对其所招抚的诸蛮族首领,从小事入手,考虑他们的利益,对他们及其所领的部落进行怀惠。

《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下乌蛮传》云:

三王(两林、勿邓、丰琶)皆入朝,宴麟德殿,赏赉加等。岁
给其部禄、盐、衣采,令二州吏就赐之。以山阻多为盗侵,亡失
所赐,皋令二州为筑馆,有赐,约酋长自至,授赐而遣之。

(丰琶鬼主)骠傍年少骁敢,数出兵攻吐蕃,吐蕃间道焚其
居室、部落,亡所赐印章,皋为请,复得印。

为东蛮首领筑馆,为骠傍请印,在韦皋的军事民族政策中乃小事但
保证唐赐与东蛮之物得以兑现,使韦皋深得众蛮之心,巩固东蛮对
唐的依附关系。此乃韦皋怀惠政策的实现。

同上书又略云:

(戎州管内)又有鲁望(《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传作“虜
望”)等部落,徙居戎州马鞍山,皋以其远边徼,户给米二斛,盐
五斤。

剑南诸蛮的生产力水平不一致,鲁望等部落较为落后,韦皋给其民
米盐,乃其推恩政策的一方面,亦为他在少数民族中加强经济影响
的措施。韦皋在施恩怀惠的同时,根据东蛮特殊军事地位及各部
族之间的复杂情况,又镇之以威。

同上书又略云:

雋州新安城傍有六姓蛮:一曰蒙蛮、二曰夷蛮、三曰訛蛮、
四曰狼蛮,余勿邓及白蛮也。戎州管内有驯、骋、浪三州大鬼
主董家庆,累世内附,以忠谨称,封归义郡王。贞元中,狼蛮亦
请内附,补首领浪沙为刺史,然卒不出。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
檄嘉庆兼押狼蛮。

按:诸蛮内部极复杂,韦皋对犹豫者弃之,择忠顺之而任用,以恩招
抚同时,施之以威。

《资治通鉴》卷二三三贞元七年十二月云:

勿邓酋长苴梦冲，潜通吐蕃，扇诱群蛮，隔绝云南使者，韦皋遣三部落总管苏崧（按：《云南志》卷一云南界内途程称为州刺史苏隗）将兵至琵琶川。

同书卷二三四贞元八年略云：

春二月，执梦冲，数其罪而斩之，云南之路始通。

《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下乌蛮传》云：

然苴梦冲内附吐蕃，断南诏使者路，皋遣嵩州总管苏崧以兵三百招梦冲至琵琶川，声其罪而斩之，披其族为六部，以样弃主之，及苴骠离长，乃命为大鬼主。

按：苏隗之官职，据《资治通鉴》、《云南志》及《新唐书》所记，可能为州刺史兼领三部落总管。韦皋深知东蛮在与吐蕃之间的反复。虽三部落有鬼主，仍使州刺史领三部落总管。在勿邓潜通吐蕃时，韦皋进行军事镇压；然后，又分其势力。其后又任命苴骠离为大鬼主，赐以恩。韦皋对东蛮既招抚，又武力镇压，既分其族又给其权，恩威并济。筑馆，给印，其事虽小，可以示恩。防止东蛮与吐蕃再联合，保证诸蛮族在唐、吐蕃角逐中与唐并。此为唐于蜀地逐出吐蕃的重要政策。

犵狫队其俗

韦皋所治剑南西川为多种民族居住地，诸蛮族有各自习俗及特点。韦皋在招抚中，是如何对待蛮夷之俗的？

《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传》云：

先是，韦皋奏南诏前遣清平官尹仇宽献所受吐蕃印五，二用黄金，今赐请用黄金，从蛮夷所重，传示无穷。从皋之请也。

按：上引文为云南地方史料，但“蛮夷所重”，有普遍性。韦皋对诸

蛮羌的社会风俗十分了解,理事治民,从其习惯所重,此为韦皋招抚政策成功原因之一。

由于上述,韦皋成功地招抚诸蛮族,保证他们与唐联合的巩固。对于诸羌,在贞元三年上奏中,韦皋提出“招纳之,以离吐蕃之党,分其势”的措施。当时诸羌隶属于吐蕃,《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传》附《东女国传》云:

其哥邻国等,皆散居山川。弱水王即国初女国之弱水部落。其悉董国,在弱水西,故亦谓之弱水悉董王。旧皆分隶边郡,祖、父例授将军、中郎、果毅等官。自中原多故,皆为吐蕃所役属。其部落大者不过三、二千户,各置县令十数人理之。土有丝絮,岁输于吐蕃。

东女国及西山八国诸羌为吐蕃所役属,在经济上,岁输丝絮,并受侵略,自然有归唐之心,但其所役属者为强大的吐蕃,甚惧之。韦皋在招抚诸羌的同时,一方面武力进攻吐蕃,一方面争取对剑南关系密切的南诏。在韦皋利用东蛮力量多次战败吐蕃,又恢复唐与南诏友好关系后,东女国及西山八国诸羌均来归附。《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传》中《东女国传》略云:

贞元九年七月,其王汤立悉与哥邻国王董卧庭、白狗国王罗陀忽、逋租国王弟邓吉知、南水国王侄薛尚囊、弱水国王董辟和、悉董国王汤息赞、清远国王苏唐磨、咄霸国王董藐蓬,各率其种落诣剑南西川内附。西川节度使韦皋处其众于维、霸、保、等州,给以种粮耕牛,咸乐生业。

按:此次归附者为东女国及西山八国,并且是举部落归附的,其原居住区,上引书云:

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及白狼夷。

诸羌国原在茂、雅等州界外，归附后，韦皋使其处于州界内，并给种粮耕牛，从事农业生产，开始汉化。诸羌族是韦皋所招附最彻底的。

《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传》赞略云：

史臣曰：西南之蛮夷不少矣，虽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亦能候律瞻风，远修职贡。但患己之不德，不患人之不来。

所谓有德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自己国富兵强，二是招抚有方。韦皋在对诸蛮羌的招抚，兼备之，可谓有德通。过对蛮羌尤其是对东蛮的招抚，韦皋完成争取南诏和武力对抗吐蕃决定性的一步。《新唐书》韦皋传所云：“皋能绥之（东蛮），故战有功”，为韦皋对蛮羌政策及其重要意义的结论。韦皋绥服东蛮后，一方面利用东蛮力量，武力进攻吐蕃；一方面利用东蛮为耳目，开始实行争取南诏的政策。

对于南诏归唐，史籍记载其功源于郑回。如《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唐德宗贞元三年云：

初，云南王阁罗凤陷嵩州，获西泸令郑回。回，相州人，通经术，阁罗凤爱重之。其子凤迦异及孙异牟寻、曾孙寻梦凑皆师事之，每授学，回得挹之。及异牟寻为王，以回为清平官。清平官者，蛮相也，凡有六人，国事专决于回。……云南有众数十万，吐蕃每入寇，尝以云南为前锋，赋敛重数，又夺其险要，立城堡，岁征兵助防，云南苦之。回因说异牟寻复自归于唐，曰：“中国尚礼仪，有惠泽，无赋役。”异牟寻以为然，因无路自致，凡十余年。及西川节度使韦皋至镇，招抚境上群蛮，异牟寻潜遣人因群蛮求内附。

按：南诏介于唐与吐蕃之间，它的外交政策为保持本部并逐渐发展自己势力，因此，吐蕃强时，它依附吐蕃，既保持自己的势力，又与吐蕃并力攻唐。南诏攻蜀不得逞。韦皋在剑南练兵，招抚东蛮，受

吐蕃重压的异牟寻不得不考虑南诏的依违。此时,郑回的劝告发生作用。《新唐书》所云“异牟寻善之,稍谋内附,然未敢发”(卷二二二上南蛮传)。所记符合历史事实。

韦皋绥服东蛮,乃争取南诏的基础。唐与南诏之间的联系,首先从东蛮进行。在异牟寻发生转变之时,东蛮在唐与南诏之间,起了耳目作用。《新唐书》卷二三三上《南蛮传》云:

亦会节度使韦皋抚诸蛮有威惠,诸蛮颇得异牟寻语,白于皋,时贞元四年也。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唐德宗贞元三年云:

及西川节度使韦皋至镇,招抚境上群蛮,异牟寻潜遣人因群蛮求内附,皋奏:“……宜因云南及八国生羌有归化之心,招纳之,以离吐蕃之党,分其势。”上命皋作边将书以谕之,微观其趣。

《旧唐书》卷一九七《西南蛮传》云:

会剑南西川韦皋招抚群蛮,苴乌星(按:应为苴那时)、虜望等归化,微观牟寻之意,因令蛮寓书于牟寻,且招怀之,时贞元四年。

两《唐书》所记韦皋微观牟寻之意在贞元四年,甚简略。争取南诏乃韦皋至蜀方针之一,因此贞元三年上奏时提出招抚招纳云南的策略。贞元三年六月,与苴那时书,使达于云南,此乃韦皋对云南的“微观其趣”,贞元四年的诸蛮“颇得异牟寻语,白于皋”,是对韦皋“微观其趣”的回答。韦皋通过对东蛮与云南联系,不始于贞元四年,两林、虜望等东蛮,在唐与云南之间起了耳目作用。韦皋通过绥服蛮羌,打通唐与南诏之间的联系。此后他根据东蛮所告知南诏情况,采取适宜的招抚政策。如贞元十年唐与南诏盟于点苍

山之誓文云：

去贞元四年，奉见剑南节度使韦皋仆射书，具陈汉皇帝圣明、怀柔好生之德。七年，又蒙遣使段忠义招谕，兼送皇帝敕书。今再蒙皇帝蒙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仆射遣判官崔佐时传语，牟寻等契诚，誓无迁变。（见《云南志》校释附录）

按：誓文虽略，但已说明韦皋招抚南诏大略经过。韦皋对云南的招抚，书劝南诏与武攻吐蕃并行，反间与派使同进。南诏虽深惧吐蕃，但由于韦皋的政策，不得不归顺于唐。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唐德宗贞元三年六月云：

韦皋以云南王颇知书，壬辰，自以书招谕之，令趣遣使入见。

永兴按：上引书所记时间可能有误，颇疑此为韦皋贞元四年“具陈汉皇圣明、怀柔好生之德”的招抚之书。

同书卷二三三贞元四年云：

吐蕃发兵十万将寇西川，亦发云南兵。云南内虽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发兵数万屯于泸北，韦皋知云南计方犹豫，乃为书遗云南王，叙其叛吐蕃归化之诚，贮以银函，使东蛮转致吐蕃。吐蕃始疑云南，遣兵三万屯会川，以塞云南趣蜀之路。云南怒，引兵归国，由是云南与吐蕃大相猜阻，归唐之志益坚。吐蕃失云南之助，兵势始弱矣。

按：此乃韦皋与东蛮相联合对吐蕃与南诏所实行的反间计，但只破坏南诏与吐蕃联盟，坚定云南归唐之志。仍未能使云南与吐蕃彻底决裂。韦皋在武力战胜吐蕃尽复嵩州之境的同时，又多次致书南诏，进行招服。

同书卷二三三贞元五年云：

春二月丁亥,韦皋遗异牟寻书称:“回鹘屡请佐天子共灭吐蕃,王不早定计,一旦为回鹘所先,则王累代功名虚弃矣。且云南久为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时依大国之势以复怨雪耻,后悔无及矣。”

韦皋此书中的南诏与唐联合进攻吐蕃,不只是“复怨雪耻”,且挟有赶走吐蕃,可大云南之意。“依大国之势”,南诏灭其他五诏是也。驱逐吐蕃之功为回鹘取得,则云南的势力不但不能扩大,民族矛盾将更为复杂,南诏将处于不利地位。“后悔无及”,是韦皋对此等尚未明显问题的回答。“有才智”的异牟寻不能无动于衷。同书同卷又云:

云南虽贰于吐蕃,亦未敢显与之绝。(十二月)壬辰,韦皋复以书招谕之。

按:韦皋此书内容不知,此时,云南观唐、吐蕃的强弱,为此,韦皋两次派人出使云南,唐与南诏的关系发生重大转变。

《资治通鉴》卷二三三贞元七年云:

韦皋比年致书招云南王异牟寻,终未获报。然吐蕃每发云南兵,云南与之益少。皋知异牟寻心附于唐。讨击副使段忠义,本阁罗凤使者也,六月丙申,皋遣忠义还云南,并致书敦谕之。……吐蕃知皋使者在云南,遣使让之,云南王异牟寻给之曰:“唐使,本蛮也,皋听其归耳,无他谋也。”因执以送吐蕃,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为质,云南愈怨。

贞元十年唐与南诏盟于点苍山誓文云:

七年,又蒙遣使段忠义等招谕,兼送皇帝敕书。遂与清平官、大军将、大首领等密图大计,诚矢天地,发于祯祥,所管部落,誓心如一。(见《云南志校释》附录)

此乃韦皋第一次派将出使云南，韦皋考虑唐、吐蕃、云南之间的复杂形势而派蛮人出使，可谓得人。此次出使，更恶化云南、吐蕃之间的关系，使云南明确归唐之志。

《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唐德宗贞元八年云：

吐蕃、云南日益相猜，每云南兵至境上，吐蕃辄亦发兵，声言相应，实为之备。（十一月）辛酉，韦皋复遗云南王书，欲与共袭吐蕃，驱之云岭之外，悉平吐蕃城堡，独与云南筑大城于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

此一军事联合计划，韦皋不只是让云南归顺，而且要与云南联合驱逐吐蕃，彻底打消云南的畏惧心理，绝云南后顾之忧。因此，贞元九年，“云南王异牟寻遣使者辈，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赍生金、丹沙诣韦皋，金以示坚、丹沙以示赤心；三分皋所与书为信，皆诣成都。异牟寻上表请弃吐蕃归唐，并遗皋帛书，自称唐云南王孙、吐蕃赞普义弟日东王”（据《资治通鉴》卷二三四）。

异牟寻入唐时，对己之名两署，称唐云南王孙，又称吐蕃义弟及其封号，此表明云南与吐蕃之间的联系并未彻底断绝。因此，韦皋于贞元九年十月派崔佐时最后出使。《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唐德宗贞元十年云：

崔佐时至云南所都羊苴咩城。吐蕃使者数百人先在其国，云南王异牟寻尚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时衣牂柯服而入。佐时不可，曰：“我大唐使者，岂得衣小夷之服。”异牟寻不得已，夜迎之。佐时大宣诏书，异牟寻恐惧，顾左右失色，业已归唐，乃嘘唏流涕，俯伏受诏。郑回密见佐时教之，故佐时尽得其情，因劝异牟寻悉斩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号，献其金印，复南诏旧名，异牟寻皆从之，仍刻金契以献。异牟寻帅其子寻梦凑等与佐时盟于点苍山神祠。

按：崔佐时出使，保证云南最后弃吐蕃降唐。佐时气夺南诏，可见其胆略。我认为他初至云南先见郑回探虚实，乃韦皋的策略。仅就韦皋任佐时为巡官（一云判官），并派他出使，韦皋很能识人善任。

韦皋通过东蛮的耳目作用，用反间计使云南吐蕃相疑，多次书劝南诏，内容一次比一次深入且击中南诏要害；同时，又利用诸蛮力量武攻吐蕃，最后，派段忠义与崔佐时出使，完成争取南诏的大任，迫使惧怕吐蕃的异牟寻彻底绝于吐蕃，与唐恢复友好共同进攻吐蕃的关系。蛮羌的绥服与云南归附，使吐蕃在西南地区陷于孤立。

《资治通鉴》卷二三三唐德宗贞元四年云：

吐蕃发兵十万将寇西川。……吐蕃失云南之助，兵势始弱矣。然吐蕃业已入寇，遂分兵四万攻两林、骠旁，三万攻东蛮，七千寇清溪关，五千寇铜山。（韦）皋遣黎州刺史韦晋等与东蛮连兵御之，破吐蕃于清溪关外。……吐蕃耻前日之败，复以众二万寇清溪关，一万攻东蛮。韦皋命韦晋镇要冲城，督诸军以御之，嵩州经略使刘朝彩出关连战，自乙卯至癸亥，大破之。

（贞元五年）冬十月，韦皋遣其将曹（王）有道将兵与东蛮、两林蛮（《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作“东蛮两林苴那时、勿邓梦冲等”）及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战于嵩州台登谷，大破之，斩首二千级，投崖及溺死者不可胜数。杀其大兵使乞藏遮遮。乞藏遮遮，虏之骁将也。既死，皋所攻城栅无不下，数年，尽复嵩州之境。

按：韦皋绥服东蛮，使其兵力作为战胜吐蕃军事力量的一部分。两次清溪关战役中，东蛮牵制吐蕃八万人，是此次战斗的主力。台登谷大战以至后来收复嵩州、两林、勿邻、东蛮（即丰琶等）诸蛮，都起

了主力军的作用。唐与东蛮联合攻势,已使吐蕃在剑南失利,在韦皋争取南诏后,吐蕃势力被彻底驱出西南。

《新唐书》卷二二二上南蛮传云:

吐蕃苦唐、诏犄角,亦不敢图南诏。吐蕃君长共计,不得嵩州,患未艾,常为两头蛮挟唐为轻重,谓南诏也,欲收嵩州以绝南诏。

按吐蕃失去南诏的经济与军事联合,“兵势始弱”,而在唐与南诏及东蛮共击中,吐蕃在西南节节败退。贞元三年八月,李泌曾指出“招云南,则断吐蕃右臂也”(《资治通鉴》卷二二二)。韦皋绥服蛮羌,争南诏政策的成功,使唐从消极防守变为与南诏联合进攻,此为唐在西南对吐蕃战争的转折点,亦为唐与吐蕃关系的转折点。

由于韦皋在剑南成功地联合蛮羌及南诏,牵制吐蕃兵力,使唐与吐蕃的关系发生重大转变。韦皋与吐蕃作战多次,本文只举两例。

《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云:

(贞元)九年二月,诏城盐州。是州先为吐蕃所毁,自此塞外无堡障。灵武势隔,西逼鄜坊,甚为边患,故命城之,二旬而毕。是役也,上念将士之劳,厚令度支供给。又诏泾原、剑南、山南诸军深讨吐蕃以分其力。由是板筑之际,虜无犯塞者。及毕,中外咸称贺焉。是月,西川韦皋献获吐蕃首虏、器械、旗帜、牛马于阙下。初,将城盐州,上命皋出师以分吐蕃之兵,皋遣大将董勳、张芬出西山及南道,破峨和城,通鹤军。吐蕃南道元帅论莽热率众来援,又破之,杀伤数千人,焚定廉故城。凡平栅堡五十余所。

关于盐州的军事地位,《册府元龟》卷九九三外臣部备御门贞元九年三月辛酉将城盐州诏云:“盐州地当冲要,远介朔陲,若非兴集师

徒，缮修壁垒，设攻守之具，备耕战之方，则封内多虞，诸华屡警，由中及外，皆靡宁居。”城盐州，是一保证防止吐蕃北攻的军事行动，德宗所以对此役所赐优厚，而筑毕，“中外称贺”，因盐城筑成，可抵挡吐蕃北进东攻之势。此后“虜惮，不轻入”（《新唐书》卷一五六杜希全传）是城盐州重要意义的证明。在此重要军事行动中，起最大作用者是韦皋。“角筑之际，虜无犯塞”，乃盐城筑成的保证。

《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略云：

先贞元十六年，韦皋累破吐蕃二万余众于黎州、嵩州。吐蕃遂大搜阅，筑垒造舟，潜谋寇边，皋悉挫之。吐蕃以其众外溃，遂北寇灵、朔，陷麟州。诏韦皋出兵成都西山以纾北边。皋遂命镇静兵马使陈泊等统兵万人出三奇路。自八月至十二月，累破十六万众，遂围维州。救军再至，转战千余里，吐蕃连败，灵朔之寇引众南下。于是，赞普遣莽热以内大相兼东境五道节度兵马使，都统群牧大使率杂虜十万众来解维州之围，遂擒莽热，使虜众大溃。

按：维州之战，是唐与吐蕃之间最重要一次战役。韦皋不但从西山牵制吐蕃兵力，且完全吸引了北寇的吐蕃兵力。其规模之大，令“灵朔之寇引众南下”，“杂虜十万来解维州之围”。韦皋的维州之战，大败吐蕃，是唐与吐蕃关系中的转折点。

上引书又云：

（贞元）十九年五月，吐蕃使论颊热至。六月，以右龙武大将军薛亓兼御史大夫，使于吐蕃。

国力不强的唐与吐蕃又恢复和盟关系。维州之战，是吐蕃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从贞元初吐蕃与南诏联合攻唐，到唐争取南诏，孤立吐蕃，并取得武力抵抗吐蕃的胜利。此一过程中，韦皋起了极其重要作用。在吐蕃转弱之时，韦皋争取南诏孤立吐蕃的政策，产生另

一作用 ;韦皋忽视南诏势力的发展。

《云南志》卷四《名类弄栋蛮》条云：

贞元十年 ,南诏异牟寻破吐城邑 ,收获弄栋蛮 ,迁于永昌之地。

同书《裳人》条云：

贞元十年 ,南诏异牟寻领兵攻破吐蕃铁桥节度城 ,获裳人数千户 ,即移于云南东北诸川。

同书《长琨》条云：

南诏既破剑浪 ,遂迁其部落与施顺诸蛮居 ,养给之。

同书《河蛮》条云：

皆羁制于浪诏。贞元十年 ,浪诏破败 ,复徙于云南东北柘东以居。

同书《施蛮》条云：

贞元十年 ,南诏攻城邑 ,虏其王寻罗并宗族置于蒙舍城 ,养给之。

同书《顺蛮》条云：

贞元十年 ,南诏异牟寻虏其王榜弥潜宗族 ,置于云南白崖 ,养给之。其顺蛮部落百姓 ,皆散隶东北诸川。

同书《磨些蛮》条云：

南诏既袭破铁桥及昆明等诸城 ,凡虏获万户 ,尽分隶昆川左右及两爨故地。

同书《茫蛮部落》条云：

贞元十年,异牟寻攻其族类。

永兴按:异牟寻进攻吐蕃的主要目的为驱逐吐蕃在西南的势力,对云南各蛮族进行兼并,此即所谓“依大国之势”。在唐与云南联合攻吐蕃时,云南已开始强盛,终于大和三年“嗟巔攻蜀,掠子女、工伎数万引而南,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诏传》),实现异牟寻的计划。南诏成为唐后期的主要军事进攻对象,与唐衰亡相始终。

韦皋死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10),四十三年以后,即唐宣宗大中三年(853)宰相以克复河湟,请上宣宗尊号。其实,河西陇右的恢复,主要由于吐蕃内讧,军事力量大为削弱,而其来有渐。《新唐书》卷一五八《韦皋传》云:

皋治蜀二十一年,数出师,凡破吐蕃四十八万,擒杀节度、都督、城主、笼官千五百,斩首五万余级,获牛羊二十五万,收器械六百三十万,其功烈为西南剧。

韦皋在大中三年前的二十年中,对吐蕃军事政治上的严重打击和挫败,是大中三年时吐蕃力量衰弱的主要原因,对大中三年恢复河湟,大中皇帝无任何功绩,而韦皋是有大功的。因此,河西陇右的恢复,应称颂者不是大中皇帝,而是南康郡王韦皋。至于大和期间及其后,南诏强大并侵犯唐西南边境,入成都,大肆扰掠。此为另一问题,非韦皋之过也。

四 会昌征讨叛逆藩镇昭义军节度使刘稹之战

(一) 会昌期间昭义军节度之由来

据《新唐书》卷六六方镇表泽潞沁栏，唐肃宗至德元载置泽潞沁节度使，治潞州。唐代宗大历元年，相、卫六州节度赐号昭义军节度，后田承嗣盗取相、卫、贝四州，所存者二州。吴廷燮著《唐方镇年表》卷四，关于昭义节度赐号之时间及泽潞沁节度使设置之始，均据《新唐书》方镇表。

按《旧唐书》卷一二四薛嵩传（《新唐书》卷一一一略同）略云：

薛嵩，绛州万泉人。祖仁贵，高宗朝名将，封平阳郡公。父楚玉，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嵩善骑射，不知书。自天下兵起，委质逆徒。广德元年，东都平，时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遣仆固怀恩东收河朔。嵩为贼守相州，闻贼朝义兵溃，王师至，嵩惶惑迎拜于怀恩马前，怀恩释之，令守旧职。时怀恩二心已萌，乃奏嵩及田承嗣、张忠志、李怀仙分理河北道。诏遂以嵩为相州刺史，充相、卫、邢等州节度观察使。

据以上移录史料，薛嵩所治地区均在河北道，与在河东道之泽、潞、

沁诸州无关。关于大历元年 相、卫六州节度赐号昭义军 ,乃利用薛嵩思想两面性 ,使其忠于唐中央政府。在唐人小说《红线》(见《太平广记》卷一九五)的内容 ,可为证明。在《红线》中 ,薛嵩有言曰 :“我承祖父遗业 ,受国家重恩 ,一旦失其疆土 ,即数百年勋伐尽矣。”“祖父”即薛仁贵也。“数百年勋伐”亦指此 ;“受国家重恩” ,可表明薛嵩思想中有可以忠于唐中央政府的一面 ;但薛嵩乃羯胡安、史叛徒的部将 ,又有反对唐中央政府的一面。大历元年赐号昭义军 ,乃勉励薛嵩思想的前一个方面。昭义之“义” ,在君臣间 ,臣必须坚定服从君 ,即皇帝 ;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权间 ,地方政权必须坚定服从以皇帝为首的中央政府。此乃赐号昭义之用意 ,与河东道泽、潞、沁诸州无关。但据《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唐武宗会昌三年所云“昭义节度使刘从谏” ,又云 :“泽潞近处心腹 ,一军素称忠义” ,则昭义节度亦称为泽潞节度 ,二者合为一也。

泽潞军与昭义军 ,二者本无关系 ,何以合为一耶 ? 因此 ,必探讨其由来。据《旧唐书》卷一六一刘悟传略云 :

穆宗即位 ,以恩例迁检校尚书右仆射。是岁十月 移镇泽潞。宝历元年九月病卒 ,遗表请以其子从谏继缵戎事。敬宗下大臣议。仆射李絳以泽潞内地 ,与三镇事理不同 ,不可许。宰相李逢吉、中尉王守澄受其赂 ,曲为奏请。

同书刘从谏略云 :

从谏充昭义节度副大使 ,知节度观察等留后。二年 ,加金吾上将军、检校工部尚书 ,充昭义节度等使。会昌三年卒。

据以上史料 ,刘悟为泽潞节度使 ,但据《新唐书》卷二一四刘悟传云 :“穆宗立 ,徙昭义军。”泽潞与昭义已合二为一矣。故刘从谏继其父任为昭义节度使也。按刘悟至刘稹仅三代 ,穆宗初至刘稹(即长庆元年至会昌三年)仅二十三年。如上文论证仅为探讨泽潞军

与昭义军二合为一之由来之初步,尚须更深入探讨。

《新唐书》卷六六方镇表泽潞沁栏略云:

至德元载,置泽潞沁节度使,治潞州。

广德元年,置相卫节度使,治相州。是年,增领贝、邢、洛,号洛相节度。卫州复隶泽潞,未几,复领,号相卫六州节度使。泽潞节度增领怀卫二州,寻以卫州还相卫节度。

大历元年,相卫六州节度赐号昭义军节度。后田承嗣盗取相卫洛贝四州,所存者二州。

建中元年,昭义军节度兼领泽潞二州,徙治潞州。

吴廷燮著《唐方镇年表》卷四略云:

贞元十一年

王虔休 旧纪:五月丁丑,以昭义军节度留后王虔休为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昭义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潞泽磁邢洛观察使。

元和五年

孟元阳 旧纪:夏四月壬申,以河阳节度使孟元阳为潞州长史、昭义军节度、泽潞磁邢洛观察使。

据上引史料,昭义军与泽潞军二者合为一,始于建中元年(七百八十年),至元和五年仍如此,可知会昌三年(八百四十三年)二者合为一,其由来久矣。

(二) 泽潞之叛与讨伐泽潞战役的前一阶段

关于泽潞节度使刘从谏之叛与唐中央政府决定讨伐之情况,《旧唐书》卷一六一刘从谏传、《新唐书》二一四刘从谏传均有记载;均不如《资治通鉴》记载之详确。兹移录其文如下: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唐武宗会昌三年略云：

初，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累表言仇士良罪恶，士良亦言从谏窥伺朝廷。及上即位，从谏有马高九尺，献之，上不受。从谏以为士良所为，怒杀其马，由是与朝廷相猜恨。遂招纳亡命，缮完兵械，邻境皆潜为之备。……从谏疾病，谓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诸道皆不我与。我死，他人主此军，则吾家无炊火矣！”乃与幕客张谷、陈扬庭谋效河北诸镇，以弟右骁卫将军从素之子稹为牙内都知兵马使，从子匡周为中军兵马使，孔目官王协为押牙亲事（严：“事”改“军”。）兵马使，以奴李士贵为使宅十将兵马使，刘守义、刘守忠、董可武、崔玄度分将牙兵。……从谏寻薨，稹秘不发丧。……稹又逼监军崔士康奏称从谏疾病，请命其子稹为留后。

按：据以上移录史料，刘从谏、刘稹反叛之行为，已甚明确；并部署军事力量，以对抗朝廷可能前来讨伐。朝廷中的宰相谏官多数认为：“回鹘余烬未灭，边境犹须警备，复讨泽潞，国力不支，请以刘稹权知军事。”在此紧急之时，李德裕发挥他远见卓识大智大勇的重要作用。他对武宗说，泽潞叛逆一定要讨伐，也一定成功。以上移录《资治通鉴》之文续云：

李德裕独曰：“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泽潞近处心腹，一军素称忠义。……敬宗不恤国务，宰相又无远略。刘悟之死，因循以授从谏。……今垂死之际，复以兵权擅付竖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

据此，李德裕提出要讨伐叛逆藩镇泽潞（即昭义），并提出进讨伐战的策略：首先告谕河北三镇中的魏博节度使何弘敬、镇冀节度使王元逵，一方面说明二镇节度使世袭为朝廷所允许，但泽潞不同；另

一方面委派两镇攻昭义在山东的三州,贼平之日,厚加官赏。如此,则两镇不沮挠官军,泽潞孤立矣。

朝廷同意李德裕提出讨伐泽潞及其策略,按《会昌一品集》卷三讨刘稹制(奉宣撰)略云:

刘从谏生秉戾气,动扇乱风。恣行邪僻之志,树立狡童。逆节甚明,人神共弃。其赠官及先所授官爵并刘稹在身官爵,并宜削夺。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或姻连王室,或任重藩维,恳陈一志之诚,愿扬九伐之命。况成德军尝以骁骑横冲,首破朱滔,战势方酣,再回鲁阳之日。鼓音不息,三周不注之山。魏博军亦以大旆涉河,竟歼师道。咨汝二师,朕尤注怀。成德军节度镇冀深赵等州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镇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驸马都尉云骑尉元逵,宜守本官、充北面招讨泽潞使,余如故。魏博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户部尚书兼镇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上柱国河弘敬,守本官,充东面招讨泽潞使,余如故。

读制文,唐中央政府对镇冀、魏博两节度使之用心,可谓良苦。为使此两镇对朝廷讨伐叛逆泽潞昭义,镇冀、魏博应与中央一致,或不协助泽潞,使泽潞孤立,或向泽潞昭义进攻,均有利于朝廷之军事行动也。又据《李卫公会昌一品集》卷四授王元逵平章事制略云:

门下,北面行营招讨泽潞等使王元逵,属狡童逆命,自固穴巢,果能扬义声以载驰,繇直道而先奋。始擒伏莽之戎,遽拔升天之险;寻又陈兵原野,渐洗尧山。摧困兽之斗心,挫螳螂之怒臂,弃甲者万计,折首者千人。先献戎俘,益彰臣节。可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据以上移录史料,唐中央政府对魏博、镇冀的策略正确,王元逵果然向泽潞昭义进攻,立有小功,朝廷立即奖励之。在太行山以东属于泽潞昭义的邢、名、磁三州,尚有待王元逵何弘敬之收复也。

在李德裕调兵遣将之际,《资治通鉴》的记述插入黄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书。司马温公有其用意。兹简要移录如下:

自言:“尝问淮西将董重质以三州之众四岁不破之由,重质以为由朝廷征兵太杂,客军数少,既不能自成一军,事须帖付地主。势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败亡。故初战二年,战则必胜,是多杀客军。及二年已后,客军殫少,止与陈许、河阳全军相搏(陈许,谓李光颜之兵;河阳,谓乌重胤之兵。)纵使唐州兵不能因虚取城(唐州谓李愬之兵。)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时朝廷若使鄂州、寿州、唐州只保境,不用进战,但用陈许、郑滑两道全军,帖以宣、润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岁,无蔡州矣。今者上党之叛,复与淮西不同。淮西为寇仅五十岁,其人味为寇之腴,见为寇之利,风俗益固,气焰已成,自以为天下之兵莫与我敌,取之固难。夫上党则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隶;……常以孤穷寒苦之军,横折河朔强梁之众。以此验证,人心忠赤,习尚专一,可以尽见。刘悟卒,从谏求继,与扶同者,只郢州随来中军二千耳。……若使河阳万人为垒,塞天井之口,高壁深堑,勿与之战。只以忠武、武宁两军(忠武,陈许兵;武宁,徐州兵。)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润二千弩手,径搆上党,不过数月,必覆其巢穴矣!”时德裕制置泽潞,亦颇采牧言。

自会昌三年四月始,李德裕的军事部署大致如下:丁亥,以忠武节度使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以豳宁节度使王宰为忠武节度使。河阳节度治孟州,据《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河北道云:

孟州 望。建中二年 ,以河南府之河阳、河清、济源、温租赋入河阳三城使 ,又以汜水租赋益之。会昌三年遂以五县为州。

检视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唐都畿道河南道图及河东道图 ,孟州在则泽潞之南 ,相距不远。王茂元以河阳之兵 ,北向进攻泽潞。忠武节度在河南道陈州许州 ,可北向与河阳兵同时进攻泽潞也。河阳军、忠武军均为当时强大部队 ,武宁节度兵力亦强 ,乃此次讨伐泽潞只之主力。此外 ,河东节度使刘沔 ,河中节度使陈夷行 ,亦此次讨伐泽潞之重要兵力也。至于以镇冀节度使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 ,以魏博节度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 ,乃羁縻也 ,或可使用其有限的兵力。朝廷的军事部署及进攻策略已定 ,乃“制削夺刘从谏及子稹官爵” ,两年战役开始。六月丙子 ,命王元逵、李彦佐、王茂元、何弘敬五道齐进。又命刘沔攻取仰车关路以临贼境。此两年战役之前一阶段也。(按 :刘沔此时为太原节度 ,充潞府北面招讨使。)

泽潞节度即昭义军节度领地分为两部分 ,一为泽潞等州在太行山之西 ,亦即在河东道 ;一为邢洛磁三州 ,在太行山之东 ,亦即在河北道。镇冀(亦即成德)节度使王元逵与魏博节度使何弘敬 ,如能在此次讨伐刘稹之战有所效力 ,首先应攻取邢洛磁三州。以下按时间顺序略述战役之过程 ,可见成德、魏博二节将未辜负朝廷之任命 ,有所立功也。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唐武宗会昌三年五月略云 :

河阳节度使王茂元以步骑三千守万善 ,(《九域志》 :怀州河内县有万善镇。)河东节度使刘沔步骑二千守芒车关 ,(《新唐志》潞州武乡县北昂车关。)步兵一千五百军榆社 ;(《九域志》辽州辽山县有榆社镇 ,唐之榆社县也。)成德节度使王元

逵以步骑三千守临洺，掠尧山；（尧山本柏人县，天宝元年更名，属邢州。）河中节度使陈夷行以步骑一千守翼城，步兵五百益（严；“益”改“掠”。）冀氏。（《九域志》：在州东北二百八十里。）辛丑，制削夺刘从谏及子稹官爵，以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与夷行、刘沔、茂元合力攻讨。

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唐河东道图，怀州河内县在河南道最北部，邻接河东道，距泽州甚近，距潞州亦不远。芒车关在河东武乡县，在潞州北，甚近。榆社县在潞州北，相距不远。据此，王茂元军、刘沔军进攻包围泽潞。又据同书河北道图，邢州在河北道西南部乃昭义军领地，故王元逵军进攻之。翼城、冀氏皆在河东道南部，故陈夷行军守翼城而进攻冀氏，冀氏乃泽潞节度之领地也。朝廷军的进攻以及包围似乎未取得大的战果，因而增强兵力。同上引书云：

以武宁节度使李彦佐为晋绛行营诸军节度招讨使。

按：《新唐书》卷六五方镇表徐海沂密栏元和二年云：

废泗濠二州观察使，置武宁军节度使，治徐州，领徐、泗、濠三州。

同书元和四年云：

武宁军节度增领宿州。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唐武宗会昌三年云：

晋绛行营节度使李彦佐自发徐州，行甚缓，又请休兵于绛州，兼请益兵。李德裕言于上曰：“彦佐逗遛顾望，殊无讨贼之意，所请皆不可许，宜赐诏切责，令进军翼城。”上从之。德裕因请以天德防御使石雄为彦佐之副，俟至军中，令代之。乙巳，以雄为晋绛行营节度副使，仍诏彦佐进屯翼城。

按：徐州兵力较强，但受河北三镇胡化影响，对唐中央政府不忠诚；李彦佐逗遛顾望，非偶然也。

（三）讨伐泽潞刘稹之战后一阶段

李德裕以石雄代李彦佐为晋绛行营节度招讨使，对讨伐刘稹之战取得胜利，有决定性意义。首先应了解石雄，兹申述之如下。

《新唐书》卷一七一石雄传略云：

石雄，徐州人，系寒，不知其先所来。会昌初，回鹘入寇。诏雄为天德防御副使，佐刘沔屯云州。沔召雄谋曰：“国家以公主故，不欲亟攻。我若径趋其牙，彼不及备，必弃公主走，我当迎主归。”雄曰：“诺。”即选沙陀李国昌及契苾、拓拔杂虜三千骑，直捣乌介帐，迎公主还。

《旧唐书》一六一石雄传亦有上述记载，并云：“雄沉勇徇义，临财甚廉。每破贼立功，朝廷特有赐与，皆不入私室，置于军门，首取一分，余并分给，以此军士感义，皆思奋发。”据《卫公兵法辑本》卷之上将务兵谋条云：“夫将之上务，在明察而众和。”如石雄临财甚廉，军士感义，安能不和，所以善战也。新传谓石雄“系寒，不知其先所来”，旧传亦不言其家世，按，《新唐书》二二一下西域下略云：“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石雄或即昭武九姓石所出也。其所领兵，如沙陀、契苾、拓拔均蕃兵，善战。以善战之将，领善战之兵，且团结一致，其战斗力甚强，可知也。

李德裕任命石雄，可谓有远见卓识。此际，讨伐刘稹之战仍在进展。兹以其重要者，述之如下。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会昌三年七月略云：

王元逵奏拔宣务柵，击尧山；刘稹遣兵救尧山，元逵击败

之。诏切责李彦佐、刘沔、王茂元，使速进兵逼贼境，且称元逵之功以激励之。加元逵同平章事。八月乙丑，昭义大将李丕来降。议者或谓贼故遣丕降，欲以疑误官军。李德裕言于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问诚之与诈！且须厚赏以劝将来，但不要置之要地耳。”……王元逵前烽入邢州境已逾月，何弘敬犹未出师，元逵屡有密表，称弘敬怀两端。丁卯，李德裕上言：“忠武累战有功，军声颇振。王宰年力方壮，谋略可称。（自曲环、李光颜以来，忠武军屡立战功。王宰，智兴之子，于当时诸帅盖少年中之翘楚者。）请赐弘敬诏，以‘河阳、河东皆阨山险，未能进军，贼屡出兵焚掠晋、绛。今遣王宰将忠武全军径魏博，直抵磁州，以分贼势。’弘敬必惧，此攻心伐谋之术也。”从之。……甲戌，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阳大将马继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怀州才十余里。茂卿以无刘稹之命，故不敢入。

据《通鉴》记载，因官军小败，“时议者鼎沸，以为刘悟有功，不可绝其嗣。又从谏养精兵十万，粮支十年，如何可取！”当时朝廷掌权者懦弱无识如此，可叹息也。李德裕可谓一木独支大厦。《通鉴》续云：“上亦疑之。以问李德裕，对曰：‘小小进退，兵家之常。愿陛下勿听外议，则成功必矣！’上乃谓宰相曰：‘为我语朝士，有上疏沮议者，我必于贼境上斩之！’议者乃止。”按，唐武宗虽不坚定，但听信李德裕之言，坚信不疑，且力行之，亦可谓有为之主也。

以下《通鉴》续云：

何弘敬闻王宰将至，恐忠武兵入魏境，军中有变，苍黄出师。丙子，弘敬奏，已自将全军渡漳水，趣磁州。（永兴按：磁州乃昭义军所领三州之一，在河北道南部。）

据《资治通鉴》记载，九月辛卯，以宰兼河阳行营攻讨使。此亦重要

决定,因王宰所将忠武军善战也。另一重要决定为:九月庚戌,以石雄代李彦佐为晋绛行营节度使。石雄与王宰均为善战之将,帅善战之兵,且忠诚于朝廷。宜此后战争形势转变,即官军从两方面,即邢、洛、磁与泽、潞等州,主动进攻;攻占邢名磁三州并包围泽潞也。《资治通鉴》记载云:

石雄代李彦佐之明日,即引兵逾乌岭(《五代志》:冀城县有乌岭山。)破五寨,杀获千计。时王宰军万善,刘沔军石会,皆顾望未进。上得雄捷书,喜甚。冬十月庚申,临朝,谓宰相曰:“雄真良将!”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市有男子髻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刘从谏以为妖言,斩之。破潞州者必雄也。”诏赐雄帛为优赏,雄悉置军门,自依士卒例先取一匹,余悉分将士,故士卒乐为之致死。

按:观上述石雄之为人,能与士卒共甘苦,得士卒心;在战斗中,所向无敌,非偶然也。宜其成为讨伐刘稹取得胜利最有功之人。朝廷对石雄及其统率将士的奖励,亦使石雄全军建立奇功。

兹移录《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六赐石雄及三军敕略如下:

敕石雄,晋绛密迤王畿,地当襟带。自卿与将士等扼其险要,勇冠诸军。捍彼奔冲,为吾砥柱。永言勋绩,岂忘于怀。今者,才近半岁,未曰劳师,功在垂成,无往不捷。将士等各宜感励,成此功名。故令中使宣慰,兼赐优赏。卿等便须鼓行而进,径入贼界下营,从此速图进取,勿使功业归于别帅,爵赏在于他人。勉务壮图,副兹厚遇,想宜知悉。

上引文所谓“别帅”、“他人”乃指王宰及其所率忠武军也,善战且忠于朝廷。诏敕以王宰与忠武军激励石雄及其所率将是士,实为必要,盖讨伐刘稹之战虽近于胜利,激励石雄军、王宰军再接再厉奋战,使讨伐战取得最后完全胜利也。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唐武宗会昌三年冬略云：

忠武军素号精勇，王宰治军严整，昭义人甚惮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迁。或谓刘稹曰：“留后所求者节耳。茂卿太深入，多杀官军，激怒朝廷，此节所以来益迟也。”由是无赏。茂卿愠怩，密与王宰通谋，十二月丁巳，宰引兵攻天井关，茂卿小战，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关守之。关东西寨闻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焚大小箕村。茂卿入泽州，密使谍召宰进攻泽州，当为内应，宰疑，不敢进，失期不至，茂卿拊膺顿足而已。稹知之，诱茂卿至潞州，杀之，并其族，以兵马使刘公直代茂卿，安全庆守乌岭，李佐尧守雕黄岭，郭僚守石会，康良全守武乡。僚，谊之侄也。戊辰，王宰进攻泽州，与刘公直战，不利，公直乘胜复天井关。甲戌，宰进击公直，大破之，遂围陵川，克之。河东奏克石会关。

据上文分析，官军虽有小败，但逐渐逼近泽州，形势大好。刘稹以伪降破坏之。据《通鉴》下文记述，时李石为太原节度观察使，其从兄李恬为洺州刺史。石至太原，刘稹遣军将贾群诣石，以恬书与石，书云：“稹愿举族归命相公，奉从谏丧归葬东都。”石以其书上。此即刘稹伪降也。李德裕上言：“今官军四合，捷书日至，贼势穷蹙，故伪输诚款，冀以缓师，稍得自完，复来侵轶。望诏答恬书云：‘前书未敢闻奏。若郎君诚能悔过，举族面缚，待罪境上，则石当亲往受降，护送归阙。若虚为诚款，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则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李德裕诚智者，刘稹已至末路，其诡计不能得逞也。李德裕并上言：“仍望诏诸道，乘其上下离心，速进兵攻讨，不过旬朔，必内自生变。”李德裕之预料甚确，杨弁之乱不可能改变大的形势。《资治通鉴》卷二四七记述杨弁之乱，略云：

（会昌三年末），河东行营都知兵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

诏河东以兵二千赴之。……李石召横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将是杨弁将之诣逢，壬午戍卒至太原。……(李)石初至，军用乏，以己绢益之，人才得一匹。时已岁尽，军士求过正旦而行，监军吕义忠累谏趣之。杨弁因众心之怒，遂作乱。(四年)春正月乙酉朔，杨弁帅其众剽城市，……李石奔汾州。弁据军府，……石会关守将杨珍闻太原乱，复以关降于稹。戊子，……王宰又上言：“……臣近遣人至泽潞，贼有意归附。若许招纳，乞降诏命！”李德裕上言：“宰擅受稹表，遣人入贼中，曾不闻奏，观宰意似欲擅招抚之功。……望即遣供奉官至行营，督其进兵，掩其不备，必须刘稹与诸将皆举族面缚，方可受纳。兼遣供奉官至晋絳行营，密谕石雄以王宰若纳刘稹，则雄无功可纪。雄于垂成之际，须自取奇功，勿失此便。”

据当时战争之形势，刘稹已至末路，即败而被俘也。王宰与石雄为诸将中能俘刘稹之人，形势如此，故李德裕以“王宰若纳刘稹，则雄无功可纪。雄于垂成之际，须自取奇功。”此即孙子所谓“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见《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李德裕以当时形势激励石雄早日进军潞州取得战争最后胜利。

在上述情况下，河东兵戍榆社者拥监军吕义忠取太原，擒杨弁，诛乱兵，李德裕所谓杨弁决不可恕，必灭之，是也。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唐武宗会昌四年略云：

(二月)乙卯，吕义忠奏克太原。丙辰，李德裕言于上曰：“王宰久应取泽州，今已迁延两月，盖宰与石雄素不相叶，今得泽州，距上党犹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党才百五十里。宰恐攻泽州缀昭义大军，而雄得乘虚入上党独有其功耳。又宰生子延实，其父智相爱而子之，晏实今为磁州刺史，为刘稹所质。宰之顾望不敢进。或为此也。”上命德裕草诏赐宰，督其进兵。

且曰：“朕顾兹小寇，终不贷刑。亦知晏实是卿爱弟，将申大义，在抑私怀。”

此次讨伐泽潞刘稹，未设统帅，李德裕虽在朝廷，实际是统帅。《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谋攻篇云：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在此次战争中，泽潞刘稹，乃彼也，唐朝廷，乃己也。李德裕对诸将之了解，对王宰、石雄之了解，乃其一例，可谓知己。故能善用二人之才，而责所短：“将申大义，在抑私怀。”“私怀”，王宰之短也。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武宗会昌四年略云：

刘稹腹心将高文端降，言贼中乏食，令妇人授穗舂之以给军。德裕访文端破贼之策，文端以为：“官军今直攻泽州，恐多杀士卒，城未易得。泽州兵约万五千人，贼常分兵太半，潜伏山谷，伺官军攻城疲弊，则四集救之，官军必失利。今请令陈许军过干河立寨，自寨城连延筑为夹城，环绕泽州，日遣大军布陈于外以捍救兵。贼见围城将合，必出大战，待其败北，然后乘势可取。”德裕奏请诏示王宰。

王宰是否筑夹城，史无记载，兹不论。《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武宗会昌四年秋，泽潞昭义在太行山东之邢、洛、磁三州降，乃讨伐刘稹战争中之大事。因此三州降，太行山西泽潞等州更陷于孤立，难于防守也。《资治通鉴》记其经过颇详，兹略移录其文如下：

王协荐王钊为洛州都知兵马使，……军将刘溪尤贪残，……协以邢州富商最多，命溪主之。裴问所将兵号“夜飞”，多富商子弟，溪至，悉拘其父兄，军士诉于问，……问怒，密与麾下谋杀溪归国，并告刺史崔嘏，嘏从之。丙子，嘏、问闭城，……请降于王元逵。时高元武在党山，亦降。

按：此邢州降于朝廷也。继之，王钊以洛州降。安玉在磁州，闻二

州降，亦降于何弘敬。上文移录《资治通鉴》续云：

八月辛卯，镇、魏、邢、洺、磁三州降，宰相入贺。李德裕曰：“昭义根本尽在山东，三州降，则上党不日有变矣。”上曰：“郭谊必泉刘稹以自赎。”德裕曰：“诚如圣料。”上曰：“于今所宜先处者何事？”德裕请以（章：十二行本“以”下有“给事中”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张校同；退斋校同。）卢弘止为三镇留后（考异曰：旧纪、传皆作“弘正”，实录、新纪、传皆作“弘止”，今从之。）曰：“万一镇、魏请占三州，朝廷难于可否。”上从之。诏山南东道兼昭义节度使卢钧乘驿赴镇。

山东三州之降，使泽潞刘稹更为孤立。朝廷善战之石雄军、王宰军攻克刘稹之最后根距地潞州，迫在眉睫，因而使其内部发生动乱。郭谊、王协谋杀刘稹以自赎。刘稹的亲信即其再从兄中军使匡周兼押牙，被郭谊等以计驱出牙院，刘稹在其内部完全孤立。郭谊等以计杀刘稹及其家族，函刘稹首，遣使奉表及书，降于王宰。将及两年讨伐叛逆藩镇泽潞昭义刘稹，至此结束。

此一重大战役，朝廷未设置元帅，重大策略均出自朝廷。《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云：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杜牧曰：庙算者，计算于庙堂之上也。）

据《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会昌三年略云：

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卒，三军以从谏侄稹为兵马留后，上表请授节钺。寻遣使赍诏潞府，令稹护从谏之丧归洛阳。稹拒朝旨。诏中书门下两省尚书御史台四品已上、武官三品已上，会议刘稹可诛可宥之状以闻。五月，宰臣百僚进议

状 独李德裕以为泽潞内地 ,前时从谏许袭 ,已是失断。以稹竖子 ,不可复践前车 ,讨之必殄。武宗性雄俊 ,曰 :“吾与德裕同之 ,保无后悔。”

此即杜牧所云 :“计算于庙堂之上也。”在战争过程中 ,李德裕多次向武宗提出有关战争的策略 ,武宗均采纳之 ,此亦“计算于庙堂之上也。”故此次讨伐刘稹之战得全胜 ,非偶然也。唐武宗可谓有为之主 ,李德裕亦人杰也。

五 收复河湟与征讨党项

《白居易集》卷四讽谕四西凉伎略云：

自从天宝兵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平时开远门外立堠，云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戍人，不为万里行，其实就盈数也。）

永兴按：唐玄宗天宝末年，为讨伐安史之乱，调西北边防军东来作战，西北边防空虚。安史之乱平定后，吐蕃侵占西北河湟广大地区；至唐宣宗大中三年，唐收复河湟。大中四年十一月党项寇豳、宁，大中五年，征讨党项，此亦当时政治军事之大事。故在论述收复河湟之后，简要论述之。

（一）收复河湟

永兴按：《资治通鉴》记载吐蕃侵占河湟以及唐收复河湟，均甚详确，但亦有不足之处，兹以《旧唐书》、《新唐书》所载有关纪、传补充辨正之。《通鉴》卷二二三唐代宗广德元年七月略云：

吐蕃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兰、廓、秦、渭等州，即河西、陇右之地也，

先已为吐蕃所陷,史因其入大震关而备言之。兰州,汉金城郡,隋置兰州,因皋兰山为名。廓州,汉西平郡南界,前凉以其地为湟河郡,后魏置洮河郡,周建德五年,取河南地置廓州,取廓清之义为名。河州,汉枹罕县,前凉张骏分置河州。鄯州,汉破羌允吾县地,唐平薛举,置鄯州。洮州,治汉洮阳城,周保定初置。岷州,秦临洮县地,后魏大统十年置岷州,以南有岷山名。秦州,治成纪显亲川,因魏、晋旧州名。成州,古西戎地,后千亩戎姜氏居之,又后为白马氏国,汉为武都郡,晋为仇池郡,后魏改为南秦州,西魏改成州。渭州,治汉襄武县,后魏置。)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缿帛为军资,开屯田,供糗粮,设监牧,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及安禄山反,边兵精锐者皆徵发入援,谓之行营,所留兵单弱,胡虏稍蚕食之,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史言唐所以失河陇。)

永兴按:吐蕃侵占河、陇地区诸州,《元和郡县图志》亦有记载,该书卷四十陇右道下凉州条云:

广德二年,陷于西蕃。

甘州条云:

永泰二年,陷于西蕃。

肃州条云:

大历元年,陷于西蕃。

沙州条云:

建中二年 ,陷于西蕃。

瓜州条云 :

大历十一年 ,陷于西蕃。

西州条云 :

贞元七年 ,没于西蕃。

吐蕃侵占唐河陇地区 ,如上述。

至唐宣宗大中三年、五年 ,唐收复河陇地区。其主原因为 :吐蕃内讧 ,唐及时以兵力收复之 ;张义潮事件 ,亦应述及也。《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略云 :

赞普立几三十年 ,病不事 ,委任大臣 ,故不能抗中国 ,边候晏然。死 ,以弟达磨嗣。达磨嗜酒 ,好畋猎 ,喜内 ,且凶愎少恩 ,政益乱。自是国中地震裂 ,水泉涌 ,岷山崩 ,洮水逆流三日 ,鼠食稼 ,人饥疫 ,死者相枕藉。鄯、廓间夜闻鞞鼓声 ,人相惊。

会昌二年 ,赞普死。论赞热等来告 ,天子命将作监李璟吊祠。无子 ,以妃缙兄尚延力子乞离胡为赞普。始三岁 ,妃共治其国。大相结都那见乞离胡不肯拜 ,曰 :“赞普支属尚多 ,何至立缙氏子邪 ?”哭而出 ,用事者共杀之。别将尚恐热为落门川讨击使 ,姓末 ,名农力 ,“热”犹中国号“郎”也。约三部得万骑 ,击鄯州节度使尚婢婢 ,略地至渭州 ,与宰相尚与思罗战薄寒山。思罗败走松州 ,合苏毗、吐浑、羊同兵八万保洮河自守 ,恐热谓苏毗等曰 :“宰相兄弟杀赞普 ,天神使我举义兵诛不道 ,尔属乃助逆背国耶 ?”苏毗等疑而不战 ,恐热麾轻骑涉河 ,诸部先降 ,并其众至十余万 ,擒思罗缢杀之。

婢婢 ,姓没卢 ,名赞心牙 ,羊同国人 ,世为吐蕃贵相 ,略通

书记,不喜仕,赞普强官之。三年,国人以赞普立非是,皆叛去。恐热自号宰相,以兵二十万击婢婢,至镇西军,大风雷电,部将震死者十余人,羊、马、囊它亦数百。恐热恶之,按军不进。婢婢闻之,厚币诒书约欢,恐热大喜曰:“婢婢,书生,焉知军事。我为赞普,当以家居宰相处之。”于是退营大夏川。婢婢遣将厖结心、莽罗薛吕击恐热于河州之南,伏兵四万,结心射书极骂,恐热怒甚,盛兵出斗。结心伪北,恐热追至数十里,莽罗薛吕以伏兵衷击,大风雨,河溢,溺死甚众,恐热单骑而逃。既不得志,尤猜忍杀戮,部将岌藏、丰赞皆降,婢婢厚遇之。明年,恐热复攻鄯州,婢婢分兵五道拒守。恐热保东谷山,坚壁不出。岌藏繚以重栅,断汲道,旬日,恐热走薄寒山,募散卒稍至,得数千人。复战鷓鸡山,再战南谷,皆大败。兵掣仍岁不解。

大中三年,婢婢屯兵河源,闻恐热谋渡河,急击之,为恐热所败。婢婢统锐兵扼桥,亦不胜,焚桥而还。恐热间出鸡顶岭关,冯硤为梁攻婢婢,至白土岭,败其将尚锋罗榻藏,进战犛牛硤。婢婢将烛卢玃力欲负峡自固以困恐热,大将磨离鬻子不从,乃辞疾先归。鬻子急击恐热,一战而死。婢婢粮尽,引众趋甘州西境,以拓拔怀光居守,恐热麾下多归之。

恐热大掠鄯、廓、瓜、肃、伊、西等州,所过捕戮,积尸狼藉,麾下内怨,皆欲图之。乃扬声将请唐兵五十万共定其乱,保渭州,求册为赞普,奉表归唐。

宣宗诏太仆卿陆耽持节慰劳,命泾原、灵武、凤翔、邕宁、振武等兵迎援。恐热既至,诏尚书左丞李景让就问所欲。恐热倨夸自大,且求河渭节度使,帝不许。还过咸阳桥,咄叹曰:“我举大事,觐得济此河与唐分境。”于是复趋落门川,收散卒,将寇边,会久雨粮绝,恐热还奔廓州。

于是凤翔节度李玘复清水 ;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复原州 ,取石门等六关 ,得人畜几万 ;灵武节度使李钦取安乐州 ,诏为威州 ;邕宁节度使张钦绪复萧关 ;凤翔收秦州 ;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得扶州。凤翔兵与吐蕃战陇州 ,斩首五百级。是岁 ,河、陇高年千余见阙下 ,天子为御延喜楼 ,赐冠带 ,皆争解辫易服。因诏差赐四道兵 ,录有劳者 ;三州七关地腴衍者 ,听民垦艺 ,贷五岁赋。

初 ,太宗平薛仁果 ,得陇上地 ;虜李轨 ,得凉州 ,破吐谷浑、高昌 ,开四镇。玄宗继收黄河积石、苑秀等军 ,中国无斥候警者几四十年。轮台、伊吾屯田 ,禾菽弥望。开远门揭候署曰“西极道九千九百里” ,示戍人无万里行也。乾元后 ,陇右、剑南西山三州七关军镇监牧三百所皆失之。宪宗常览天下图 ,见河湟旧封 ,赫然思经略之 ,未暇也。至是群臣奏言 :“王者建功立业 ,必有以光表于世者。今不勤一卒 ,血一刀 ,而河湟自归 ,请上天子尊号。”帝曰 :“宪宗尝念河湟 ,业未就而殒落。今当述祖宗之烈 ,其议上顺、宪二庙谥号 ,夸显后世。”又诏 :“朕姑息民 ,其山外诸州 ,须后经营之。”

明年 ,沙州首领张义潮奉瓜、沙、伊、肃、甘等十一州地图以献。始义潮阴结豪英归唐 ,一日 ,众擐甲噪州门 ,汉人皆助之 ,虜守者惊走 ,遂摄州事。缮甲兵 ,耕且战 ,悉复余州。以部校十辈皆操挺 ,内表其中 ,东北走天德城 ,防御使李丕以闻。帝嘉其忠 ,命使者赉诏收慰 ,擢义潮沙州防御使 ,俄号归义军 ,遂为节度使。其后河、渭州虜将尚延心以国破亡 ,亦献款。秦州刺史高骈诱降延心及浑末部万帐 ,遂收二州 ,败延心武卫将军。骈收凤林关 ,以延心为河、渭等州都游奕使。

咸通 ,义潮奉凉州来归。七年 ,北庭回鹘仆固俊击取西州 ,收诸部。鄯州城使张季颢与尚恐热战 ,破之 ,收器铠以献。

吐蕃余众犯豳、宁，节度使薛弘宗却之。会仆固俊与吐蕃大战，斩恐热首，传京师。

永兴按：唐收复河湟乃唐后期最重大之史事，《资治通鉴》及考异、胡注论述其事，不仅可补上文移录《新唐书》吐蕃传之不足，且使此重大史事之真实情况更为确切。兹移录如下：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宣宗大中二年略云：

十二月，凤翔节度使崔珣奏破吐蕃，克清水。清水先隶秦州，诏以本州未复，权隶凤翔。

按：时秦州为吐蕃侵占也。

上引书又云：

吐蕃论恐热遣其将莽罗急藏将兵二万略地西鄙，尚婢婢遣其将拓拔怀光击之于南谷，大破之，急藏降。

按：时吐蕃内讧，见上文移录《新唐书·吐蕃传》。

上引书又云：

(大中三年)二月，吐蕃论恐热军于河州，尚婢婢军于河源军。(河源军在鄯州东。宋白曰：河源军置在湟州东西，本赵充国亭堠也。)婢婢诸将欲击恐热，婢婢曰：“不可。我军骤胜而轻敌，彼穷困而致死，战必不利。”诸将不从。婢婢知其必败，据河桥以待之，诸将果败。婢婢收余众，焚桥，归鄯州。(据河桥，则兵败而退者有归路。败兵既渡，焚桥阻河，则可以截论恐热之追掩。史言尚婢婢善兵。)

吐蕃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来降；(高宗时，吐谷浑为吐蕃所逼，徙于鄯州，不安其居，又徙于灵州之境。咸亨三年，以灵州故鸣沙县地置安乐州以居之。安、史之乱，吐蕃取安乐州，吐谷浑又徙朔方、河东之境。原州界有石门、驿藏、

制胜、石碛、木靖、木峡、六盘七关。《考异》曰：《实录》：“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奏吐蕃宰相论恐热杀东道节度使，奉表以三州、七关来降。”《献祖记年录》亦云“杀东道节度使，奉表。”按《补国史》叙论恐热事甚详。至五年五月始来降，此际未降也。又不云杀东道节度使。且恐热若以三州、七关来降，朝廷必官赏之，何故但赏边将而不及恐热。盖三州、七关，以吐蕃国乱，自来降唐，朝廷遣诸道应接抚纳之，非恐热帅以来。《实录》误耳。）以太仆卿陆耽为宣谕使，诏泾原、灵武、凤翔、邠宁、振武皆出兵应接。

上引书又云：

（六月）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取原州（原州本治高平，安、史乱后没于吐蕃。）及石门、驿藏、木碛、制胜、六磐、石碛六关。秋，七月丁巳，灵武节度使朱叔明取长乐州。（“长乐”当作“安乐”。宋白曰：安乐州置于灵州鸣沙县。）甲子，邠宁节度使张君绪取萧关。（萧关县，《旧志》属原州。）甲戌，凤翔节度使李玘取秦州（秦州本治上邽。宋白曰：时治成纪，在旧州南一百里。）诏邠宁节度权移军于宁州以应接河西。

八月乙酉，改长乐州为威州。

河、陇老幼千余人诣阙，《考异》曰：《实录》云数千人。今从《旧传》。己丑，上御延喜门楼见之（延喜门在皇城东北角。《六典》：皇城东面二门，北曰延喜，南曰景风。延喜门则承天门外横街，东直通化门。）欢呼雀跃，解胡服，袭冠带，观者皆呼万岁。诏“募百姓垦辟三州、七关土田，五年不租税；自今京城罪人应配流者皆配十处（十处，三州、七关也。）四道将吏能于镇戍之地营田者，官给牛及种粮。（四道，泾原、邠宁、灵武、凤翔。）……其山南、剑南边境有没蕃州县，亦令量力收复。”（广

德以来，西羌内侵山南巡内，阶、成陷没。文州移治剑南，西山诸州亦多有没于吐蕃者。）

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奏取扶州。（刘煦曰：扶州，在长安西南一千六百九十里。广德后没于吐蕃。）

《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唐宣宗大中四年略云：

吐蕃论恐热遣僧莽罗葡真将兵于鸡项关南造桥，以击尚婢婢，军于白土岭。（《水经注》：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城西北有白土川水。其地在唐河州凤林县西。以此推之，鸡项关亦在河州界。）婢婢遣其将尚铎罗榻藏将兵据临蕃军以拒之，不利，复遣磨离羆子、烛卢巩力将兵据牦牛峡以拒之。巩力请“按兵拒险，勿与战，以奇兵绝其粮道，使进不得战，退不得还，不过旬月，其众必溃。”羆子不从。巩力曰：“吾宁为不用之人，不为败军之将。”称疾，归鄯州。羆子逆战，败死。婢婢粮乏，留拓拔怀光守鄯州，帅部落三千余人就水草于甘州西。（宋白曰：甘州，西南至肃州福祿县界赤柳涧三百三十里。肃州，南至吐蕃界四百里。）恐热闻婢婢弃鄯州，自将轻骑五千追之，至瓜州。（宋白曰：瓜州，东南至肃州界三百四十里。）闻怀光守鄯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宋白曰：廓州，北至鄯州百八十里，东南至河州凤林县二百八十里。）杀其丁壮，剽刖其羸老及妇人，以槊贯婴儿为戏，焚其室庐，五千里间，赤地殆尽。

上引书又云：

（大中五年十月）张义潮发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义泽奉十一州图籍入见（十州并沙州为十一州。宋白曰：瓜州，西至沙州二百八十里，西北至伊州九十里。西州，东至伊州七百五十里。甘州，西至肃州

四百二十里。肃州，西至瓜州五百二十六里。兰州，西至鄯州四百九十里。鄯州，南至廓州二百八十里。河州，东北至兰州三百里。岷州，北至兰州狄道县五百三十四里，西北至河州大夏县三百六十三里。)于是河湟之地尽入于唐。十一月，置归义军于沙州，以义潮为节度使。(《考异》曰：《唐年补录》、《旧纪》，义潮降在五年八月。《献祖纪年录》及《新纪》在十月。按《实录》：“五年，二月，壬戌，天德军奏沙州刺史张义潮、安景旻及部落使阎英达等差使上表，请以沙州降。十月，义潮遣兄义泽以本道瓜、沙、伊、肃等十一州地图户籍来献。河、陇陷没百余年，至是悉复故地。十一月，建沙州为归义军，以张义潮为节度使，河、沙等十一州观察、营田、处置等使。”《新纪》：“五年十月，沙州人张义潮以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归于有司。”《新传》：“三州、七关降之明年，沙州首领张义潮奉十一州地图以献，擢义潮沙州防御使，俄号归义军，遂为节度使。”参考诸书，盖二月义潮使者始以得沙州来告，除防御使，十月又遣义泽以十一州图籍来上，除节度使也。今从《实录》。《新传》云三州降之明年，误也。)十一州观察使，又以义潮判官曹义金为归义军长史。(按《新书百官志》：节度使有行军司马、节度副使、判官、支使等，其兼都督、都护，则有长史。)

永兴按：唐收复河湟，至此完全实现，此为唐后期最重大之史事也。关于张义潮与归义军事，我所论述者，其时间为唐宣宗大中五年。此后，有关张义潮与归义军任何事，我概不涉及，因不在本书主旨及论述范围之内也。读者鉴之。

(二) 征讨党项

我在上文已说明，征讨党项之时间为大中四年五年，与收复

河、湟同时。兹简要论述之。

《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唐宣宗大中四年略云：

十一月壬寅，以翰林学士刘瑑为京西招讨党项行营宣慰使。……

十二月，以凤翔节度使李业、河东节度使李拭并兼招讨党项使。

同上书大中五年略云：

上颇知党项之反由边帅利其羊马，数欺夺之，或妄诛杀，党项不胜愤怒，故反，乃以右谏议大夫李福为夏绥节度使。自是继选儒臣以代边帅之贪暴者，行日复面加戒励，党项由是遂安。福，石之弟也。

上以南山、平夏党项久未平。（党项居庆州者，号东山部；居夏州者，号平夏部；其窜居南山者，为南山者，为南山党项。赵珣《聚米图经》：党项部落在银、夏以北，聚川泽者，谓之平夏党项；在安、盐以南，居山谷者，谓之南山党项。《考异》曰：《唐年补录》曰：“松州南有雪山，故曰南山。平夏，川名也。”余按《唐年补录》，乃未学肤受者之为耳。今不欲复言地理，姑以《通鉴》义例言之。《考异》者，考群书之同异而审其是，训释其义，付之后学。南山之说，既无同异之可考，今而引之，疑非《考异》本指也。）颇厌用兵。崔铉建议，宜遣大臣镇抚。三月，以白敏中为司空、同平章事，充招讨党项行营都统、制置等使，（《职源》曰：制置使始此。）南北两路供军使兼邠宁节度使。敏中请用裴度故事，择廷臣为将佐，许之。（裴度故事见二百四十卷宪宗元和十二年。）夏，四月，以左谏议大夫孙景商为左庶子，充邠宁行军司马，知制诰蒋伸为右庶子，充节度副使。伸，系之弟也。（蒋系见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太和五年。）……

收复河湟与征讨党项

敏中军于宁州，壬子，定远城使史元破党项九千余帐于三交谷（三交谷在夏州界。）敏中奏党项平。辛未，诏：“平夏党项，已就安帖。（平夏，地名，在夏州界。宋朝李继迁之叛也，徙绥州吏民之半置平夏以为巢穴，盖银、夏之要地也。）南山党项，闻出山者迫于饥寒，犹行钞掠，平夏不容，穷无所归，宜委李福存谕，于银、夏境内授以闲田。如能革心向化，则抚如赤子，从前为恶，一切不问，或有抑屈，听于本镇投牒自诉。若再犯疆场，或复入山林，不受教令，则诛讨无赦。将吏有功者甄奖，死伤者优恤，灵、夏、鹵、鄯四道百姓，给复三年，邻道量免租税。向由边将贪鄙，致其怨叛，自今当更择廉良抚之。若复致侵叛，当先罪边将，后讨寇虏。”

永兴按：唐收复河湟，其主因固由于吐蕃内讧，不得不退走，但唐边军及时进取，亦有功也。张义潮，唐人也，发兵略定瓜、沙十一州，并以图籍献于大唐天子，可谓有大功也。征讨平定党项之乱，其为武功，可勿论矣。

六 会昌征讨回鹘

唐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曾使用回鹘骑兵,立有战功,唐亦给予回鹘优惠待遇。但在代宗至武宗初之长时期中,回纥对大唐帝国进行种种侵犯欺诈抢掠。因此,会昌二年,唐不得不对回鹘严厉打击,甚致是毁灭性打击。兹移录有关史料如下。

《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武宗会昌二年云:

(八月)戊子,李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诏,河东等三道严兵守备,(三道,河东、卢龙、振武也。)俟来春驱逐,乘回鹘人困马羸之时,又官军免盛寒之苦,则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俟诏命。若虑河冰既合,回鹘复有驰突,须早驱逐,则当及天时未寒,决策于数月(章:十二行本“月”作“日”;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之间。以河朔兵益河东兵,必令收功于两月之内。今闻外议纷纭,互有异同,傥不一询群情,终为浮辞所要挠。望令公卿集议!”诏从之。时议者多以为宜俟来春。

九月,以刘沔兼招抚回鹘使,如须驱逐,其诸道行营兵权令指挥;以张仲武为东面招抚回鹘使,其当道行营兵及奚、契丹、室韦等并自指挥。以李思忠为河西党项都将回鹘西南面招讨使(此河西,谓北河之西。)皆会军于太原。令沔屯雁门关。(雁门关在代州雁门县,即陁岭关。)

初,奚、契丹羁属回鹘,各有监使,岁督其贡赋,且诃唐事。

张仲武遣牙将石公绪统二部，尽杀回鹘监使等八百余人。仲武破那颡啜，得室韦酋长妻子。室韦以金帛羊马赎之，仲武不受，曰：“但杀（章：十二行本‘杀’下有‘回鹘’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张校同；退斋校同。）监使则归之！”

癸卯，李德裕等奏：“河东奏事官孙侑适至，云回鹘移营近南四十里。刘沔以为此必契丹不与之同，恐为其掩袭故也。据此事势，正堪驱除。臣等问孙侑，若与幽州合势，迫逐回鹘，更须益几兵。侑言不须多益兵，唯大同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从之。诏河东、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营稍前，以迫回鹘。……

李思忠请与契苾、沙陀、吐谷浑六千骑合势击回鹘。乙巳，以银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分将河东蕃兵诣振武，受李思忠指挥。通，何力之五世孙。（契苾种帐，太和中附于振武，契苾何力，太宗时来朝，遂留宿卫。）……

（十月）黠戛斯遣将军踏布合祖等至天德军，言：“先遣都吕施合等奉公主归之大唐，至今无声问，不知得达，或为奸人所隔。今出兵求索，上天入地，期于必得。”又言：“将徙就合罗川，居回鹘故国（回鹘旧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去长安七千里。开元中破突厥，徙牙乌德鞬山昆河之间，南距汉高阙塞一千七百里。）兼已得安西、北廷达等五部落。”（李心传曰：达鞬之先与女真同种，靺鞨之后也。靺鞨本臣高丽，唐灭高丽，其遗人进入勃海，惟黑水完疆。及勃海盛，靺鞨皆役属。后为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混同江之上者曰女真，乃黑水遗种也。其居阴山者，自号为鞞鞞。鞞鞞之人皆强悍善战，其近汉地者谓之熟鞞鞞，尚能种秫糗，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其远者谓之生鞞鞞，以射猎为生，无器甲，矢贯骨镞而已。余谓李心传蜀人也，安能知直北事，特以所传闻书之。）

十一月辛卯朔，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言，请出部兵五千讨回鹘，诏不许。

上遣使赐太和公主冬衣，命李德裕为书赐公主，略曰：“先朝割爱降婚，义宁家国，谓回鹘必能御侮，安静塞垣。今回鹘所为，甚不循理，每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灵！欲侵扰边疆，岂不思太皇太后之慈爱！为其国母，足得指挥，若回鹘不能稟命，则是弃绝姻好，今日已后，不得以姑为词！”（太和公主，宪宗女也，于上为姑。）……

刘沔、张仲武固称盛寒未可进兵，请待岁首（唐以建寅之月为岁首，欲待来春进兵。）李忠顺独请与李思忠俱进。十二月，丙寅，李德裕奏请遣思忠进屯保大栅，从之。

刘沔奏移军云州。……

李忠顺奏击回鹘，破之。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唐武宗会昌三年略云：

春，正月，回鹘乌介可汗帅众侵逼振武，刘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马使王逢帅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拔三千骑袭其牙帐（拓拔，即党项部落也。《考异》曰：《旧·回鹘传》云丰州刺史石雄。《后唐献祖纪年录》云石州刺史石雄。按是时田牟为丰州刺史。今从《实录》。）沔自以大军继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鹘之众寡，见氈车数十乘（毡车，以毡为车屋。）从者皆衣朱碧，类华人；（华人，谓中国人也。）使谍问之，曰：“公主帐也。”雄使谍告之曰：“公主至此，家也，当求归路！今将出兵击可汗，请公主潜与侍从相保，驻车勿动！”雄乃凿城为十余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帐，至其帐下，虏乃觉之。可汗大惊，不知所为，弃辎重走，雄追击之；庚子，大破回鹘于杀胡山（杀胡山即黑山。）可汗被疮，与数百骑遁去，雄迎太和公主

会昌征讨回鹘

以归。（《考异》曰：《旧·石雄传》曰：“三年，回鹘大略云、朔，刘沔以太原之师屯于云州。沔谓雄曰：‘国家以公主之故，不欲急攻，我辈捍边，但能除患，专之可也。’雄受教，自选劲骑，得沙陀部落，兼契苾、拓拔杂虏，夜发马邑，径趋乌介之牙。时虏帐逼振武，雄既入城，登堞视其众寡，见毡车数十云云。遂迎公主还太原。”《回鹘传》：“乌介去幽州八十里下营。是夜，河东刘沔帅兵奄至。乌介惊走，东北依和解室韦下营，不及将太和公主同走。石雄兵遇公主帐，因迎归国。”《后唐献祖纪年录》曰：“沔表帝为前锋。回鹘可汗树牙于杀胡山，帝与石雄衔枚夜进，围其牙帐，乌介可汗轻骑而遁。帝于牙帐谒见太和公主，奉而归国。”按《一品集》，会昌二年十月十七日状：“访闻刘沔颇练边事，惟临机决策，不免迟疑。深恐过为慎重，渐失事机。望赐刘沔诏：‘比缘回鹘未为侵扰，且务绥怀。今既杀戮边人，驱劫牛马，频已有诏速令驱除。自度便宜，临机应变，不得过怀疑虑，皆待朝廷指挥。既假以使名，令为诸军节制，边境之事皆以责成。向后或要移营进军，一切自取机便，不必皆候进止！’”《实录》：戊寅，诏刘沔云云如前。据德裕此状，则沔岂敢不俟诏旨，擅遣石雄袭击可汗牙帐，况已有不须闻奏之诏也。《旧·德裕传》：“德裕曰：‘把头烽北便是沙碛，彼中野战须用骑兵，若以步卒敌之，理难必胜。今乌介所恃者公主，如令勇将出骑，夺得公主，虏自败矣。’上然之，即令德裕草制处分。”《伐叛记》曰：“上问讨袭之计，德裕奏：‘若以步兵与回鹘野战，必无胜理。回鹘常质公主同行，臣思得一计。料回鹘必未知有斫营，石雄骁勇无敌，若令拣蕃、浑及汉兵锐卒，衔枚夜进，必取得公主，兼可汗可擒。’上从之。遂令石雄领蕃、浑及汉兵夜进，回鹘果无游弈伏道，直至帐幕方觉，遂取得公主，惟可汗轻骑而遁。”按德裕寻自请驻斫营事，而石雄于城上见公

主牙帐迎得之，非德裕之策。今不取。)斩首万级，降其部落二万余人。丙午，刘沔捷奏至。

李思忠入朝，自以回鹘降将，惧边将猜忌，乞并弟思贞等及爱弘顺皆归阙庭。(章十二行本“庭”下有“上从之”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张校同；退斋校同。)

庚戌，以石雄为丰州都防御使。(赏破回鹘之功也。)

乌介可汗走保黑车子族。(胡峤曰：辖戛之北单于突厥，又北黑车子，善作车帐，其人知孝义，地贫无所产。详考《新旧书》，黑车子即室韦之一种。按是时赐黠戛斯诏云：黑车子去汉界一千余里。《考异》曰：《旧·回鹘传》云：“乌介惊走东北约四百里外，依和解室韦下营，嫁妹与室韦，依附之。”今从《伐叛记》、《实录》、《新传》。《旧·张仲武传》又云：“乌介即败，乃依康居求活，尽徙余种寄托黑车子。”盖以李德裕《纪圣功碑》云：“乌介并丁令以图安，依康居而求活，尽徙余种，屈意黑车。”彼所谓康居，用鄧支故事耳，致此误也。)其溃兵多诣幽州降。……

(会昌三年二月，)诏停归义军，(置归义军见上卷上年。)以其士卒分隶诸道为骑兵，优给粮赐。……

庚寅，太和公主至京师，改封安定大长公主。(太和公主以长庆元年嫁回鹘，至此得还。‘安定’，《新书》作‘定安’。)诏宰相帅百官迎谒于章敬寺前。公主诣光顺门，去盛服，脱簪珥，谢回鹘负恩，和蕃无状之罪。(唐公主入蕃者谓之‘和蕃公主’。今太和公主以回鹘犯边，故自谢和蕃无状。)上遣中使慰谕，然后入宫。阳安等六[七]公主不来慰问安定公主，各罚俸物及封绢。(阳安公主，顺宗之女。宋白曰：不至者，阳安、宣城、真宁、义宁、临真、真源、义昌六[七]公主。)……

三月，以太仆卿赵蕃为安抚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赐黠戛斯可汗书，谕以“贞观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二

会昌征讨回鹘

十一年当作二十二年。)授左屯卫将军、坚昆都督,迄于天宝,朝贡不绝。比为回鹘所隔,回鹘凌虐诸蕃,可汗能复讎雪怨,茂功壮节,近古无俦。今回鹘残兵不满千人,散投山谷,可汗既与为怨,须尽歼夷;倘留余烬,必生后患。又闻可汗受氏之源,与我同族。(孔颖达曰:天子赐姓、赐氏,诸侯但得赐氏,不得赐姓,降于天子也。故隐公八年《左传》云:无骇卒,公问族于众仲。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诸侯先祖所生赐之曰姓。杜预注云:若舜生妫汭,赐姓曰妫;封舜之后于陈,以所封之土命为氏。)国家承北平太守之后,可汗乃都尉苗裔。(北平太守,谓李广。都尉,谓李陵。)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册命可汗,特加美号,缘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谕怀。待赵蕃回日,别命使展礼。”自回鹘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贡,每有诏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请委翰林学士,上曰:“学士不能尽人意,须卿自为之。”

刘沔奏:“归义军回鹘三千余人及酋长四十三人准诏分隶诸道,皆大呼,连营据滹沱河。(章怀太子《后汉书注》曰:《山海经注》云:大戡之山,滹沱之水出焉,在今代州繁峙县东,流入定州深泽县界。《九域志》忻、代二州注皆有滹沱水。)不肯从命,已尽诛之。回鹘降幽州者前后三万余人,皆散隶诸道。”

永兴按:以上移录《资治通鉴》长文。《旧唐书》、《新唐书》有关纪传亦载会昌征讨回鹘事,可补《通鉴》记述之不足,亦可与《通鉴》所载者互证也。兹简要移录之。

《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纪会昌二年云:

三月,遣使册回纥乌介可汗。以振武麟胜节度使、银青光

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单于大都护、兼御史大夫、彭城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刘沔可检校右仆射，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充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代苻澈。时回纥在天德，命沔以太原之师讨之。

永兴按：《资治通鉴》未载上述事，或三月命刘沔讨回鹘并未实行，或司马温公认为此年九月有征讨回鹘总部署，以刘沔为首，三月事可不书也。又上文移录《旧纪》，“回纥”皆应作“回鹘”。上引《旧纪》又略云：

六月，回纥（应作回鹘）降将唃没斯将吏二千六百余人至京师。制以唃没斯检校工部尚书，充归义军使，封怀化郡王，仍赐姓名曰李思忠；以回纥（应作回鹘）宰相受耶勿为归义军副使、检校右散骑常侍，赐姓名曰李弘顺。

按《通鉴》于会昌二年六月亦载上述事，但极简略；对于青年初学者，记事较详，可能更为必要也。上引《旧纪》又略云：

八月，回纥（应作回鹘）乌介可汗过天德，至杷头烽北，俘掠云、朔北川，诏刘沔出师守雁门诸关。回纥（应作回鹘）首领屈武降幽州，授左武卫将军同正。诏以回纥（应作回鹘）犯边，渐侵内地，或攻或守，于理何安？令少师牛僧孺、陈夷行与公卿集议可否以闻。僧孺曰：“今百僚议状，以固守关防，伺其可击则用兵。”宰相李德裕议：“以回纥（应作回鹘）所恃者唃没、赤心耳，今已离叛，其强弱之势可见。戎人犷悍，不顾成败，以失二将，乘忿入侵，出师急击，破之必矣。守险示弱，虜无由退。击之为便。”天子以为然。

按：以上引文之下为征讨回鹘在军事上总部署，因武宗接受李德裕之议，即出师急击回鹘也。因此，令百僚集议是否主动征讨回鹘，

会昌征讨回鹘

乃必有之事，至于百僚集议之前，略述回鹘之侵犯，自应如此。总之，《旧纪》之记述，是也。上引《旧纪》又略云：

诏太原起室韦、沙陀三部落、吐浑诸部，委石雄为前锋。易定兵千人守大同军，契苾通、何清朝领沙陀、吐浑六千骑趋天德，李思忠率回纥（应作回鹘）、党项之师屯保大栅。

按《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武宗会昌二年九月，亦载有与上引文大致相同之记述，惟颇简略。《旧纪》详述之，可补《通鉴》之不足也。上引《旧纪》会昌三年正月云：

以宿师于野，罢元会。敕新授银州刺史、本州押蕃落、银川监牧使何清朝可检校太子宾客、左龙武大将军，令分领沙陀、吐浑、党项之众赴振武，取刘沔处分。

按：此亦征讨回鹘之军事部署，虽简，亦重要。《通鉴》未载，《旧纪》可补其不足也。

《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传略云：

明年（会昌三年），沔与天德行营副使石雄料劲骑及沙陀、契苾等杂虏，夜出云州，走马邑，抵安众塞逢虏，与战破之。乌介方薄振武，雄驰入，乌介惊，引去，雄追北至杀胡山，乌介被创走，降特勒以下众数万。可汗收所余往依黑车子，诏弘顺、清朝穷蹙。初，从可汗亡者既不能军，往往诣幽州降。

《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略云：

乌介部众至大中元年诣幽州降，留者漂流饿冻，众十万，所存止三千已下。

永兴按：《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唐武宗会昌三年略云：

（正月），乌介可汗走保黑车子族，其溃兵多诣幽州降。

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

按：《旧传》谓乌介部众诣幽州降，在大中元年，显然误，应依《新传》及《通鉴》，在会昌三年。会昌征讨回鹘，以完全胜利结束，乃唐代后期少见之武功也。

七 唐懿宗咸通九年十年讨伐 庞勋之乱两年战役

《新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蛮中南诏下略云：

赞曰：懿宗任相不明，藩镇屡畔，南诏内侮，屯戍思乱，庞勋乘之，倡戈横行。虽凶渠歼夷，兵连不解，唐遂以亡。《易》曰：“丧牛于易。”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易》之意深矣！

据以上移录之文，可见欧阳文忠公（修）之卓识。“兵连不解”，国何以为国，据《旧唐书》卷十四宪宗纪元和二年载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云：

每岁赋入依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

庞勋叛军自桂林北向徐州，上述四十九州，部分被叛军搔扰破坏；更严重的是，此八道每岁赋入长安的道路被叛军切断，大唐帝国政府失去财政支柱，则国何以为国。继庞勋之乱的黄巢之乱，在“兵连不解”以及切断东南八道每岁赋入长安的道路两端，更甚于庞勋之乱。此欧阳文忠公所谓“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者也。

我论述庞勋之乱之主旨，即上文所述欧阳文忠公之卓识，所用史料，主要为《资治通鉴》以及《旧唐书》、《新唐书》所载有关纪、传。全文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记述叛军自桂林北走至徐州；后一部分

记述朝廷大军讨伐叛军，平灭之。

《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唐懿宗咸通九年六月略云：

初，南诏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别戍桂州。初约三年一代。徐泗观察使崔彦曾，慎由之从子也，性严刻，朝廷以徐兵骄，命镇之。都押牙尹戡、教练使杜璋，（大中六年五月，敕天下军府有兵马处，宜选会兵法、能弓马等人充教练使，每年合教习时，常令教习。）兵马使徐行俭用事，军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屡求代还，戡言于彦曾，以军帑空虚，发兵所费颇多，请更留戍卒一年，彦曾从之。戍卒闻之，怒。

都虞候许佶、军校赵可立、姚周、张行实皆故徐州群盗，州县不能讨，招出之，补牙职。会桂管观察使李丛移湖南，新使未至，秋，七月，佶等作乱，杀都将王仲甫，推粮料判官庞勋为主，劫库兵北还，所过剽掠（劫桂州库兵北归徐州。）州县莫能御。朝廷闻之，八月，遣高品张敬思赦其罪（《新书·百官志》：内侍省有高品一千六百九十六人。）部送归徐州，戍卒乃止剽掠。

《旧唐书》卷十九上懿宗咸通九年所记略同，惟“七月”作“七月戊戌”，“所过剽掠”作“剽掠湘潭、衡山两县”。其他甚简略。《新唐书》卷九懿宗咸通九年所记更为简略，只“七月，武宁军节度粮料判官庞勋反于桂州”。三书比较，《资治通鉴》所记详确。下文移录史料仍以《资治通鉴》为主要者，对于青年治史者，或更为有益也。

《资治通鉴》续略云：

庞勋等至湖南，监军以计诱之，使悉输其甲兵。山南东道节度使崔铉严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沿江东下，……乃各以私财造甲兵旗帜。过浙西，入淮南。……勋招集银刀等，都鞞匿及诸亡命匿于舟中，众至千人。丁巳，至泗州。……

先是 朝廷屡敕崔彦曾慰抚戍卒擅归者 勿使忧疑。彦曾遣使以敕意谕之。勋亦申状相继 词礼甚恭。……时戍卒距彭城止四驿 (唐制 三十里一驿。四驿 百二十里。) 阖城惶惧。彦曾召诸将谋之。……时城中有兵四千三百 彦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将兵三千人讨勋。……且奏其状。

《旧唐书》卷一七七崔彦曾传记载庞勋率叛兵攻占徐州事 略云：“(庞勋等)既离泗口 彦曾令押牙田厚简慰喻 又令都虞候元密伏兵任山馆。庞勋遣吏送状启诉 彦曾怒诛之。”此后 庞勋等攻陷宿州。元密所率兵 亦为贼所败。咸通九年九月十四日 贼逼进徐州。十六日 彦曾杀在城内叛军家口。十七日 叛兵从四面攻入城。十八日 贼将赵可立杀害彦曾。庞勋自称武宁军节度使。

庞勋叛军占领徐州后 发兵进攻泗州。时杜愔守泗州 有辛说事 其气节颇感人。上引《资治通鉴》记其事。兹简略如下：“初 辛云京之孙说 寓居广陵 喜任侠 年五十不仕。与杜有旧 闻庞勋作乱 诣泗州 劝挈家避之 曰：‘安平享其禄位 危难弃其城池 吾不为也！誓与将士共死此城耳！’说曰；‘公能如是 仆与公同死！’乃还广陵 与其家诀 壬辰 复入泗州。至泗州 贼已至城下 说急棹小舟得入 即署团练判官。城中危惧 都押牙李雅有勇略 为设守备 帅从鼓噪 四出击贼 贼退屯徐城 众心稍安。”庞勋率叛军自桂林转战至徐州 并自称武宁节度使 乃此次大战役之前一阶段。

《新唐书》卷九懿宗咸通九年略云：

十一月 右金吾卫大将军康承训为徐泗行营兵马都招讨使 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北面招讨使 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南面招讨使。

《旧唐书》卷十九上懿宗纪 记康承训为徐泗行营都招讨使及其他招讨徐州叛军诸将于咸通十年正月。但在命将之后 又曰：“正月

一日”云云。其误显然，不待详辨也。《资治通鉴》唐懿宗咸通九年十一月略云：

诏以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都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大发诸道兵以隶三帅。承训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沙陀、萨葛、安庆分为三部）及吐谷浑、达靺、契苾酋长各帅其众以自随，诏许之。

行文至此，应略述朝廷兵力与庞勋叛军兵力之比较，可知讨伐庞勋之战乃甚大战役也。

据上文移录《资治通鉴》所载，以康承训为统帅，王晏权、戴可师为副，“大发诸道兵以隶三帅”，乃全国之兵力也。此外，尚有沙陀、吐谷浑、达靺、契苾诸多蕃兵，其兵力可谓甚强矣。庞勋叛军只八百人，但自桂林北走途中，兵力不断加强，仅据《资治通鉴》所载者。略述如下：“勋招集银刀等都^①，窜匿及诸亡命匿于舟中，众至千人。”“时贼已至苻离……贼遂抵宿州。……庚午，贼攻陷之。……贼悉聚城中货财，令百姓来取之，一日之中，四远云集，然后选募为兵，……自旦至暮，得数千人。于是勒兵乘城，庞勋自称兵马留后。”“丁丑，贼至城下，众六七千人，……民居在城外者，贼皆慰抚，无所侵扰，由是人争归之。”“即日，城中愿附从者万余人。”“（贼将）刘行及引兵至涡口，道路附从增倍。”“庞勋募人为兵，人利于剽掠，争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断钁首而锐之，执以应募。”

^① 《旧唐书》卷十九上懿宗咸通三年云：“七月，徐州军乱，以浙东观察使王式检校工部尚书、徐州刺史、御史大夫、武宁军节度、徐泗濠观察等使。初，王智兴得徐州，招募凶豪之卒二千人，号曰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军，番宿衙城。自后寢骄，节度使姑息不暇。时（王）式以忠武、义成之师三千平定仇甫，便诏式率二镇之师渡淮。徐卒闻之，惧其势，无如之何。至大彭馆，方来迎谒。居三日，犒劳两镇兵令还。既擐甲执兵，即命环骑卒杀之。徐卒三千人，是日尽诛，由是凶徒悉殄。”永兴安，逃窜山林中亦甚多也。

按：以上《资治通鉴》所载庞勋叛军自桂林北向至徐州途中招募之兵近数万人，其中银刀等都之兵，乃原徐州之骄兵悍将，战斗力甚强。朝廷虽以全国之兵力，以及诸多蕃兵，然讨伐平灭强大叛军，甚不易也。

（一）保卫泗州之战

《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唐懿宗咸通九年云：

庞勋以李圆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将吴迥代之。丙午，复进攻泗州，昼夜不息。时敕使郭厚本将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泽，畏贼强，不敢进。辛说请往求救，杜悛许之。丁未夜，乘小舟潜度淮，至洪泽，说厚本，厚本不听，比明，复还。己酉，贼攻城益急，欲焚水门，城中几不能御，说请复往求救。悛曰：“前往徒还，今往何益？”说曰：“此行得兵则生还，不得则死之。”悛与之泣别。说复乘小舟负户突围出，见厚本，为陈利害。厚本将从之，淮南都将袁公弁曰：“贼势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说拔剑瞋目谓公弁曰：“贼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诏救援而逗留不进，岂惟上负国恩！若泗州不守，则淮南遂为寇场，公讵能独存邪！我当杀公而后止耳！”起，欲击之，厚本起，抱止之，公弁仅免。说乃回望泗州，恸哭终日，士卒皆为之流涕。厚本乃许分五百人与之，仍问将士，将士皆愿行。说举身叩头以谢将士，遂帅之抵淮南岸，望贼方攻城，有军吏言曰：“贼势已似入城，还去则便。”说逐之，揽得其髻，举剑击之，士卒共救之，曰：“千五百人判官，不可杀也。”说曰：“临陈妄言惑众，必不可舍！”众请不能得，乃共夺之。说素多力，众不能夺。说曰：“将士但登舟，我则舍此人。”众竞登舟，乃舍之。士卒有回顾者，则斫之。驱至淮北，勒兵击贼。悛于

城上布兵与之相应，贼遂败走，鼓噪逐之，至晡而还。

以上，我移录《资治通鉴》之文较长，因辛说事至为重要，亦至为感人也。《旧唐书》卷一八七下忠义下辛说传略云：“辛说，性慷慨，重然诺，专务赈人之急。年五十，不求苟进，有济时匡难之志。咸通十年（按：应作九年。）庞勋乱徐泗。时杜悛守泗州，贼以郡当江淮要害，急力攻之。时说寓居广陵，乃仗剑擎小艇趋泗口，贯城栅入城，见喜说至，握手谢曰：‘判官李延枢方话子为人，何遽致耶？吾无忧矣！’”按：上文引《资治通鉴》所云，泗州不失守，乃说之力也。杜云：“吾无忧矣！”诚哉是言。吾华夏民族数千年历史以及优良传统，得以继承发展，有赖于古圣先贤之教诲，亦有赖于仁人志士之高尚气节，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辛说即仁人志士之一也。守泗州至关重要，上文引《资治通鉴》有言曰：“据淮口（泗水入淮之口。）漕驿路绝。（谓东南漕驿入上都之路绝也。）”徐州亦至关重要，《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唐德宗贞元四年略云：“李泌言于上曰：‘江、淮漕运（章：乙十六行本‘运’下有‘自淮入汴’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斋校同。）以甬桥为咽喉，地属徐州。’”可见徐州之重要。咸通九年朝廷大军守泗州，以其为攻取庞勋叛军之根据地徐州也。由此言之，辛说之功大矣，其高尚气节更宜赞誉也。

守泗州之战尚未结束，庞勋叛军继攻泗州，救泗州之官军均为其所败，并陷泗州之都梁城，又据淮口，朝廷援军未及时至，城内粮且尽。泗州失守，迫在眉睫。在如此危难之时，辛说出，转危为安，《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唐懿宗咸通九年十二月略云：

泗州援兵既绝，粮且尽，人食薄粥。闰月，己亥，辛说言于杜悛，请求求救于淮、浙，夜，帅敢死士十人，执长柯斧，乘小舟，潜往斫贼水寨而出。明旦，贼乃觉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夹岸追之。贼舟重行迟，说舟轻行疾，力斗三十余里，乃

得免。癸卯,至扬州,见令狐绯;甲辰,至润州,见杜审权。时泗州久无声问,或传已陷,说既至,审权乃遣押牙赵翼将甲士二千人,与淮南共输米五千斛、盐五百斛以救泗州。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六三答范梦得云：“大抵长编,宁失于繁,勿失于略。千万千万,切祷切祷。”据温公之教诲,论辛说为人做事。辛说佐杜悛守泗州所表现之大智大勇,《旧唐书》、《新唐书》之忠义传,亦赞誉之,但甚简略,不得以见其真实。在《资治通鉴》中,温公则详确言之。夫惟详确,乃能见其真实。史学,求历史中真实之学也。在上引《资治通鉴》咸通十年,温公继述辛说求救于淮、浙事。其言曰：

辛说以浙西之军至楚州,敕使张存诚以舟助之。徐贼水陆布兵,锁断淮流,浙西军惮其强,不敢进,说曰：“我请为前锋,胜则继之,败则汝走。”犹不可,说乃募选军中敢死士数十人,牒补职名,先以米舟三艘、盐舟一艘乘风逆流直进,贼夹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及锁,说帅众死战,斧断其锁,乃得过。城上人喧呼动地,杜悛及将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见舟师张帆自东来,识其旗浙西军也。去城十余里,贼列火船拒之,帆止不进。悛令说帅死士出迎之,乘战舰冲贼陈而过,见张存诚帅米舟九艘,曰：“将士在道前却,存诚屡欲自杀,仅得至此,今又不进。”说扬言：“贼不多,甚易与耳。”帅众扬旗鼓噪而前,贼见其势猛锐,避之,遂得入城。

司马温公以甚长篇幅记述保卫泗州之战,使泗州不为贼占领,不能南下侵占浙、淮,使国家保有财赋来源之地,其意义至为重大。温公记述辛说事,甚为详确,乃表彰其高尚民族气节也。吾侪读古圣先贤之书,所为何事,乃为接受圣贤之教诲与学习仁人志士之高尚气节也。辛说乃仁人志士,记述其事,不能不详确真实,否则何从

为后人学习也。温公之用心，亦良苦矣。

关于辛说事，温公此下尚有记述，史，供鉴戒也，不厌其详。兹亦移录如下。

《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唐懿宗咸通十年四月略云：

先是，辛说复自泗州引骁勇四百人迎粮于扬、润，贼夹岸攻之，转战百里，乃得出。至广陵，止于公馆，不敢归家。舟载盐米二万石，钱万三千缗。乙未，还至斗山。贼将王弘芝帅众万余，拒之于盱眙，密布战舰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纵火船逆之。说命以长叉托过，自卯战及未，众寡不敌，官军不利。贼缚木于战舰，旁出四五尺为战棚，说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枪揭火牛焚之，战舰既燃，贼皆溃走，官军乃得过入城。

此后不久，泗州之围乃解。上引《资治通鉴》又云：“马举将精兵三万救泗州，乙巳，分军三道渡淮，至中流，大噪，声闻数里。贼大惊，不测众寡，敛兵屯城西寨。举就围之，纵火焚棚，贼众大败，斩首数千级，王弘立死，吴迥退保徐城，泗州之围始解。泗州被围凡七月，（泗州自去年九月未受围。）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疮。”按：此次讨伐庞勋叛乱二年战役，以泗州保卫战最为艰苦。杜悛帅领全城军民之艰苦奋斗，乃泗州得以保全的重要条件，而辛说出生入死大智大勇之忠义行为，尤为感人，均为吾华夏民族之高尚气节，应表彰而学习者也。

（二）官军之挫败

《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唐懿宗咸通九年略云：

先是，令狐绁遣李湘将兵数千救泗州，与郭厚本、袁公弁

合兵屯都梁城，与泗州隔淮相望。贼既破翟行约，乘胜围之。十二月，甲子，李湘等引兵出战，大败，贼遂陷都梁城，执湘及郭厚本送徐州，据淮口（泗水入淮之口。）漕驿路绝。（谓东南漕驿入上都之路绝也。）

这是一次重大挫败，都梁城与淮口均在泗州，对于保卫泗州甚不利也。《资治通鉴》续云：

康承训军于新兴，贼将姚周屯柳子，出兵拒之。时诸道兵集者才万人，承训以众寡不敌，退屯宋州。庞勋以为官军不足畏，乃分遣其将丁从实等各将数千人南寇舒、庐，北侵沂、海，破沭阳、下蔡、乌江、巢县，攻陷滁州，杀刺史高锡望。又寇和州，贼遂大掠城中，杀士卒八百余人。

此下，据《资治通鉴》记述，将戴可师率兵三万渡淮，为贼将王弘立所败。将士溺淮死者甚多，存者才数百人。戴可师亦死。贼送可师、监军及将校首于徐州；庞勋自谓无敌于天下。官军大败，使淮南士民为之震恐。

（三）最后决战，讨伐庞勋战役胜利结束

由于官军大败，朝廷整顿增强前线兵力。命泰宁节度使曹翔代王晏权为徐州北面招讨使，前天雄节度使何全遣其将薛尤将兵万三千人讨庞勋。翔军于滕、沛，尤军于丰、萧。（以上据《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又诏以马士举为淮南节度使、南面行营诸军都统。（据《新唐书》卷一四八康承训传。）康承训仍为统帅。以下记述最后决战的简要情况，主要据《资治通鉴》所载者，以《新唐书》卷一四八康承训传所载者补充之。

《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唐懿宗咸通十年二月略云：

康承训使朱邪赤心将沙陀三千骑为前锋，陷陈却敌，十镇之兵伏其骁勇。（十镇，谓义成、魏博、郾延、义武、凤翔、横海、泰宁、宣武、忠武、天平也。）承训尝引麾下千人渡涣水，贼伏兵围之，赤心帅五百骑奋柵冲围，拔出承勋，贼势披靡，因合击，败之。承训数与贼战，贼军屡败。

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请独将所部三万人破承训，庞勋许之。己亥，弘立引兵度濉水，夜，袭鹿塘寨，黎明，围之。弘立与诸将临望，自谓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围，出入如飞，贼纷扰移避，沙陀纵骑蹂之，寨中诸军争出奋击，贼大败。官军蹙之于濉水，溺死者不可胜纪，自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斩首二万余级。

《新唐书》卷一四八康承训传亦记此次战事，可参证。其文云：“王弘立度睢，围新兴、鹿塘。承训纵沙陀骑蹂之，弘立走，士赴水死，自鹿塘属襄城，伏尸五十里，数首二万，获器铠不货。”

《资治通鉴》续云：

康承训既破王弘立，进逼柳子，与姚周一月之间数十战。丁亥，周引兵渡水，官军急击之，周退走，官军逐之，遂围柳子。会大风，四面纵火，贼弃寨走，沙陀以精骑邀之，屠杀殆尽，自柳子至芳城（芳城，《新书》作‘芳亭’）死者相枕，斩其将刘丰。周将麾下数十人奔宿州，宿州守将梁丕素与之有隙，开城听入，执而斩之。

按：官军连战胜利，而且是决定性的胜利，叛贼庞勋已至末路，因而屠杀朝廷命官不降贼者，崔彦曾乃其首也。《新唐书》卷一一四崔彦曾传略云：（在贼已陷宿州，即进至徐州之前，）“或劝率众奔兖州，彦曾曰：‘我，方帅也，奉命守此，惟有死尔。’斩议者一人号于众。俄而勋傅城，城中大雾如堕。彦曾悉诛贼家属，勋四面超墉

入 囚彦曾大彭馆。”此乃庞勋初入徐州之事。至官军讨伐叛军取得决定性胜利 庞勋已至末路 乃杀崔彦曾及监军张道谨等。崔彦曾死于其所守之地 不降不走 乃节臣也。其名应载于华夏民族之史册。读者鉴之。

咸通十年七月 官军对庞勋叛贼发起最后进攻。必取胜也。据《新唐书》康承训传所云及《旧唐书》懿宗纪所云 均为最后进攻而取得胜利也。《资治通鉴》所载亦如是。兹移录其文。《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唐懿宗咸通十年略云：

秋七月 康承训克临涣 杀获万人 遂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拔滕县 进击丰、沛。贼诸寨戍兵多相帅逃匿 保据山林 贼抄掠者过之 辄为所杀。有陈全裕者为之帅 凡叛勋者皆归之 众至数千人 战守之具皆备 环地数千(章 十二行本“千”作“十”；乙十一行本同 退斋校同 张校同 云无注本作“千”。)里 贼莫敢近。康承训遣人招之 遂举众来降 贼党益离。蕲县土豪李衮杀贼守将 举城降于承训。……康承训乘胜长驱 拔第城 进抵宿州之西 筑城而守之。庞勋忧懣不知所为 但祷神饭僧而已。

据《资治通鉴》下文记载：“八月壬子 康承训焚外寨 张儒等入保罗城 (外寨 宿州城外之寨。罗城 宿州罗城也。)官军攻之 死者数千人 不能克 承训患之 遣辩士于城下招谕之。”时 守子城之将率所部兵欲归国 众士卒从之。九月戊午 开门出降。宿州既得 则已邻近徐州城。按 《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河南道略云：

宿州 上。元和四年析徐州之符离、蕲 泗州之虹置。大和三年废 七年复置。

地理志不言咸通事 咸通十年 符离又为徐州所治之县。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唐河南道图 符离(即符离)在徐州

城南不远处。据此而言,官军攻占宿州,即将兵临徐州城下矣。(九月)辛酉,降将张玄稔引兵至彭城,围之,并说谕守城人,“朝廷唯诛逆党,不伤良人。”崔彦曾故吏路审中开门纳官军。贼党自北门出,“玄稔遣兵追之,斩举直、佶首。悉捕戍桂州者亲族,斩之,死者数千人,徐州遂平。”以下,温公记述庞勋之死。

《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唐懿宗咸通十年九月略云：

庞勋将兵二万自石山西出,所过焚掠无遗。庚申,承训始知,引步骑八万西击之,使朱邪赤心将数千骑为前锋。勋袭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郑处冲守其北城,贼知有备,舍去,渡汴,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勋引兵循涣水而东,将归彭城,为沙陀所逼,不暇饮食,至蕲,将济水,李袞发桥,勒兵拒之。贼惶惑不知所之,至县西,官军大集,纵击,杀贼近万人,余皆溺死,降者才及千人,勋亦死而人莫之识,数日,乃获其尸。贼宿迁等诸寨皆杀其守将而降。

讨伐庞勋之两年战役,至此胜利结束。朝廷对有战功者,奖以官爵。司马温公记述其略,上文引《资治通鉴》略云：“以康承训为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以杜悛义成节度使。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军于云州,以赤心为节度使,召见,留为左金武上将军。赐姓名李国昌,赏赉甚厚。以辛说为亳州刺史。”

八 王式讨伐裘甫叛乱之战

关于裘甫叛乱，《新唐书》卷九懿宗纪略云：

咸通元年正月，浙东人仇甫反（本书校勘记：“仇甫”，本书卷五八《艺文志》及《通鉴》卷二四九均作“裘甫”。）安南经略使王式为浙江东道观察使以讨之。

《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十二月略云：

浙东贼帅裘甫攻陷象山，（孙愐曰：裘，本仇氏，避仇改作“裘”。）官军屡败，明州城门昼闭，进逼剡县，有众百人，浙东骚动。观察使郑祗德遣讨击副使刘勍、副将范居植将兵三百，合台州军共讨之。

《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唐懿宗咸通元年略云：

春，正月乙卯，浙东军与裘甫战于桐柏观前，范居植死，刘勍仅以身免。乙丑，甫帅其徒千余人陷剡县，开府库，募壮士，众至数千人，越州大恐。

时二浙久安，人不习战，甲兵朽钝，见卒不满三百，郑祗德更募新卒以益之，军吏受赂，率皆得孱弱者。祗德遣子将沈君纵、副将张公署、望海镇将李珪将新卒五百击裘甫。二月，辛卯，与甫战于剡西，贼设伏于三溪之南，而陈于三溪之北，壅溪

上流,使可涉。既战,阳败走,官军追之,半涉,决壅,水大至,官军大败,三将皆死,官军几尽。

于是山海诸盗及他道无赖亡命之徒,四面云集,众至三万,分为三十二队。其小帅有谋略者推刘晔,勇力推刘庆、刘从简。群盗皆遥通书币,求属麾下。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曰罗平,铸印曰天平。大聚资粮,购良工,治器械,声震中原。……

郑祗德累表告急,且求救于邻道,浙西遣牙将凌茂贞将四百人、宣歙遣牙将白琮将三百人赴之。祗德始令屯郭门及东小江,寻复召还府中以自卫。祗德馈之,比度支常馈多十三倍,而宣、润将士犹以为不足。宣、润将士请土军为导,以与贼战,诸将或称病,或阳坠马,其肯行者必先邀职级,竟不果遣。贼游骑至平水东小江,城中士民储舟裹粮,夜坐待旦,各谋逃溃。

朝廷知祗德懦怯,议选武将代之。夏侯孜曰:“浙东山海幽阻,可以计取,难以力攻。西班牙中无可语者。(唐凡朝会,文官班于东,武官班于西,故谓武臣为西班牙。)前安南都护王式,虽儒家子,在安南威服华夷,名闻远近,可任也。”诸相皆以为然。遂以式为(章:十二行本“为”下有“浙东”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张校同。)观察使,征祗德为宾客。

三月,辛亥朔,式入对,上问以讨贼方略。对曰:“但得兵,贼必可破。”有宦官侍侧,曰:“发兵,所费甚大。”式曰:“臣为国家惜费则不然。兵多贼速破,其费省矣。若兵少不能胜贼,延引岁月,贼势益张,则江、淮群盗将蜂起应之。国家用度尽仰江、淮,若阻绝不通,则上自九庙,下及十军,皆无以供给,其费岂可胜计哉!”上顾宦官曰:“当与之兵。”乃诏发忠武、义成、淮南等诸道兵授之。

王式讨伐裘甫叛乱之战

裘甫分兵掠衢、婺州。婺州押牙房郢、散将楼曾、衢州十将方景深将兵拒险，贼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州之民相与谋曰：“贼若入城，妻子皆为菹醢，况货财，能保之乎！”乃自相帅出财募勇士，治器械，树栅，浚沟，断桥，为固守之备。贼又遣兵掠台州，破唐兴。己巳，甫自将万余人掠上虞，焚之。癸酉，入余姚，杀丞、尉，东破慈溪，入奉化，抵宁海，杀其令而据之，分兵围象山。所过俘其少壮，余老弱者蹂践杀之。

及王式除书下，浙东人心稍安。裘甫方与起徒饮酒，闻之不乐。刘晔叹曰：“有如此之众而策画未定，良可惜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将兵来，闻其人智勇无敌，不四十日必至。兵马使宜急引兵取越州，凭城郭，据府库，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筑垒以拒之，大集舟舰。得间，则长趋进取浙西，过大江，掠扬州货财以自实，还，修石头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响应者。遣刘从简以万人循海而南，袭取福建。如此，则国家贡赋之地尽入于我矣（唐自中世以后，贡赋皆仰东南，故云然。）但恐子孙不能守耳，终吾身保无忧也。”（观刘晔策画，岂可以小盗待之乎。）甫曰：“醉矣，明日议之！”晔以甫不用其言，怒，阳醉而出。有进士王辂在贼中，贼客之。辂说甫曰：“如刘副使之谋，乃孙权所为也。彼乘天下大乱，故能据有江东，今中国无事，此功未易成也。不如拥众据险自守，陆耕海渔，急则逃入海岛，此万全策也。”甫畏式，犹豫未决。

夏四月，式行至柿口，义成军不整，式欲斩其将，久乃释之，自是军所过若无人。至西陵，裘甫遣使请降，式曰：“是必无降心，直欲窥吾所为，且欲使吾骄怠耳。”乃谓使者曰：“甫面缚以来，当免而死（而，汝也）。”……贼别帅洪师简、许会能帅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当立效以自异。”使帅其徒为前锋，与贼战有功，乃奏以官。

先是 贼谍入越州 军吏匿而饮食之。文武将吏往往潜与贼通 求城破之日免死及全妻子 或诈引贼将来降 实窥虚实；城中密谋屏语 贼皆知之。式阴察知 悉捕索 斩之；刑将吏尤横猾者 严门禁 无验者不得出入 警夜周密 贼始不知我所为矣。……

官军少骑卒 式曰：“吐蕃、回鹘比配江、淮者 其人习险阻 便鞍马 可用也。”举籍府中 得骁健百余人。……悉以为骑卒 使骑将石宗本将之。……又奏得龙陂监马二百匹 于是骑兵足矣。……于是阅诸营见卒及土团子弟 得四千人 使导军分路讨贼 府下无守兵 更籍土团千人以补之。乃命宣歙将白琮、浙西将凌茂贞帅本军 北来将韩宗政等帅土团 合千人。石宗本帅骑兵为前锋 自上虞趋奉化 解象山之围 号东路军。又以义成将白宗建、忠(张“忠”下脱“武”字。)将游君楚、淮南将万璘帅本军与台州唐兴军合 号南路军。令之曰：“勿争险易 勿焚庐舍 勿杀平民以增首级！平民胁从者 募降之。得贼金帛 官无所问。俘获者 皆越人也 释之。”

癸卯 南路军拔贼沃州寨 甲辰 拔新昌寨 破贼将毛应天 进拔唐兴。……

辛亥 浙东东路军破贼将孙马骑于宁海。戊午 南路军大破贼将刘晔、毛应天于唐兴南谷 斩应天。

先是 王式以兵少 奏更发忠武、义成军及请昭义军 诏从之。三道兵至越州 式命忠武将张茵将三百人屯唐兴 断贼南出之道；义成将高罗锐将三百人 益以台州土军 径趋宁海 攻贼巢穴 昭义将跌跌戮将四百人 益东路军 断贼入明州之道。庚申 南路军大破贼于海游镇 贼入甬溪洞。戊辰 官军屯于洞口 贼出洞战 又破之。己巳 高罗锐袭贼别帅刘平天寨 破之。自是诸军与贼十九战 贼连败。刘晔谓裘甫曰：“向从吾

王式讨伐裘甫叛乱之战

谋入越州，宁有此困邪！”王辂等进士数人在贼中，皆衣绿，睢悉斩之，曰：“乱我谋者，此青虫也！”

高罗锐克宁海，收其逃散之民，得七千余人。王式曰：“贼窘且饥，必逃入海，入海则岁月间未可擒也。”命罗锐军海口以拒之。又命望海镇将云思益、浙西将王克容将水军巡海滙。思益等遇贼将刘（章：孔本“刘”下有“从”字；张校同。）简于宁海东，贼不虞水军遽至，皆弃船走山谷，得其船十七，尽焚之。式曰：“贼无所逃矣，惟黄罕岭可入剡，恨无兵以守之。虽然，亦成擒矣！”裘甫既失宁海，乃帅其徒屯南陈馆下，众尚万余人。辛未，东路军破贼将孙马骑于上畲村，贼将王皋惧，请降。……

戊寅，浙东东路军大破裘甫于南陈馆，斩首数千级，贼委弃辎帛盈路，以缓追者。跌跌戮令士卒，“敢顾者斩！”毋敢犯者。贼果自黄罕岭遁去。六月，甲申，复入剡。诸军失甫，不知所在，义成将张茵在唐兴获俘，将苦之，俘曰：“贼入剡矣。苟舍我，我请为军导。”从之。茵后甫一日至剡，壁其东南。府中闻甫入剡，复大恐，王式曰：“贼来就擒耳！”命趣东、南两路军会于剡，辛卯，围之。贼城守甚坚，攻之，不能拔，诸将议绝溪水以渴之，贼知之，乃出战。三日，凡八十三战，贼虽败，官军亦疲。贼请降，诸将出（章：十二行本“出”作“以”；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白式，式曰：“贼欲少休耳，益谨备之，功垂成矣。”贼果复出，又三战。庚子夜，裘甫、刘睢、刘庆从百余人出降，遥与诸将语，离城数十步，官军疾趣，断其后，遂擒之。壬寅，甫等至越州，式腰斩睢、庆等二十余人，械甫送京师。

剡城犹未下，诸将已擒甫，不复设备。刘从简帅壮士五百突围走，诸将追至大兰山，从简据险自守。秋，七月，丁巳，诸将共攻克之。台州刺史李师望募贼相捕斩之以自赎，所降数百

人，得从筒首，献之。

诸将还越，式大置酒。诸将乃请曰：“某等生长军中，久更行陈，今年得从公破贼，然私有所不谕者，敢问：公之始至，军食方急，而遽散以赈贫乏，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贼聚谷以诱饥人，吾给之食，则彼不为盗矣。且诸县无守兵，贼至，则仓谷适足资之耳。”又问：“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兵尽行，城中无兵以继之，徒惊士民，使自溃乱耳。”又问：“使懦卒为候骑而少给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敌且不量力而斗，斗死，则贼至不知矣。”皆曰：“非所及也！”

八月，裘甫至京师，斩于东市。加王式检校右散骑常侍，诸将官赏各有差。先是，上每以越盗为忧，夏侯孜曰：“王式才有余，不日告捷矣。”孜与式书曰：“公专以执裘甫为事，军须细大，此期悉力。”（军须，谓行军所需粮仗衣物。悉力，谓尽力应办也。）故式所奏求无不从，由是能成其功。

《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之首注略云：

曹操曰：计者，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

《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唐懿宗咸通元年载，自“朝廷知祗德懦怯”至“乃诏发忠武、义成、淮南等诸道兵授之”之记述，即“计于庙堂也。”（按，上文已全文移录，兹为行文需要，简略再移录，读者鉴之。）选将为计于庙堂之首，可知其重要矣。

上引书又云：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上文移录《资治通鉴》记述王式讨灭裘甫之乱甚为详确，可见王式乃具有五德之将，兹不赘述。最后，说几句题外话。裘甫叛乱初起

王式讨伐裘甫叛乱之战

之时，浙东地方军无力平息，情况混乱紧急。司马温公记述，夏侯孜推举王式去浙东将兵平乱，诸相皆以为然，朝廷乃任命王式为浙东观察使。在平乱过程中，王式请求增兵等事，有请必准，有求必应，均夏侯孜之力也。温公撰史详确严谨，必有真实史料为依据也。但《旧唐书》卷一七七夏侯孜传、《新唐书》卷一八二夏侯孜传均不言王式及其讨灭裘甫事，且对夏侯孜为官有贬词，不知何故？岂温公所据史料宋子京与旧传作者均未得见欤？

九 讨伐王仙芝、黄巢之乱的 十年战役

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发生，必有其前因，亦即其历史背景，或谓政治、经济、社会形势；乃必然，非偶然也。司马温公著《资治通鉴》，以历史事件及其所以发生之前因，示人为鉴诫。温公书讨伐王仙芝、黄巢之乱，即一例也。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唐僖宗乾符元年（甲午，~~乾符~~元年，是年十一月方改元）云：

春正月，丁亥，翰林学士卢携上言，以为：“陛下初临大宝，宜深念黎元。国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灌溉，则春夏滋荣。臣窃见关东去年旱灾，自虢至海，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冬菜至少，贫者藜蓬实为面，蓄槐叶为菹；或更衰羸，亦难收（章：十二行本“收”作“采”；乙十一行本同；退斋校同。）拾。常年不稔，则散之临境，今所在皆饥，无所依投，坐守乡间，待尽沟壑。其蠲免余税，实无可征；而州县以有上供及三司钱（户部、转运、盐铁为三司。）督趣甚急，动加捶撻，虽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费（所由，谓催督租税之吏卒。）未得至于府库也。或租税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倘不抚存，百姓实无生计。乞敕州县，应所欠残税，并一切停征，以俟蚕麦，仍发所在义仓，亟加赈给。至深春之后，有菜叶木牙，

继以桑椹 渐有可食 ;在今数月之间 ,尤为窘急 ,行之不可稽缓。”敕从其言 ,而有司竟不能行 ,徒为空文而已。

此即当时社会生活情况 ,关东广大地区贫困 ,百姓卖妻卖子 ,无以为生 ,而朝廷及地方官府 ,坐视不理 ,可悲可愤也。

上引书此年末云 :

上年少 ,政在臣下 ,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来 ,奢侈日甚 ,用兵不息 ,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 ,州县不以实闻 ,上下相蒙 ,百姓流殍 ,无所控诉 ,相聚为盗 ,所在蜂起。州县兵少 ,加以承平日久 ,人不习战 ,每与盗遇 ,官军多败。(是后王仙芝、黄巢遂为大盗。史先言唐末所以致盗之由。)

胡身之之言是也。“致盗之由”即王仙芝、黄巢之乱所以发生之历史背景 ,亦即当时政治、经济、社会之形势也。本文以按年记事之法 ,对此次十年战役分为数段论述之。

(一) 唐僖宗乾符元年二年之战事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唐僖宗乾符元年(八七四)略云 :

是岁 ,濮州人王仙芝始聚众数千 ,起于长垣。(《考异》曰 :《实录》:“二年五月 ,仙芝反于长垣。”按《续宝运录》:“濮州贼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 ,传檄诸道。”檄未称“乾符二年正月三日”。则仙芝起必在二年前 ,今置于岁末。)

《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略云 :

(乾符)二年五月 ,濮州贼首王仙芝聚于长垣县 ,其众三千 ,剽掠闾井 ,进陷濮州 ,俘丁壮万人。郢州节度使李种出兵

击之,为贼所败。

按:《旧纪》书王仙芝事,其时间与《通鉴》不同。《新唐书》卷九僖宗纪书王仙芝事于乾符二年六月,其文云:“濮州贼王仙芝、尚君长陷曹、濮二州,河南诸镇兵讨之。”其时间与《通鉴》、《新唐书》均不同。何耶?《旧唐书》卷二〇〇下黄巢传书王仙芝、黄巢初乱之时为乾符中。《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逆臣下黄巢传略云:

黄巢,曹州冤句人。咸通末,仍岁饥,盗兴河南。乾符二年,濮名贼王仙芝乱长垣,有众三千,残曹、濮二州,俘万人,势遂张。仙芝妄号大将军,檄诸道,言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其票帅尚君长、柴存、毕师铎、曹师雄、柳彦璋、刘汉宏、李重霸等十余辈,所在肆掠。而巢喜乱,即与群从八人,募众得数千人以应仙芝,转寇河南十五州,众遂数万。

新传所谓“乾符二年”,乃笼统言之,亦不确。盖乱起于乾符元年末,地方官府上奏朝廷在二年五月或六月。应从《资治通鉴》所记,王仙芝、黄巢之乱始于乾符元年末。《新唐书》黄巢传记述贼军势力,亦必要,但非仅限于乾元二年也。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唐僖宗乾符二年略云:

(六月)王仙芝及其党尚君长攻陷濮州、曹州,众至数万;天平节度使薛崇出兵击之,为仙芝所败。冤句人黄巢亦聚众数千人应仙芝。巢少与仙芝皆以贩私盐为事,巢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与仙芝攻剽州县,横行山东,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群盗侵淫,剽掠十余州,至于淮南,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诏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军节度使、监军亟加讨捕及招怀。十二月王仙芝寇沂州,平卢节度使宋威表请以步骑五千别为一使,兼帅本道兵所在讨贼。仍(章:十二行本“仍”作

“乃”；乙十一行本同，张校同，云无注本作“仍”。)以威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仍给禁兵三千、甲骑五百。因诏河南方镇所遣讨贼都头并取威处分。

《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下乾符四年三月略云：

青州节度使宋威上表：“请步骑五千，特为一使，兼率本道兵士，所在讨贼，必立微功以酬圣奖。”优诏嘉之，乃授威诸道招讨草贼使，仍给禁兵三千，甲马五百匹。仍谕河南方镇曰：“王仙芝本为盐贼，自号草军，南至寿、庐，北经曹、宋。半年烧劫，仅十五州；两火转斗，逾七千众。诸道发遣将士，同共讨除，日月渐深，烟尘未息。盖以递相观望，虚费粮糗，州县罄于供承，乡村泣于侵暴。今平卢军节度使宋威深愤萑蒲，请行诛讨。朕以威前时蜀部，破南诏之全军；比岁徐州，摧庞勋之大阵。官阶甚贵，可以统诸道之都头；骁勇素彰，足以破伏戎之草寇。今已授指挥诸道兵马招讨草贼使，候宋威到本道日，供给犒设，并取供钱支給。仍命指挥都头，凡攻讨进退，取宋威处分。”时贼渠王仙芝、尚君长在安州，宋威自青州与副使曹全晟进军攻讨，所在破贼。是月冤胸贼黄巢聚万人攻郢州，陷之，逐节度使薛崇。

上文移录《旧唐书》僖宗纪，宋威任诸道兵马招讨草贼使在乾符四年三月，与《资治通鉴》所云乾符二年十二月任命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在时间上不同。按《新唐书》卷九僖宗纪乾符三年略云：

三月，平卢军节度使宋威为指挥诸道招讨草贼使，检校左散骑常侍曾元裕副之。

据此，《新纪》与《旧纪》、《通鉴》又不同，然则何者为是？据我现在

掌握的史料,不能解决,暂置之。

关于上引史料中的“平卢军”与“青州”,应稍加解释。吴廷燮著《唐方镇年表》卷三平卢条略云:

平卢军节度、淄青齐棣登莱观察、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青州刺史,领淄、青、齐、棣、登、莱六州。

咸通十四年(愿祿)

宋威

乾符元年(愿勣)

宋威 《通鉴》:十二月,平卢节度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

据此,唐后期,平卢节度领淄、青、齐、棣、登、莱六州,节度使兼青州刺史,以青州为其治所也。

(二) 乾符三年四年之战事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唐僖宗乾符三年略云:

三年(丙申、愿祿元年)春,正月,天平军奏遣将士张晏等救沂州,还,至义桥,闻北境复有盗起,留使捍御,晏等不从,喧噪趣郓州。都将张思泰、李承佑走马出城,裂袖与盟,以俸钱备酒淆慰谕,然后定。诏本军宣慰一切,无得穷诘。(唐自中世以来,姑息藩镇,至其末也,姑息乱军,遂陵夷以至于亡。)

敕(章十二行本“敕”上有“二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张校同。)福建、江西、湖南诸道观察、刺史,皆训练士卒;又令天下乡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备群盗。……

秋,七月,以前岩州刺史高杰为左骁卫将军,充沿海水军都知兵马使,以讨王郢。

论述王仙芝、黄巢之乱。我注意繁多史料的时间性，故以《资治通鉴》的记述为主，司马温公特重视史事之时间性也。但其它书记事亦有明确时间性者，亦引录之，可与《资治通鉴》之记述相参证，或补《通鉴》之不足。如《旧唐书》卷二〇〇下黄巢传云：“诏左金吾卫上将军齐克让为兖州节度使，以本军讨仙芝。仙芝惧，引众历陈、许、襄、邓，无少长皆虏之，众号三十万。三年七月，陷江陵。”江陵乃长江中游之政治经济军事重镇，为王仙芝攻占，对唐朝廷甚为不利，不能不记述之。《通鉴》于乾符三年无记载，《旧唐书》黄巢传所载，可补《通鉴》之不足也。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唐僖宗乾符三年略云：

宋威击王仙芝于沂州城下，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纵遣诸道兵，身还青州，百官皆入贺。居三日，州县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时兵始休，诏复发之，士皆忿怨思乱。八月，仙芝陷阳翟、郟城，诏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发兵击之。安潜，慎由之弟也。又昭（章：十二行本“昭”上有“命”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张校同。）义节度使曹翔将步骑五千及义成兵卫东都宫，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守东都，又诏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选步骑二千守汝、邓要路。仙芝进逼汝州，诏幽宁节度使李侃、凤翔节度使令狐绯选步兵一千、骑兵五百守陕州、潼关。……

（九月）丙子，王仙芝陷汝州，执刺史王镣。……乙酉，敕赦王仙芝、尚君长罪，除官，以招谕之。仙芝陷阳武，攻郑州，昭义监军判官雷殷符屯中牟，击仙芝，破走之。冬，十月，仙芝南攻唐、邓。（十一月）王仙芝攻郢、复二州，陷之。

十二月，王仙芝攻申、光、庐、寿、舒、通等州。淮南节度使刘邺奏求益兵，敕感化节度使薛能选精兵数千助之。

据上文记述三年战事，官军之讨伐战无成效可言，仅王仙芝所率贼军仍在多处进攻。其兵力似日益强大。司马温公移录郑畋之言可为之总结并有所改进也。兹移录温公之言及郑畋之言：

郑畋以言计不行，称疾逊位，不许；乃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后，（谓宋威奏破王仙芝于沂州城下。）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疮痍数千里。宋威衰老多病，自妄奏以来，诸道尤所不服，（妄奏，谓奏仙芝已死。）今淹留亳州，殊无进讨之意。曾元裕拥兵蕲、黄，专欲望风退缩。若使贼陷扬州，则江南亦非国。崔安潜威望过人，张自勉骁雄良将，宫苑使李瑒，西平王晟之孙，严而有勇。请以安潜为行营都统，瑒为招讨使代威，自勉为副使代元裕。”（《考异》曰：《实录》虽于此月载畋所上书，亦不言行与不行。《新纪》遂于此言“安潜为诸道行营都统，李瑒为招讨草贼使，张自勉副之。”按明年，威、元裕为使，副犹如故。《新纪》误也。）上颇采其言。

郑畋乃有识之士，他所指出讨贼三年无成效以及调换统帅的意见，均真实而必要。“上颇采其言”，亦为事实。兹简略移录《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逆臣黄巢传如下：

帝使平卢节度使宋威与其副曹全晟数击贼，拜诸道行营招讨使，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副焉。仙芝略沂州，威败贼城下，仙芝亡去。威因奏大渠死，擅纵麾下兵还青州。群臣皆入贺。居三日，州县奏贼故在。时兵始休，有诏复遣，士皆忿，思乱。贼闻之，趣郟城，不十日破八县。

仅此，已可证明宋威妄言欺君，不可再用；郑畋之言是也。但更有甚者，如上引《新传》续云：

时威老且暗，不任军，阴与元裕谋曰：“昔庞勋灭，康承训

即得罪。吾属虽成功，其免祸乎？不如留贼，不幸为天子，我不失作功臣。”故躡贼一舍，完军顾望。

据此，更可证明郑畋之卓识。《新传》又续云：

帝亦知之，更以陈许节度使崔安潜为行营都统，以前鸿胪卿李璩代威，右威卫上将军张自勉代元裕。

按上文，在《考异》中，温公言“《新纪》（即上引文）误也。”应从之。

上文引《通鉴》又续云：

招讨副使、都监杨复光奏尚君长弟让据查牙山，官军退保邓州。复光，玄价之养子也。

王仙芝攻蕲州。蕲州刺史裴偃（章：十二行本作“渥”；下同；乙十一本同；孔本同。）王铎知举时所擢进士也。王铎在贼中，为仙芝以书说偃。偃与仙芝约，敛兵不战，许为之奏官，铎亦说仙芝许以如约。偃乃开城延仙芝及黄巢辈三十余人入城，置酒，大陈货贿以赠之，表陈其状。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庞勋，期年卒诛之。今仙芝小贼，非庞勋之比，赦罪除官，益长奸宄。”王铎固请，许之，乃以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即蕲州授之。

仙芝得之甚喜，铎、偃（严：“偃”改“渥”。）皆贺。未退，黄巢以官不及已，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独取官赴左军，使此五千余众安所归乎？”因殴仙芝，伤其首，其众喧噪不已。仙芝畏众怒，遂不受命，大掠蕲州，城中之人，半驱半杀，焚其庐舍。偃奔鄂州，敕使奔襄州，铎为贼所拘。贼乃分其军三千余人从仙芝及尚君长，二千余人从巢，各分道而去。

据以上移录《通鉴》之文，贼军分为二，即王仙芝军与黄巢军。一年后，王仙芝军被讨灭。此亦十年战役划分阶段之事也。《旧唐书》

黄巢传谓“时仙芝表请符节，不允。”不确。《旧唐书·僖宗纪》、《新唐书·僖宗纪》均未书王仙芝表请符节事。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僖宗乾符四年(丁酉，~~感化~~年)略云：

春，正月，王郢诱鲁实入舟中，执之，将士从实者皆奔溃。朝廷闻之，以右龙武大将军宋皓为江南诸道招讨使，先徵诸道兵外，更发忠武、宣武、感化三道、(陈许，忠武军；汴宋，宣武军；徐州，感化军。)宣、泗二州兵，新旧合万五千余人，并受皓节度。二月，郢攻陷望海镇，掠明州，又攻台州，陷之；刺史王葆退守唐兴。诏二浙、福建各出舟师以讨之。王仙芝陷鄂州。黄巢陷郢州，杀节度使薛崇。

《新唐书》卷九僖宗乾符四年亦载，“二月，王仙芝陷鄂州”。又载，“三月，冤句贼黄巢陷郢、沂二州，天平军节度使薛崇死之”。前者与《通鉴》同，但后者在时间性及薛崇官职两方面均较《通鉴》明确，应参证之。

《资治通鉴》又续云：

贼帅柳彦璋剽掠江西。……黄巢与尚让合兵保查牙山。……六月，柳彦璋袭陷江州，执刺史陶祥，使祥上表，彦璋亦自附降状。敕以彦璋为右监门将军，令散众赴京师；以左武卫将军刘秉仁为江州刺史。彦璋不从，以战舰百余固湓江为水寨，剽掠如故。

(六月)庚申，王仙芝、黄巢攻宋州，三道兵与战，不利。(三道兵，平卢、宣武、忠武也。)贼遂围宋威于宋州。甲寅，左威卫上将军张自勉将忠武兵七千救宋州，杀贼二千余人，贼解围遁去。王铎、卢携欲使张自勉以所将兵受宋威节度，郑畋以为威与自勉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为所杀，不肯署奏。八月辛未，铎、携诉于上，求罢免；庚辰，畋请归浚川养疾；上皆不许。乙

卯，王仙芝陷随州，执刺史崔休徵。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遣其子将兵救随州，战死。福奏求援兵，遣左武卫大将军李昌言将凤翔五百骑赴之，仙芝遂转掠复、郢。忠武大将张贯等四千人，与宣武兵援襄州，自申、蔡间逃归，诏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宣武节度使穆仁裕遣人约还。……

郑畋与王铎、卢携争论用兵于上前，畋不胜，退，复上奏，以为：“自王仙芝俶扰，崔安潜首请会兵讨之，继发士卒，罄竭资粮，贼往来千里，涂炭诸州，独不敢犯其境。又以本道兵授张自勉，解宋州围，使江、淮漕运流通，不输寇手。今蒙尽以自勉所将七千兵令张贯将之，隶宋威。自勉独归许州，威复奏加诬毁。因功受辱，臣窃痛之。安潜出师，前后克捷非一，一旦强兵尽付他人，良将空还，若勅忽至，何以枝梧！臣请以忠武四千人授威，余三千人使自勉将之，守卫其境，既不侵宋威之功，又免使安潜愧耻。”时卢携不以为然，上不能决。畋复上言：“宋威欺罔朝廷，败衄狼藉。又闻王仙芝七状请降，威不为闻奏。朝野切齿，以为宜正军法。迹状如此，不应复典兵权，愿与内大臣参酌（内大臣，谓两中尉、两枢密也。）早行罢黜。”不从。

郑畋指出宋威欺罔朝廷，史事甚为明确，不应复典兵权，早行罢黜。但无识者掌握朝廷大权，正确政策不得行，可愤也。郑畋在讨伐黄巢之乱后期，仍发挥其重要作用，下文详述之。

同上书又续云：

黄巢寇掠蕲、黄（蕲、黄相去一百六十五里。）曾元裕击破之，斩首四千级。巢遁去。

《新唐书》僖宗纪、《旧唐书》僖宗纪以及两书黄巢传记事之甚重要者，且为《通鉴》所未载，均应记述之。《新唐书》卷九僖宗纪乾符三

年略云：“十二月，王仙芝陷申、光、庐、寿、通、舒六州。忠武军节度使崔安潜为诸道行营都统，宫苑使李琢为诸军行营招讨草贼使，右威卫上将军张自勉副之。”按：崔安潜与张自勉均为郑畋所赞誉的良将统帅。见《通鉴》卷二五三载郑畋上奏。史籍应载之。王仙芝所陷六州，亦不应不书也。

（三）乾符五年六年战事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僖宗乾符五年略云：

春，正月，丁酉朔，（荆南节度使杨）知温方受贺，（凡元旦、冬至，诸州镇皆受将吏牙贺，下至县邑亦然。）贼已至城下，遂陷罗城。将佐共治子城而守之，及暮，知温犹不出。将佐请知温出抚士卒，知温纱帽皂裘而行，将佐请知温擐甲以备流矢。知温见士卒拒战，犹赋诗示幕僚，遣使告急于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福悉其众自将救之。时有沙陀五百在襄阳，福与之俱，至荆门，遇贼，破之。仙芝闻之，焚掠江陵而去。江陵城下旧三十万户，至是死者什三四。

《通鉴》下文，即乾符五年正月壬寅，“招讨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申州东，所杀万人，招降散遣者亦万人。敕以宋威久病，罢招讨使，还青州；（宋威本平卢帅，罢招讨使还镇。）以曾元裕为招讨使，颍州刺史张自勉为副使。”按：曾元裕虽为宋威之副，但此次立大功，不能不重任之，张自勉乃善战良将也，应重任之。宋威之罢免，乃郑畋久已言之，因宋威误军误国也。此次统帅之调整，大有利于讨伐战事。乾符四年末，朝廷任用杨复光，付以重务，更为重要，下文详述之。

同上引书又续云：

曾元裕奏大破王仙芝于黄梅，杀五万余人，追斩仙芝，传首，余党散去。

在唐僖宗乾符元年，王仙芝聚众起于长垣之前，司马温公已明确论述唐朝廷政治之腐败，即王仙芝事件所以出现之历史背景，亦即其主因（见《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兹详确论述其近因。因王仙芝已死，不能不补述之。据《旧唐书》、《新唐书》黄巢乃贩盐者，即私盐贩。据《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巢少与仙芝皆以贩私盐为事。”可推知，此二人反叛朝廷与唐后期之盐法有关，故王仙芝、黄巢事件之出现，其近因乃盐法也。兹试论之。

《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略云：

刘晏盐法既成，商人纳绢以代盐利者，每缙加钱二百，以备将士春服。包估为汴东水陆运、两税、盐铁使，许以漆器、玳瑁、绫绮代盐价，虽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广虚数以罔上。亭户冒法，私鬻不绝，巡捕之卒，遍于州县。盐估益贵，商人乘时射利，远乡贫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其后军费日增，盐价寔贵，有以谷数斗易盐一升。私糶犯法，未尝少息。

对于以上移录《新唐书》食货志之文，必须正确解释，否则诬蔑贤者刘晏，绝对不可。自“刘晏盐法既成”至“至有淡食者”一段，行文过于简略，非刘晏盐法全部也。特别是“亭户冒法”以下一段中若干句，非刘晏盐法也。请读者参阅下文。

《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略云：

自兵起，流庸未复，税赋不足供费，盐铁使刘晏以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于是上盐法轻重之宜，以盐吏多则州县扰，出盐乡因旧监置吏，亭户糶商人，纵其所之。江、岭去盐远者，有常平盐，每商人不至，则减价以糶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晏又以盐生霖潦则卤薄，曠旱则土溜填，乃随时为令，

遣吏晓导，倍于劝农。吴、越、扬、楚盐廩至数千，积盐二万余石。有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场，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大昌、候官、富都十监，岁得钱百余万缗，以当百余州之赋。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扬州、陈许、汴州、卢寿、白沙、淮西、甬桥、浙西、宋州、泗州、岭南、兖郛、郑滑，捕私盐者，奸盗为之衰息。然诸道加榷盐钱，商人舟所过有税。晏奏罢州县率税，禁堰埭邀以利者。

以上移录《新唐书》食货志之文，乃刘晏盐法也。其中虽有“捕私盐者，奸盗为之衰息”之语，乃称赞刘晏盐法之语，与使民淡食害民之法大不相同也。

按害民之盐法，乃大中及其后的盐法，兹简要移录《册府元龟》邦计部所载大中及其后的盐法，并论述之。《册府元龟》卷四九四邦计部山泽二略云：

宣宗大中元年闰三月盐铁奏，据两池榷盐使状，伏以盐池提禁，只仰壕篱，如有放火延烧故损坏，本县分一周年内十月度，同捉得五斗以上私盐。伏请从今已后，其县令本界内，若五度捉得私盐，每度捉得一斗已上，兼贼同得者，不限岁内岁外，但数足后，即与减一选，如累捉得亦请累减。减至三选，即止。如是别色见任正官员，前官差摄县令，亦准正县令处分。如是散试官差摄县令，无选可减者，亦得年五度捉得私盐并贼同得者，即请别赏见钱五十贯，累捉得亦请累赏。一曰应捉获越界私盐并刮盗两池盐贼与劫夺犯盐囚徒头首关连人等，推勘是合抵死刑者，承前并各准元敕亟法处分者。伏以本制盐法，束勒甚严。强盗盐贼纵入界，各许本州界一月内捉贼送使，如过限不到，即是私存慢易，搜索未精。其元敕内所罚县令课科，便请准敕文牒，本州府当日据数征剋送使。伏请从今

后如有奸人损动壕篱及放火延烧，并有盗窃踪迹，其地界保社、所繇村正、居停主人等，如有自擒捉得贼，每捉得贼一人，惟勘得实所捉人当日以官中诸色见钱一十贯文充赏。今伏请捉获此色贼，推勘得实，合审亟刑者，并请各准奏处分。

以上移录大中及其后之盐法可分为两部分，一为在两池之县令捉得破坏盐池壕篱者以及盗私盐五斗者，提升官职或给重赏，累捉者累赏。二为自盗私盐与劫夺盗私盐犯与其关连人徒，并处死刑。三为盗盐贼，一月内限期捉获送使，如未能如期捉获，重罚县令。四为村正及居停主人等，如自擒得盗盐贼一人，赏钱一十贯文。

据此，盐法之酷暴，可为至矣；百姓之反抗，不得已也。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僖宗乾符五年略云：

黄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让帅仙芝余众归之，推巢为主，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署官属。巢袭陷沂州、濮州。既而屡为官军所败，乃遣天平节度使张杨（章：十二行本“杨”作“裒”；乙十一本同；孔本同；熊校同。）书，请奏之。诏以巢为右卫将军，令就郢州解甲，巢竟不至。

加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同平章事，赏救荆南之功也。

三月，群盗陷朗州、岳州曾（章：十二行本“曾”上有“招讨使”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张校同；退斋校同。）元裕屯荆、襄，黄巢自滑（章：十二行本“滑”作“濮”；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张校同。）州略宋、汴，乃以副使张自勉充东南面行营招讨使。黄巢攻卫南，遂攻叶、阳翟。诏发河阳兵千人赴东都，与宣武、昭义兵二千人共卫宫阙，以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充东都应援防遏使，并将三镇兵（三镇：河阳、宣武、昭义。）仍听于东都募兵二千人。景仁，昌之孙也。又诏曾元裕将兵径还东都，发义成兵三千守轘辕、伊阙、河阴、武牢。

王仙芝余党王重隐陷洪州，江西观察使高湘奔湖口。贼转掠湖南，别将曹师雄掠宣、润。诏曾元裕、杨复光引兵救宣、润。……黄巢引兵渡江，攻陷虔、吉、饶、信等州。

行文至此，阅多年前拙著关于黄巢从何处渡江的讨论（见中华书局出版《文史》第五辑），当时我认为：黄巢从舒州、江州渡江，攻宣州，转入浙东。近日一再思考司马温公之言，即“黄巢引兵渡江，攻陷虔、吉、饶、信等州”。温公此言必有其根据，多年前，我阅读的《司空表圣文集》载《纪恩门王公（凝）宣城遗事》的内容，是我当时立说的主要根据。此书温公定已用过，何以不采用其论，必有依据，可无疑问。其次，我在旧文中亦采用岑仲勉先生的意见，岑仲勉先生在《隋唐史》一书的注文中曾对《旧唐书·僖宗纪》的“黄巢之众再攻江西，陷虔、吉、饶等州”一语解说：“黄巢之众”乃王仙芝余部，并指出：《通鉴》采用《旧唐书》而改易为“黄巢引兵渡江，攻陷虔、吉、饶、信等州”。现在，我认为，“黄巢之众”解释为“王仙芝余部”，岑仲勉先生并未提出任何根据，不可信为定论也。何况《旧纪》此条之后有黄巢之众，“以无舟船，乃开山洞五百里，由陆趋建州，遂陷闽中诸州”之记载。此浩大工程岂“王仙芝余部”所能担负者耶？不可能也。

上引《通鉴》又续云：

曹师雄寇湖州，镇海节度使裴璩遣兵击破之。王重隐死，其将徐唐莒据洪州。饶州将彭幼璋合义营兵克复饶州。（饶州比为黄巢所陷。义营兵，饶州之起义者也。）……王仙芝余党剽掠浙西，朝廷以荆南节度使高骈先在天平有威名，……乃徙骈为镇海节度使。……

（八月）黄巢寇宣州，宣歙观察使王凝拒之，败于南陵。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攻浙东，开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诸州。

(按《九域志》,自婺州至衢州界首一百九十里。衢州治所至建州七百五里。此路岂黄巢始开之邪!).....

十二月甲戌,黄巢陷福州,观察使韦岫弃城走。

总括乾符五年之战事,大致为自北逐渐南移,其所以如此,与黄巢之战略有关。此战略即避重就轻也。王仙芝、黄巢始叛时之地,朝廷兵力不强。因此,王仙芝、黄巢之势力迅速扩大。朝廷调兵遣将,集中兵力,特别是调换无能且腐败的宋威,易之为良将善战的张自勉等;与此大不同,淮南、江南,特别是江南,朝廷能派遣使用的兵力不多,镇兵乡兵的战斗力的甚微。因此,王仙芝死后,黄巢全部(包括王仙芝死后,其余部中归附黄巢者)南去,渡江进入浙西浙东,并进入福建,攻陷福州。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僖宗乾符六年(己亥,感德元年)略云:

(春正月)镇海节度使高骈遣其将张璘、梁缵分道击黄巢,屡破之,降其将秦彦、毕师铎、李罕之、许勍等数十人,巢遂趣广南。彦,徐州人;师铎,冤句人;罕之,项城人也。.....

(四月)上以群盗为忧,王铎曰:“臣为宰相之长,在朝不足分陛下之忧,请自督诸将讨之。”乃以铎守司徒兼侍中,充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

(五月)泰宁节度使李系,晟之曾孙也,有口才而实无勇略,王铎以其家世良将,奏为行营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使将精兵五万并土团屯潭州,以塞岭北之路,拒黄巢。.....黄巢与浙观察使崔璆、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书,求天平节度使,二人之为奏闻,朝廷不许。巢复上表求广州节度使,上命大臣议之。左仆射于琮以为:“广州市舶宝货所聚,岂可令贼之!”亦不许,乃议别除官。六月,宰相请除巢府(章:十二行本“府”上有“率”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张校同。)率,从之。.....镇

海节度使高骈奏：“请以权舒州刺史郎幼复充留后，守浙西，遣都知兵马使张璘将兵五千于郴州守险，兵马留后王重任将兵八千于循、潮二州邀遮，臣将万人自大庾岭趣广州击黄巢。巢闻臣往，必当遁逃，乞敕王铎以所部兵三万于梧、桂、昭、永四州守险。”诏不许。

九月，黄巢得率府率告身，大怒诟执政，急攻广州，即日陷之，执节度使李迢，转掠岭南州县。巢使迢草表述其所怀，迢曰：“予代受国恩，亲戚满朝，腕可断，表不可草。”巢杀之。

乾符六年记事甚多，分两部分论述之，此为第一部分。

《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新唐书》卷九僖宗纪，《旧唐书》卷二〇〇下黄巢传，《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逆臣下黄巢传，对于乾符六年讨伐黄巢事记载颇多，与以上移录《通鉴》记载者有同有异。旧、新《唐书》纪、传之记载亦有同有异，总括互校互补之，当可得其真实也。《旧纪》：“四月，黄巢陷桂管。”《通鉴》及他书均无载，应补之。《通鉴》载黄巢求官不得，诟执政，使李迢草表，李迢以忠于朝廷之言对之，被杀。（详见上引文。）其他三书均不载李迢之言及黄巢杀李迢事，失真实矣。夫求真实乃治史第一要义，“宋贤史学，千古罕匹”（恩师陈寅恪先生语）。司马温公乃宋贤史学家第一人。《新唐书》黄巢传虽有“其十月，巢据荆南，胁李迢草表报天子，迢曰：‘吾腕可断，表不可为。’巢怒，杀之。”虽有杀李迢之事，但时、地均误。故我上文仅谓三书也。关于此年第二部分，引录《通鉴》之文并略论述之如下：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僖宗乾符六年略云：

（十月）黄巢在岭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劝之北还以图大事，巢从之。自桂州编大筏数十，乘暴水，沿湘江而下，历衡、永州，癸未，抵潭州城下。李系婴城不敢出战，巢急

攻，一日，陷之，系奔朗州。巢尽杀戍兵，流尸蔽江而下。尚让乘胜进逼江陵，众号五十万。时诸道兵未集，江陵兵不满万人，王铎留其将刘汉宏守江陵，自帅众趣襄阳，云欲会刘巨容之师。铎既去，汉宏大掠江陵，焚荡殆尽，士民逃窜山谷。会大雪，僵尸满野。后旬余，贼乃至。汉宏，兖州人也，帅其众北归为群盗。……

黄巢北趣襄阳，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淄州刺史曹全晟合兵屯荆门以拒之。贼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晟以轻骑逆战，阳不胜而走，贼追之，伏发，大破贼众，乘胜逐北，比至江陵，俘斩其什七八。巢与尚让收余众渡江东走。或劝巨容穷追，贼可尽也。巨容曰：“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存将士，不爱官赏，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唐末之政，诚如刘巨容之言。）不若留贼以为富贵之资。”众乃止。全晟渡江追贼，会朝廷以泰宁都将段彦谟代为招讨使，全晟亦止。由是贼势复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转掠饶、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众至二十万。

《新唐书》卷九僖宗乾符六年闰十月，黄巢陷潭、澧二州，澧州刺史李绚死之。此条记事为其他三书所无，《通鉴》亦失载，可补司马温公之书矣。上引《通鉴》文有胡身之注云：“唐末之政，诚如刘巨容之言。”所谓刘巨容之言，即上文已载“国家喜负人”下之数语也。身之之言甚是，以僖宗乾符六年中之政治军事情况论之，以十四岁少年皇帝，一切政事均委诸宦官田令孜，有识之士如郑畋等或不得重任，或虽重任但其正确意见不被采用。朝政腐败混乱。至于军事，良将不得任为统帅，善战并有战功之将与兵得不到应得的擢拔与奖赏。因此，王仙芝初起之时，兵力并不强大，但可横行于河南道，黄巢之众以及王仙芝死后之少数余众，横行于大江之南，几乎毫无阻力。僖宗一代，政治军事情况大致如此。其后，昭宗虽欲有所为，非亡国之君，然大唐帝国不能不亡矣！以上记事论述为乾符

五年六年第二部分。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僖宗广明元年(庚子, 890年)略云：

淮南节度使高骈遣其将张璘等击黄巢屡捷, 卢携奏以骈为诸道行营(章:十二行本“营”下有“兵马”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张校同。)都统。骈乃传檄徵天下兵, 且广召募, 得土客之兵共七万, 威望大振, 朝廷深倚之。……张璘渡江击贼帅王重霸, 降之; 屡破黄巢军, 巢退保饶州, 别将常宏以其众数万降。璘攻饶州, 克之, 巢走。时江、淮诸军屡奏破贼, 率皆不实, 宰相已下表贺, 朝廷差以自安。(贾谊有言: 厝火积薪之下, 火未及然, 因谓之安。唐则薪已然矣, 尚可以自安邪!)

永兴按: 胡身之之言是也。唐广明之世, 薪已燃矣, 不应自安而苟且; 虽有有为有识之士拟灭已燃之薪, 然均不得其用。高祖太宗创建的大唐帝国, 行将成为过去, 此亦无可奈何也。

关于高骈部将张璘渡将王重霸事, 《旧唐书》卷二〇〇下黄巢传, 亦有记述, 与上引文不同, 亦移录之, 供参证。其文略云: “时高骈镇淮南, 表请招讨贼, 许之, 议加都统。巢乃渡淮, 伪降于骈。骈遣将张璘率兵受降于天长镇, 巢擒璘杀之, 因虏其众。”《新唐书》卷二二五逆臣下黄巢传所记, 与《通鉴》略同, 应为司马温公所依据。《旧唐书》之记述不确。《旧唐书》僖宗纪之记述与同书黄巢传略同, 亦不确也。

上引《通鉴》又续云：

黄巢屯信州, 遇疾疫, 卒徒多死。张璘急击之, 巢以金啗璘, 且致书请降于高骈, 求保奏; 骈欲诱致之, 许为之求节钺。时昭义、感化、义武等军皆至淮南, 骈恐分其功, 乃奏贼不日当平, 不烦诸道兵, 请悉遣归, 朝廷许之。贼洞知诸道兵已北渡淮, 乃告绝于骈, 且请战。骈怒, 令璘击之, 兵败, 璘死, 巢势

复振。……

(六月)黄巢别将陷睦州、婺州。……庚戌,黄巢攻宣州,陷之。

秋,七月,黄巢自采石渡江,围天长、六合,兵势甚盛。淮南将毕师铎言于高骈曰:“朝廷倚公为安危,今贼数十万众乘胜长驱,若涉无人之境,不据险要之地以击之,使逾长淮,不可复制,必为中原大患。”骈以诸道兵已散,张麟复死,自度力不能制,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诸将严备,自保而已;且上表告急,称:“贼六十余万屯天长,去臣城无五十里。”先是,卢携谓“骈有文武长才,若悉委以兵柄,黄巢不足平。”朝野虽有谓骈不足恃者,然犹庶几望之。及骈表至,上下失望,人情大骇。诏书责骈散遣诸道兵,致贼乘无备渡江。骈上表言:“臣奏闻遣归,亦非自专。今臣竭力保卫一方,必能济办,但恐贼迺过淮,宜急救东道将士善为御备。”遂称风痹,不复出战。

以上移录《通鉴》所载讨伐黄巢战事,乃十年战役中甚为重要者。关系当时之军事,亦关系当时之政治。在军事上毫无策略,乃由于政治上之腐败与混乱。

兹简略移录《新唐书》卷一八四卢携传,并论述之。

卢携,乾符五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俄拜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弘文馆大学士。携姿陋而语不正,与郑畋俱李翱甥,同位宰相,然所处议多驳。初,王仙芝起河南,携表宋威、齐克让、曾衮为招讨使。及威杀尚君长,乃以王铎镇荆南为诸道都统。携不悦。是时,黄巢已破广州,表求天平节度使。携素厚高骈,属令立功,乃固不可巢请。又徇骈与南诏和亲,与畋争,相恨詈,繇是罢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俄为兵部尚书。及铎失守,以骈代之,即按关东诸将为铎、畋所任者,悉易置。

内倚田令孜 ,而外寄戎政于骈 ,与夺惟所爱恶。

广明之政治军事 ,坏于朝廷 ;主要人之一为卢携 ,阅上文可知也。文中一再记述卢携与郑畋敌对事。郑畋 ,仁人君子也 ,其志为民族国家 ;卢携 ,小人也 ,其志则为个人与其小集团私利权势 ;二者如水火之不相容。小人得志 ,其民族国家未有不受重难者。我国古代历史中 ,此例不少。读史治史者不能不为之叹息也。

上引《通鉴》又续云 :

诏河南诸道发兵屯濊水 ,泰宁节度使齐克让屯汝州 ,以备黄巢。

辛酉 ,以淄州刺史曹全晟为天平节度使、兼东面副都统。

……

(九月)黄巢众号十五万 ,曹全晟以其众六千与之战 ,颇有杀获 ;以众寡不敌 ,退屯泗上 (泗上 ,即泗州) ,以俟诸军至 ,并力击之 ,而高骈竟不之救 ,贼遂击全晟 ,破之。

徐州遣兵三千赴濊水 ,过许昌。徐卒素名凶悖 ,节度使薛能 ,自谓前镇彭城 ,有恩信于徐人 ,馆之毬场。及暮 ,徐卒大噪 ,能登子城楼问之 ,对以供备疏阙 ,慰劳久之 ,方定。许人大惧。时忠武亦遣大将周岌诣濊水 ,行未远 ,闻之 ,夜 ,引兵还 ,比明 ,入城 ,袭击徐卒 ,尽杀之 ;且怨能之厚徐卒也 ,遂逐之。能将奔襄阳 ,乱兵追杀之 ,并其家。岌自称留后。汝、郑把截制置使齐克让恐为岌所袭 ,引兵还兖州。(齐克让本泰宁节度使 ,引兵还镇。)诸(章 :十二行本“诸”上有“于是”二字 ;乙十一行本同 ;孔本同 ;张校同。)道屯濊水者皆散。黄巢遂悉众渡淮 ,所过不虏掠 ,惟取丁壮以益兵。(志在攻长安。)

永兴按 :胡身之注是。治史应注意者 ,即濊水所集诸道兵 ,均散去也。当时之军事形势 ,黄巢北来之志甚为明显 ,即攻取长安 ,故朝

廷集诸道兵于灊水。就兵力论，可败退贼军，但诸镇间虽有统帅，而各行其是，遽而散去。是让路于贼军，使黄巢得行其志也。

上引《通鉴》又续云：

黄巢陷申州，遂入颖、宋、徐、兖之境，所至吏民逃溃。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唐僖宗广明元年略云：

（十一月），诏河东节度使郑从谏以本道兵授诸葛爽及代州刺史朱玫，使南讨黄巢。乙卯，以代北都统李琢为河阳节度使。（代北已定，李琢内西徙，亦以备黄巢也。）

初，黄巢将渡淮，豆卢瑑请以天平节钺授巢，（黄巢初求天平节，豆卢瑑欲以是中其欲。）俟其到镇讨之。卢携曰：“盗贼无厌，虽与之节，不能止其剽掠，不若急发诸道兵扼泗州，汴州节度使为都统，贼既前不能入关，必还掠淮、浙，偷生海渚耳！”从之。既而淮北相继告急，携称疾不出。京师大恐。庚申，东都奏黄巢入汝州境。……

汝郑把截制置都指挥使齐克让奏黄巢自称天补大将军，转牒诸军云：“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言自欲问罪于朝廷，于众人无预也。）上召宰相议之。豆卢瑑、崔沆请发关内诸镇及两神策军守潼关。壬戌，日南至。上开延英，对宰相泣下。观军容使田令孜奏：“请选左右神策军弓弩手守潼关，臣自为都指挥制置把截使。”上曰：“侍卫将士，不习征战，恐未足用。”令孜曰：“昔安禄山拘逆，玄宗幸蜀以避之。”崔沆曰：“禄山众才五万，比之黄巢，不足言矣。”豆卢瑑曰：“哥舒翰以十五万众不能守潼关，今黄巢众六十万，而潼关又无哥舒之兵。若令孜为社稷计，三川帅臣皆令孜腹心，比于玄宗则有备矣。”上不怩，（僖宗虽曰童昏，此时此意，岂不知高枕京邑之为乐，越在草莽之为可忧也

哉！祸至而后忧之，则无及矣。古之明主居安而思危，所以能常有其安也。)谓令孜曰：“卿且为朕发兵守潼关。”是日，上幸左神策军，亲阅将士。令孜荐左军马军将军张承范、右军步军将军王师会、左军兵马使赵珂。上召见三人，以承范为兵马先锋使兼把截潼关制置使，师会为制置关塞粮料使，珂为勾当寨栅使，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等使，飞龙使杨复恭为副使。

《新唐书》卷九僖宗纪广明元年十一月，记述上文所言事甚简略，惟云：“壬戌，幸左神策军阅武。护军中尉田令孜为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使，忠武军监军杨复光副之。”与上文引《通鉴》所记不同，前者为飞龙使杨复恭，后者为忠武监军杨复光，何者为是？兹略考辩之。

按《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杨复光传，复光曾为忠武监军，但无副田令孜事。《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亦无此事之记载。《新唐书》卷二〇七宦官杨复光传亦未载此事。据以上有关史料，《新唐书》僖宗纪所载杨复光副田令孜事，不确。应从《通鉴》所载飞龙使杨复恭为田令孜之副，司马温公必有根据。据《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杨复恭传、《新唐书》卷二八〇宦官杨复恭传，杨复恭当时官飞龙使也。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唐僖宗广明元年略云：

(十一月)癸亥，齐克让奏：“黄巢已入东都境，臣收军退保潼关，于关外置寨。将士屡经战斗，久乏资储，州县残破，人烟殆绝，东西南北不见王人，冻馁交逼，兵械刳弊，各思乡闾，恐一旦溃去，乞早遣资粮及援军。”上命选两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张承范等将以赴之。

丁卯，黄巢陷东都，留守刘允章帅百官迎谒，巢入城，劳问

而已，闾里晏然。允章，迺之曾孙也。（刘迺见二百三十卷德宗兴元元年。允章可谓忝厥祖矣。）田令孜奏募坊市人数千以补两军。

辛未，陕州奏东都已陷。壬申，以田令孜为汝、洛、晋、绛、同、华都统，将左、右军东讨。是日，贼陷虢州。……

乙亥，张承范等将神策弩手发京师。神策军士皆长安富家子，赂宦官窜名军籍，厚得禀赐，但华衣怒马，凭势使气，未尝更战陈，闻当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贫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门楼临遣之。（《考异》曰：《新传》曰：“帝饒令孜章信门，赉遗丰优。”按令孜虽为招讨都统，赐节赉物，其实不离禁闼，是日所遗者承范等耳。《新传》云饒令孜，误也。）承范进言：“闻黄巢拥数十万之众，鼓行而西，齐克让以饥卒万人依托关外，复遣臣以二千余人屯于关上，又未闻为馈饷之计，以此拒贼，臣窃寒心。愿陛下趣诸道精兵早为继援。”上曰：“卿辈第行，兵寻至矣！”丁丑，承范等至华州。会刺史裴虔余徙宣歙观察使，军民皆逃入华山，城中索然，州库唯尘埃鼠迹，赖仓中犹有米千余斛，军士裹三日粮而行。

十二月，庚辰朔，承范等至潼关，搜菁中，得村民百许，使运石汲水，为守御之备；与齐克让军皆绝粮，士卒莫有斗志。是日，黄巢前锋军抵关下，白旗满野，不见其际，克让与战，贼小却，俄而巢至，举军大呼，声振河、华。克让力战，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饥甚，遂喧噪，烧营而溃，克让走入关。关左有谷，平日禁人往来，以榷征税，谓之“禁坑”。贼至仓猝，官军忘守之，溃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木寿藤茂密如织，一夕践为坦途。承范尽散其辎囊以给士卒，遣使上表告急，称：“臣离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馈饷未闻影响。到关之日，巨寇已来，以二千人拒六十万众，外军饥溃，蹋开禁坑。臣之失守，鼎鑊甘心；

朝廷谋臣，愧颜何寄！或闻陛下已议西巡，（谓议幸蜀。）苟銮輿一动，则上下土崩。臣敢以犹生之躯，奋冒死之语，愿与近密及宰臣熟议。（章：十二行本“议”下有“未可轻动”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张校同。近密，谓两中尉、两枢密。）急徵兵以救关防，则高祖、太宗之业庶几犹可扶持，使黄巢继安禄山之亡，微臣胜哥舒翰之死！”

关于广明元年讨伐黄巢记事，《通鉴》最为详确。《旧唐书》、《新唐书》僖宗纪所载有关史料，亦有应采用者，简述如下。《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略云：

广明元年春正月乙卯朔，上御宣政殿，制曰：“近日东南州府，频奏草贼结连。本是平人，迫于饥馑，驱之为盗，情不愿为。”

按，此乃真实情况，结合本书上文所移录唐大中盐法观之，乃驱民为盗也；不仅一般平民，接近百姓的乡村小吏，亦同时驱之为盗矣。上文移录《通鉴》又续云：

辛巳，贼急攻潼关，承范悉力拒之，自寅及申，关上矢尽，投石以击之。关外有天塹，贼驱民千余人其中，掘土填之，须臾，即平，引兵而度。夜，纵火焚关楼俱尽。承范分兵八百人，使王师会守禁坑，比至，贼已入矣。壬午旦，贼夹攻潼关，关上兵皆溃，师会自杀，承范变服帅余众脱走。至野狐泉，遇奉天援兵二千继至，承范曰：“汝来晚矣！”博野、凤翔军还至渭桥，见所募新军衣裘温鲜，怒曰：“此辈何功而然，我曹反冻馁！”遂掠之，更为贼乡导，以趣长安。……黄巢入华州，留其将乔钐守之。河中留后王重荣请降于贼。癸未，制以巢为天平节度使。

（甲申）百官退朝，闻乱兵入城，布路窜匿。（布路，分路

也。)令孜帅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门出,(长安城西面三门,北来第一门曰开远门,第二门曰金光门,第三门曰延平门。)惟福、穆、泽、寿四王及妃嫔数人从行,百官皆莫知之。上奔驰昼夜不息,从官多不能及。车驾既去,军士及坊市民兢入府库盗金帛。

晡时,黄巢前锋将柴存入长安,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帅文武数十人迎巢于霸上。巢乘金装肩舆,其徒皆被发,约以红缙,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輜重塞涂,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巢馆于田令孜第,其徒为盗久,不胜富,见贫者,往往施与之。居数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

上趣骆谷,凤翔节度使郑畋谒上于道次,请车驾留凤翔。上曰:“朕不欲密迩巨寇,且幸兴元,徵兵以图收复。卿东捍贼锋,西抚诸蕃,纠合邻道,勉建大勋。”畋曰:“道路梗涩,奏报难通,请得便宜从事。”许之。戊子,上至壻水,诏牛勗、杨师立、陈敬瑄,谕以京城不守,且幸兴元。若贼势犹盛,将幸成都,宜豫为备拟。

庚寅,黄巢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类。辛卯,巢始入宫。壬辰,巢即皇帝位于含元殿,画皂缙为袞衣,击战鼓数百以代金石之乐。登丹凤楼,下赦书,国号大齐,改元金统。谓广明之号,去唐下体而著黄家日月,以为己符瑞。唐官三品以上悉停任,四品以下位如故。以妻曹氏为皇后。……

郑畋还凤翔,召将佐议拒贼,皆曰:“贼势方炽,宜且从容以俟兵集,乃图收复。”畋曰:“诸君劝畋臣贼乎!”因闷绝仆地,齧伤其面,(郑畋以将佐怠于勤王,忠愤之气一时郁勃,至于闷绝而僵仆于地,故齧伤其面。)自午至明旦,尚未能言。会巢使

者以赦书至，监军袁敬柔与将佐序立宣示，代敕草表署名以谢巢。监军与巢使者宴，乐奏，将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孙储曰：“以相公风痹不能来，故悲耳。”民间闻者无不泣。敕闻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厌唐，贼授首无日矣！”乃刺指血为表，遣所亲问道诣行在，召将佐谕以逆顺，皆听命，复刺血与盟，然后完城堑，缮器械，训士卒，密约邻道合兵讨贼，邻道皆许诺发兵，会于凤翔。时禁兵分镇关中者尚数万（禁兵分镇关中，即神策八镇兵也。）闻天子幸蜀，无所归，敕使人招之，皆往从敕，敕分财以结其心，军势大振。

丁酉，车驾至兴元，诏诸道各出全军收复京师。（悉所统之军皆行，谓之全军。）己亥，黄巢下令，百官诣赵璋第投名衔者，复其官。（名衔，题官位姓名也。）豆卢瑑、崔沆及左仆射于宗琮、右仆射刘邺、太子少师裴谔、御史中丞赵濛、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汤扈从不及，匿民间，巢搜获，皆杀之。广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与于仆射俱死！”执贼刃不置，贼并杀之。发卢携尸，戮之于市。将作监郑纂、库部郎中郑系义不臣贼，举家自杀。（唐屡更丧乱，至于广明，举家殉国犹不乏人，恩义有结之素也。）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虽臣于巢，多纳亡命，匿公卿于复壁，巢杀之。

初，枢密使杨复恭荐处士河间张濬，拜太常博士，迁度支员外郎。黄巢逼潼关，濬避乱商山。上幸兴元，道中无供顿，汉阴令李康以骡负糗粮数百驮献之，从行军士始得食。上问康：“卿为县令，何能如是？”对曰：“臣不及此，乃张濬浚员外教臣。”上召濬浚诣行在，拜兵部郎中。义武节度使王处存闻长安失守，号哭累日，不俟诏命，举军入援，遣二千人问道诣兴元卫车驾。

唐僖宗广明元年中，关于政治军事诸多重要者，《资治通鉴》均详确

记述。近代以来,史学研究者对广明政治军事之性质之论述,分歧显著。我于此不能不稍加分析,兹略述如下。

《通鉴》二五四广明元年记述黄巢入长安时的情况,略云:“巢乘金装肩舆,其徒皆被发,约以红缙,衣锦绣,执兵以从。巢馆于田令孜第,其徒为盗久,不胜富,见贫者,往往施与之。居数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又略云:“庚寅,黄巢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类。辛卯,巢始入宫。壬辰,巢即皇帝位于含元殿,画皂缙为袞衣,击战鼓数百以代金石之乐。登丹凤楼,下赦书,国号大齐,改元金统。”(此段,上文已移录,为便于讨论,重出。)按黄巢辈之意,以大齐帝国代大唐帝国,即改朝换代。我华夏民族历史,自秦始皇至清代,多次改朝换代,有两种主要形式:一为旧朝腐朽,民众生活痛苦,有识有为之士出,以武力推倒旧朝,拯民于水火之中,建立新的朝代,我民族历史向前发展。兹以大唐帝国建立之始李渊李世民入长安为例,并说明之。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恭帝义宁元年(西历591年)略云:

丙子,渊引军西行,(自冯翊西行。)所过离宫园苑皆罢之,出宫女还其亲属。冬,十月,辛巳,渊至长安,营于春明门之西北,诸军皆集,合二十余万。渊命各依壁垒,勿得入村落侵暴。

同上书又云:

甲辰,李渊命诸军攻城,约“勿得犯七庙及代王、宗室,违者夷三族!”

“七庙”,隋之七庙也。“代王”,即隋之代王,守长安城,为李渊所拥立之隋恭帝;“宗室”,隋之宗室,均与隋炀帝及其所行陷百姓于水火中之暴政无关,义军勿得侵犯。此宽大政策甚得民心。

同上书又云:

十一月丙辰,军头雷永吉先登,遂克长安。代王在东宫,左右奔散,唯侍读姚思廉侍侧。军士将登殿,思廉厉声诃之曰:“唐公举义兵,匡帝室,卿等毋得无礼!”众皆愕然,布立庭下。渊迎王于东宫,迁居大兴殿后,听思廉扶王至顺阳阁下,泣拜而去。……渊还,舍于长乐宫,与民约法十二条,悉除隋苛禁。

读以上移录《通鉴》所载李渊帅义军入长安后,除隋苛禁,拯民于水火之中,称之为义军是当然的,对有别与害民的隋炀帝隋七庙、代王、宗室,行宽大政策,亦颇得民心。至于李渊帅军进入长安途中,罢隋离宫女并还其亲以及禁兵卒入村侵掠,亦为得民心的行为。总而言之,司马温公称有上述行为李渊所帅之军为义军是正确的,由此而建立的大唐帝国,是吾华夏民族历史中的进步。与上述李渊的情况相比,黄巢“乘金装肩舆,其徒皆被发,约以红缙,衣锦绣。”“居数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司马温公称之为贼为盗,亦正确也。夫史,乃记载真实之史事,以供鉴戒之学也;司马温公所著书足以当之。称黄巢及其徒众为义军,不可也。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唐僖宗广明元年又略云:

黄巢遣使调发河中,前后数百人,吏民不胜其苦。王重荣谓众曰:“始吾屈节以纾军府之患,今调财不已,又将征兵,吾亡无日矣!不如发兵拒之。”众皆以为然,乃悉驱巢使者杀之。巢遣其将朱温自同州,弟黄邺自华州,合兵击河中,重荣与战,大破之,获粮仗四十余船,遣使与王处存结盟,引兵营于渭北。陈敬瑄闻车驾出幸,遣步骑三千奉迎,表请幸成都。时从兵浸多,兴元储蓄不丰,田令孜亦劝上;上从之。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唐僖宗中和元年(辛丑, 851年)略云:

春 正月 ,车驾发兴元。……陈敬瑄以扈从之人骄纵难制 ,有内园小儿先至成都 (唐时给役于坊廐及内园者 ,皆谓之小儿。)游于行宫 ,笑曰 :“人言西川是蛮 ,今日观之 ,亦不恶 !”敬瑄执而杖杀之 ,由是众皆肃然。敬瑄迎谒于鹿头关。辛未 ,上至绵州 ,东川节度使杨师立谒见。壬申 ,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萧遘同平章事。郑畋约前朔方节度使唐(章 :十二行本“唐”作“田” ;乙十一行本同 ;孔本同 ;退斋校同。)弘夫、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同讨黄巢。巢遣其将王晖齋 诏召畋 ,畋斩之 ,遣其子凝绩诣行在 ,凝绩追及上于汉州。

丁丑 车驾至成都 ,馆于府舍。

……

(二月)丙申 ,加郑畋同平章事。加淮南节度使高骈东面都统 ,加河东节度使郑从谏兼侍中 ,依前行营招讨使。……以枢密使杨复光为京西南面行营都监。

黄巢以朱温为东南面行营都虞候 ,将兵攻邓州 ;三月辛亥 ,陷之 ,执刺史赵戒 (章 :十二行本“戒”作“戎” ;乙十一行本同 ;孔本同 ;退斋校同。)因戍邓州以扼荆、襄。……甲寅 ,敬瑄奏遣左黄头军使李鋌将兵击黄巢。(西川黄头军 ,崔安潜所置也。)辛酉 ,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赐畋诏 :“凡蕃、汉将士赴难有功者 ,并听以墨敕除官。”畋奏以泾原节度使程宗楚为副都统 ,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为行军司马。黄巢遣其将尚让、王播帅众五万寇凤翔 ,畋使弘夫伏兵要害 ,自以兵数千 ,多张旗帜 ,疏陈于高岗。贼以畋书生 ,轻之 ,鼓行而前 ,无复行伍 ,伏发 ,贼大败于龙尾陂 ,斩首二万余级 ,伏尸数十里。有书尚书省门为诗以嘲贼者 ,尚让怒 ,应在省官及门卒 ,悉抉目倒悬之 ,大索城中能为诗者 ,尽杀之 ,识字者给贱役 ,凡杀三千余人。

永兴按：读以上引文最后两行，黄巢及其将佐辈所为，残暴酷虐，称之为贼为盗，乃书史事之真实，正确也。称之为义军，绝对不可，因歪曲史事之真相。读着鉴之。

上移录《通鉴》云：“辛酉，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但《新唐书》卷九僖宗纪中和元年略云：

（三月）辛酉，郑畋为西面行营都统。

《新唐书》卷一八五郑畋传略云：

明年（按即中和元年），迁检校尚书右仆射、西面行营都统。

《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中和元年略云：

三月，以凤翔节度使郑畋守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充京西诸道行营都统。

《旧唐书》卷一七八郑畋传略云：

中和元年二月，即授畋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充京西诸道行营都统。

据上引文，《新唐书》纪、传之西面行营都统与《旧唐书》纪、传之京西诸道行营都统，其职权范围以及地位高低约略相同；但与《通鉴》所云之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其职权范围大，乃京城四面，其地位高，故以宰相为之；郑畋时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乃宰相也。至于《新唐书》所云之西面行营都统与《旧唐书》所云之京西诸道行营都统，其职权范围小，只京城西面，其地位较低，一般有功之将官皆可为之。据此，《通鉴》所云是也；《新唐书》、《旧唐书》所云非也。此外，唐僖宗对郑畋所言：“卿东捍贼锋，西抚诸蕃，纠合邻道，勉建大勋。”可见郑畋所负担之任务，不只京城西面，乃京城之全面，即

京城之四面也。

黄巢得王徽，逼以官，徽阳瘖不从；月余，逃奔河中，遣人问道奉绢表诣行在。诏以徽为兵部尚书。前夏绥节度使诸葛爽复自河阳奉表自归，即以徽为河阳节度使。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项羌也，《新书》党项以姓别为部落，而拓跋氏最强。）纠合夷、夏兵会鄜延节度使李孝昌于鄜州，同盟讨贼。奉天镇使齐克俭遣使诣郑畋求自效。甲子，畋传檄天下藩镇，合兵讨贼。时天子在蜀，诏令不通，天下谓朝廷不能复振，及得畋檄，争发兵应之。贼惧，不敢复窥京西。黄巢以其将王玫为邠宁节度使，邠州通塞镇将朱玫起兵诛之，让别将李重古为节度使，自将兵讨巢。

以上《通鉴》卷二五四唐僖宗中和元年四月初之文。同书又续云：

是时，唐弘夫屯渭北，王重荣屯沙苑，王处存屯渭桥，拓跋思恭屯武功，郑畋屯盩厔。弘夫乘龙尾之捷，进薄长安。壬午，黄巢帅众东走，程宗楚先自延秋门入，（长安苑城有门，西出谓之延秋门。）弘夫继至，处存帅锐卒五千夜入城。坊市民喜，争欢呼出迎官军，或以瓦砾击贼，或拾箭以供官军。宗楚等恐诸将分其功，不报凤翔、鄜夏，军士释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处存令军士系白帟为号，坊市少年或窃其号以掠人。贼露宿霸上，闻知官军不整，且诸军不相继，引兵还袭之，自诸门分入，大战长安中，宗楚、弘夫死，军士重负不能走，是以甚败，死者什八九。处存收余众还营。丁亥，巢复入长安，怒民之助官军，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于是诸军皆退，贼势愈炽。……贼众上黄巢尊号曰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

以上移录《通鉴》所载者，均为中和元年五月之前事。在此期间，

《旧唐书》僖宗纪所记事有可补《通鉴》记事之不足者，简略移录如下：“二月，代州北面行营都监押陈景思率沙陀、萨葛、安庆等三部落与吐浑之众三万赴援关中，次绛州。沙陀首领翟稽俘掠绛州叛还，景思知不可用，遣使诣行在，请赦李国昌父子，令讨贼以赎罪，从之。”《新唐书》僖宗纪亦有可补《通鉴》之不足者，如“四月戊寅，程宗楚、朔方军节度使唐弘夫及黄巢战于咸阳，败之。”

《通鉴》又续云：

黄巢之克长安也，忠武节度使周岌降之。（去年十一月授周岌忠武节，十二月而黄巢克长安。）岌尝夜宴，急召监军杨复光，左右曰：“周公臣贼，将不利于内侍，不可往。”（唐内侍省以内侍监为之长，内侍为贰，故左右以称复光。）复光曰：“事已如此，义不图全。”即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复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义耳！公自匹夫为公侯，奈何舍十八叶天子而臣贼乎！”（自高祖至僖宗十八世。）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独拒贼，故貌奉而心图之。今日召公，正为此耳。”因沥酒为盟。是夕，复光遣其养子守亮杀贼使者于驿。

《新唐书》卷二〇七宦者上杨复光传亦述及周岌事，有可补《通鉴》之记述者，如复光赴周岌宴，语当时事，复光泣曰：“丈夫所感，独恩与义耳，彼不顾恩义，规利害，何丈夫哉！公奋匹夫封侯，乃捐十八叶天子，北面臣贼，何恩义利害昧昧耶？”《旧唐书》卷一八四杨复光传略同。按《通鉴》、《新唐书》、《旧唐书》记杨复光事可能根据同一史料，在文字上，《通鉴》较简要，《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述较详，但更感人，故不惮烦琐均移录之，请读者鉴谅。

《通鉴》又续云：

时秦宗权据蔡州，不从岌命，复光将忠武兵三千诣蔡州，说宗权同举兵讨巢。宗权遣其将王淑将兵三千从复光击邓

州逗留不进，复光斩之，并其军，分忠武八千人为八都，遣牙将鹿晏弘、晋晖、王建、韩建、张造、李师泰、庞从等八人将之。（考异曰：刘恕《十国纪年》上云八都，而下止有王建等七人姓名，诸书不可考故也。）王建，舞阳人；韩建，长社人；晏弘、晖、造、师泰，皆许州人也。复光帅八都与朱温战，败之，遂克邓州，逐北至蓝桥而还。（蓝桥，在蓝田关南。）

按：《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杨复光传、《新唐书》二〇七宦者上杨复光传亦载八都，但缺张造、庞从之名。即司马温公在考异中所谓“诸书不可考故也。”

《通鉴》之文又续云：

昭义节度使高浚会王重荣攻华州，克之。

六月戊戌，以郑畋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都统如故。……邠宁节度副使朱玫屯兴平，（兴平县，在长安西八十五里。）黄巢将王播围兴平，玫退屯奉天及龙尾陂。西川黄头军使李鋌将万人，夙威将五千人屯兴平，为二寨，与黄巢战，屡捷，陈敬暄遣神机营使高仁厚将二千人益之。

关于黄头军，在本书之末的注文中，将较详考辨，此处不论述。

鄜延节度使李孝昌、权夏州节度使拓跋思恭屯东渭桥，黄巢遣朱温拒之。以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东南面行营招讨使，以邠宁节度副使朱玫为节度使。……高浚与黄巢将李详战于石桥，浚败，奔河中，详乘胜取华州。巢以详为华州刺史。以权知夏绥节度使拓跋思恭为节度使。……李（章：十二行本“李”上有“九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斋校同。）孝昌、拓跋思恭与尚让、朱温战于东渭桥，不利，引去。（史言诸镇之勤王者，皆以师老迁延引退。）……忠武监军杨复光屯武功。……凤翔行军司马李昌言将本军屯兴平。时凤翔仓库虚

竭，犒赏稍薄，粮馈不继，昌言知府中兵少，因激怒其众，冬，十月，引军还袭府城。郑畋登城与士卒言，其众皆下马罗拜曰：“相公诚无负我曹。”畋曰：“行军苟能戢兵爱人，为国灭贼，亦可以顺守矣。”（逐帅为逆取，讨贼以取旌节为顺守。）乃以留务委之。即日西赴行在。天平节度使、南面招讨使曹全晟与贼战死，军中立其兄子存实为留后。

十一月乙巳，孟楷、朱温袭郾、夏二军于富平，二军败，奔归本道。郑畋至凤州，累表辞位，诏以畋为太子少傅、分司。以李昌言为凤翔节度行营招讨使。……遂昌贼陷处州。……王铎以高骈为诸道都统无心讨贼，自以身为首相，发愤请行，恳款流涕，至于再三，上许之。

《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载广明元年征讨黄巢事，有可补《通鉴》记述之不足者，如该年四月，“以内常侍张存礼充都粮料使，判官崔铤充制置副使。”又如该年八月，“是岁春末，贼在信州疫痢，其徒多丧。淮南将张璘急击之，时昭义、武宁、义武等军兵马数万赴淮南，骈欲收功于己，乃奏贼已将殄，不假诸道之师，并遣还北。贼知诸军已退，与骈绝，骈令张璘整军击之，为贼所败，临阵杀璘。贼遂乘胜渡江，攻天长、六合等县。”按，此段记述颇为重要，因记载黄巢军自岭南北返渡过长江之地也。据上文“贼在信州”，“淮南将张璘急击之”，“为贼所败，临阵杀璘，贼遂乘胜渡江。”据《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信州在江南西道。《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江南道四云：“信州，西北至饶州五百里。”又据上文引《新唐书》地理志淮南道扬州广陵郡有“天长、六合”二县。根据上述史料，在信州之贼军杀淮南将后，乘胜西北行，可能在饶州境渡过长江，攻淮南道扬州之天长、六合二县。仅述此一说，不敢谓定论也。请读者教之。据《通鉴》卷二五四唐僖宗中和元年云：“秋，七月，丁巳，改元，赦天下。（改元中和。）”则贼军在信州时，《旧唐书》谓“是岁春末”乃广明二

年之春末。《旧唐书》僖宗纪云：“八月，黄巢之众渡江寇淮南。”应为中和元年之八月，因七月丁巳（七月十一日）已改元为中和矣。确言之，应如陈垣著《二十史朔闰表》称此年为广明二年，其下注云：“七月丁巳改元。”《通鉴》用后元，故概称为中和元年，此亦为初治唐史者应注意者也。

《旧唐书》僖宗纪又云：

（七月），以忠武监军使杨复光为天下行营兵马都监，代西门思恭。许王铎以便宜从事。遣郎官、御史分行天下，徵兵赴关内。

八月，代北行营兵马使诸葛爽、朱玫、拓拔思恭等军屯渭桥。朱玫屯兴平，为贼将王璠所击，退保奉天。诸葛爽降贼，伪署爽河阳节度使。许州牙将秦宗权奏破贼于汝州，乃授宗权蔡州防御使。昭义节度使高浚与贼将李详战于石桥，为贼所败，退归河中。贼乘胜陷同州。

（九月）凤翔节度使郑畋以病徵还行在，以凤翔大将李昌言代畋为节度使、兼京城西面行营都统。

十二月，行营都统王铎率禁军、山南东川之师三万至京畿，屯于整屋。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唐僖宗中和二年（壬寅，~~癸酉~~）略云：

春，正月辛亥，以王铎兼中书令，充诸道行营都都统。

永兴按：“都都统”一官名初见，是否有误？司马温公以长篇文字考异之。兹全文移录如下：

考异曰：《旧纪》：“中和元年七月，铎为都统。十二月，帅师三万至京畿屯于整屋。”《旧铎传》亦在元年。《唐年补录》：“元年十一月，乙巳，制以铎为都统。十二月，乙亥，铎屯整

屋。”《续宝运录》：“元年八月，铎拜天下都统。”《唐补纪》：“中和元年四月，高骈帅师驻泊东塘，自五月出府，九月却归，朝廷即以铎都统诸道兵马，收复长安。”铎为都统，诸书年月不同如此。《新纪》：“二年正月，辛亥，王铎为诸道行营都都统，高骈罢都统。”据《实录》四月答高骈诏，罢都统当在此年。今从《实录》。《新纪》、《旧骈传》云：“僖宗知骈无赴难意，乃以铎为京城四面诸道行营兵马都统，韦昭度领江淮盐铁转运使。骈既失兵柄，又落利权，攘袂大诟，累上章论列，语词不逊。”按骈罢都统，依前为诸道盐铁转运使，五月方罢。《北梦琐言》曰：“王铎初镇荆南，黄巢入寇，望风而遁。他日，将兵潼关，黄巢令人传语云：‘相公儒生，且非我敌，无污我锋刃，自取败亡也。’后到成都行朝，拜诸道都统。所以高骈上表，目之为败军之将也。”按铎自荆南丧师贬官，未尝将兵潼关。皮光业《见闻录》，为都统在此年二月，亦误。又《旧纪》、《传》《新传》，铎止为都统。《新纪》作都都统，《实录》初除及罢时皆为都统，中间多云都都统。又西门思恭为都都监。按时诸将为都统者甚多，疑铎为都都统是也。

以上为司马温公之考异，至为精辟。愿与读者共学习之。

以下继续移录《通鉴》之文：

权知义成节度使，俟罢兵复还政府。高骈但领盐铁转运使，罢其都统及诸使。听王铎自辟将佐，以太子少师崔安潜为副都统。辛未，以周岌、王重荣为都都统左右司马，诸葛爽及宣武节度使康实为左右先锋使，时溥为催遣纲运租赋防遏使。以右神策观军容使西门思恭为诸道行营都都监。又以王处存、李孝昌、拓跋思恭为京城东北西面都统，以杨复光为南面行营都监使。……己卯，以太子少傅、分司郑畋为司空兼门下

侍郎、同平章事，诏赴行在，军务一以咨之。……

朱温寇河中，王重荣击败之。

以李昌言为京城西面都统，朱玫为河南都统。（朱玫时镇幽宁，安得出关东统河南诸镇！此河南，盖自龙门东至蒲津一带大河南岸也。）……以右神策将军齐克俭为左右神策内外八镇兼博野、奉天节度使。

唐亡于昭宗之世，昭宗非亡国之君，但大唐帝国不得不亡，因亡国的形势已形成于僖宗之世。如田令孜辈利用顽劣少年天子，无恶不作，伤民害民，失去民心，高祖太宗所创建之王业，荡然无存。王仙芝、黄巢贼军横行海内，杀人流血成川，此真亡国之形势。不幸中之幸，尚有忠于大唐帝国之仁人志士在，如郑畋、杨复光等，有识有知有勇，因而出现《通鉴》上文记载的“以王铎充诸道行营都都统”至“以杨复光为南面行营都都监”，包围盗据长安黄巢贼军的形势，因而形成。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唐僖宗中和二年略云：

王铎将两川、兴元之军屯灵感寺，泾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幽宁、凤翔屯兴平，保大、定难屯渭桥，忠武屯武功，官军四集。（永兴按：此即《通鉴》上文所载对盗据长安黄巢贼军之包围更紧缩之包围也。）黄巢势已蹙，号令所行不出同、华。（黄巢将朱温时据同州，李详据华州，故号令之行止此二州。）民避乱皆入深山筑栅自保，农事俱废，长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缗。贼卖（章：十二行本“卖”作“买”；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张校同。）人于官军以为粮，官军或执山寨之民鬻之，人直数百缗，以肥瘠论价。

以上《通鉴》记述乃唐僖宗中和二年四月以前事。《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一亦有记载，略同，略云：“二月，泾原大将唐弘夫败贼将

林言于兴平,俘斩万计。王处存率军二万,径入京城,贼伪遁去。京师百姓迎处存,欢呼叫噪。”《新唐书》卷九僖宗纪略云:“中和二年二月甲戌,黄巢陷同州。己卯,太子少傅分司东都郑畋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唐僖宗中和二年五月略云:

黄巢攻兴平,兴平诸军退屯奉天。(时凤翔、邠宁军屯兴平。)……

六月,以泾原留后张钧为节度使。(是年二月,王铎承制,以张钧为泾原留后,事见上卷。)

(七月,)尚让攻宜君寨,会大雪盈尺,贼冻死者什二三。……以保大留后东方逵为节度使,充京城东面行营招讨使。(按李孝昌以郿师勤王,去年为黄巢所攻,奔归本道。东方逵盖代李孝昌者也。)……

(八月,)黄巢所署同州防御使朱温屡请益兵以捍河中,知右军事孟楷抑之,不报。温见巢兵势日蹙,知其将亡,亲将胡真、谢瞳劝温归国;九月,丙戌,温杀其监军严实,举州降王重荣。温以舅事重荣,王铎承制以温为同华节度使,使瞳奉表诣行在。(朱温因王重荣以归唐,而重荣之后夷于朱温之手,唐祚亦夷于温矣。)……李详以重荣待温厚,亦欲归之,为监军所告,黄巢杀之,以其弟思邺为华州刺史。……

以平卢大将王敬武为留后。(王敬武既逐安师儒,朝廷遂命为留后。)时诸道兵皆会关中讨黄巢,独平卢不至,王铎遣都统判官、谏议大夫张濬往说之。敬武已受黄巢官爵,不出迎,濬见敬武,责之曰:“公为天子藩臣,侮慢诏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谢之。既宣诏,将士皆不应,濬徐谕之曰:“人生当先晓逆顺,次知利害。黄巢,前日贩盐虜耳,公等舍累叶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师皆集京畿,而淄青

独不至；一旦贼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不亟往分功名、取富贵，后悔无及矣！”将士皆改容引咎，顾谓敬武曰：“谏议之言是也。”敬武即发兵从濬而西。……

黄巢兵势尚强，王重荣患之，谓行营都监杨复光曰：“臣贼则负国，讨贼则力不足，奈何？”复光曰：“雁门李仆射（时李克用据代州，代州，雁门郡也。诸家多以为克用时为雁门节度使。骁勇，有强兵，其家尊与吾先人尝共事相善，彼亦有徇国之志，所以不至者，以与河东结隙耳。诚以朝旨谕郑公而召之，必来（郑公，谓从说也。）来则贼不足平矣！”东面宣慰使王徽亦以为然。时王铎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谕郑从说。（王铎为都都统，便宜从事，凡徵调除授，皆得用墨敕。）十一月，克用将沙陀万七千自岚、石路趣河中，不敢入太原境，独与数百骑过晋阳城下，与从说别，从说以名马、器币赠之。李详旧卒共逐黄思邺，推华阴镇使王遇为主，以华州降于王重荣，王铎承制以遇为刺史。

《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中和二年所载讨黄巢事，有可补《通鉴》之不足者，如“八月庚子，贼同州防御使朱温杀其监军严实，与大将胡真、谢瞳等来降，王铎承制拜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按上文移录《通鉴》载朱温降在此年九月，未言何日。《新唐书》卷九僖宗纪朱温降在此年九月丙戌，与《通鉴》同月同日，可互证也。《通鉴》载李克用南来勤王事，《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记述颇详；其言曰：“（中和二年），于是义武节度使王处存、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传诏克用同讨巢。克用喜，即大阅雁门，得忻、代、蔚、朔达鞞众三万，骑五千而南。于是国昌守代州。郑从说不肯假道，克用军傅太原而营，奉币马遗从说，身从数骑呼曰：‘我且西，愿与公一言。’从说升陴慰勉，归货币囊。克用乃自阴地趋晋，会河中。帝闻，擢克用雁门节度、神策天宁军镇遏、忻代观察使。明年，宰相王铎承制，

授克用东北面行营都统，河东监军陈景思为监军使。克用使弟克修领毅骑五百度河，克用自夏阳济，留薛阿檀扼津口，次同州，壁乾坑，与贼战梁田坡，败之。”永兴按：自中和二年后一段相当长时间内，李克用在军事政治两方面均有重要作用，因此，对《新唐书》沙陀传有关其人之事，移录较多，请读者鉴谅。

上引《通鉴》又续云：

（十二月，）李克用将兵四万至河中（《考异》曰：《实录》在明年正月。今从《新太祖记年录》、薛居正《五代史》）遣从父弟克修先将兵五百济河尝贼。初，克用弟克让为南山寺僧所杀，其仆浑进通归于黄巢。自高浚之败，诸军皆畏贼，莫敢进。及克用至，贼惮之，曰：“鹞军至矣，当避其锋。”克用军皆衣黑，故谓之鹞军。巢乃捕南山寺僧十余人，遣使齎诏书及重赂，因浑进通诣克用以求和。克用杀僧，哭克让，受其赂以分诸将，焚其诏书，归其使者，引兵自夏阳渡河，军于同州。……

三年（癸卯，~~唐~~）春，正月，李克用将李存贞败黄揆于沙苑，己巳，克用进屯沙苑。揆，巢之弟也。王铎承制以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以杨复光为东面都统监军使，陈景思为北面都统监军使。……

二月壬子，李克用进军乾坑，与河中、易定、忠武军合，尚让等将十五万众屯于梁田陂，明日，大战，自午至晡，贼众大败，俘斩数万，伏尸三十里。巢将王璠、黄揆袭华州，据之，王遇亡去。……甲子，李克用进围华州，黄思邺、黄揆婴城固守；克用分骑屯渭北。……黄巢兵数败，食复尽，阴为遁计，发兵三万搤蓝田道，三月，壬申，遣尚让将兵救华州，李克用、王重荣引兵逆战于零口，破之。克用进军渭桥。骑军在渭北，克用每夜令其将薛志勤、康君立潜入长安，燔积聚，斩虏而还，（零口，在京兆昭应县。）贼中大惊。……癸巳，李克用等拔华州，

黄揆弃城走。

《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记中和三年事有可补《通鉴》记事之不足者，如：“二月，沙陀攻华州，刺史黄邺出奔至石堤谷，追擒之。”（按：此刺史乃贼军之刺史，旧纪记事不明确。）

《通鉴》又续云：

李克用与忠武将庞从、河中将白志迁等引兵先进，与黄巢军战于渭南，一日三战，皆捷；义成、义武等诸军继之，贼众大奔。甲辰，克用等自光泰门入京师，黄巢力战不胜，焚宫室遁去。

以下为司马温公《考异》文甚长，兹择其更为重要者，移录如下：

《旧纪》：“四月庚子，沙陀等军趋长安，贼拒之于渭桥，大败而还。李克用乘胜追之。己卯，黄巢收残众，由蓝田关而遁。庚辰，收京城，杨复光告捷。”按是月丁酉朔，无己卯、庚辰。敬翔《梁太祖编遣录》：“四月乙巳，巢焚宫闾、省寺、居第略尽，拥残党越蓝田而逃。明日，上与诸军收复长安。”《实录》：“甲辰，李克用与忠武将庞从、河中将白志迁、横野将满存、朝邑将康师贞三败贼于渭桥，大破之。义成、义武等军继进。乙巳，巢贼燔长安宫室，收余众自光泰门东走，由蓝田关以遁。诸军进收京师。”

以下，温公移录《新纪》、《旧传》、《新传》、程匡柔《唐补纪》、《后唐太祖纪年录》。最后，温公移录《杨复光露布》云：“今月八日，杨守宗等随克用自光泰门先入京师。”又云：“‘贼尚为坚阵，来抗官军，自卯至申，群凶大溃，即时奔遁，南入商山。’然则官军以八日入城，贼战不胜而走，此最可据，今从之。渭南之战，必在八日以前，诸书皆误也。”

《通鉴》又续云：

贼死及降者甚众，官军暴掠，无异于贼，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巢自蓝田入商山，多遗珍宝于路，官军争取之，不急追，贼遂逸去。杨复光遣使告捷，《考异》曰：张彭《耆旧传》：“中和三年，北路奏黄巢正月十日败走，收复长安城讫。三月，北路行营收城，将士并回戈。”句延庆《耆旧传》曰：“四年，北路奏黄巢正月十日败走，收复长安。三月，北路行营破黄巢将士并回。”延庆悉移彭四年事于三年，三年事于四年，而不移其月日，其为差谬又甚于彭。今但云告捷，更不著月日。）百官入贺。诏留忠武等军二万人，委大明宫留守王徽及京畿制置使田从异部分，守卫长安。五月，加朱玫、李克用、东方逵同平章事。升陕州为节度，以王重盈为节度使。又建延州为保塞军，以保大行军司马延州刺史李孝恭为节度使。（赏破黄巢、复京城之功也）克用年二十八，于诸将最少，而破黄巢、复长安，功第一，兵势最强，诸将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时人谓之“独眼龙”。

夫史，乃求史事之真实以供鉴戒之学也。司马温公在《进资治通鉴表》（见《司马文正公传家集》）自述著《通鉴》“专取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本书上文移录《通鉴》所云黄巢逃走，朝廷军进入长安，“官军暴掠，无异于贼。”乃温公治史思想之表现。黄巢贼军在长安城中之破坏掠夺，固应大书特书，因其为贼为盗也。官军为恶亦书之，此乃史事之真实，可供鉴戒也。此外，在上引文中，温公对史事之月日之精确考辨，吾侪治史者应学习也。

上文引《通鉴》又续云：

黄巢使其骁将孟楷将万人为前锋，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逆战而败，贼进攻其城，宗权遂称臣于巢，与之连兵。

初 巢在长安 ,陈州刺史宛丘赵犇谓将佐曰 :“巢不死长安 必东走 陈其冲也。且巢素与忠武为仇 ,(巢自初起 ,与宋威、张自勉等累战 ,皆忠武兵也。)不可不为之备。”乃完城堑 ,缮甲兵 积刍粟 ;六十里之内 ,民有资粮者 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 ,使其弟昶翊、子麓林分将之。孟楷既下蔡州 移兵击陈 ,军于项城 ,犇先示之弱 ,伺其无备 袭击之 ,杀获殆尽 ,生擒楷 ,斩之。巢闻楷死 ,惊恐 悉众屯澉水 ,六月 与秦宗权合兵围陈州 ,掘堑五重 ,百道攻之。陈人大恐 ,犇谕之曰 :“忠武素著义勇 陈州号为劲兵 ,况吾家久食陈禄 ,誓与此州存亡。男子当求生于死中 ,且殉国而死 不愈于臣贼而生乎 !有异议者斩 !”数引锐兵开门出击贼 ,破之。巢益怒 ,营于州北 ,立宫室百司 ,为持久之计。时民间无积聚 ,贼掠人为粮 生投于碓磑并骨食之 ,号给粮之处曰“舂磨寨”。纵兵四掠 ,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濮、徐、兖等数十州 咸被其毒。(此河南 ,谓洛州河南府。)

永兴按 :读上引文末四行 ,令人发指 ,黄巢贼军已完全失去人性。数十州广大民众为彼等所吞食 ,是可忍 ,孰不可忍耶 !所幸有陈州忠武军 ,读赵犇所言“男子当求生于死中 ,且殉国而死 不愈于臣贼而生乎 !”又为之振奋。此乃以忠勇著称名将李光颜所树立忠武军之传统也。于此 ,再次贬斥黄巢贼军破坏雄伟壮丽的长安城 ,应一并声讨之。

左骁卫上将军杨复光卒于河中 ;复光慷慨喜忠义 ,善抚士卒 ,军中痛哭累日 ,八都将鹿晏弘等各以其众散去。田令孜素畏忌之 ,闻其卒 ,甚喜 ,因摈斥其兄枢密使复恭为飞龙使。令孜专权 ,人莫与之抗 ,惟复恭数与之争得失 ,故令孜恶之 ,复恭因称疾归蓝田。……

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畋，虽当播越，犹谨法度。田令孜为判官吴圆求郎官，畋不许；陈敬瑄欲立于宰相之上，畋以故事，使相品秩虽高，皆居真相之下，固争之；（唐末，凡节度使带平章事及检校三省长官、三公、三师者，皆谓之使相。）二人乃令凤翔节度使李昌言上言：“军情猜忌，不可令畋扈从过此。”畋亦累表辞位，乃罢为太子太保，又以其子兵部侍郎凝绩为彭州刺史，使之就养。

唐僖宗在位之末期，文臣赖有郑畋，武臣赖有杨复光，大唐帝国尚可维持。今二人一死一去，亡灭之形势昭然矣。此虽与征讨黄巢之乱关系不大，简述之，请读者鉴谅。

上文引《通鉴》又续云：

八月，甲辰，李克用至晋阳，诏以前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为代北节度使，镇代州。

（九月）感化节度使时溥营于潞水；（遏黄巢之兵，且为陈州声援也。）加溥东面兵马都统。……

赵犇遣人问道求救于邻道，于是周岌、时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全忠与黄巢之党战于鹿邑，败之，斩首二千余级，遂引兵入亳州而据之。

四年（甲辰，~~唐~~元年）春正月，黄巢兵尚强，周岌、时溥、朱全忠不能支，共求救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二月，克用将蕃、汉兵五万出天井关，河阳节度使诸葛爽以河桥不完（谓河阳桥也。）屯兵万善以拒之。克用乃还兵自陕、河中渡河而东。（《考异》曰：《唐末见闻录》：“晋王三月十三日发大军讨黄巢。”《太祖纪年录》：“正月，太祖帅师五万自泽潞将下天井关，河阳屯万善，乃改辕蒲、陕渡河。”薛居正《五代史》但云四年春。按四月已与巢战，三月十三日发晋阳，似太晚。又克用表云：“昨

二月内 频得陈、许、徐、汴书牒。”今从《旧传》。又克用自诉上表云：“遂从陕服，径达许田。”是于蒲、陕两道度兵也。）……

朱全忠击黄巢瓦子寨，拔之；（黄巢撤民居以为寨屋，谓之瓦子寨。）巢将陕人李唐宾、楚丘王虔裕降于全忠。

《新唐书》卷九僖宗纪中和三年略云：“八月，黄巢、秦宗权寇陈州。”《通鉴》虽载秦宗权与黄巢连兵，《新纪》所言更为明确，故亦移录之。《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下中和二年略云：“王铎用其部将王遇为华州刺史。”按《通鉴》卷二五五唐僖宗中和二年有“李详旧卒共逐黄思邨”之语，其下《考异》引《实录》之言：“李详下牙队兵斩伪刺史黄思邨。”司马温公按云：“黄邨与黄巢俱死于虎狼谷。”似李详与黄巢有关，亦不确切。永兴按：《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黄巢传云：“其五月，昭义高浚攻华州，王重荣与并力，克之。”又云：“高浚击贼李详，不胜。”

上文移录《通鉴》唐僖宗纪中和四年又续云：

黄巢围陈州几三百日，赵犇兄弟与之大小数百战，虽民食将尽，而众心益固。李克用会许、汴、徐、兖之军于陈州，时尚让屯太康，夏，四月癸巳，诸军进拔太康。黄思邨屯西华，诸军复攻之，思邨走。黄巢闻之惧，退军故阳里（故阳里，在陈州城北。）陈州围始解。

朱全忠闻黄巢将至，引军还大梁。五月，癸亥，大雨，平地三尺，黄巢营为水所漂，且闻李克用将至，遂引兵东北趣汴州，屠尉氏。尚让以骁骑五千进逼大梁，至于繁台，宣武将丰人朱珍、南华庞师古击却之。全忠复告急于李克用，丙寅，克用与忠武都监使田从异发许州，戊辰，追及黄巢于中牟北王满渡，乘其半济，奋击，大破之，杀万余人，贼遂溃。尚让帅其众降时溥，别将临晋李说、曲周霍存、甄城葛从周、冤句张归霸及（章：

十二行本“及”下有“从”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张校同。）弟归厚帅其众降朱全忠。巢逾汴而北，己巳，克用追击之于封丘，又破之。庚午夜，复大雨，贼惊惧东走，克用追之，过胙城、匡城。巢收余众近千人，东奔兖州，辛未，克用追至冤句，骑能属者才数百人，昼夜行二百余里，人马疲乏，粮尽，乃还汴州，欲裹粮复追之，获巢幼子及乘舆器服符印，得所掠男女万人，悉纵遣之。

（五月）庚辰，时溥遣其将李师悦将兵万人追黄巢。

《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亦载以上移录《通鉴》之文，有同者，亦有不同者。其不同者可补《通鉴》记述之不足，故亦全文移录之如下：“（中和四年）五月辛酉朔。癸亥，沙陀（即李克用及其所帅兵也。）追黄巢而北。丁卯，次尉氏。戊辰，大雨，平地水深三尺，沟河涨溢。贼至中牟，临汴河欲渡，沙陀遽至，贼大骇，其党分溃，杀伤溺死殆半。”按：据此段移录旧纪而言，其时间性不仅有“月”且有“日”，如癸亥等，此可补《通鉴》记述之不足者也。旧纪续云：“李周、杨景彪以残众走封丘。”此句亦可补《通鉴》记事之不足。旧纪又续云：“己巳，沙陀渡汴河，趋封丘，黄巢兄弟悉力拒战，李克用击败之。获所俘男女五万口，牛马万余，并伪乘舆、法物、符印、宝货、戎仗等三万计。得巢幼子，年六岁。”按：此段之数目字，《通鉴》均无。或司马温公认为无必要也。

上文移录《通鉴》又续云：

（六月）甲辰，武宁将李师悦与尚让追黄巢至瑕丘，败之。巢众殆尽，走至狼虎谷，（狼虎谷，在泰山东南莱芜界。）丙午，巢甥林言斩巢兄弟妻子首，将诣时溥，遇沙陀博野军，夺之，并斩言首以献于溥。（黄巢乾符三年起兵为盗，至是凡十年而灭。）《考异》曰：《续宝运录》曰：“尚让降徐州。黄巢走至碣山，

路被诸军趁逼甚，乃谓外甥朱彦之云云，外甥再三不忍下手，黄巢乃自刎过与外甥。外甥将至，路被沙陀博野夺却，兼外甥首级一时送都统军中。”《旧纪》：“七月癸酉，贼将林言斩黄巢、黄揆、黄秉三人首级降。”《旧传》：“巢入泰山，徐帅时溥遣将张友与尚让之众掩捕之。至狼虎谷，巢将林言斩巢及二弟邺、揆等七人首并妻子函送徐州。”）

最后，我引证今日西北大学李健超先生之言，加以说明。《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序中有言曰：“唐两京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大都会，是国内外各色人聚居的城市。除汉族外，还有当时自立邦国的吐蕃、南诏、回纥、龟兹、于阗、疏勒少数民族及突厥人，也在此定居，也有一些西域及其他外国王子、质子、才士艺人、商人适兹乐土，中国与当时世界各国之间演出交流文化的盛大场面。”上文所谓两京，当然包括西京长安。李健超先生又说：“唐代末年，长安化为废墟”。按此即黄巢贼军严重破坏的结果，可见黄巢破坏华夏民族文化的罪大恶极，不能不贬斥之也。

《韦庄集》《浣花集补遗》载秦妇吟云：

中和癸卯春三月，洛阳城外花如雪。东西南北路人绝，绿杨悄悄香尘灭。路旁忽见如花人，独向绿杨阴下歇。凤侧鸾欹鬓脚斜，红攒黛敛眉心折。借问女郎何处来，含颦欲语声先咽。回头敛袂谢行人，丧乱漂沦何堪说。三年陷贼留秦地，依稀记得秦中事。君能为妾解金鞍，妾亦与君停玉趾。前年庚子腊月五，正闭金笼教鹦鹉。斜开鸾镜懒梳头，闲凭雕栏慵不语。忽看门外起红尘，已见街中擂金鼓。居人走出半仓皇，朝士归来尚疑误。是时西面官军入，拟向潼关为警急。皆言博野自相持，尽道贼军来未及。须臾主父乘奔至，下马入门痴似醉。适逢紫盖去蒙尘，已见白旗来匝地。扶羸携幼兢相呼，上

屋缘墙不知次。南邻走入北邻藏，东邻走向西邻避。北邻诸妇咸相凑，户外奔腾如走兽。轰轰昆昆乾坤动，万马雷声从地涌。火迸金星上九天。十二官街烟炯炯。日轮西下寒光白，上帝无言空脉脉。阴云晕气若重围，宦者流星如血色。紫气潜随帝座移，妖光暗射台星坼。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怨声声动地。舞伎歌姬尽暗捐，婴儿稚女皆生弃。东邻有女眉新画，倾国倾城不知价。长戈拥得上戎车，回首香闺泪盈把。旋抽金线学缝旗，才上雕鞍教走马。有时马上见良人，不敢回眸空泪下。西邻有女真仙子，一寸横波剪秋水。妆成只对镜中春，年幼不知门外事。一夫跳跃上金阶，斜袒半肩欲相耻。牵衣不肯出朱门，红粉香脂刀下死。南邻有女不记姓，昨日良媒新纳聘。琉璃阶上不闻行，翡翠帘间空见影。忽看庭际刀刃鸣，身首支离在俄顷。仰天掩面哭一声，女弟女兄同入井。北邻少妇行相促，旋解云鬟拭眉绿。已闻击柝坏高门，不觉攀缘上重屋。须臾四面火光来，欲下回梯梯又摧。烟中大叫犹求救，梁上悬尸已作灰。妾身幸得全刀锯，不敢踟躇久回顾。旋梳蝉鬓逐军行，强展蛾眉出门去。旧里从兹不得归，六亲自此无寻处。一从陷贼经三载，终日惊忧心胆碎。夜卧千重剑戟围，朝餐一味人肝脍。鸳帟纵入岂成欢，宝货虽多非所爱。蓬头面垢犹眉赤，几转横波看不得。衣裳颠倒言语异，面上夸功雕作字。柏台多士尽狐精，兰省诸郎皆鼠魅。还将短发戴华簪，不脱朝衣缠绣被。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金鱼为两史。朝闻奏对入朝堂，暮见喧呼来酒市。一朝五鼓人惊起，叫啸喧争如窃议。夜来探马入皇城，昨日官军收赤水。赤水去城一百里，朝若来兮暮应至。凶徒马上暗吞声，女伴闺中潜生喜。皆言冤愤此时销，必谓妖徒今日死。逡巡走马传声急，又道官军全阵入。大彭小彭相顾忧，二郎四郎抱鞍泣。沉沉数日无消息，

必谓军前已衔璧。簸旗掉剑却来归，又道官军悉败绩。四面从兹多厄束，一斗黄金一升粟。尚让厨中食木皮，黄巢机上割人肉。东南断绝无粮道，沟壑渐平人渐少。六军门外倚僵尸，七架营中填饿殍。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来时晓出城东陌，城外风烟如塞色。路旁时见游奕军，坡下寂无迎送客。霸陵东望人烟绝，树锁骊山金翠灭。大道俱成棘子林，行人夜宿墙匡月。明朝晓至三峰路，百万人家无一户。破落田园但有蒿，摧残竹树皆无主。路旁试问金天神，金天无语愁于人。庙前古柏有残枿，殿上金罍生暗尘。一从狂寇陷中国，天地晦冥风雨黑。案前神水呪不成，壁上阴兵驱不得。闲日徒歆典谟恩，危时不助神通力。我今愧恶拙为神，且向山中深避匿。寰中箫管不曾闻，筵上牺牲无处觅。旋教魍鬼傍乡村，诛剥生灵过朝夕。妾闻此语愁更愁，天遣时灾非自由。神在山中犹避难，何须责望东诸侯。前年又出杨震关，举头云际见荆山。如从地府到人间，颇觉时清天地闲。陕州主帅忠且贞，不动干戈惟守城。蒲津主帅能戢兵，千里宴然无犬声。朝携宝货无人问，暮插金钗唯独行。明朝又过新安东，路上乞浆逢一翁。苍苍面带苔藓色，隐隐身藏蓬荻中。问翁本是何乡曲，底事寒天霜露宿。老翁暂起欲陈词，却坐支颐仰天哭。乡园本贯东畿县，岁岁耕桑临近甸。岁种良田二百廛，年输户税三千万。小姑惯织褐絁袍，中妇能炊红黍饭。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风吹白虎。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家财既尽骨肉离，今日垂年一身苦。一身苦兮何足嗟，

山中更有千万家 ,朝餐山上寻蓬子 ,夜宿霜中卧荻花。妾闻此父伤心语 ,竟日阑干泪如雨。出门惟见乱泉鸣 ,更欲东奔何处所。仍闻汴路舟车绝 ,又道彭门自相杀。野色徒销战士魂 ,河津半是冤人血。适闻有客金陵至 ,见说江南风景异。自从大寇犯中原 ,戎马不曾生四鄙。诛锄窃盗若神功 ,惠爱生灵如赤子。城壕固护教金汤。赋税如云送军垒。奈何四海尽滔滔 ,湛然一镜平如砥。避难徒为阙下人 ,怀安却羨江南鬼。愿君举棹东复东 ,咏此长歌献相公。

永兴按 :以上移录韦庄秦妇吟全文 ,其大部分篇幅为贬斥大盗黄巢及其徒党祸国殃民破坏长安以及屠杀百姓的滔天罪行 ;且为秦妇亲自见闻以及本人之遭遇者。故真实可信 ,诚为今日口诛笔伐大盗黄巢及其徒党之最佳史料 ,故移录之作为本段之结束。

十 讨伐逆贼秦宗权六年战役

(一) 中和三年讨伐逆贼秦宗权之战

《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唐僖宗中和三年五月略云：

黄巢使其骁将孟楷将万人为前锋，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逆战而败，贼进攻其城，宗权遂称臣于巢，与之连兵。

据《新唐书》卷二二五逆臣秦宗权传，“宗权以中和三年叛，居六年而诛”。其祸乱及于淮南浙东，其兵力不仅蔡洲之兵，同时，必有一强大叛逆集团也。

《旧唐书》卷二〇〇下秦宗权传记载：“巢贼既诛，宗权复炽，僭称帝号，补署官吏。遣其将秦彦乱江淮，秦贤乱江南，秦诰陷襄，孙儒陷孟、洛、陕、虢至于长安，张晷陷汝、郑，卢塘攻汴州。贼首皆慄锐惨毒，所至屠残人物，燔烧郡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贼既乏食，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关东郡邑，多被攻陷。”以上引文可分为三部分，一为秦宗权叛逆集团，即秦宗权、秦彦、秦诰、孙儒、张、卢塘，以孙儒最善战而残暴；二为其侵占地区；三为其残害民众不亚于黄巢也。

《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逆臣秦宗权传所载，有与上引《旧传》相同者，有与《旧传》不同者。为全面论述此逆贼之罪恶，不惮烦琐，请读者鉴谅。《新传》略云：

（黄）巢走出关，宗权与连和，遂围陈州，树壁相望，扰跋梁、宋间。巢死，宗权张甚，啸会逋残，有吞噬四海意。乃遣弟宗言寇荆南，秦诰出山南，攻襄州，陷之，进破东都，围陕州，使秦彦寇淮、肥，秦贤略江南，宗衡乱岳、鄂。

按：贼将秦姓者七人，较《旧传》多一人，但无孙儒、张晁。

唐讨伐秦宗权之战，历时六年，但每次战争均为时短暂，《通鉴》、《旧传》、《新传》之记载亦简略，并稍有不同。兹以三书之记载互较撰述之。

（二）中和四年讨伐逆贼秦宗权之战

《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唐僖宗中和四年末略云：

时黄巢虽平，秦宗权复炽，命将出兵，寇掠邻道，陈彦侵淮南，秦贤侵江南，秦诰陷襄、唐、邓，孙儒陷东都、孟、陕、虢，张晁陷汝、郑，卢瑊攻汴、宋。（自孙儒以下，事皆在是年之后，史概言之。）所至屠剪焚荡，殆无孑遗。其残暴又甚于巢，军行未始转粮，车载盐尸以从。北至卫、滑，西及关辅，东尽青、齐，南出江、淮，州镇存者仅保一城，极目千里，无复烟火。

呜呼，黄巢、秦宗权辈乃华夏民族之败类罪人也。此类大盗巨贼摧残吾华夏民族破坏吾华夏民族大好河山如此。千载后，读司马温公之文，对黄巢、秦宗权辈，不能不大声疾呼声讨而消灭之也。

上文引《通鉴》记述，乃对秦宗权之乱概言之，不详也。以下按年详述，与上引文稍有重复，请读者鉴谅。

(三) 光启元年讨伐逆贼秦宗权之战

《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唐僖宗光启元年略云：

秦宗权责租赋于光州刺史王绪，绪不能给，宗权怒，发兵击之。……

秦宗权寇颖、亳，朱全忠败之于焦夷。……

秦宗权称帝，置百官，《考异》曰：《旧宗权传》但云巢贼既诛，僭称帝号。《实录》：“明年十月，襄王即位，宗权已称帝。不从。”《新》、《旧纪》皆无之，不知宗权以何年月称帝，今因时溥为都统书之。）诏以武宁节度使时溥为蔡州四面行营兵马都统以讨之。……

闰月，秦宗权遣其弟宗言寇荆南。……

东都留守李罕之与秦宗权将孙儒相拒数月，罕之兵少食尽，弃城，西保浉池，宗权陷东都。（孙儒陷东都，而曰宗权者，儒，宗权将也。）……

孙儒据东都月余，烧宫室、官寺、民居，大掠席卷而去，城中寂无鸡犬。李罕之复引其众入东都，筑垒于市西而居之。（城大难守，且无居人，故筑垒以自保聚。）……

秦宗权攻邻道二十余州，陷之，唯陈州距蔡百余里，兵力甚弱，刺史赵犍日与宗权战，宗权不能屈。诏以犍为蔡州节度使。……

（九月）蔡军围荆南，（蔡军，秦宗权所遣秦宗言之军也。）马步使赵匡谋奉前节度使陈儒以出，留后张环觉之，杀匡及儒。

冬，十月，癸丑，秦宗权败朱全忠于八角。（《九域志》：汴州浚仪县有八角镇。）

永兴按：以上记述乃光启元年讨伐逆贼秦宗权之情况，司马温公记述颇详，但亦有可能不足之处。兹以《旧唐书》、《新唐书》有关纪、传校之，或可有所补缺也。

《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光启元年略云：“（时）秦宗权据许、蔡，秦彦据宣歙。”“蔡贼秦宗权侵寇藩邻，制以徐州节度使时溥为钜鹿王，充蔡州四面行营兵马都统。宗权将秦贤攻汴，郑不已，以汴州刺史朱全忠为沛郡王，充蔡州西北面行营都统。”《新唐书》卷九僖宗光启元年略云：“十月癸丑，朱全忠及秦宗权战于双丘，败绩。”按上文引《通鉴》云：“秦宗权败朱全忠于八角。”胡注据《九域志》指出八角镇所在地，应不误；《新纪》所云双丘，恐不确。但《新唐书》卷二二五下秦宗权传有“使秦贤营双丘”，应实有其地实有其事，两者均不误也。又《新传》中一段，虽有一、二事与《通鉴》所载者同，但亦有《通鉴》未载可补其缺者，兹移录如次：“巢死，宗权张甚，啸会逋残，有吞噬四海意。乃遣弟宗言寇荆南，秦诰出山南，攻襄州，陷之，进破东都，围陕州，使秦彦寇淮、肥，秦贤略江南，宗衡乱岳、鄂。贼渠率票惨，所至屠老孺，焚屋庐，城府穷为荆菜，自关中薄青、齐，南缭荆、郢，北亘卫、滑，皆麇骇雉伏，至千里无舍烟。”

（四）光启二年讨伐逆贼秦宗权之战

《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唐僖宗光启二年略云：

秦贤寇宋、汴，朱全忠败之于尉氏南，癸巳，遣都将郭言将步骑三万击蔡州。……

秋，七月，秦宗权陷许州，杀节度使鹿晏弘。（中和四年，晏弘据许州，至是败亡。）……

初，忠武决胜指挥使孙儒与龙骧指挥使朗山刘建锋戍蔡州，拒黄巢，扶沟马殷隶军中，以材勇闻。及秦宗权叛，儒等皆

属焉。宗权遣儒(章:十二行本“儒”下有“将兵”二字;乙十一行本同。)攻陷郑州,刺史李璠奔大梁。儒进陷河阳,留后诸葛仲方奔大梁。(广明元年,诸葛爽得河阳,及子而败。)儒自称节度使鹿晏弘,张全义据怀州,李罕之据泽州以拒之。

初,长安人张佖为宣州幕僚,恶观察使秦彦之为,弃官去,过蔡州,宗权留以为行军司马。……

秦宗言围荆南二年,张瓌婴城自守,城中米斗直钱四十缗,食甲鼓皆尽,击门扉以警夜,死者相枕。宗言竟不能克而去。

《新唐书》卷九僖宗纪光启二年略云:“秦宗权陷许州,忠武军节度使鹿晏弘死之。”按:上文引《通鉴》已言鹿晏弘死事,但未确言忠武军,故又引录《新唐书》之文,稍有重复。请读者鉴谅。上引书又云:“十一月庚子,秦宗权陷郑州。”上文引《通鉴》已载孙儒攻陷郑州,但未言时间;《新唐书》之文可补《通鉴》之不足也。

《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略云:“十一月,蔡贼孙儒陷郑州,刺史李璠遁免。儒引军攻河阳。”按:与《新唐书》僖宗纪相比,十一月后脱“庚子”二字,有“儒引兵”三字,则与章校《通鉴》加“将兵”二字相同矣。据此可见治史者应多读书各取其详确者也。《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逆臣秦宗权传亦载以上所论述者,甚简略,亦应参读也。《册府元龟》卷三八六将帅部褒异一二略云:“张归霸,僖宗光启二年,与蔡贼秦宗权将张郢较胜,为飞戈所中,即拔马却逸。控弦一发,贼洞颈而坠,遂兼骑而还。”

(五) 光启三年讨伐逆贼秦宗权之战

《资治通鉴》卷二五七唐僖宗光启三年略云:

(夏四月)高骈闻秦宗权将寇淮南,遣左厢都知兵马使毕师铎将百骑屯高邮。……时蔡人方寇汴州,其将张晁屯北郊,秦贤屯板桥,各有众数万,列三十六寨,连延二十余里。……

(五月)丙子朱全忠出击张晁,大破之。秦宗权闻之,自郑州引精兵会之。……朱全忠求救于兖、郓,朱瑄、朱瑾皆引兵赴之,义成军亦至。辛巳,全忠以四镇兵攻秦宗权于边孝村,大破之。(边孝村,在汴州北郊。)斩首二万余级,宗权宵遁,全忠追之,至阳武桥而还。蔡人之守东都、河阳、许、汝、怀、郑、陕、虢者,闻宗权败,皆弃去。宗权发郑州,孙儒发河阳,皆屠灭其人,焚其庐舍而去,宗权之势自是稍衰。……

初,东都经黄巢之乱,遗民聚为三城以相保,继以秦宗权、孙儒残暴,仅存坏垣而已。……

秦宗权遣其弟宗衡将兵万人渡淮,与杨行密争扬州,以孙儒为副,张佶、刘建锋、马殷及宗权族弟彦晖皆从。十一月,辛未,抵广陵城西,据行密故寨,行密辎重之未入城者,为蔡人所得。秦彦、毕师铎至东塘,张雄不纳。将渡江趣宣州,宗衡召之,乃引兵还,与宗衡合。

未几,宗权召宗衡还蔡,拒朱全忠。孙儒知宗权势不能久,称疾不行,宗衡屡促之,儒怒,甲戌,与宗衡饮酒,坐中手刃之,传首于全忠。……

己亥,秦宗权陷郑州。(宗权既弃郑州,今复攻陷之。)……

(十二月)癸巳,秦宗权所署山南东道留后赵德溥陷荆南,节度使张瓌,留其将王建肇守城而去,遗民才数百家。

永兴按:关于讨伐逆贼秦宗权事,《旧唐书》、《新唐书》有关纪传以及其他史籍亦有记载。兹移录之,以为参考,其间有重复者,本司马温公“宁失于繁,毋失于略”(见《司马文正公传家集》载《答范梦得》)之教导也。

讨伐逆贼秦宗权六年战役

《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光启三年略云：“蔡贼秦贤攻汴州，周列三十六砦。”按《通鉴》光启三年已载此事，可互证也。《旧纪》又云：“五月乙亥，秦宗权自率众来应秦贤。壬午，郟、兗、汴三镇之师大破蔡贼于边孝村，宗权退走。孙儒闻秦贤败，尽驱河阳之人杀之，投尸于河，焚烧闾井而去。王师收孟、洛、许、汝、怀、郑、陕、虢等州。诏以扈驾都头杨守宗权知许州事，汴将孟从益权知郑州事。”按此段记事，上文引《通鉴》已载且较详，但有相异之处，时间不同且不全，则《旧唐书》此段记事，可与《通鉴》所载者互证互补也。上引《旧纪》又云：“（九月）蔡贼秦宗权遣其将孙儒将兵三万渡淮，争扬州，城中食尽。”按《通鉴》未载此事。《新唐书》卷九僖宗纪光启三年十月，有“秦宗权将孙儒寇扬州”一语，可能即《旧纪》所载之事，惟十月与九月不同，当再考之。十一月壬申，庐州刺史杨行密陷扬州，秦彦、毕师铎奔孙儒。

《通鉴》卷二五七唐僖宗文德元年十一月丙申，秦宗权别将攻陷许州。（永兴按：光启四年二月改元文德，《通鉴》用后元。）十二月，蔡将申丛执宗权，折其足而囚之，降于全忠，全忠表丛为蔡州留后。

《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逆臣秦宗权传略云：全忠以槛车上送京师，昭宗御延喜楼受俘。与妻赵俱斩独柳下。宗权以中和三年叛，居六年而诛。

十一 讨伐逆贼董昌之战

《新唐书》逆臣董昌传记事简要。两《唐书》有关纪传所载董昌事甚为简略；《通鉴》记述董昌事多处，亦大多简略。因此，以下列方法撰写之。首先，全文移录《新唐书》逆臣董昌传；其后，以两《唐书》、《通鉴》及其他史籍所载有关董昌之史料作为校注。

《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逆臣董昌传云：

董昌，杭州临安人。始籍土团军，以功擢累石镜镇将。中和三年，刺史路审中临州，昌率兵拒，不得入，即自领州事。镇海节度使周宝不能制，因表为刺史。昌已破刘汉宏，兵益强，进义胜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僖宗始还京师，昌取越民裴氏藏书献之，补秘书之亡，授兼诸道采访图籍使。

始，为治廉平，人颇安之。当是时，天下贡输不入，独昌赋外献常参倍，旬一遣，以五百人为率，人给一刀，后期即诛，朝廷赖其入，故累拜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爵陇西郡王。视诏书讫，字偿一缣，归当制官。而小人意足，寢自侈大，托神以诡众。始立生祠，剖香木为躯，内金玉纨素为肺府，冕而坐，妻媵侍别帐，百倡鼓吹于前，属兵列护门阼。属州为土马献祠下，列牲牢祈请，或给言土马若嘶且汗，皆受赏。昌自言：“有殍者，我必醉。”蝗集祠旁，使人扑沉镜湖，告曰：“不为灾。”客有言：“尝游吴隐之祠，止一偶人。”昌闻，怒曰：“我非吴隐之

比！”支解客祠前。

始 罢榷盐以悦人，丰衣食，后稍峭法，笞至千百，或小过辄夷族，血流刑场，地为之赤。有五千余姓当族，昌曰：“能孝于我，贷而死。”皆曰：“诺。”昌厚养之，号“感恩都”，刻其臂为誓，亲族至号泣相别者。凡民讼，不视狱，但与掷博齿，不胜者死。用人亦取胜者。

昌得郡王，咤曰：“朝廷负我，吾奉金帛不贖，何惜越王不吾与？吾当自取之！”下厌其虐，乃劝为帝。近县举狂噪，请昌，昌曰：“时至，我当应天顺人。”其属吴繇、秦昌裕、卢勤、朱瓚、董庠、李畅、薛辽与妖人应智王温、巫韩媪皆赞之。昌益兵城四县自防。山阴老人伪献谣曰：“欲知天子名，日从日上生。”昌喜，赐百缗，免税征。命方士朱思远筑坛祠天，诡言天符夜降，碧楮朱文不可识。昌曰：“谶言‘兔上金床’，我生于卯，明年岁旅其次，二月朔之明日，皆卯也，我以其时当即位。”客倪德儒曰：“咸通末，《越中秘记》言：‘有罗平鸟，主越祸福。’中和时，鸟见吴、越，四目而三足，其鸣曰‘罗平天册’，民祀以攘难。今大王署名，文与鸟类。”即图以示昌，昌大喜。

乾宁二年，即伪位，国号大越罗平，建元曰天册，自称“圣人”，铸银印方四寸，文曰“顺天治国之印”。又出细民所上铜铅石印十床及它鸟兽龟蛇陈于廷，指曰“天瑞”。其下制诏，皆自署名，或曰帝王无押诏，昌曰：“不亲署，何由知我为天子？”即榜南门曰天册楼。先是，州寝有赤光，长十余丈，甍长尺余，金色，见思道亭。昌署寝曰明光殿，亭曰黄龙殿，以自神。以次拜置百官，监军与官属皆西北向恸哭，乃北面臣昌。或请署近侍，昌曰：“吾假处此位，安得如宫禁？”不许。下书属州曰：“以某日权即位，然昌荷天子恩，死不敢负国。”

初，官属不徇昌旨者，节度副使黄碣、山阴令张逊皆诛死。

镇海节度使钱鏐书让昌曰：“开府领节度，终身富贵，不能守，闭城作天子，灭亲族，亦何赖？愿王改图。”昌不听，鏐悉兵三万攻之，望城再拜曰：“大王位将相，乃不臣。能改过，请谕还诸军。”昌惧，献鏐钱二百万缗犒军，执应智、王温、韩媪、吴繇、秦昌裕送于鏐，且待罪。鏐乃还，表于朝，以为昌不可赦，复讨之，傅城而垒。昌又执朱思远、王守真、卢勤送鏐军求解。昭宗遣中人李重密劳师，除昌官爵，授鏐浙东道招讨使。昌乃求援于淮南杨行密，行密遣将台濠围苏州，安仁义、田頴攻杭州，以救昌。鏐将顾全武等数败昌军，昌将多降，遂进围越州。

候人言外师强，辄斩以徇，给告鏐兵老，皆赏。昌身阅兵五云门，出金帛倾鏐众。全武等益奋，昌军大溃，遽还，去伪号，曰：“越人劝我作天子，固无益，今复为节度使。”全武四面攻，未克，会台濠取苏州，鏐召全武还，全武曰：“贼根本在瓯、越，今失一州而缓贼，不可。”攻益急。城中以口率钱，虽簪珥皆输军。昌从子真得士心，昌信谗杀之，众始不用命。又减战粮欲犒外军，下愈怨，反攻昌，昌保子城。鏐将骆团入见，给言：“奉诏迎公居临安。”昌信之，全武执昌还，及西江，斩之，投尸于江，传首京师，夷其族。于是斩伪大臣李邈、蒋瑰等百余人，发昌先墓，火之。昌败，犹积粮三百万斛，金币大抵五百余帑，而兵不及万人。鏐遂为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云。

校注：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僖宗乾符五年末云：

王郢之乱，（事始上卷二年，终本卷四年。）临安人董昌以土团讨贼有功，补石镜镇将。（垂拱四年，分余杭、于潜地，以故临水城置临安县，属杭州，有石镜山、石镜镇。《九域志》：临安县在州西一百二十里。《临安志》：石镜山在临安县南一

讨伐逆贼董昌之战

里。)是岁,曹师雄寇二浙,杭州募诸县乡兵各千人以讨之,昌与钱塘刘孟安、阮结、富阳闻人宇、盐官徐及、新城杜稜、余杭凌文举、临平曹信各为之都将,号杭州八都,昌为之长。其后宇卒,钱塘人成及代之。临安人钱繆以骁勇事昌,以功为石镜都知兵马使。

永兴按:上引文可补《新唐书》逆臣董昌传之不足。据《通鉴》胡注,王郢之乱在乾符二年至四年,董昌为石镜镇将当在此期间,甚为明确,而《新唐书·董昌传》所言“以功擢累石镜镇将”,在时间上不确切也。其次,据上引文,钱繆乃董昌部将,二人之关系如此,此乃真实情况,亦可补《新书·董昌传》之不足。

关于董昌事以及董昌与钱的关系,《资治通鉴》尚有两处记载,亦移录之,对于研究此一时期的历史真实,或有必要也。

《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唐僖宗光启二年略云:

(十月),董昌谓钱繆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考异曰:《实录》:“辛未,以杭州刺史董昌为浙东观察使。”按此年十一月,繆始拔越州。十二月擒汉宏,昌始自称知浙东军府事。《实录》误也。)繆曰:“然,不取终为后患。”遂将兵自诸暨趋平水,凿山开道五百里,出曹娥埭,(《九域志》:越州会稽县有平水镇、曹娥镇。平水,今在越州东南四十余里,自此南逾山,出小江,沿剡溪而东二十里,至曹娥埭。)浙东将鲍君福帅众降之。繆与浙东军战,屡破之,进屯丰山。……

(十二月),台州刺史杜雄诱刘汉宏,执送董昌,斩之。(广明元年,刘汉宏得浙东,至是而亡。《考异》曰:《十国纪年》:“十二月,丙午,杜雄执汉宏。”按十二月丙子朔,无丙午。《纪年》误。)昌徙镇越州,自称知浙东军府事,以钱繆知杭州事。

《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光启元年三月云:

杭州刺史董昌大败刘汉宏之众，进攻越、婺、台、明等州，下之。遂以昌为越州刺史、镇东军节度、浙江东道观察等使，以杭州大将钱鏐为杭州刺史。

《旧纪》所云与上文所移录《通鉴》所记者，其内容大致相同，但《通鉴》在时间上为光启二年十二月，与《新唐书》卷九之记载相同；《旧纪》作光启元年三月，恐误。《旧纪》所载董昌为越州刺史、镇东军节度使，《新纪》失载，董昌为镇东节度使，《通鉴》亦无记载。但《通鉴》同卷光启三年云：“（正月）辛巳，以董昌为浙东观察使，钱鏐为杭州刺史。”此二事，上引《旧纪》在光启元年三月，与《通鉴》不同。司马温公极重视史事之真实性，时间之同与不同，亦关系史事之真实性。上述时间之不同，应从《通鉴》之记载。读者鉴之。

獯《资治通鉴》卷二五九唐昭宗景福二年略云：

王彦复、王审知攻福州，久不下。（去年二月，王潮遣彦复等攻福州。）范晖求救于威胜节度使董昌，（僖宗中和三年，升浙东观察为义胜节度，光启三年，改为威胜节度。）昌与陈岩婚姻，发温、台、婺州兵五千救之。

《资治通鉴》卷二五九唐昭宗乾宁元年略云：

（十二月）义胜节度使董昌（章：十二行本‘昌’下有‘为政’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张校同。）苛虐，（详考下卷，浙东乃威胜节度。又按《新书方镇表》，广明三年，升浙东道观察为义胜军节度，光启三年，改威胜军。威胜为是。）于常赋之外，加敛数倍，以充贡献及中外馈遗，每旬发一纲，金万两，银五千铤，越绫万五千匹，他物称是，用卒五百人，或遇雨雪风水违程，则皆死。（唐制，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泝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泝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

讨伐逆贼董昌之战

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转运征敛送纳，皆准程节其迟速。其三峡、砥柱之类，不拘此限。若遇风水浅不得行者，即于随近官司申谋验记，听折半；功不及是，则为违程。董昌盖计日限程，以至长安，又不许以雨雪风水准折也。)贡奉为天下最，由是朝廷以为忠，宠命相继，官至司徒、同平章事，爵陇西郡王。

永兴按：《新唐书》逆臣董昌传云：“独昌赋外献常三倍，旬一遣，以五百人为率，人给一刀，后期即诛，朝廷赖其入。”文简，但其内容不明确，据以上移录《通鉴》所云，“每旬发一纲”至“则皆死”，其内容甚为明确也。又据上移录《通鉴》及胡注所云，光启三年，浙东道观察改为威胜军，则校注圆所云之浙东道观察似亦应为威胜军也。

瀛《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逆臣董昌传略云：

昌曰：“讖言：‘兔上金床。’我生于卯，明年岁旅其次，二月朔之明日，皆卯也。我以其时当即位。”客倪德儒曰：“咸通末，《越中秘记》言：‘有罗平鸟，主越祸福。’中和时：‘鸟见吴越，四目而三足，其鸣曰‘罗平天册’，民祀以攘难。今大王署名，文与鸟类。’”即图以示昌。昌大喜，乾宁二年即伪位，国号大越罗平，建元曰天册，自称“圣人”，铸银印，方四寸，文曰“顺天治国之印”。又出细民所上铜铅石印十床，及它鸟兽龟蛇陈于廷，指曰“天瑞”。

对于以上引文，《资治通鉴》卷二六〇唐昭宗乾宁二年与上略同，但更详细，其文云：

二月辛卯，昌被袞冕，登子城门楼，即皇帝位。悉陈瑞物于庭，以示众。先是，咸通末，吴越间讹言山中有大鸟，四目三足，声云“罗平天册”，见者有殃。民间多画像以祀之。及昌僭号，曰：“此吾鸞鷖也。”乃自称大越罗平国，改元顺天，署城楼

曰天册之楼，令群下谓己曰“圣人”。

《通鉴考异》曰：

《吴越备史》曰：“癸卯，昌僭称皇帝，建元顺天，国号罗平。”年号或云天册，或云大圣，皆非也。罗隐撰《吴越行营露布》曰：“罗平者，启国之名，顺天者，建元之始。”又曰：“将军门称天册之楼，以会府为宣室之地，明告我其所称，曰‘权即罗平国位’。昌状印文曰‘顺天治国之印’。”《十国纪年》亦云“年号顺天”。《会稽录》云天册，盖误。今从《备史》。

不可以把以上董昌所为等等，只看作是逆臣的胡作非为，或者是说他以迷信来愚弄臣民。应当说，董昌所作所为，其性质有所谓拜物教即原始宗教的性质。《新唐书·董昌传》有董昌与妖人或巫婆来往，并信奉她们的记载，这正是他原始宗教信仰的表现。以下论述有关董昌其他事。

上文引《通鉴》又云：

昌移书钱镠，告以权即罗平国位，以钱镠为两浙都指挥使。镠遗昌书曰：“与其闭门作天子，与九族、百姓俱陷涂炭，岂若开门作节度使，终身富贵耶！及今懊悔，尚可及也！”昌不听，镠乃将兵三万诣越州城下，至迎恩门见昌，再拜言曰：“大王位兼将相，奈何舍安就危！镠将兵此来，以俟大王改过耳。纵大王不自惜，乡里士民何罪，随大王族灭乎！”昌惧，致犒军钱二百万，执首谋者吴瑶及巫覡数人送于镠，且请待罪天子。镠引兵还，以状闻。（闻于朝也。）

永兴按：罗平一名，亦见于裘甫反叛事，据《通鉴》卷二五〇唐懿宗咸通元年略云：

于是山海诸盗及他道无赖亡命之徒，四面云集，众至三

讨伐逆贼董昌之战

万。……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曰罗平，铸印曰天平。
按裘甫反叛之地亦在浙东，与董昌叛逆所在地大致相同；其“改元曰罗平”，当亦由罗平鸟也。则此拜物教之表现，又一例；但恐不止此二事例也。

关于唐朝廷讨伐董昌事，简述如下：

《资治通鉴》卷二六〇唐昭宗乾宁二年略云：

朝廷以董昌有贡输之勤，今日所为，类得心疾，诏释其罪，
纵归田里。钱缪表董昌僭逆，不可赦，请以本道兵讨之。

五月，诏削董昌官爵，委钱缪讨之。

永兴按：《旧唐书》卷二十上昭宗纪乾宁二年略云：

三月，浙东节度使董昌僭号称罗平国，年称大圣，用婺州
刺史蒋环为宰相，仍伪署官员。镇海军节度使钱缪请以本军
进讨，从之。

同书同卷昭宗纪乾宁三年略云：

镇海军节度使钱缪攻越州，下之，斩董昌，平浙东。

按：上引《旧纪》谓三月讨董昌，与《通鉴》所云五月讨董昌，不同，似应从《通鉴》。

又《旧纪》所云“斩董昌，平浙东”，俟下文移录《通鉴》所记载者之后，再讨论之。

《资治通鉴》卷二六〇唐昭宗乾宁二年略云：

六月庚寅，以钱缪为浙东招讨使，复发兵击董昌。……

(九月)董昌求救于杨行密，行密遣泗州防御使台濛攻苏州以救之，(苏州时属钱缪，攻之，所以牵制缪兵不得专攻董昌。)且表昌引咎，愿修职责，又遗钱缪书，称：“昌狂疾自立，已

畏兵谏，执送同恶，（谓董昌执首谋者吴瑶及巫覡数人送于缪也。）不当复伐之。”……“（十月）杨行密遣宁国节度使田颀、（景福元年，升宣歙团练使为宁国节度使。）润州团练使安仁义攻杭州镇戍以救董昌，昌使湖州徐淑淮南将魏约共围嘉兴。钱缪遣武勇都指挥使顾全武救嘉兴，破乌墩、光福二寨。（《九域志》湖州乌程县有乌墩镇。）淮南将柯厚破苏州水栅。全武，余姚人也。

钱缪攻董昌，必灭之，为其自身势力之扩大，非为唐朝廷也。杨行密一再以兵力救董昌，非为董昌，为其自身势力之扩大，亦非为唐朝廷也。当时之形势如此。

《资治通鉴》卷二六〇唐昭宗乾宁三年略云：

（正月）辛未，安仁义以舟师至湖州，欲渡江应董昌，钱缪遣武勇都指挥使顾全武、都知兵马使许再思守西陵，仁义不能渡。昌遣其将汤白守石城，（《会稽志》：石城山在山阴县东北三十里。）袁邠守余姚。……

二月，戊辰，顾全武、许再思败汤白于石城。上用杨行密之请，赦董昌，复其官爵，钱缪不从。……

（三月）己酉，顾全武等攻余姚，明州刺史黄晟遣兵助之；董昌遣其将徐章救余姚，全武击擒之。……

董昌使人觐钱缪兵，有言其强盛辄怒，斩之，言兵疲食尽，则赏之。戊寅，袁邠以余姚降于缪，顾全武、许再思进兵至越州城下。五月，昌出战而败，婴城自守，全武等围之。昌始惧，去帝号，复称节度使。……

甲午，夜，顾全武急攻越州，乙未旦，克其外郭，董昌犹据牙城拒之。戊戌，缪遣昌故将骆团给昌云：“奉诏，令大王致仕归临安。”昌乃送牌印，出居清道坊。（今越州牙城外犹有桥曰

讨伐逆贼董昌之战

清道桥。)己亥,全武遣武勇都监使吴璋以舟载昌如杭州,至小江南,斩之。(据《新书·董昌传》,小江,西江也,盖钱清江也,源出诸暨县界,东流过钱清镇,又东入于海,去越州四十五里,又西至杭州八十里。光启二年,董昌得越州,至是而亡。)并其家三百余人,宰相李邕、蒋瑰以下百余人。敞在围城中,贪吝日甚,口率民间钱帛,(计口而率之。)减战士粮。及城破,库有(章:十二行本“有”下有“金帛”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斋校同。)杂货五百间,仓有粮三百万斛。钱繆传昌首于京师,敞金帛以赏将士,开仓以振贫乏。

永兴按:关于董昌之灭亡,上文已略述及《旧唐书》昭宗纪所记载者,兹稍详言之。

《旧唐书》卷二十上昭宗纪乾宁三年略云:“(四月),镇海军节度使钱繆攻越州,下之,斩董昌,平浙东。”上文引《通鉴》作五月,何者为是,另文详考之。《新唐书》卷十昭宗纪乾宁三年略云:“五月乙未,董昌伏诛。”月、日与《通鉴》同,但为文过于简略,不足以窥知当时之实际情况,不及《通鉴》所载者之详明确也。

附录一 试谈黄巢军侵入岭南的路线

读《资治通鉴》唐僖宗纪,对于黄巢军进入岭南的路线,有不少疑问。读徐俊明先生《有关黄巢进军岭南的一些资料》^①一文之后,给我不少启发。但徐先生认为“黄巢率领起义大军入粤,以由江西经粤北南下较为合理,而由闽经粤东趋广州,似缺乏可靠的论据”。对此,还有商讨的必要。

要确定黄巢军是由赣入粤,还是由闽入粤?必须解决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在入粤之前,黄巢军在赣,抑在闽?第二,如黄巢军由赣入,走哪一条路?经过何地?由闽入粤,走哪一条路?经过何地?本文试就上述二问题,加以探讨。

黄巢军在入粤之前,在赣抑在闽?可由下列史事中得到答案。

唐僖宗乾符五年三月,黄巢军攻占虔、吉、饶、信等州。

乾符五年八月,黄巢军进攻宣州,不克。乃引兵攻浙东,开山路七百里,进入福建。

乾符五年十二月,黄巢军攻占福州。

从乾符五年三月至十二月,黄巢军由赣转浙入闽。《旧唐书》、《新

^① 见《光明日报》~~乾符五年~~ ~~正月~~ ~~五日~~《史学》。

《唐书》、《资治通鉴》、《平巢事迹考》诸书记载是一致的，^① 仅时间上稍有差异。这样看来，黄巢军在入粤之前，虽一度入赣，但遂即转战浙东入闽。其入粤之前，在闽不在赣，可确言也。

其次，据《通鉴》、《新唐书》、《福建通志》、《大清一统志》等书关于陈岩和李彦坚的记述，都说到乾符五年黄巢率军攻入福建，唐建州刺史李乾祐弃城逃走，黄巢军攻占了建州，接着又攻占了福州。^② 《福建通志》还记载：唐武威军都巡简使许忠屯兵福清，黄巢率军攻入福州时，与许忠率领的唐军战斗。^③ 这些资料也都证明，在入粤之前，黄巢军在闽而不在赣。

从另外一方面来考察，在入粤之前，除乾符五年三月攻占虔、吉、饶、信等州外，黄巢军未再次进入江西。有关唐末记载战争史籍均无黄巢军再度入赣以及在赣活动的记述。

根据上述两方面的资料，第一个问题似乎可以解决。

关于黄巢军由浙江进入福建后向福州进攻的道路，福建地方志所载资料，可补《旧唐书》、《资治通鉴》等书记载之不足。《旧唐书》、《通鉴》等书记载黄巢军从浙江衢州越过仙霞岭进入福建境，再经过建州攻入福州。在《大清一统志》与《福建通志》的有关记载中，浦城、崇安、建阳直至建瓯，以及从建州进入福州所经过的南平，都留下有关黄巢军与唐地方军战斗遗迹。^④ 而这些地方，正是

^① 见《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纪》，《新唐书》卷二二五逆臣下《黄巢传》，《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僖宗乾符五年条，《平巢事迹考》唐僖宗乾符五年条。

^② 见《通鉴》卷二五六唐僖宗中和四年条，《新唐书》卷一九〇《王潮传》、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四二六福州府人物条。《福建通志》（光绪年刊）《福建忠节传》卷一《李彦坚传》。

^③ 见《福建通志·福建坛庙志》卷二福清条。

^④ 见《福建通志·福建名宦传》卷二《文昭传》、《福建通志·福建坛庙志传》卷六崇安条、《福建通志·福建忠节传》卷一《李材李懋传》、《大清一统志》卷四三一福建建宁府山川条徐将军岩、《福建通志·福建坛庙志》卷六瓯宁条袁抚使庙、《福建通志·福建忠节传》卷一上《官伯传》、《福建通志·福建坛庙志》卷二南平条李先锋庙。

《旧唐书》、《资治通鉴》诸书记载黄巢军由浙进攻福州的必经之路。此外,在福建东北部沿海一带,从政和至福州的一些地方,也留有黄巢军与唐地方军战斗遗迹。如政和的忠节庙,祭祀李彦坚,他是被黄巢军在东溱地方击毙的。^①又如霞浦县的黄巢坪,相传黄巢曾率军屯兵该地,故有黄巢坪之名。^②又如福建的城山,相传黄巢率军进攻该地的时候,当地人筑城拒战,故名城山。^③地方志的这些资料,说明了黄巢军曾在这些地方战斗过。还可能,黄巢军进入福建后,分为两路,其主力由浦城、崇安趋建瓯、南平,攻入福州,而其另一路军则由浦城东去政和、福安、霞浦,再南攻福州。

在攻占福州以后,黄巢军经由哪一条道路进入广东境内?《旧唐书》、《资治通鉴》的记载甚笼统而混乱。如《旧唐书·僖宗纪》在记述黄巢军“进陷闽中诸州”后,笼统地说:“黄巢陷桂管”、“贼围广州”。《旧唐书·黄巢传》更为笼统地说,黄巢军“寻南陷湖湘,遂据交广”。《平巢事迹考》乾符五年条与《新唐书·僖宗纪》与《逆臣下·黄巢传》所记载的,亦均笼统。总之,据上述记载,无从判定黄巢军在攻占福州以后,南向侵犯的路线。但《读史方輿纪要》、《大清一统志》与《福建通志》所记载的资料,却提供解决此问题的线索。

《福建通志》中《福建坛庙志》卷三晋江万仙妃庙条引梁克家记云:

广灵庙在泉州东湖之畔,神姓万,生能疗病,殁能为国捍患。乾符六年,黄巢寇闽,神御曰:“未说泉州境,且说东湖一万家。”巢众骇遁,民无肝脑涂地者,实惟神力也。

^①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四二六福建福州府人物条和《福建通志·福建坛庙志》卷六政和条。

^② 见《福建通志·福建山经》卷二九福宁府霞浦县条。

^③ 见《大清一统志》卷四三一福建福宁府山川条和《福建通志·福建山经》卷三〇福宁府福安县条。

宋梁克家著有《淳熙三山志》。这里引梁克家语,可能为《三山志》中的记述。既然在泉州东湖之滨留存有关黄巢军的遗迹,则黄巢军必曾经过泉州,向南侵犯。

《读史方輿纪要》卷九九福建漳州府条略云:

文山,府东二十里,有千人洞,黄巢之乱,居民多避难于此。

按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四二九福建漳州府条,亦有相同记载,惟在岐山,非文山。既然在漳州文山或岐山留有有关黄巢军的遗迹,可知黄巢军南向侵犯,必曾经过漳州。泉州、漳州在福州与潮州之间,从福州南去潮州,必须经过漳州。因此,上列资料适可证明,黄巢军在侵占福州后,沿海南行,经过泉州、漳州,向潮州侵犯。此外,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四二四福建统部条,关于唐陈岩的记述略云:“乾符五年,巢据福州。观察使郑谔檄岩助讨,巢走东粤,谔表岩自代。”《福建通志》中《福建金石志》唐陈观察(岩)墓志铭条引《柯辂淳存笔》所说的,与《大清一统志》同,惟“巢走东粤”作“巢走粤东”。总之,黄巢军侵犯至泉州漳州后,进一步侵犯的目标必然是粤东的潮州。因而,上引两条资料所记载的“巢走东粤”或“巢走粤东”,是合理可信的。

根据以上所说的,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意见:黄巢军在攻占福州以后,其进军路线是沿海而南,经过福建的泉州和漳州,进入广州东部,并进而攻入广州的。

此外,《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僖宗乾符六年八月,镇海军节度使高骈上奏略云:“请以……兵马留后王重任将兵八千于循、潮二州邀遮,臣将万人自大庾岭趣广州击黄巢。”《资治通鉴》将高骈上奏系于乾符六年八月末,即黄巢军侵占福州后的八个月和侵占广州之前的若干时日。如是,则“王重任将兵八千于循、潮二州邀遮”

一语所表明的是：黄巢军正在粤东循、潮路上向广州侵犯。此与上引史料所载黄巢军“走粤东”一致。但《新唐书》卷二二四下叛臣下高骈传所载高骈上奏系于黄巢军侵占广州之后，则“王重任将兵八千于循、潮二州邀遮”，不能如上文的解释。高骈上奏究系何时？应再考定。

总上述，黄巢军从浙东侵入福建境后，分两路侵犯。其主力由浦城、崇安直趋建瓯、南平，侵入福州；其另一路军则由浦城东去政和、福安、霞浦，再南侵犯福州。黄巢军侵占福州后，沿海向南侵犯，经过福建的泉州、漳州，侵入广东东部，沿循、潮侵犯广州。至于在福建地方志中，记载地近江西南部宁化地区，有黄巢军的遗迹。黄巢军在侵占建州或侵占福州后，是否曾分兵由福建西南部侵入江西南部，并进而向粤北侵犯？此有待进一步占更多资料与更深入探讨。此文中不成熟的意见，敬祈读者指正。

（原刊《光明日报》~~1956~~年 远月 远日《史学》）

附录二 关于黄巢之乱一些史料考辨

《新唐书》卷九僖宗纪《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与《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逆臣黄巢传、《旧唐书》卷二〇〇下黄巢传关于唐末黄巢之乱的记述,甚为混乱,时间、地区以及史实之误甚多。《资治通鉴》的记述,对于两《唐书》中有关黄巢之乱的史料,按时间顺序加以整理考辨,改正甚多错误;但由于原始资料过于纷杂,仍有不少可商讨之处。兹就该书中的疑问,谨提出下列问题,加以考辨。

一 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年)后,黄巢军的南侵路线——从舒州和江州渡江, 侵攻宣州,转入浙东

关于唐僖宗乾符五年后黄巢军南侵路线中的一段,即由何处渡江,渡江后经由何路侵入浙东,史家对此路程的意见颇不一致。《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僖宗乾符五年云:

黄巢自滑州略宋、汴,乃以副使张自勉充东南面行营招讨使。黄巢攻卫南,遂攻叶、阳翟。……

黄巢引兵渡江,攻陷虔、吉、饶、信等州。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僖宗乾符五年八月略云:

黄巢寇宣州，宣歙观察使王凝拒之，败于南陵。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攻浙东，开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诸州。

据上引两条史料，司马温公对黄巢军自洛阳附近南侵路线以及在何处渡过长江之记述，均不明确。既说渡江后即攻占虔州，似乎是从蕲州一带渡江，渡江后，沿赣水西侧南下，到江西南部，复折而北返，沿赣水东侧攻占饶、信，再攻宣州，转入浙东。

《资治通鉴》的记述，可能是有些历史研究者之论述的依据，他们认为，黄巢军在蕲州一带渡江，沿赣水南至虔州，复折而北返至江西东北部，再从宣州转入浙江。

另一些史学研究者的意见不同，他们认为，黄巢军自和州或和州一带渡江，侵宣州，侵入浙江。明末徐孚远曾提出几乎相同的意见。顾亭林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八册引徐孚远的《江防》一文谓：“唐末之乱，剧贼黄巢始自淮南渡江，入宣浙。”

我认为后一意见基本上符合事实，但关于黄巢军渡江地点，仍有可议之处。兹对后一意见提供若干史料，并对黄巢军渡江地点、时间以及有关战斗情况，具体说明。

（一）黄巢军在乾符五年四月从舒州和江州渡江侵宣州，转入浙江

黄巢军围攻宣州的时间，及其与前后事件的联系，是解决黄巢军自何处渡江和向何处侵犯的关键所在。关于此次战斗，《司空表圣文集》卷一《纪恩门王公（凝）宣城遗事》略云：

上（唐僖宗乾符）四年春，以大河南王公按察宣、歙、池三郡。冬十月，贼始自同安（舒州）分济，入屠至德（在池州）。公遣将队疾以兵助池州，贼少却。会其党继至，声言扣壁，实欲转袭南陵。公命樊俦进扼青阳路，间二日，驰归以败告，公立

斩以徇。诸将在南陵，闻之者皆股栗，以死缀贼，故青弋江得恣为备。公前命宁国兵遮截之，生得其踏白数十骑，乃并山引退。四月，凶渠复大入，而都纪(将)王涓(涓)亦自采石起援。涓意锐，自州城日趋四舍至南陵，未会食而阵，遽死之。明日，中贵人复敛败卒，尚四五千，伤痛之声与尘埃相杂而至。赖公拒守益严，竟克攻围之患。

《司空表圣文集》卷七《唐故宣州观察使检校礼部王公(凝)行状》亦载：“既而贼党济自九江(江州)，且将入屠至德。”“淮南环其境皆为盗有，公命强弩据采石陈旆以为声援。次将马频又以舟师乘夜鼓噪，立解和州之围。明年，凶渠复大入。”文末谓：王凝死于乾符五年八月七日。据《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司空图传，司空图是王凝的门生、亲信。宣州战争时，司空图是王凝的幕客，正在宣州，参预此次战役。上引记述是他亲自见闻，可为依据。

关于宣州战役，除上引《司空表圣文集》两条史料外，《册府元龟》卷四百将帅部固守二(《旧唐书》卷一六五《王正雅传附王凝传》、《新唐书》卷一四三《王翊传附王凝传》略同)亦记述黄巢军侵围和州，王凝命部将“据采石以援之”，黄巢军攻和州不克，引众围宣城数月。上引《司空表圣文集》两条史料只泛言“凶渠”、“贼党”，但与《册府元龟》等书所载史料合并观之，则司空图所谓“贼党”实即黄巢军。^① 据上引诸史料，提出下列意见：

第一，在乾符四年十月及以后一段时间，黄巢军从舒州和江州

^① 《新唐书》卷一四三《王翊传附王凝传》说此军是“王仙芝之党”，《册府元龟》卷四〇〇将帅部固守二、《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通鉴》卷二五三唐僖宗乾符五年条都说此军是黄巢军。把宣州战役和紧接着的浙东战役联系起来看，围攻宣州的肯定是黄巢军。《旧唐书》说：“黄巢之众……自宣州渡江，由浙东欲趋福建。”《通鉴》说：“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攻浙东。”围攻宣州和由宣州攻入浙江是黄巢军南进路上紧接着的两个步骤。《旧唐书》和《通鉴》所说自属可信。由宣州入浙的是黄巢军，而攻打宣州的又不是黄巢军，这是不可理解的。

渡江进攻池州，同时围攻江北的和州。有些史学研究者认为黄巢军围攻和州在乾符五年夏，不确。据《司空表圣文集》所载两条史料，黄巢军在乾符四年十月自舒州和江州渡江后，其一部即围攻和州。《王公(凝)行状》云：“立解和州之围。明年，凶渠复大入。”明年即乾符五年，解和州之围既在乾符之前，则最迟在乾符四年十二月，黄巢军已从和州撤退。

第二，在乾符五年四月，黄巢军更大举渡江，进攻宣州。应研究，黄巢军是从和州渡江，还是从其他地点渡江？我认为黄巢军不是从和州渡江，乃从舒州与江州渡江，与去年十月后已渡江的黄巢军沿池州至南陵之路，侵犯宣州。其理由有二：

(甲)按司空图的《宣城遗事》记述，乾符五年四月，黄巢军大举侵犯，王凝的部将王涓率领部队自采石南返宣州，复西至南陵增援。采石与和州隔江相望，且为军事重镇，如黄巢军自和州渡江，当即至江南的采石，则王凝必调集兵力，增强采石一带防御力量，防守采石的王涓部队如何于此时撤离南去，复西援南陵。由于防守采石的部队南调，适足证明黄巢军并非自和州渡江。

司空图的《王公(凝)行状》与《新唐书》卷一四三王凝传均谓黄巢军大举侵犯，王涓率领部队自永阳(非采石)至宣州，复西至南陵增援。永阳乃水阳之误。水阳在宣州正北稍偏东，距州城七十里，在宣州与采石之间，是防卫州城的军事据点。如黄巢军自和州南渡采石，水阳唐军必增援采石，或北向阻截，或固守水阳以防卫宣州；不可能对南犯的黄巢军置之不顾，反而南去宣州，复西去百里外的南陵。总之，无论王涓部队自采石抑自水阳撤退至宣州并西去南陵增援，均可说明黄巢军非自和州渡江并南向侵犯宣州。从另一方面分析，因和州之围已解，黄巢军又自舒州、江州南渡侵犯宣州，采石与水阳暂无防守之必要；王涓部队才能从采石或水阳调至战争激烈南陵一带。其次，上引史料亦表明黄巢军来自宣州、南

陵之西。南陵在池州与宣州之间,黄巢军先在青阳败樊傜部队,又东侵南陵败王涓部队,遂向南并东侵至宣州城下。此与乾符四年十月后黄巢军进军路线相同,其渡江地点当仍在舒州、江州。此处还应考虑一点,在乾符四年十月后,从池州侵抵南陵的黄巢军,在南陵一带与朝廷军激战,《宣城遗事》谓:“生得其踏白数十骑,乃并山引退”,可见黄巢军只从南陵一带引退,撤至江北,仍在青阳、池州一带。至乾符五年四月,黄巢军继续从舒州、江州大举渡江后,即与原在江南的部队会师,侵犯南陵、江州。此次渡江侵犯是去年十月侵犯的继续,惟规模较大而已。或有人问,黄巢军有否可能在和州解围后,自采石渡江,不直接南向侵犯宣州,而西南行绕路至宣州百里外的南陵,再东向取宣州?从战略上言,此一可能很小。即使有此可能,采石或水阳的唐军亦必北向阻扰。黄巢军与朝廷军都是自北向南,沿同一路线行进,在数百里中或七十里中,互不相犯,乃不可能之事。

(乙)如黄巢军从和州撤离后,复从和州渡江,则前有采石唐军堵截,后有和州唐军追击,腹背受敌。黄巢军不可能采用此一战略。黄巢军围攻宣州数月之久,从乾符五年四月起,最迟至七月末,撤围东犯。因王凝死于乾符五年八月七日,据上引史料王凝死后若干时日,宣州战役已经结束。此与上引《册府元龟》所载史料谓,黄巢军围攻宣城数月,亦符合。黄巢军七月末撤围宣州后,即侵入浙江,八月,入杭州,时间亦相连接。《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新唐书》卷九僖宗纪、《资治通鉴》诸书所记载者,均同。

(二) 关于《旧唐书》僖宗纪所载史事之解释

岑仲勉先生在《隋唐史》的注文中,曾对《旧唐书》僖宗纪所云:“黄巢之众再攻江西,陷虔、吉、饶、信等州”解释,谓“黄巢之众”乃王仙芝余部,并指出:《资治通鉴》采用《旧唐书》并改易为“黄巢引

兵渡江,攻陷虔、吉、饶、信等州。”

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江南道四:从洛阳南至虔州再北折至信州,共计行程五千四百六十五里。唐尺较小,但唐时一里为一百八十丈,今一里为一百五十丈。唐时五千四百六十五里,约合今日五千余里。《资治通鉴》载黄巢引兵渡江,攻陷虔、吉、饶、信等州,系于乾符五年三月末,在三月初,还记述黄巢军“自滑州略宋、汴,攻卫南,攻叶、阳翟”。在唐军处处阻击之下,上述战斗最少需用数日,则黄巢军自叶、阳翟引兵南去渡江并攻陷江西诸州,只有二十几日。二十几日行军五千余里,每日须行军二百多里,如此快速度急行军连续二十几日,乃不可能之事。何况沿途必有唐军重重阻击,并非顺利无阻的行军。因此,根据此一史料确定八百七十八年后黄巢军南侵路线,应重加考虑。

其次,《旧唐书·僖宗纪》载“黄巢之众再攻江西”一语,本非指八百七十八年后黄巢军从洛阳附近南侵至江西。此处之“黄巢之众”是八百七十八年二月前,原在江西的王仙芝军的余部。据《新唐书·僖宗纪》与卷二二五下《逆臣下·黄巢传》,黄梅战役以前,王仙芝军在江西北部活动,且曾取洪州,黄梅战役以后,王仙芝的部将仍在江西侵犯。《新唐书·僖宗纪》乾符五年云:

是月(二月),王仙芝伏诛,其将王重隐陷饶州,刺史颜标死之。四月,饶州将彭令璋克饶州,自称刺史,徐唐莒伏诛。

王重隐和徐唐莒均为王仙芝的部将,皆原在江西。王重隐取饶州后,可能即由徐唐莒据守,彭令璋取饶州时,徐唐莒因而死去。据此王重隐攻取饶州即为黄巢之众攻取饶州,虔、吉、信三州之攻取,亦如此。王仙芝死后,黄巢成为数万盗贼的首领,过去王仙芝率领在江西的部队,亦在黄巢统率之下,当然应称为黄巢之众。为更确切理解上述意见,有必要引证两《唐书·黄巢传》两段记述。

《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逆臣下黄巢传略云：

黄巢，世鬻盐，喜养亡命。咸通末，盗兴河南。乾符二年，濮名贼王仙芝乱长垣，有众三千，残曹、濮二州，俘万人，势遂张。仙芝妄号大将军，其票帅尚君长等十余辈，所在肆掠。而巢喜乱，即与群从八人，募众得数千人以应仙芝，转寇河南十五州，众遂数万。贼出入蕲、黄，蕲州刺史裴渥为贼求官，约罢兵。仙芝与巢等诣渥饮。未几，诏拜仙芝左神策军押衙，遣中人慰抚。仙芝喜，巢恨赏不及己，因击仙芝，仙芝惮众怒，即不受命。贼分其众，尚君长入陈、蔡，巢北掠齐、鲁。是时柳彦璋又取江州。巢引兵复与仙芝合。

（杨）复光遣其属吴彦宏以诏谕贼，仙芝乃遣蔡温球、楚彦威、尚君长来降，欲诣阙请罪，卒斩君长等于狗脊岭。仙芝怒，还攻洪州，威自将往救，败仙芝于黄梅，斩贼五万级，获仙芝，传首京师。

当此时，巢方围亳州未下，君长弟让率仙芝溃党归巢，推巢为王。

永兴按：读上引文可知，王仙芝死后，其余党归附黄巢，推巢为王；则王仙芝余党即为黄巢部下将卒，乃当然之事，称之为“黄巢之众”，亦确切无误也。《旧唐书》卷二〇〇下黄巢传记述黄巢与王仙芝事与《新唐书·黄巢传》略同，亦有王仙芝死后，“尚让乃与群盗推巢为王”之语。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僖宗乾符五年云：

黄巢引兵度江，攻陷虔、吉、饶、信等州。

按：据上文论述，王仙芝死后，其余党归附黄巢，成为黄巢部下将卒；此前，虔、吉、饶、信等州固为王仙芝余党所攻陷，但在乾符五年，谓“黄巢引兵渡江”云云，乃司马温公概括言之，并非有所改易也。

二 关于乾符六年正月的战争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僖宗乾符六年正月云：

镇海节度使高骈遣其将张璘、梁纘分道击黄巢，屡破之，降其将秦彦、毕师铎、李罕之、许勍等数十人；巢遂趣广南。彦，徐州人；师铎，冤句人；罕之，项城人也。

永兴按：此一史料不可信。第一，黄巢军已在乾符五年八月先进攻宣州，后攻浙东，并由浙东侵入福建；此年十二月甲戌，黄巢军侵占福州。据此，乾符六年正月，黄巢军或在福州，或已由福州南侵。镇海节度使治润州，统辖润、苏、常、湖、杭、睦六州，距离福州或福州以南遥远。在乾符六年正月，高骈的部将张璘、梁纘与黄巢军战斗是不可能的。第二，此一史料记述：“降其将秦彦、毕师铎、李罕之、许勍等数十人。”则秦彦等四人均在乾符六年正月投降高骈，亦与事实不符。

《旧唐书》卷一八二毕师铎传云：

毕师铎者，曹州冤胸人。乾符初，与里人王仙芝啸聚为盗，相与陷曹、郢、荆、襄。师铎善骑射，其徒目为“鹞子”。仙芝死，来降高骈。初败黄巢于浙西，皆师铎、梁纘之效也。

据此，毕师铎投降高骈在王仙芝死后，即乾符五年二月。其时，高骈为荆南节度使，地近蕲州黄梅。王仙芝之死，使其所率军遭受严重挫败。毕师铎辈乃投降于附近地区的唐官吏。

同上引书《秦彦传》云：

秦彦者，徐州人，本名立，为卒，隶徐军。乾符中，坐盗系狱，将死，因改名彦，乃聚徒百人，杀下邳令，取其资装，入黄巢

军。巢兵败于淮南，乃与许勅俱降高骈。

崔致远著《桂苑笔耕集》卷三，载有他为高骈写的《谢秦彦等正授刺史状》（新授和州刺史秦彦，新授滁州刺史许勅）云：

右件官，臣先奏请各授管内刺史。今月某日得进奏院状报，伏奉某月日敕旨允许者。九天降宠，两地分荣，睹降将之怀恩，喜元戎之获请。伏以秦彦等比者，为梟为獍，维虺维蛇。臣偶令招谕，旋自归投，遂假分符，皆能守节。

据此，秦彦与许勅投降高骈的地区为淮南，并非浙西，秦彦传明言“巢兵败于淮南，乃与许勅俱降高骈”。《桂苑笔耕集》一文所载者亦完全一致。崔致远在此书序中谓：“及罢微秩（宣州溧水县尉），从职淮南，蒙高侍中专笔砚。”他代高骈所作的谢秦彦等正授刺史状的时间，在高骈任淮南节度使之时，不可能为高骈任镇海节度使之日。高骈在谢状中谓“授秦彦和州刺史，许勅滁州刺史，和州、滁州均在淮南地区，淮南节度使高骈可以推举，如高骈节镇镇海，他不可能在他的辖区以外，请求任命他的部将为刺史。因此，秦彦、许勅投降高骈，必在淮南，不在浙西。

高骈在乾符六年十月始任淮南节度使，此时，黄巢军尚在岭南，不可能与高骈的部将发生战斗。至乾符六年末和广明元年春夏之时，黄巢军从鄂州东侵，频与高骈军接战，且几次为高骈的部将张璘所败。秦彦、许勅投降，当在此时。总之，秦彦、许勅投降高骈并非在乾符六年正月高骈任镇海军节度使之时，乃在广明元年春夏高骈任淮南节度使之时，可以肯定。

根据以上分析，《资治通鉴》载乾符六年正月，黄巢军与高骈部将的战争，不确。

三 关于宜君战役的时间

宜君战役是黄巢军退出长安以前的较大战役,但《资治通鉴》记述甚为简略。《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唐僖宗中和二年七月云:

尚让攻宜君寨,会大雪盈尺,贼冻死者什二三。

此一史料所谓宜君战役的时间值得怀疑。崔致远之文提供考辨宜君战役之时间可信资料。《桂苑笔耕集》卷一《贺杀戮黄巢徒伴表》云:

臣某言,臣得武宁节度使时溥状报,逆贼黄巢、尚让分队,并在东北界。于六月十五日,行营都将李师悦、陈景瑜等莱芜县北,大灭群凶;至十七日,遂被贼将伪仆射林言泉斩黄巢首级,并徒伴降人部下都将李惟政、田球等讫。

此一史料应注意“黄巢与尚让分队,并在东北界”一语。在王满渡是失利之前黄巢与尚让在一处作战,上文移录《资治通鉴》中和四年五月云:

丙寅,(李)克用与忠武都监使田从异发许州,戊辰,追及黄巢于中牟北王满渡,乘其半济,奋击,大破之,杀万余人,贼遂溃。尚让帅其众降时溥。

永兴按:上引文即“黄巢与尚让分队”也。据此,宜君战役的时间应在中和四年五月之前,亦即黄巢向东北逃之前,此乃推测,非确论也。

(原刊《文史》第 缘辑,中华书局,1985年,第 缘—缘页,略有修改)

附录三 名将郭子仪生平事迹述略

恩师陈寅恪先生在其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曾有言曰：

又唐代武功可为吾民族空前盛业。

永兴谨按：先生之言诚是也。夫武功与军事战争密切相关，在军事战争中，为将帅者处于统率指挥地位，决定战略政策，其重要可知。在《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一书中，多处言及为将之重要性，兹简要移录如下：

《十一家注孙子》卷上计篇略云：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四曰将。（张预曰：委任贤能。）五曰法。（王皙曰：夫用兵之道，人和为本，天时与地利则其助也。三者具，然后议举兵。兵举，必须将能，将能，然后法修。张预曰：兵既出境，则法令一从于将。）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杜牧曰：先王之道，以仁为首；兵家者流，用智为先。盖智者，能机权，识变通也；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仁者，爱人悯物，知勤劳也；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严者，以威刑肃三军也。贾林曰：专任智则贼，偏施仁则懦，固守信则愚，恃勇力则暴，令过严则残。五者兼备，各

适其用 则可为将帅。)

永兴按：“五者兼备，各适其用，则可为将帅。”本段所述名将郭子仪，乃五者兼备，可为将为帅。以下据《旧唐书》、《新唐书》所载有关纪、传、志与《资治通鉴》载有关记述为主，并以《册府元龟》所载有关史料、《唐大诏令集》所载有关诏令、唐人诗文与笔记小说参证之。

《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略云：

郭子仪，华州郑县人。父敬之，历绥、渭、桂、寿、泗五州刺史，以子仪贵，赠太保，追封祁国公。子仪长六尺余，体貌秀杰，始以武举高等补左卫长史，累历诸军使。

永兴按：关于武举，《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云：

此外，又有武举，盖其起于武后之时。长安二年，始置武举。其制，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翘关，长丈七尺，径三寸半，凡十举后，手持关距，出处无过一尺，负重者，负米五斛，行二十步，皆为中第，亦以乡饮酒礼送兵部。其选用之法不足道，故不复书。

按：《新唐书》卷七德宗纪建中二年略云：

六月辛丑，郭子仪薨。

《旧唐书》卷十二德宗纪同。《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唐德宗建中二年同。按：建中二年（~~781~~年）上数八十五年，即武后万岁登封元年（~~702~~年），亦即郭子仪之生年也。据上文移录《新唐书》选举志所云，武举始于武后长安二年（~~702~~年）时，郭子仪年仅六岁，不可能参予武举。郭子仪成年在唐玄宗开元初，据选举志云：“其选用之法不足道，故不复书。”武举制行用不久，开元初，郭子仪以武举出身任武官之事，恐需进一步研讨也。

关于左卫长史，《唐六典》卷二八太子左右卫略云：

太子左右卫率府 率各一人 正四品上 ；长史各一人 正七品上。

此即郭子仪之出身也。

上文移录郭子仪传云：

天宝八载，于木刺山置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命子仪领其使，拜左卫大将军。十三载，移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于永清栅北筑城，仍改横塞为天德军，子仪为之使，兼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

永兴按：《唐会要》卷七三安北都护府条略云：

（天宝）八载于木刺山置横塞军城，及移安北大都护府于永清栅北筑城，改横山为天德军，郭子仪仍为之使，兼九原太守，朔方节度，陇右兵马使。

《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丰州九原郡略云：

中受降城，（有拂云堆祠。接灵州境有关，元和九年置。又有横塞军，本可敦城，天宝八载置，十二载废。西二百里大同川有天德军。大同山之西有天安军，皆天宝十二载置。天德军，乾元后徙屯永济栅，故大同城也。

据上引《唐会要》及《新唐书》地理志，则上文所云郭子仪任横塞军使以及天德军使，可知其原委矣。至于《旧唐书》郭子仪传所云：天宝十三载郭子仪任“朔方节度右兵马使”，据吴廷燮著《唐方镇年表》卷一朔方条，著者据《册府元龟》帝王部，天宝十三载，安思顺任朔方节度使，非郭子仪也。至于“右兵马使”四字，可能为“陇右兵马使”之误，因上文引《唐会要》卷七三有天宝八载郭子仪任“朔方

节度“陇右兵马使”之语，在时间上大误；在文义及史事上，亦不可能也；“朔方节度”如何能为“陇右兵马使”？不可能也。

按 据《通典》卷一七三州郡三略云：

安北都护府，大唐分丰、胜二州界置瀚海都护府，总章中改为安北大都护府。（按 同书又云：总章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改瀚海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

据此，上文移录郭子仪传所云：天宝八载置安北都护府，不确。

上文移录郭子仪传续云：

十四载，安禄山反。十一月，以子仪为卫尉卿，兼灵武郡太守，充朔方节度使；诏子仪以本军东讨。遂举兵出单于府，收静边军，斩贼将周万顷，传首阙下。禄山遣大同军使高秀岩寇河曲，子仪击败之，进收云中马邑，开东陲，以功加御史大夫。

永兴按：以上移录《旧唐书》郭子仪传二段。《新唐书》卷一三七郭子仪传亦有大致相同之记述，其不同且可补旧传之不足者，略述如下：旧传“始以武举高等补左卫长史，累历诸军使。”新传则谓：“以武举异等补左卫长史，累迁单于副都护、振远军使。”此可补旧传之笼统记述也。

以上移录《旧唐书》郭子仪传续云：

十五载正月，贼将蔡希德陷常山郡，执颜杲卿，河北郡县皆为贼守。二月，子仪与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师下井陘，拔常山郡，破贼于九门，南攻赵郡，生擒贼四千，皆舍之，斩伪太守郭献瑋，获兵仗数万。师还常山，贼将史思明以数万人踵其后，我行亦行，我止亦止。子仪选骁骑五百更挑之，三日至行唐，贼疲乃退，我军乘之，又败于沙河。禄山闻思明败，乃以精

兵益之。我军至恒阳,贼亦随至。子仪坚壁自固,贼来则守,贼去则追,昼扬其兵,夕袭其幕,贼人不及息。数日,光弼议曰:“贼怠矣,可以战。”六月,子仪、光弼率仆固怀恩、浑释之、陈回光等阵于嘉山,贼将史思明、蔡希德、尹子奇等亦结阵而至,一战败之,斩馘四万级,生擒五千人,获马五千匹,思明露发跣足奔于博陵。于是河北十余郡皆斩贼守者以迎王师。子仪将北图范阳,军声大振。

永兴按:关于十五载颜杲卿事,应稍详论述之;使吾等接受重气节之教育。吾华夏民族重视气节,表现于众多仁人志士之思想行为中;唐颜杲卿乃仁人志士也。

《旧唐书》卷一八七下忠义下颜杲卿传略云:

颜杲卿,琅邪临沂人。世仕江左。杲卿以荫受官,性刚直,有吏干。开元中,为魏州录事参军,振举纲目,政称第一。天宝十四载,摄常山太守。时安禄山为河北、河东采访使,常山在其部内。其年十一月,禄山举范阳之兵诣阙。十二月十二日,陷东都。杲卿忠诚感发,惧贼遂寇潼关,即危宗社。时从弟真卿为平原太守,初闻禄山逆谋,阴养死士,招怀豪右,为拒贼之计。至是遣使告杲卿,相与起义兵,犄角断贼归路,以纾西寇之势。杲卿乃与长史袁履谦、前真定令贾深、前内丘丞张通幽等,谋开土门以背之。时禄山遣蒋钦凑、高邈率众五千守土门。杲卿欲诛钦凑,开土门之路。时钦凑军隶常山郡,属钦凑遣高邈往幽州未还,杲卿遣吏召钦凑至郡计事。是月二十二日夜,钦凑至,会饮既醉,令袁履谦与参军冯虔、县尉李栖默、手力翟万德等杀钦凑。中夜,履谦以钦凑首见杲卿,相与垂泣,喜事交济也。

十五年正月,思明攻常山郡;其月八日,城陷,杲卿、履谦

为贼所执，送于东都。禄山见杲卿，杲卿瞋目而报曰：“我世为唐臣，常守忠义，纵受汝奏署，复合从汝反乎！且汝本营州一牧羊羯奴耳，叨窃恩宠，致身及此，天子负汝何事而汝反耶？”（按：以下叛贼安禄山杀害颜杲卿、袁履谦与二人之家人，不详述。读者可参阅《新唐书》卷一九二忠义中颜杲卿传。）

《旧唐书》郭子仪传续云：

是月，哥舒翰为贼所败，潼关不守，玄宗幸蜀，肃宗幸灵武，子仪副使杜鸿渐为朔方留后，奏迎车驾。七月，肃宗即位，以贼据两京，方谋收复，诏子仪班师。八月，子仪与李光弼率步骑五万至自河北。时朝廷初立，兵众寡弱，虽得牧马，军容缺然。及子仪、光弼全师赴行在，军声遂振，兴复之势，民有望焉。诏以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依前灵州大都督府长史、朔方节度使。

永兴按：关于上文旧传载“诏子仪班师”一事，即郭子仪、李光弼率六万大军从收复之河北道返回朔方也。《新唐书》郭子仪传亦载此事，略云：“（郭子仪）乃与光弼、仆固怀恩、浑瑊之、陈回光等击贼嘉山，斩首四万级，获人马万计。思明跳奔博陵。于是河北诸郡往往斩贼守，迎王师。方北图范阳，会哥舒翰败，天子入蜀，太子即位灵武，诏班师。”至德二载（七五七年），李泌又提出同一策略。《资治通鉴》卷二一九略云：

上至凤翔旬日，李泌请遣安西及西域之众，如前策并塞东北，自归、檀南取范阳。

按：“如前策”即郭子仪、李光弼“方北图范阳”之策也。郭子仪、李光弼欲北攻范阳，乃重大军事行动，不可能不向肃宗禀报，但肃宗不准，并“诏子仪班师”。郭子仪不能不服从，因而忍痛放弃已收复

河北道大部分地区,班师回朔方矣。次年,李泌又提出同一策略,肃宗仍不准。《资治通鉴》记其事云:

上曰:“今大众已集,庸调亦至,当乘兵锋擣其腹心,而更引兵东北数千里,先取范阳,不亦迂乎?”对曰:“今以此众直取两京,必得之。然贼必再强,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对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锐,攻禄山已老之师,其势必克。两京春气已深,贼收其余众,遁归巢穴,关东地热,官军必困而思归,不可留也。贼休兵秣马,伺官军之去,必复南来,然则征战之势未有涯也。(后果如泌所料。)不若先用之于寒乡,除其巢穴,则贼无所归,根本永绝矣。”上曰:“朕切于晨昏之恋(言急于复两京,迎上皇。)不能待此决矣。”(言决不能从泌之策也。)

永兴按:取范阳,铲除安、史叛贼之巢穴,亦即消灭安、史叛乱之根源,郭子仪、李光弼与李泌之目的相同,但所用之方式方法不同,虽时隔一年,但形势条件已不同矣。唐肃宗两次反对取范阳,其主要原因相同,不同原因乃次要者也,兹论述之。

至德元载,肃宗初至朔方,兵力甚为薄弱,大唐帝国之皇帝,不能不加强军事力量,以防意外之患;为国,亦为其自身也。至德二载,朔方之军力甚为强大,可不论述,因李泌建议取范阳所用之兵,乃“安西及西域之众”,主要为河湟地区之兵。肃宗反对取范阳之原因,即上文“朕切于晨昏之恋”之下胡注,即“言急于复两京,迎上皇。”按:如深入分析探讨,“朕切于晨昏之恋”乃冠冕堂皇欺人之谈;其真实用心为复两京,唐玄宗不得不返回长安,被囚禁宫中,不能再与肃宗为敌矣。行文至此,回忆至德元载初马嵬之变与《旧唐书》卷一百七永王传并观,则对肃宗反对取范阳可有较深了解矣。

此段标题应为名将郭子仪述略,但取范阳一事,为文过于枝

蔓,就此停笔,请读者鉴谅。

《旧唐书》郭子仪传续云：

肃宗大阅六军,南趋关辅,至彭原郡,宰相房琯请兵万人,自为统帅以讨贼,帝素重琯,许之。兵及陈涛,为贼所败,丧师殆尽。方事讨除,而军半殫,唯依朔方军为根本。十一月,贼将阿史那从礼以同罗、仆骨五千骑出塞,诱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数万,欲迫行在。子仪与回纥首领葛逻支往击败之。斩获数万,河曲平定。

《新唐书》卷一三七郭子仪传与以上移录旧传大致相同,惟文末有“执获数万,牛羊不可胜计,河曲平。”一语。上引文中须注释者如下：

①彭原郡

据《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关内道略云：

宁州上,隋北地郡。武德元年,改北地郡为宁州。天宝元年,改为彭原郡。在京师西北四百四十六里,至东都一千三百二十四里。

②朔方军

朔方军即朔方节度使。据《唐会要》卷七八节度使门略云：

朔方节度使,开元元年十月六日敕,朔方行军大总管,宜准诸道例,改为朔方节度使。

据吴廷燮著《唐方镇年表》卷一朔方门,在引证本条移录《唐会要》云云之后,自开元二年至开元八年,王峻、薛讷仍为朔方军大总管或朔方行军大总管;何耶?但《唐方镇年表》同卷同门引“新表:置朔方军节度使。”我检《新唐书》卷六十四方镇表朔方栏云:“(开元)九年,置朔方军节度使,领单于大都护府,夏、盐、绥、银、丰、胜六

州,定远、丰安二军,东、中、西三受降城。”据新表,我认为,上引《唐会要》所云不确,上文已论述,新表所云,甚确。开元九年后,张说、信安王等多出镇朔方,其官名均为朔方节度使或朔方节度大使,无朔方行军总管之官名矣。

獯六胡州

《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关内道云：

灵州大都督府隋灵武郡。贞观四年,于回乐县置回、环二州,并属灵武都督府。二十年,铁勒归附,于州界置皋兰、高丽、祁连三州,并属灵州都督府。永徽元年,废皋兰等三州。调露元年,又置鲁、丽、塞、含、依、契等六州,总为六胡州。开元初废,复置东皋兰、燕然、燕山、鸡田、鸡鹿、烛龙等六州,并寄灵州界,属灵州都督府。

永兴按:调露元年所置六胡州,开元初废,复置东皋兰等六州,亦即六胡州也。上文移录《旧唐书》郭子仪传所载六胡州,即开元初所置东皋兰等六州,可无疑也。

《旧唐书》郭子仪传续云：

贼将崔乾祐守潼关。二年三月,子仪大破贼于潼关,崔乾祐退保蒲津。时永乐尉赵复、河东司户韩旻、司士徐炅、宗子李藏锋等,陷贼在蒲州,四人密谋俟王师至则为内应。及子仪攻蒲州,赵复等斩贼守陴者,开门纳子仪。乾祐与麾下数千人北走安邑,安邑百姓伪降,乾祐兵入将半,下悬门击之,乾祐未入,遂得脱身东走。子仪遂收陕郡永丰仓。自是潼、陕之间无复寇钞。

《新唐书》郭子仪传略同,但有“贼安守忠壁永丰仓,子仪遣子旻与战,多杀至万级,旻死于阵。”一语。

《旧唐书》郭子仪传续云：

是月,安禄山死,朝廷欲图大举,诏子仪还凤翔。四月,进位司空,充关内、河东副元帅。五月,诏子仪帅师趋京城。师于潏水之西,与贼将安太清、安守忠战,王师不利,其众大溃,尽委兵仗于清渠之上。子仪收合余众,保武功,诣阙请罪,乞降官资,乃降为左仆射,余如故。九月,从元帅广平王率蕃汉之师十五万进收长安。回纥遣叶护太子领四千骑助国讨贼,子仪与叶护宴狎修好,相与誓平国难,相得甚好。子仪奉元帅为中军,与贼将安守忠、李归仁战于京西香积寺之北,王师结阵横亘三十里,贼众十万陈于北。归仁先薄我军,我军乱,李嗣业奋命驰突,擒贼十余骑乃定。回纥以奇兵出贼阵之后夹攻之,贼军大溃,自午至酉,斩首六万级。贼将张通儒守长安,闻归仁等败,是夜奔陕郡。翌日,广平王入京师,老幼百万,夹道欢叫,涕泣而言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广平王休士三日,率师东趋。肃宗在凤翔闻捷,群臣称贺。帝以宗庙被焚,悲咽不自胜,臣僚无不感泣。

永兴按:《新唐书》郭子仪传与上文移录旧传大致相同,但亦有不同且可补旧传之不足者,如新传云:“俄从元帅广平王率蕃、汉兵十五万收长安。李嗣业为前军,元帅为中军,子仪副之,王思礼为后军。”官军分为前军、中军、后军,此乃“王师结阵横亘三十里”之具体情况也。李嗣业先战,因其为前军。王思礼为后军,旧传不载其名,均为旧传不足之处,新传补正之。新传在“斩首六万级”后,有“生擒二万。”此亦可补旧传之不足也。按旧传此段应解释者如下:

闕同空

《唐六典》卷一三公条略云:

太尉一人,正一品,司徒一人,正一品,司空一人,正一品。
三公,论道之官也。盖以佐天子,理阴阳,平邦国,无所不统,

故不以一职名其官。

回纥

按回纥，读唐史者常见，但在不同处，其内容不同，其名称亦有改变；了解此两点，在读史或著写书稿时，可避免错误；故不惮烦琐，简要解释之。《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上，（《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略同）略云：

回纥，元魏时亦号高车部，或曰敕勒，讹为铁勒。其部落曰袁纥、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干、多览葛、仆骨、拔野古、同罗、浑、思结、斛薛、悉结、阿跌、白霫。袁纥者，（隋）大业中，称回纥。

据以上史料，敕勒有回纥、薛延陀等十四部族。上移录文之末谓“凡有十五种”，乃包括回纥在内也。在有关史籍中，称回纥即是敕勒，因回纥最强大，人数众多，可为敕勒之代称也。

敕勒十五部族，大多数处于唐北疆外，受东突厥之暴力统制，有类东突厥之附庸，因此，史籍记述敕勒部族之前，冠以突厥二字。

由于唐太宗之正确政策，在贞观二十一年后之相当长时期间，大批敕勒人进入唐北疆之内。在拙著《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中，关于上述情况，曾举出史例，并加以说明，兹不再论。

回纥改名回鹘，据《唐会要》卷九八回纥条云：

（唐德宗贞元）五年（~~贞元~~）七月，回纥使李义进请因咸安公主下降，改纥字为鹘字，盖欲夸国俗俊健如鹘也。

但《旧唐书》一九五回纥传略云：

贞元十一年（~~贞元~~）六月庚寅，册拜回纥腾里逻羽录没密施合录胡毗伽怀信可汗。元和四年（~~元和~~），蔼德曷里录没弭施合密毗迦可汗遣使改为回鹘，义取回旋轻捷如鹘也。

《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上略云：

建中元年，诏京兆少尹源休持节册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后三年（按“后三年”应为建中四年），使使者献方物，议和亲。明年（按：应为兴元元年），可汗遣宰相跌跌都督等众千余，并遣其妹骨咄禄毗伽公主率大酋之妻五十人逆主。又请易回纥曰回鹘，言捷鸷犹鹘然。

按回纥改为回鹘之时，有上述诸说，姑定为最后即元和四年（六零九），则自元和四年及其后有关回鹘之史料，必称回鹘而不应称为回纥也。但本书“会昌征讨回鹘”章所用《旧唐书》载诸多资料，均作回纥，不得不一一改正之；或有人认为一字之误，无关全文，何必如此烦琐！不然，夫史，乃求真实供鉴戒之学；一字误则全文失去真实，何可不一一改正之也。

《旧唐书》郭子仪传续云：

十月，安庆绪遣严庄悉其众十万余来赴陕州，与张通儒同抗官军。贼闻官军至，悉其众屯于陕西，负山为阵。子仪以大军击其前，回纥登山乘其背，遇贼潜师于山中，与斗过期，大军稍却。贼分兵三千人，绝我归路，众心大摇，子仪麾回纥令进，尽杀之。师驰至其后，于黄埃中发十余箭，贼惊顾曰：“回纥来！”即时大败，僵尸遍山泽。严庄、张通儒走归洛阳，遂与安庆绪渡河保相州。子仪奉广平王入东都，陈兵于天津桥南，士庶欢呼于路。伪侍中陈希烈、伪中书令张瓘等三百余人素服请罪，王慰抚遣之。是时，河东、河西、河南贼所盗郡邑皆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国公，食邑千户。寻入朝，天子遣兵仗戎容迎于灞上，肃宗劳之曰：“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子仪顿首感谢。十二月，还东都，命子仪经营北讨。

《新唐书》卷一三七郭子仪传亦载上文移录旧传，大部分重复，读者

可参阅。旧传此段应解释者 ,简要考辨如下 :

勳 广平王

《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略云 :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讳豫 ,肃宗长子。母曰章敬皇太后吴氏 ,以开元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生于东都上阳宫。初名傲 ,年十五封广平王。

同 司徒

《唐六典》卷一三公条云 :

司徒一人 ,正一品。

勳 食邑千户

据唐代官制 ,“食邑千户”即有大功之官可取得千户所纳之租调 ,但此仅为荣誉虚制 ,非实际如此 ,与食实封不同。读者应参阅《唐会要》卷九十“食实封数”条。

《旧唐书》郭子仪传续云 :

乾元元年七月 ,破贼河上 ,擒伪将安守忠以献 ,遂朝京师 ,敕百僚班迎于长乐驿 ,帝御望春楼待之 ,进位中书令。九月 ,奉诏大举 ,子仪与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关内节度使王思礼、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襄邓节度使鲁灵、荆南节度(使)季广琛、河南节度使崔光远、滑濮节度(使)许叔冀、平卢兵马使董秦等九节度之师讨安庆绪。帝以子仪、光弼俱是元勋 ,难相统属 ,故不立元帅 ,唯以中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十月 ,子仪自杏园渡河 ,围卫州。安庆绪与其骁将安雄俊、崔乾祐、薛嵩、田承嗣悉其众来援 ,分为三军。子仪阵以待之 ,预选射者三千人伏于壁内 ,诫之曰 :“俟吾小却 ,贼必争进 ,则登城鼓噪 ,弓弩齐发以迫之。”既战 ,子仪伪遁 ,贼果乘之 ,及垒门 ,遽闻鼓

噪，俄而弓弩齐发，矢注如雨，贼徒震骇，子仪整众追之，贼众大败。是役也，获伪郑王安庆和以献，遂收卫州。进军趋邺，与贼再战于愁思冈，贼军又败，乃连营围之。庆绪遣薛嵩以所乘马十匹求救于史思明，且言禅代。十二月，思明遣将李归仁率众赴之，营于滏阳。

《新唐书》郭子仪传与上引旧传大致相同。有甚简者，如旧传对九节度使一一记述，新传一语而已；但亦有旧传所缺或甚简，新传补其缺或补其不足者。如卫州之战，新传云：“王师整而奋，斩首四万级，获铠胄数十万，执安庆和，收卫州。又战愁思冈，破之。连营进围相州，引漳水灌城，漫二时，不能破。城中粮尽，人相食。”即其一例也。总之，对于郭子仪事迹之全面理解，旧传新传并读，则可得其主要内容矣。按上文引旧传应解释者如下：

中书令

《唐六典》卷九中书省云：

中书令二人，正三品。中书令之职，掌军国之政令，缉熙帝载，统和天人。入则告之，出则奉之，以厘万邦，以度百揆，盖以佐天子而执大政者也。

按中书令与门下省之侍中，皆宰相也。

鱼朝恩

据《新唐书》卷二〇七宦者上鱼朝恩传略云：

鱼朝恩，泸州泸川人。天宝末，以品官给事黄门，内阴黠。至德初，监李光进军。京师平，为三宫检责使，以左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九节度围贼相州，以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

鱼朝恩宦官小人奸佞，九节度军之溃败，由鱼朝恩专擅军政大权而

又无知也。此后又陷害郭子仪，罢子仪兵。最后，为代宗所诛死。

《旧唐书》郭子仪传续云：

二年正月，史思明自率范阳精卒复陷魏州，乃伪称燕王。王师虽众，军无统帅，进退无所承禀，自冬徂春，竟未破贼，但引漳水以灌其城，城中食尽，易子而食。二月，思明率众自魏州来。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鲁炅前军遇贼于邺南，与之接战，夷伤相半，鲁炅中流矢。子仪为后阵，未及合战，大风遽起，吹沙拔木，天地晦暝，跬步不辨物色。我师溃而南，贼军溃而北，委弃兵仗辎重，累积于路。诸军各还本镇。子仪以朔方军保河阳，断浮桥，有诏令留守东都。三月，以子仪为东都畿、山南东道、河南诸道行营元帅。

按《新唐书》郭子仪传与上引旧传所载大致相同，但新传云：“时王师众而无统，进退相顾望，责功不专，是以及于败。”较旧传所云“王师虽众”云云，稍明确，但亦非真实情况也。兹略论之。本书前文曾论监军之祸，九节度军之溃即监军之祸，时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即监军也。上文引《新唐书》鱼朝恩传有语云：“是时郭子仪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心冒之，乘相州败，丑为诋讟，肃宗不内其语，然犹罢子仪兵，留京师。”是亦鱼朝恩害郭子仪也。

《旧唐书》郭子仪传续云：

中官鱼朝恩素害子仪之功，因其不振，媒孽之，寻召还京师。天子以赵王系为天下兵马元帅，李光弼副之，委以陕东军事，代子仪之任。子仪虽失兵柄，乃心王室，以祸乱未平，不遑寢息。俄而史思明再陷河洛，朝廷吁食，复虑蕃寇逼迫京畿，三年正月，授子仪邠宁、鄜坊两镇节度使，仍留京师。言事者以子仪有社稷大功，今残孽未除，不宜置之散地，肃宗深然之。上元元年九月，以子仪为诸道兵马都统，管崇嗣副之，令率英

武、威远等禁军及河西、河东诸镇之师，取豳宁、朔方、大同、横野，径抵范阳。诏下旬日，复为朝恩所间，事竟不行。

《新唐书》郭子仪传与上文移录旧传大致相同，惟极简略。读者可参阅。旧传新传所载文，应解释者如下：

置英武、威远等禁军。

关于英武、威远二禁军名，《新唐书》卷五十兵志略云：

（至德二载）又择便骑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分左、右厢，总号曰“左右英武军”。

《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门略云：

其（元和二年）四月敕，左右威远营，置来已久，著在国章。近置英武军及加军额，宜从并省，以正旧名。其英武军额宜停。将士及当军一切已上，并合入左右威远营，依前置使二人勾当。

按：“威远营，置来已久。”自至德二载（~~756~~756年）至元和二年（~~812~~812年）已五十年，可谓置来已久矣。

《旧唐书》郭子仪传续云：

上元二年二月，李光弼兵败于邙山，河阳失守，鱼朝恩退保陕州。三年二月，河中军乱，杀其帅李国贞。时太原节度邓景山亦为部下所杀，恐其合从连贼，朝廷忧之。后辈帅臣未能弹压，势不获已，遂用子仪为朔方、河中、北庭、潞、仪、泽、沁等州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副元帅，充本管观察处置使，进封汾阳郡王，出镇绛州。三月，子仪辞赴镇，肃宗不豫，群臣莫有见者。子仪请曰：“老臣受命，将死于外，不见陛下，目不瞑矣。”帝乃引至卧内，谓子仪曰：“河东之事，一以委卿。”子仪呜咽流涕。赐御马、银器、杂綵，别赐绢四万匹、布五万端以赏军。

子仪至绛，擒其杀国贞贼首王元振数十人，诛之。太原辛云京闻子仪诛元振，亦诛害景山者，由是河东诸镇率皆奉法。

《新唐书》郭子仪传所载者与上引旧传大致相同，惟极简略。《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唐肃宗上元二年亦载李光弼邙山之败事，优于旧传新传，不仅详，且书真实并供鉴戒也。兹移录其文如下：

(二月)戊寅，陈于邙山。光弼命依险而阵，怀恩陈于平原，光弼曰：“依险则可以进，可以退；若平原，战而不利则尽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于险，怀恩复止之。史思明乘其陈未定，进兵薄之，官军大败，死者数千人，军资器械尽弃之。(《考异》曰：《实录》曰：“史思明潜遣间谍反说官军曰：‘洛中将士久戍思归，士多不睦。’鱼朝恩以为然，乃告光弼及仆固怀恩、卫伯玉等曰：‘可速出军，以扫残寇。’光弼等然之。”今从《旧光弼传》。《实录》曰：“光弼、怀恩败绩，步兵死者数万。”今从《旧思明传》。)光弼、怀恩渡河走闻喜，朝恩、伯玉奔还陕，抱玉亦弃河阳走，河阳、怀州皆没于贼。朝廷闻之，大惧，益兵屯陕。(相州之败，邙山之败，皆鱼朝恩为之也。唐不以覆军之罪罪朝恩而罢郭、李兵柄，失刑甚矣。)

《旧唐书》郭子仪传续云：

四月，代宗即位，内官程元振用事，自矜定策之功，忌嫉宿将，以郭子仪功高难制，巧行离间，请罢副元帅，加实封七百户，充肃宗山陵使。子仪既谢恩，上表进肃宗所赐前后诏敕，因自陈诉曰：

臣德薄蝉翼，命轻鸿毛，累蒙国恩，猥厕朝列。会天地震荡，中原血战，臣北自灵武，册先皇帝，乃举兵而南，大蒐于岐阳。先帝忧勤宗社，托臣以家国，俾副陛下扫两京之妖祲。陛下雄图丕断，再造区宇，自后不以臣寡劣，委文武之二柄，外敷

邦教，内调鼎饪，是以常许国家之死，实荷日月之明。臣本愚浅，言多诋直，虑此招谤，上渎冕旒。陛下居高听卑，察臣不贰，皇天后土，察臣无私。伏以器忌满盈，日增兢惕，焉敢偷全，久妨贤路。自受恩塞下，制敌行间，东西十年，前后百战。天寒剑折，溅血沾衣，野宿魂惊，饮冰伤骨。拔涉难阻，出没死生，所仗唯天，以至今日。陛下曲垂惠奖，念及勤劳，贻臣诏书一千余首，圣旨微婉，慰谕绸缪，彰微臣一时之功，成子孙万代之宝。自灵武、河北、河南、彭原、鄜坊、河东、凤翔、两京、绛州，臣所经行，赐手诏敕书凡二十卷，昧死上进，庶烦听览。

诏答曰：“朕不德不明，俾大臣忧疑，朕之过也。朕甚自愧，公勿以为虑。”代宗以子仪顷同患难，收复两京，礼之逾厚。时史朝义尚据洛阳，元帅雍王率师进讨，代宗欲以子仪副之，而鱼朝恩、程元振乱政，杀裴茂、来瑱，子仪既为所间，其事遂寢，乃留京师。

《新唐书》郭子仪传亦载以上旧传所记述者，惟极简略。兹移录如下，供读者参阅研讨。新传略云：

代宗立，程元振自谓于帝有功，忌宿将难制，离构百计。因罢子仪副元帅，加实户七百，为肃宗山陵使。子仪惧谗且成，尽哀代宗所赐诏敕千余篇上之，因自明。诏曰：“朕不德，诒大臣忧，朕甚自愧，自今公毋有疑。”初，帝与子仪平两京，同天下忧患，至是悔悟，着礼弥重。

新传以极少数文字，说明旧传长篇论述，可见两唐书行文之不同。但旧传最后一语，新传于下文述之，即“时史朝义尚盗洛，帝欲使副雍王率师东讨，为朝恩、元振交訾之，乃止。”按唐代宗自责不德之言，非不由衷也，但二小人朝夕在其身侧，且有宫廷间之复杂关系，使代宗仍为不德之君，郭子仪仍不能发挥其重大作用，此即唐后期

宦官之祸一例。本书限于体例,不能详尽论述,请读者鉴谅。至于郭子仪此后负重任并立大功,乃另一问题,下文详述之。

《旧唐书》郭子仪传续云：

俄而梁崇义据襄阳叛,仆固怀恩阻兵于汾州,引回纥、吐蕃之众入寇河西。明年十月,吐蕃陷泾州,虜刺史高晖,晖遂与蕃军为乡导,引贼深入京畿。掠奉天、武功,济渭而南,缘山而东。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日将逆战,蓋屋,自辰至酉,杀蕃军数千,然其徒多殒。贼将逼京师,君上计无所出,遽诏子仪为关内副元帅,出镇咸阳。子仪自相州不利,李光弼代掌兵柄,及徵还朝廷,部曲散去。及是承诏,部下唯二十骑,强取民家畜产以助军。至咸阳,蕃军已过渭水。其日,天子避狄幸陕州。子仪闻上避狄,雪涕还京,至则车驾已发。射生将王献忠从驾,沿路遂以四百骑叛,仍逼丰王已下十王欲投于贼。子仪入开远门,遇之,诘丰王等所向,遂护送行在。子仪以三千骑傍南山,至商州,得武关防兵及六军散卒四千人,招辑亡逸,其军渐振。蕃寇犯京城,得故豳王守礼子广武王承宏,立帝号,假署百官。子仪遣六军兵马使张知节、乌崇福、羽林军使长孙全绪等将兵万人为前锋,营于韩公堆,盛张旗帜,鼓鞀震山谷。全绪遣禁军旧将王甫入长安,阴结少年豪侠以为内应。一日,齐击鼓于朱雀街,蕃军惶骇而去。大将李忠义先屯兵苑中,渭北节度使王仲升守朝堂。子仪以大军续进,至陝西。射生将王抚自署为京兆尹,聚兵二千人,扰乱京城,子仪召抚杀之。诏子仪权京城留守。

《新唐书》郭子仪传与上文引旧传略同,惟甚简,但《新传》云：“民给虜曰：‘郭令公来。’虜惧。会故将军王甫结侠少,夜鼓朱雀街,呼曰：‘王师至！’吐蕃夜溃。”此两语颇为重要,郭子仪之威名远播,为

吐蕃畏惧，而“王师”为民心所向，故亦为吐蕃畏惧也。

以上移录旧传新传之文，《资治通鉴》亦有记载，且稍有不同。兹亦移录之。《通鉴》卷二二三唐代宗广德元年略云：

吐蕃既立广武王承宏，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众归国。子仪使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将二百骑出蓝田观虏势，令第五琦摄京兆尹，与之偕行，又令宝应军使张知节将兵继之。（上以射生军入禁中清难，赐名宝应功臣，故射生军亦号宝应军。）全绪至韩公堆，昼则击鼓张旗帜，夜则多燃火，以疑吐蕃。前光禄卿殷仲卿聚众近千人，保蓝田，与全绪相表里，帅二百骑直渡泾水。吐蕃惧，百姓又给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将大军，不知其数至矣！”虏以为然，稍稍引军去。全绪又使射生将王甫入城，阴结少年数百，夜击鼓大呼于朱雀街，（唐太极宫正南出朱雀门，自朱雀门南至明德门，皆名朱雀街。）吐蕃惶骇，庚寅，悉众遁去。（考异曰：《旧·吐蕃传》曰：“子仪帅部曲数百人及其妻子仆从南入牛心谷，驼马车牛数百辆。子仪迟留，未知所适。行军判官中书舍人王延昌、监察御史李萼谓子仪曰：‘令公身为元帅，主上蒙坐于外，今吐蕃之势日逼，岂可怀安于谷中，何不南趋商州，渐赴行在！’子仪遽从之。延昌曰：‘吐蕃知令公南行，必分兵来逼，若当大路，事即危矣。不如取玉山路而去，出其不意。’子仪又从之。子仪之队千余人，山谷束隘，连延百余里，人不得驰。延昌与萼恐狭径被追，前后不相救，至倒回口，遂与子仪别行，踰绝涧，登七盘，趋于商州。先是，六军将张知节与麾下数百人自京城奔于商州，大掠避难朝官、士庶及居人资财、鞍马，已有日矣。延昌与萼既至，说知节曰：‘将军身掌禁兵，军败而不赴行在，又恣其下虏掠，何所归乎！今郭令公，元帅也，已欲至洛南，将军若整顿士卒，谕以祸福，请令公来抚之，图收长安，此则将军非常之功也。’知节大

悦。其时诸军将臧希让、高升、彭体盈、李惟诜等数人，各有部曲家兵数十骑，相次而至，又从其计，皆相率为军，约不侵暴。延昌留于军中主约，募以数骑往迎子仪，去洛南十余里，及之，遂与子仪回至商州。诸将大喜，皆遵其约束。吐蕃将入京师也，前光禄卿殷仲卿逃难而出，至蓝田，纠合败兵及诸骁勇愿从者百余人，南保蓝田以拒吐蕃，其众渐振，至于千人。子仪既至商州，募人往探贼势，羽林将军长孙全绪请行。全绪至韩公堆，仲卿得官军，其势益壮，遂相为表里。仲卿帅二百余骑游弈，直渡泾水。吐蕃惧，问百姓，百姓皆给之曰：“郭令公大军不知其数。”贼以为然，遂抽军而还。《汾阳家传》曰：“公以三十骑循御宿川，略山而东。公西望国门，涕不自胜，谓延昌曰：“为舍人计，何以复国？”延昌歔歔不能对。公谓曰：“料诸将散卒必讨商於，若速行收合散卒，兼武关兵，数日之内，却出蓝田，设疑兵，为旂，屯于韩公堆，吐蕃必惧我而退，乃相与速驱之。”过蓝田，公与延昌议曰：“散兵至商州，必官吏不守，则兵乱而人溃。”使延昌间道中宿至商州，果如所议。延昌以公之言巡抚之，乱乃止，溃乃复。今从之。）

我移录司马温公考异之文甚长，因其记事议论甚具体而详尽也。司马温公在《通鉴》正文中，记述鱼朝恩、程元振破坏朝政，罢郭子仪兵权，致使代宗出幸陕州。当时，吐蕃侵占大唐帝国长安，此空前未有之事，不具体则不能真实，不真实，非史也。或有人认为烦琐，请读司马温公之文。《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六三答范梦得略云：

大抵长编，宁失于繁，勿失于略。千万千万，切祷切祷。

司马温公为宋贤史学第一人，上引文乃青年学生有志治史者应理解遵守之。温公于其教导中“千万千万，切祷切祷”，真乃对吾等耳

提面命之教诲也。

《旧唐书》郭子仪传续云：

自西蕃入寇，车驾东幸，天下皆咎程元振，谏官屡论之。元振惧，又以子仪复立功，不欲天子还京，劝帝且都洛阳以避蕃寇，代宗然之，下诏有日。子仪闻之，因兵部侍张重光宣慰回，附章论奏曰：

臣闻雍州之地，古称天府，右控陇、蜀，左扼崤、函，前有终南、太华之险，后有清渭、浊河之固，神明之奥，王者所都。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兵强士勇，雄视八方，有利则出攻，无利则入守。此用武之国，非诸夏所同，秦、汉因之，卒成帝业。其后或处之而泰，去之而亡，前史所书，不惟一姓。及隋氏季末，炀帝南迁，河、洛丘墟，兵戈乱起。高祖唱义，亦先入关，惟能剪灭奸雄，底定区宇。以至于太宗、高宗之盛，中宗、玄宗之明，多在秦川，鲜在东洛。间者羯胡构乱，九服分崩，河北、河南，尽从逆命。然而先帝仗朔方之众，庆绪奔亡，陛下藉西土之师，朝义就戮。岂唯天道助顺，抑亦地形使然，此陛下所知，非臣饰说。

近因吐蕃凌逼，銮驾东巡，盖以六军之兵，素非精练，皆市肆屠沽之人，务挂虚名，苟避征赋，及驱以就战，百无一堪。亦有潜输货财，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令陛下振荡不安，退居陕服。斯盖关于委任失所，岂可谓秦地非良者哉！近道路云云，不知信否，咸谓陛下已有成命，将幸洛都。臣熟思其端，未见其利。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噪，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将何以奉万乘之牲饩，供百官之次舍？矧其土地狭隘，才数百里间，东有成皋，

南有二室 险不足恃 适为战场。陛下奈何弃久安之势 从至危之策 忽社稷之计 生天下之心。臣虽至愚 窃为陛下不取。

且圣旨所虑 岂不以京畿新遭剽掠 田野空虚 恐粮食不充。国用有缺 以臣所见 深谓不然。昔卫文公小国之君 诸侯之主耳 遭懿公为狄所灭 始庐于曹 衣大布之衣 冠大帛之冠 元年革车三十乘 季年三百乘 卒能恢复旧业 享无疆之休。况明明天子 躬俭节用 苟能黜素餐之吏 去冗食之官。抑竖刁、易牙之权 任蘧瑗、史鱄之直。薄征弛力 恤隐迨鰥 委诸相以简贤任能 付老臣以练兵御侮 则黎元自理 寇盗自平 中兴之功 旬月可冀 卜年之期 永永无极矣。愿时迈顺动 回銮上都 再造邦家 唯新庶政 奉宗庙以修荐享 谒陵寝以崇孝思 臣虽陨越 死无所恨。

代宗省表 垂泣谓左右曰：“子仪用心 真社稷臣也。可亟还京师。”十一月 车驾自陕还宫 子仪伏地请罪 帝驻车劳之曰：“朕用卿不早 故及于此。”乃赐铁券 图形凌烟阁。

《新唐书》郭子仪传所载者与上引文有不同处 但极简略 亦移录之 或可使青年初治唐史者明辨两书之不同也。《新唐书》郭子仪传略云：

代宗立 程元振自谓于帝有功 忌宿将难制 离构百计。因罢子仪副元帅 加实户七百 为肃宗山陵使。子仪惧谗且成 尽裒代宗所赐诏敕千余篇上之 因自明。诏曰：“朕不德 诒大臣忧 朕甚自愧 自今公勿有疑。”初 帝与子仪平两京 同天下忧患 至是悔悟 眷礼弥重。

新传虽简短 但首句较旧传为意更明确；“因罢子仪副元帅”一语。可见宦官祸国之甚 郭子仪不能不尽上代宗所赐千篇诏敕也。

《旧唐书》郭子仪传续云：

是时 河北副元帅仆固怀恩方顿军汾州 掠并、汾诸县以为己邑。乃以子仪兼关内河东副元帅、河中节度观察使 出镇河中。蕃戎既退 仆固怀恩部下离散。是月 怀恩子瑒主兵榆次 为帐下将张惟岳所杀 传首京师。惟岳以瑒之众归于子仪 怀恩惧 弃其母而走灵州。明年九月 以子仪守太尉、充北道幽宁、泾原、河西已东通和蕃及朔方招抚观察使 其关内河东副元帅 中书令如故。子仪以怀恩未诛 不宜让使 坚辞太尉 曰：“太尉职雄任重 窃忧非据 辄感上闻。伏奉诏书 未允诚恳。臣畴昔之分 早知止足 今兹累请 窃惧满盈。义实由衷 事非矫饰 志之所至 敢不尽言。自兵乱已来 纪纲寢坏 时多躁竞 俗少廉隅。德薄而位尊 功微而赏厚 实繁有众 不可殫论。臣每见之 深以为念。昔范宣子让 其下皆让 栾黶为汰 不敢违也。臣诚薄劣 窃慕古人 务欲以身率先 大变浮俗 是用勤勤恳恳 愿罢此官 庶礼让兴行 由臣而致也。臣位为上相 爵为真王 参启沃之谋 受腹心之寄。恩荣已极 功业已成 寻合乞骸 保全余齿。但以寇讎在近 家国未安 臣子之心 不敢宁处。苟西戎即叙 怀恩就擒 畴昔官爵 誓无所受 必当追踪范蠡 继迹留侯。臣之鄙怀 切在于此。”优诏不许。子仪见上 感泣恳让 乃止。

以上移录旧传应解释者有二 兹陈述如下：

太尉

《唐六典》卷一略云：

太尉一人 正一品。

太尉与司徒一人、司空一人为三公。《唐六典》续云：

三公 论道之官也。盖以佐天子 理阴阳 平邦国 无所不统 故不以一职名其官。然周、汉已来 代存其任。自隋文帝

罢三公府僚，皇朝因之，其或亲王拜者，亦但存其名位耳。

爵为真王

《通典》卷十九封爵门略云：

大唐 国王、郡王、国公、郡公、开国郡公、县公、开国候、伯、子，凡九等。（并无其土，加实封者，方给租庸。）

《唐会要》卷四六封建门略云：

崔氏曰 苏冕所载封建篇，盖以贞观初，太宗文皇帝尝欲法周汉故事，分圭以王子弟，裂地以封功臣。自后封诸王或王功臣，但崇以爵等，食其租封而已。刘秩所云，设爵无土，署官不职者也。今子弟功臣封爵者，皆列之。

“爵为真王”应为有土之王耶？然否，姑作此解释，请读者教之。

《新唐书》郭子仪传所载者与上引旧传小同大异，且有旧传不载者，故全文大部分移录如下，其间稍有重复。

新传略云：

仆固怀恩纵兵掠并、汾属县，帝患之，以子仪兼河东副元帅、河中节度使，镇河中。怀恩子瑒屯榆次，为帐下张惟岳所杀，传首京师，持其众归子仪。怀恩惧，委其母走灵州。广德二年，进太尉，兼领北道幽宁、泾原、河西通和吐蕃及朔方招抚观察使。辞太尉不拜。怀恩诱吐蕃、回纥、党项数十万入寇，朝廷大恐，诏子仪屯奉天。帝问计所出，对曰：“无能为也，怀恩本臣偏将，虽慄果，然素失士心。今能为乱者，洮思归之人，劫与俱来，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结之，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虜寇豳州，先驱至奉天，诸将请击之。子仪曰：“客深入，利速战。彼下素德我，吾缓之，当自携贰。”因下令：“敢言战者斩！”坚壁待之，贼果遁。

上引新传应解释者有二，兹陈述如下：

○**奉天**

《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关内道京兆府云：

文明元年，置奉天县。

○**郿曲**

《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唐肃宗上元二年略云：

（史）朝义即皇帝位，改元显圣。（《考异曰：《蓊门纪乱》曰：（张）万年领其部曲百余人入子城，斩通于子城南廊下，城中扰乱。

《唐律疏议》卷六名例门略云：

诸官户、部曲、（称部曲者，部曲妻及客女亦同。）官私奴婢有犯，本条无正文者，各准良人。

（疏）议曰：部曲，谓私家所有。其妻，通娶良人；客女，奴婢为之，部曲之女亦是，犯罪皆与官户、部曲同。

据律，部曲身分相当低，但据上引新传所言“且皆臣故部曲”，非近于奴婢之人也。我认为乃郭子仪之部下兵。据《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云：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曹操曰：将宜五德备也。）

郭子仪当然为五德备之将，但更重“仁”，即行仁政于军中，其部下兵卒感到恩惠，对郭子仪有如父兄，故郭子仪能不战而降服之。

《旧唐书》郭子仪传续云：

十月，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党项数十万南下，京师大恐，子仪出镇奉天。帝召子仪问御戎之计，子仪曰：“以臣所见，怀恩无能为也。”帝问其故，对曰：“怀恩虽称骁勇，素失士

心,今所以能为乱者,引思归之人耳。怀恩本臣偏将,其下皆臣之部曲,臣恩信尝及之,今臣为大将,必不忍以锋刃相向,以此知其无能为也。“虜寇豳州,子仪在泾阳,子仪令长男朔方兵马使曜率师援之,与豳宁节度使白孝德闭城拒守。怀恩前锋至奉天,近城挑战,诸将请击之,子仪止之曰:“夫客兵深入,利在速战,不可争锋。彼皆吾之部曲,缓之自当携贰,若迫之,是速其战,战则胜负未可知。敢言战者斩!”坚壁待之,果不战而退。子仪自泾阳入朝,帝御安福门待之,命子仪楼上行朝见之礼,宴赐隆厚。

十一月,以子仪为尚书令,上表恳辞曰:“臣以薄劣,素乏行能,逢时扰攘,猥蒙驱策,内参朝政,外总兵权。上不能翼戴三光,下不能纠逖群慝,功微赏厚,任重恩深,覆餗之忧,实盈寤寐。臣昨所以固辞太尉,乞保余年,殊私曲临,遂见矜许。窃谓陛下已知其愿,深察其心,岂意未历旬时,复延宠命。以臣褊浅,又寡智谋,安可谬职南宮,当兹大任。况太宗昔居藩邸,尝践此官,累圣相承,旷而不置。皇太子为雍王之日,陛下以其总兵薄伐,平定关东,饮至策勋,再有斯授。岂臣末职,敢乱大伦。德薄位尊,难逃天下之责,负乘致寇,复速神明之诛。伏乞天慈,俯停新命。”答诏不允。翌日,敕所司令子仪于尚书省视事。诏宰相百僚送上,遣射生五百骑执戟翼从,自朝堂至省,赐教坊乐。子仪不受,复上表曰:

臣伏以尚书令,武德之际,太宗为之,昨沥恳上陈,请罢斯职,而陛下未垂亮察,务欲褒崇,区区微诚,益用惶惧。何则,太宗立极之主,圣德在人,自后因废此官,永代作则。陛下守文继体,固当奉而行之,岂可猥私老臣,隳厥成式,上掩陛下之德,下貽万方之非。臣虽至愚,安敢轻受。况久经兵乱,僭赏者多,一人之身,兼官数四,朱紫同色,清浊不分,烂羊之谣,复

闻圣代。臣顷观其弊，思革其源，以逆寇犹存，未敢轻议。今元凶沮败，计日成擒，中外无虞，妖氛渐息。此陛下作法之际，审官之时，固合始于老臣，化及班列。岂可轻为此举，以乱国章。国章乱于上，则庶政隳于下，海内之政皆乱，则国家又安得永代而无患哉！陛下苟能从臣之言，俯察诚请，彼贪荣冒进者，亦将各让其所兼之官，自然天下文明，百工式叙，太平之业，可得而复也。臣诚蒙鄙，识昧古今，志之所切，实在于此。

手诏答曰：“优崇之命，所以报功；总领之司，期于赋政。卿入居台铉，出统戎旃，爰自先朝，累匡多难，靖群氛于海表，凝庶绩于天阶。敏事而寡言，居敬而行简，人难其易，尔易其难。所以命掌六联，首兹百辟，顾循时议，金谓允谐。而屡拜封章，恳怀让挹，守淳素之道，语政理之源，无待礼成，曲从德让。宜宣示于外，编之史册。”遣内侍鱼朝恩传诏，赐美人卢氏等六人，从者八人，并车服、帟帐、床蓐、珍玩之具。

上文引郭子仪上表，言及军事甚少，而多为政局腐败，即“烂羊”谣者。学术界有人认为烦琐，非也。政治军事紧密相关，以“烂羊”之政治形势中，求得军事上决定胜利，不可能；郭子仪为杰出军事学家，亦为杰出政治学家，不能不求得“烂羊”政局之改变，以取得军事上之胜利。关于此点，请青年有志初治唐史者鉴之。新传所载内容与旧传大致相同，惟极简略，不移录。《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卷二二三多载与旧传略同之事，青年读者应参阅之。

《旧唐书》郭子仪传续云：

时蕃虜屡寇京畿，依蒲、陕为内地，常以重兵镇之。永泰元年五月，以郭子仪都统河南道节度行营，出镇河中。八月，仆固怀恩诱吐蕃、回纥、党项、羌、浑、奴刺，山贼任敷、郑庭、郝德、刘开元等三十余万南下，先发数万人掠同州，期自华阴趋

蓝田,以扼南路,怀恩率重兵继其后。回纥、吐蕃自泾、邕、凤翔数道寇京畿,掠奉天、醴泉。京师震恐,天子下诏亲征,命李忠臣屯东渭桥,李光进屯云阳,马璘、郝廷玉屯便桥,骆奉先、李日越屯盩厔,李抱玉屯凤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以禁军屯苑内。京城壮丁,并令团结。城二门塞其一。鱼朝恩括士庶私马,重兵捉城门,市民由窬穴而遁去,人情危迫。

是时,急召郭子仪于河中至,屯于泾阳,而虜骑已合。子仪一军万余人,而杂虜围之数重。子仪使李国臣、高升拒其东,魏楚玉当其南,陈回光当其西,朱元琮当其北。子仪率甲骑二千出没于左右前后,虜见而问曰:“此谁也?”报曰:“郭令公也。”回纥曰:“令公存乎?仆固怀恩言天可汗已弃四海,令公亦谢世,中国无主,故从其来。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报之曰:“皇帝万岁无疆。”回纥皆曰:“怀恩欺我。”子仪又使谕之曰:“公等顷年远涉万里,剪除凶逆,恢复二京。是时子仪与公等周旋艰难,何日忘之?今忽弃旧好,助一叛臣,何其愚也!且怀恩背主弃亲,于公等何有?”回纥曰:“谓令公亡矣,不然,何以至此。令公诚存,安得而见之?”子仪将出,诸将谏曰:“戎狄之心,不可信也,请无往。”子仪曰:“虜有数十倍之众,今力固不敌,且至诚感神,况虜辈乎!”诸将曰:“请选铁骑五百卫从。”子仪曰:“适足以为害也。”乃传呼曰:“令公来!”虜初疑,持满注矢以待之。子仪以数十骑徐出,免胄而劳之曰:“安乎?久同忠义,何至于是?”回纥皆舍兵下马齐拜曰:“果吾父也。”子仪召其首领,各饮之酒,与之罗锦,欢言如初。

子仪说回纥曰:“吐蕃本吾舅甥之国,无负而至,是无亲也。若倒戈乘之,如拾地芥耳。其羊马满野,长数百里,是谓天赐,不可失也。今能逐戎以利举,与我继好而凯旋,不亦善乎!”会怀恩暴死于鸣沙,群虜无所统摄,遂许诺,乃遣首领石

野那等入朝。子仪遣朔方兵马使白元光与回纥会军。吐蕃知其谋，是夜奔退。回纥与元光追之，子仪大军继其后，大破吐蕃十余万于灵武台西原，斩首五万，生擒万人，收其所掠士女四千人，获牛羊驼马，三百里内不绝。子仪自泾阳入朝，加实封二百户，还镇河中。

新传与以上引文大多相同，少不同者，读者可参阅，不移录。《资治通鉴》卷二二三所载内容与上引旧传虽大多相同，但更为真实。兹移录数段，读者可比较之。

（永泰元年九月），仆固怀恩诱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刺数十万众俱入寇，令吐蕃大将尚结悉赞摩、马重英等自北道趋奉天，党项帅任敷、郑庭、郝德等自东道趣同州（宋白曰：任敷，朔方旧将）。吐谷浑、奴刺之众自西道趣整屋，回纥继吐蕃之后，怀恩又以朔方兵继之。

郭子仪使行军司马赵复入奏曰：“虏皆骑兵，其来如飞，不可易也。（易，轻也。）请使诸道节度使凤翔李抱玉、滑濮李光庭、幽宁白孝德（“李光庭”，恐当作“李光进”。）镇西马璘、河南郝庭玉、淮西李忠臣各出兵以扼其冲要。”（此时李光庭、郝庭玉、李忠臣各在本道，余皆分屯京西。）上从之。诸道多不时出兵，李忠臣方与诸将击毬，得诏，亟命治行。诸将及监军皆曰：“师行必择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岂可择日而后救邪！”即日勒兵就道。……

吐蕃至邠州，白孝德婴城自守。……是日，吐蕃十万众至奉天，京城震恐。朔方兵马使浑瑊、讨击使白元光先戍奉天，虏始列营，瑊帅骁骑二百冲之，身先士卒，虏众披靡。瑊挟俘虏一人跃马而还，从骑无中锋镝者。……

（丙午）召郭子仪于河中，使屯泾阳。己酉，命李忠臣屯东

渭桥 李光进屯云阳 马璘、郝庭玉屯便桥 李抱玉屯凤翔 内侍骆奉仙、将军李日越屯盩厔 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屯同州 鄜坊节度使杜冕屯坊州 上自将六军屯苑中。……

(冬,十月)吐蕃退至邠州 遇回纥 复相与入寇 辛酉 至奉天。……丙寅 回纥、吐蕃合兵围泾阳 子仪命诸将严设守备而不战。……是时 回纥与吐蕃闻仆固怀恩死 已争长 不相睦 分营而居 子仪知之。……子仪使牙将李光瓚等往说之 (牙将者 牙前将领 统元帅亲兵。)欲与之共击吐蕃。回纥不信 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给我耳。若果在此 可得见乎?”光瓚还报 子仪曰:“今众寡不敌 难以力胜。昔与回纥契约甚厚 不若挺身往说之 可不战而下也。”诸将请选铁骑五百为卫从 子仪曰:“此适足为害也。”郭晞扣马谏曰:“彼 虎狼也 大人 国之元帅 奈何以身为虏饵!”子仪曰:“今战 则父子俱死而国家危 往以至诚与之言 或幸而见从 则四海之福也!不然 则身没而家全。”(子仪之审处利害而权其轻重者如此。)以鞭击其手曰:“去!”遂与数骑开门而出 使人传呼曰:“令公来!”(子仪时为中书令 故传呼令公。)回纥大惊。其大帅合胡禄都督药葛罗 可汗之弟也 执弓注矢立于阵前。子仪免胄释甲投枪而进 回纥诸酋长相顾曰:“是也!”皆下马罗拜。子仪亦下马 前执药葛罗手 让之曰:“汝回纥有大功于唐 (谓举兵助唐平安、史也!)唐之报汝亦不薄 奈何负约 深入吾地 侵逼畿县 (唐京都属县 附城之县为赤 为次赤。如昭应、奉天、醴泉等县为次赤。余为畿县。)弃前功 结怨仇 背恩德而助叛臣 何其愚也!且怀恩叛君弃母 (谓怀恩阻兵汾、绛 既而叛归灵武 弃母于汾州也。)于汝国何有!今吾挺身而来 听汝执我杀之 我之将士必致死与汝战矣。”药葛罗曰:“怀恩欺我 言天可汗已宴驾 令公亦捐馆 中国无主 我是以敢与之来。今

知天可汗在上都（自贞观中四夷君长请太宗为天可汗，是后夷人率谓天子为天可汗。上都，长安也。）令公复总兵于此，怀恩又为天所杀，我曹岂肯与令公战乎！”子仪因说之曰：“吐蕃无道，乘我国有乱，不顾舅甥之亲，（吐蕃尚唐公主，为舅甥之国。）吞噬我边鄙，焚荡我畿甸，其所掠之财不可胜载，马牛杂畜，长数百里，弥漫在野，此天以赐汝也。全师而继好，破敌以取富，为汝计，孰便于此！不可失也。”药葛罗曰：“吾为怀恩所误，负公诚深，今请为公尽力，击吐蕃以谢过。然怀恩之子，可敦兄弟也，愿舍之勿杀。”子仪许之。回纥观者（章：十二行本‘者’下有‘左右’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斋校同。）为两翼，稍前，子仪麾下亦进，子仪挥手却之，因取酒与其酋长共饮。药葛罗使子仪先执酒为誓，子仪酹地曰：“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亦万岁！两国将相亦万岁！有负约者，身隕陈前，家族。（按：“家族”下原缺二字。章：十二行本作“灭绝”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张校同，云无注本脱“灭绝”二字。）杯至药葛罗，亦酹地曰：“如令公誓！”于是诸酋长皆大喜曰：“向以二巫师从军，巫言此行甚安隐，（章：乙十一行本正作稳；孔本同。）不与唐战，见一大人而还，今果然矣。”子仪遗之纛三千匹，酋长分以赏巫。子仪竟与定约而还。吐蕃闻之，夜引兵遁去。回纥遣其酋长石野那等六人入见天子。

药葛罗帅众追吐蕃，子仪使白元光帅精骑与之俱，癸酉，战于灵台西原，大破之，杀吐蕃万计，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丙子，又破之于泾州东。

丁丑，仆固怀恩将张休藏等降。

辛巳，诏罢亲征，京城解严。

以上移录《旧唐书》郭子仪传、《新唐书》郭子仪传与《资治通鉴》所载有关郭子仪事，以求真实供鉴戒之原则衡量之，司马温公之书，

优于旧传、新传，青年学生初治唐史者，应知此点。三书中较难理解之名词解释如下：

阿中

据吴廷燮撰《唐方镇年表》卷四河中条略云：

河中 河中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兼河中尹，领河中府、晋、绛、慈、隰四州。

至德元载 《新方镇表》：置河中防御守捉、蒲关使。

广德二年 郭子仪（永兴按：此后至大历十四年共十六年，郭子仪镇河中，真可谓以一身系大唐帝国安危之人也。）

又按：河中如此重要，与其地理位置有关。据《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河东道略云：

河中府 武德元年，置蒲州，开元八年，改蒲州为河中府。在京师东北三百二十四里。

与京师相距甚近，故重要也。

鸣沙

据《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关内道略云：

威州，中。县二：鸣沙（永兴按：即仆固怀恩暴死之地），温池。

中书令

《唐六典》卷九中书省略云：

中书令二人，正三品。中书令之职，掌军国之政令，盖以佐天子而执大政者也。（按即宰相也。）

吐蕃尚唐公主

据《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吐蕃尚唐公主二次，第一次为

太宗贞观十五年,唐以文成公主妻吐蕃赞普。第二次为中宗景龙四年,唐以金城公主妻吐蕃赞普。上引文中所谓舅甥之国亦应以此解释之。

《旧唐书》郭子仪传续云：

大历元年十二月,华州节度使周智光杀监军张志斌谋叛,帝以同、华路阻,召子仪女婿工部侍郎赵纵受口诏往河中,令子仪起军讨之。纵请为蜡书,令家童问道赐子仪。奉诏大阅军戎,将发,同、华将吏闻军起,乃斩智光父子,传首京师。二年二月,子仪入朝,宰相元载、王缙、仆射裴冕、京兆尹黎幹、内侍鱼朝恩共出钱三十万,置宴于子仪第,恩出罗锦二百匹,为子仪缠头之费,极欢而罢。

九月,吐蕃寇泾州,诏子仪以步骑三万自河中移屯泾阳。十月,蕃军退至灵州,邀击败之,斩馘二万。十二月,盗发子仪父墓,捕盗未获。人以鱼朝恩素恶子仪,疑其使之。子仪心知其故,及自泾阳将入,议者虑其构变,公卿忧之。及子仪入见,帝言之,子仪号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军士残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朝廷乃安。三年三月,还河中。八月,吐蕃寇灵武。九月,诏子仪率师五万自河中移镇奉天。是月,白元光大破吐蕃于灵武。十月,子仪入朝,还镇河中。

新书郭子仪传亦载上文移录旧传所记述者,惟甚简略;不载“十月,子仪入朝,还镇河中。”乃缺文也,非是。读者可参阅。《资治通鉴》卷二二四载郭子仪事颇详确,兹移录其甚重要而为旧传、新传所不载或载而甚简略者如下:

(大历元年十二月)郭子仪屡请讨(周)智光,上不许。
郭子仪以河中军食常乏,乃自耕百亩,将校以是为差,于

是士卒皆不劝而耕。

是岁，河中野无旷土，军有余粮。（史言郭子仪忠勤为国。）……

（大历二年）春，正月丁巳，密诏郭子仪讨周智光，子仪命大将浑瑊、李怀光军于渭上，智光麾下闻之，皆有离心。己未，智光大将李汉惠自同州帅所部降于子仪。壬戌，贬智光澧州刺史。甲子，华州牙将姚怀、李延俊杀智光，以其首来献。……

二月丙戌，郭子仪入朝。上命元载、王缙、鱼朝恩等互置酒于其第，一会之费至十万缗。上礼重子仪，常谓之大臣而不名。

郭暖尝与升平公主争言，（永泰元年，下嫁郭暖，事见上卷。）暖曰：“汝倚乃父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为！”公主恚，奔车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诚如是，使彼欲为天子，天下岂汝家所有邪！”慰谕令归。子仪闻之，囚暖，入待罪。上曰：“鄙谚有之：（史瓘曰：鄙谚，俚俗所传之言也。）‘不痴不聋，不作家翁。’儿女子闺房之言，何足听也！”子仪归，杖暖数十。……

九月，吐蕃众数万围灵州，游骑至潘原、宜禄，诏郭子仪自河中帅甲士三万镇泾阳，京师戒严。甲子，子仪移镇奉天。（《考异曰：《汾阳家传》：“八月十七日，吐蕃至泾西。二十七日，诏统精卒一万与马璘合攻之。”今从《实录》。《实录》：“甲寅，寇灵州。乙卯，寇宜禄。”盖据奏到日。今从《唐历》。）……

十二月庚辰，盗发郭子仪父冢，捕之，不获。人以为鱼朝恩素恶子仪，疑其使之。子仪自奉天入朝，朝廷忧其为变，子仪见上，上语及之，子仪流涕曰：“臣久将兵，不能禁暴，军士多发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三年二月）甲午，郭子仪禁无故军中走马。南阳夫人乳母之子犯禁，（子仪妻封南阳夫人。）都虞候仗杀之。诸子泣诉

于子仪 ,且言都虞候之横 ,(宇文泰相魏 ,置虞候都督 ,后世因之 ,置虞候之官。)子仪叱遣之。明日 ,以事语僚佐而叹息曰 :“子仪诸子 ,皆奴材也。不赏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 ,非奴材而何 !”……

九月 ,壬申 ,命郭子仪将兵五万屯奉天以备吐蕃。……

(十月)丁卯 ,郭子仪自奉天入朝。

总结以上移录《旧唐书》郭子仪传、《新唐书》郭子仪传、《资治通鉴》所载有关郭子仪之事迹 ,我提出对郭子仪的赞誉。据《通鉴》载大历三年二月甲午郭子仪禁无故军中走马条 ,大历二年十二月庚辰盗发郭子仪父冢条 ,大历二月郭暖尝与升平公主争言条 ,永泰元年十月丁卯郭子仪挺身入回纥营条 ,可见郭子仪乃大智大勇心胸宽策略确信之仁人志士也。青年学生治唐史者 ,可分析研究我提出的四条史料 ,当确信我对郭子仪之评论非过誉也。

《旧唐书》郭子仪传续云 :

时议以西蕃侵寇 ,京师不安 ,马璘虽在豳州 ,力不能拒 ,乃以子仪兼豳宁庆节度 ,自河中移镇豳州 ,徙马璘为泾原节度使。八年十月 ,吐蕃寇泾州 ,子仪遣先锋兵马使浑瑊逆战于宜禄 ,不利。会马璘设伏于潘源 ,与瑊合击 ,大破蕃军 ,俘斩数万计。回纥赤心卖马一万匹 ,有司以国计不充 ,请市千匹。子仪以回纥前后立功 ,不宜阻意 ,请自纳一年俸物 ,充回纥马价 ,虽诏旨不允 ,内外称之。九年 ,入朝 ,代宗召对延英。语及西蕃充斥 ,苦战不暇 ,言发涕零。既退 ,复上封论备吐蕃利害 ,曰 :

朔方 ,国之北门 ,西御犬戎 ,北虞獫狁 ,五城相去三千余里。开元、天宝中 ,战士十万 ,战马三万 ,才敌一隅。自先皇帝龙飞灵武 ,战士从陛下收复两京 ,东西南北 ,曾无宁岁。中年以仆固之役 ,又经耗散 ,人亡三分之二 ,比于天宝中有十分之

一。今吐蕃充斥，势强十倍，兼河、陇之地，杂羌、浑之众，每岁来窥近郊。以朔方减十倍之军，当吐蕃加十倍之骑，欲求制胜，岂易为力！近入内地，称四节度，每将盈万，每贼兼乘数四。臣所统将士，不当贼四分之一，所有征马，不当贼百分之二，诚合固守，不宜与战。又得马麟牒，贼拟涉渭而南。臣若坚壁，恐犯畿甸，若过畿内，则国人大恐，诸道易摇。外有吐蕃之强，中有易摇之众，外畏内惧，将何以安？

臣伏以陛下横制胜之术，力非不足，但虑简练未精，进退未一时，淹师老，地阔势分。愿陛下更询说议，慎择名将，俾之统军，于诸道各抽精卒，成四五万，则制胜之道必矣，未可失时。臣又料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小镇数千，大镇数万，空耗月饷，曾不习战。臣请抽赴关中，教之战阵，则军声益振，攻守必全，亦长久之计也。臣猥蒙任遇，垂二十年，今齿发已衰，愿避贤路，止足之诚，神明所鉴。

诏曰：“卿忧深虑远，殊沃朕心，始终倚赖，未可执辞也。”

《新唐书》郭子仪传所载与上引旧传大致相同，惟甚简略，不移录，读者可参阅。《资治通鉴》卷二二四所载有关郭子仪事迹大多与旧撰同，其不同且甚重要者，移录如下：

（大历）四年，春，正月丙子，郭子仪入朝，鱼朝恩邀之游章敬寺。（鱼朝恩建章敬寺，自以为功，因子仪入朝，请游之以夸大其事。）元载恐其相结，密使子仪军吏告子仪曰：“朝恩谋不利于公。”子仪不听。吏亦告诸将，将士请裒甲以从者三百人。（杜预曰：裒甲，谓在衣中。）子仪曰：“我，国之大臣，彼无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来，汝曹欲何为！”乃从家童数人而往。朝恩迎之，惊其从者之约。子仪以所闻告，且曰：“恐烦公经营耳。”朝恩抚膺捧手流涕曰：“非公长者，能无疑乎！”

鱼朝恩邀郭子仪游章敬寺,似为一小事;但就司马温公所述,此一小事所反映的乃当时朝廷内之复杂情况:两个“小人”即鱼朝恩与元载之间的矛盾斗争,均企图利用郭子仪加害对方,此一也。另一方面,唐代宗非真有为之主,但此时不能不依赖郭子仪,以支撑帝国大厦。郭子仪乃仁人志士,胸怀广阔,大智大勇,洞悉上述两方面情况,因而敢支身与鱼朝恩相见。此乃当时之历史真实。求真实,供鉴诫乃司马温公之史学思想,因而有以上移录《资治通鉴》之记述,读者鉴之。

《旧唐书》郭子仪传续云:

德宗即位,诏还朝,摄冢宰,充山陵使,赐号“尚父”,进位太尉、中书令,增实封通计二千户,给一千五百人粮,二百匹马草料,所领诸使副元帅并罢。诸子弟女婿拜官者十余人。建中二年夏,子仪病甚,德宗令舒王谊传诏省问。及门,郭氏子弟迎拜于外,王不答拜;子仪卧不能兴,以手叩头谢恩而已。六月十四日薨,时年八十五,德宗闻之震悼,废朝五日,诏曰:

天地以四时成物,元首以股肱作辅,公台之任,鼎足相承,上以调三光,下以蒙五岳。允厘庶绩,镇抚四夷,体元和之气,根贞一之德,功至大而不伐,身处高而更安。尚父比吕望之名,为师增周公之位,盛业可久,殁而弥光。故太尉、兼中书令、上柱国、汾阳郡王、尚父子仪,天降人杰,生知王佐,训师如子,料敌若神。昔天宝多难,羯胡作祸,咸秦失险,河洛为戎。公能扶翼肃宗,载造区夏。于国有患,劳其戡定;于边有寇,藉其驱除。安社稷必在于绛侯,定羌戎无逾于充国。绛台绥四散之众,泾阳降十万之虏。勋高今古,名馨夷狄,而劳乎征镇,二纪于兹。

顷以春秋既高,疆场多事,罢彼旌钺,宠在台衡。以公柱石四朝,藩翰万里,忠贞悬于日月,宠遇冠于人臣,尊其元老,

加以崇号 期寿考之永 养勋贤之德。膏肓生疾 药石靡攻 人之云亡 梁木斯坏。虽贖礼加等 辍朝增日 悼之流涕 曷可弥忘。更议追崇 名位斯极 而尊为尚父 官协太师 虽爵秩则同 而体望尤重。敛以衮冕 旌我元臣。圣祖园陵 所宜陪葬 式墓表文终之德 象山追去病之勋。千载如存 九原可作 册命之礼 有司备焉。可赠太师 陪葬建陵。仍令所司备礼册命 贖绢三千匹、布三千端 米麦三千石。

旧令一品坟高丈八 而诏特加十尺。群臣以次赴宅吊哭。凶丧所需 并令官给。及葬 上御安福门临哭送之 百僚陪位陨泣 赐谥曰忠武 配飨代宗庙庭。

以下省略移录云：

子八人 婿七人 诸孙数十人。参佐官吏六十余人 后位至将相 升朝秩贵位 勒其姓名于石 今在河中府。人士荣之。

史臣裴埴曰 汾阳事上诚荅 临下宽厚 每降城下邑 所至之处 必得士心。前后遭罹 倖臣程元振、鱼朝恩 潜毁百端 时方握强兵 或方临戎敌 诏命徵之 未尝不即日应召 故谗谤不能行。代宗幸陕时 令以数十骑覘贼 及在泾阳 又陷于胡虜重围之中 皆以身许国 未尝以危亡易虑 亦遇天幸 竟免患难。田承嗣方跋扈魏州 傲狠无礼 子仪尝遣使至 承嗣西望拜之 指其膝谓使者曰：“兹膝不屈于人若干岁矣 今为公拜。”李灵曜据汴州 公私财赋一皆遏绝 独子仪封币经其境 莫敢留之 必持兵卫送。其为豺虎所服如此。麾下老将若李怀光辈数十人 皆王侯重贵 子仪颐指进退 如仆隶焉。幕府之盛 近代无比。始与李光弼齐名 虽威略不逮 而宽厚得人过之。岁入官俸二十四万贯 私利不在焉。其宅在亲仁里 居其里四分之一 中通永巷 家人三千 相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后赐良

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珍玩，堆积羨溢，不可胜纪。代宗不名，呼为大臣。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书令考二十有四。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哀荣终始，人道之盛，此无缺焉。惟以谗怒诬奏判官户部郎中张谭杖杀之，物议为薄。

永兴按：上引文作者裴埴，《旧唐书》、《新唐书》均载。均云：唐宪宗元和初，裴埴任集贤院大学士，监修国史，故上引文之始有“史臣裴埴”之称也。

史臣曰：天宝之季，盗起幽陵，万乘播迁，两都覆没，天祐土德，实生汾阳。自河朔班师，关西殄寇，身捍豺虎，手披荆榛。七八年间，其勤至矣，再造王室，勋高一代。及国威复振，群小肆谗，位重恳辞，失宠无怨。不幸危而邀君父，不挟憾以报仇讎，宴然效忠，有死无二，诚大雅君子，社稷纯臣。自秦、汉已还，勋力之盛，无与伦比。而晞、暖于縲粗之中，拔身虎口，赴难奉天，可谓忠孝之门有嗣矣。

赞曰：猗欤汾阳，功扶昊苍。秉仁蹈义，铁心石肠。四朝静乱，五福其昌。为臣之节，敢告忠良。

《新唐书》郭子仪传与上文移录旧传几乎全同，且甚简略，不移录；仅举出其赞曰：

天宝末，盗发幽陵，外阻内讷。子仪自朔方提孤军，转战逐北，谊不还顾。当是时，天子西走，唐旆若赘旆，而能辅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难略平，遭谗甚，诡夺兵柄，然朝闻命，夕引道，无纤介自嫌。及被围泾阳，单骑见虏，压以至诚，猜忍沮谋。虽唐命方永，亦由忠贯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徇不终，而子仪完名高节，烂然独著，福祿永终，虽齐桓、晋文比之为褊。

司马温公对郭子仪亦有评论，仅述其言如下：

《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唐德宗建中二年六月略云：

辛丑，汾阳忠武王郭子仪薨。子仪为上将，拥强兵，程元振、鱼朝恩谗毁百端，诏书一纸征之，无不即日就道，由是谗谤不行。（事并见《代宗纪》。）尝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于人若干年矣！”李灵曜据汴州作乱，公私物过汴者皆留之，惟子仪物不敢近，遣兵卫送出境。校中书令考凡二十四，月入俸钱二万缗，私产不在焉；府库珍货山积。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为朝廷显官，诸孙数十人，每问安，不能尽辩，颀之而已。仆固怀恩、李怀光、浑瑊皆出麾下，虽贵为王公，常颐指役使，趋走于前，家人亦以仆隶视之。天下以其身为安危殆三十年，（郭子仪奋自朔方，是年肃宗至德元载也，至建中二年而薨。是年岁在重光作噩，自柔兆，涉滩至重光作噩，二十六年耳，故云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终。其将佐至大官，为名臣者甚众。

以上移录《通鉴》所载者，上文引裴出自之言已多有之；由于“宋贤史学，千古罕匹。”（恩师陈寅恪先生语。）司马温公乃其第一人也。对于一代伟人如郭子仪者，裴埴评论在前，司马温公评论在后，不仅必要，可为定论矣。

主要参考书目

- 《旧唐书》,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版。
《新唐书》,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版。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9年版。
《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
《唐六典》,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
《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
《册府元龟》,中华书局影印明本,1960年版,《宋本册府元龟》,中华书局影印,1988年版。
《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
《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贺次君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
《云南志校释》,赵吕甫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增订唐两京城坊考》,李健超增订,三秦出版社,1985年版。
《平巢事迹考》,丛书集成初编本。
《嘉庆重修一统志》,中华书局,1985年版。
《读史方輿纪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
《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
《十一家注孙子校理》,杨丙安校理,中华书局,1985年版。
《唐大诏令集》,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
《文苑英华》,中华书局影印,1966年版。

主要参考书目

- 《全唐文》,中华书局影印,1983年版。
- 《桂苑笔耕集》,丛书集成初编本。
- 《樊川文集》,陈允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 《李卫公会昌一品集》,丛书集成初编本。
- 《白居易集》,顾学颉校点,中华书局,1983年版。
-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万有文库本。
- 《唐藩镇年表》,吴廷燮著,中华书局,1984年版。
-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 《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 《隋唐史》,岑仲勉著,中华书局,1984年版。
-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2 册,中华地图学社,1982年版。